

海港地圖

KAOHSIUNG MUNICIPAL TAKAU LITERATURE AWARDS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新詩・散文・電影劇本・短篇小說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策劃出版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編輯發行



市長序·一場精采絕倫的文學蛻變／陳菊 008

局長序·奔向文學長程的馬拉松／史哲 010

新詩類

新詩類總體評論

創造獨特的港都文學／吳晟 016

台灣在南方，詩織港都夢／李敏勇 017

詩，應排除無聊聲響／陳義芝 018

應兼顧藝術表現與徵文規範／曾貴海 019

打狗文學的「氣口」／楊澤 020

新詩類得獎作品

首 獎·海港地圖／李冠穎 021

〈海港地圖〉評審意見／曾貴海 027

評審獎·蝴蝶效應／紀明宗 029

〈蝴蝶效應〉評審意見／陳義芝、李敏勇 034

- 佳 作 ·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吳國源 035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評審意見／楊澤 041
- 佳 作 ·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蔡文騫 043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評審意見／吳晟 049
- 佳 作 ·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林金萱 051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評審意見／李敏勇 057

新詩類評審會議

詩寫人間況味／張俐璇◎記錄整理 059

散文類

散文類總體評論

- 原創之匱乏／林文義 074
- 敘事言情風貌互異／陳列 075
- 藝術與策略之間和諧互動／陳芳明 076
- 百花齊放的風情／廖玉蕙 077
- 範圍與突圍／廖鴻基 078

散文類得獎作品

- 首 獎 · 住院醫師夜行錄／黃信恩 079
〈住院醫師夜行錄〉評審意見／林文義 088
- 評審獎 · 風雨哈瑪星／方秋停 089
〈風雨哈瑪星〉評審意見／廖玉蕙 099

佳 作 · 延畢／陳允元 101

〈延畢〉評審意見／陳列 111

佳 作 · 期待一場雨／陳朝震 113

〈期待一場雨〉評審意見／廖鴻基 122

佳 作 · 倖存者／黃冠寧 123

〈倖存者〉評審意見／陳芳明 132

散文類評審會議

期待文學夜行之後的光明／高鈺昌◎記錄整理 133

電影劇本類

電影劇本類總體評論

被謊言保護的真實／吳米森 150

驚人的原創力／李祐寧 152

回歸電影本位／林靖傑 154

喜鵲還是烏鴉／聞天祥 155

在熱情和技術之間／戴立忍 156

電影劇本類得獎作品（收錄劇本大綱）

推薦獎 · 香蕉的故鄉／余雋江 157

〈香蕉的故鄉〉評審意見／聞天祥 162

推薦獎 · 雜草／陳韋任 163

〈雜草〉評審意見／戴立忍 168

推薦獎·獅子王／吳星翔 169

〈獅子王〉評審意見／李祐寧、聞天祥 174

推薦獎·百合盛開的國度（Formosa Lilies）／蔡銀娟 175

〈百合盛開的國度〉評審意見／林靖傑 180

推薦獎·現在，我很幸福／烏奴奴、夏佩爾 181

〈現在，我很幸福〉評審意見／吳米森 187

電影劇本類評審會議

我那美麗的影像，我那美麗的故鄉／高鈺昌◎記錄整理 189

短篇小說類

短篇小說類總體評論

希望在南方／李喬 210

評審標準的弔詭／季季 211

重視小說質素／彭瑞金 212

喜見誠懇的新意／愛亞 213

文學性與宗旨應兼顧／蔡素芬 214

短篇小說類得獎作品

首 獎·遺失的遠方／徐璿琇 215

〈遺失的遠方〉評審意見／季季 242

評審獎·洛可可／陳韋任 243

〈洛可可〉評審意見／彭瑞金、愛亞 263

評審獎·客房／陳彥竹 265

〈客房〉評審意見／李喬 280

佳 作·走／蘇家盛 281

〈走〉評審意見／李喬、蔡素芬 301

佳 作·我的名字叫陳哲斌／楊富閔 303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評審意見／蔡素芬 324

短篇小說類評審會議

不曾遺失的文學感動／張俐璇◎記錄整理 325

附 錄

附錄一 2003～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各類收件統計 339

附錄二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徵稿辦法 340

市長序

一場精采絕倫的文學蛻變

高雄正在進行一場無形的文化質變，今年七月舉辦的世界運動會，精采開閉幕及競技賽事盛會，令國際驚豔，在電視電影方面成功的形塑城市面貌，不但刺激消費市場也帶動高雄文化產業。2009打狗文學獎精選21件秀異之作，豐富的書寫類型與崛起的新生後輩，如海浪般湧入高雄，讓我們看到了文學成為高雄人最優雅的靈魂，令人深深感受到整座城市文化生命力的蛻變。

這場文學蛻變，源自2003年舉辦的Takau打狗文學獎，迄今已舉辦四屆。四屆的文學獎舉辦下來，不但挖掘積極向上的文學新秀，更鼓舞文學老將們重新提筆。本屆Takau打狗文學獎吸引全國的文學菁英參賽，四項徵選項目短篇小說、新詩、散文、電影劇本，共計收件418件。其中新詩類就創下227件有史以來最多件數的驚人紀錄，可見打狗文學獎已成為文學愛好者奮力一搏的試金石。

此屆文學獎經過李喬、李敏勇等二十位各文類知名評審，充分的發表意見及評論，短篇小說、散文、新詩各選出首獎、評審獎各一名，佳作三名。其中短篇小說因參賽作品水準不分軒輊，評審團特別增加一名評審獎，以資獎勵。而電影劇本則在導演評審的共識下，選出六名推薦獎。

評審們對於這次選出的得獎作品，都十分肯定，認為其創作有向上提升的趨勢，在國內各項重要的文學獎項，打狗文學獎開創自己獨特的風格，建立起臨海這座都市最磅礴的人文風景。就如同新詩評審之一的李敏勇指出，「高雄具有強烈的風土與人情特色……，標示著本土性的執著，也標舉著島嶼國家的色彩，二百多首詩作回應了高雄特色的海洋

文學宗旨，更擴及了八八風災的災難凝視。」

值得一提的是，為配合台灣本土電影的再度崛起，以及《痞子英雄》成功行銷港都的經驗，本屆比賽首次徵選電影劇本，引起電影創作人才的熱烈響應，其作品的整齊度，讓五位評審相當激賞。除此之外，散文作品所呈現的文采與多樣題材，以及小說參賽作品的誠懇與關懷，更令人動容。

因此，無論在平面的文學創作，以及未來即將成為立體影像的電影劇本，此次打狗文學獎的收穫可說是豐碩精采，更讓我們深刻的感應到一股向上攀升的文化力量在形成，關於高雄歷史的、影像的、文學藝術、城市美學……一點一滴的凝聚匯成高雄文學巨塔。

高雄市市長

陳菊

局長序

奔向文學長程的馬拉松

「從年頭到年尾高雄都是春天」，國寶級文學耆老葉石濤先生的第一首詩作〈每天都是春天〉就如此吟誦港都的美。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堂堂進入第四屆，文學的春天不僅從大高雄出發，更蔓延成南方最壯麗的文學風景，再加上首次徵選的電影劇本，讓這道人文風景呈現立體廣闊的景致，為這塊土地注入豐盈的生命力。

Takau 打狗文學獎從 2003 年舉辦，迄今 2009 年，跨越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文學創作風氣，每屆文學獎都打破前一屆的參賽紀錄，彷彿一場文學長程的馬拉松，每兩年都有無數的創作人才風起雲湧，無論是文壇的新秀或寫作多年的老將，秉持對文學的毅力與堅持，大家奮力接棒。本屆的參賽作品，在品質或數量上，都突破往年，讓累積兩年的文學能量一次爆發，更見證了文學不死，新苗不斷破土而出的現象。

本屆的得獎人，呈現了新秀升起、老將衝刺的精采局面。散文首獎得獎者黃信恩，曾是第一屆打狗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的得主，高雄出身的他，因當年的得獎而成為文壇注目的新秀，幾年間陸續獲得文壇各項大獎，如今再獲打狗文學獎，有種重回娘家的親切感。短篇小說首獎徐璿琇、新詩首獎李冠穎都還是在大學讀書的學生，他們創作的潛力無窮，讓評審們驚豔，希望他們再接再厲，就此成為文壇閃亮的新星。

首次徵選的電影劇本，邀請了老中青三代導演及影評人擔任評審，他們對於這次參賽作品極具深度的人文色彩，頗為推崇，更希望這些電影劇本，有朝一日成為真正的立體影像，就像是在高雄拍攝而聲名大噪的《痞子英雄》、《不能沒有你》，為城市獲得最大掌聲，這是以文化行

銷高雄的最佳例證。

高雄壯麗的文學風景儼然成形，在這裡，我要邀請每一位打狗文學獎參與者，無論老將新手，每一位都是文學的長跑者，在文學的原野裡，秉持著跑長程馬拉松的奮鬥精神，傾瀉出源源不絕的文字力量，奮鬥前進累積個人的文學里程，也締造高雄文學的新標竿。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海港地圖

新詩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 首 獎 李冠穎〈海港地圖〉
評審獎 紀明宗〈蝴蝶效應〉
佳 作 吳國源〈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佳 作 蔡文騫〈往日——致南方少年們〉
佳 作 林金萱〈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





新詩類總體評論



新詩類總體評論

創造獨特的港都文學

◎吳晟

打狗文學獎徵稿宗旨，特別標舉「藉創作主題的發揮，呈現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簡短一句話，其實有很深的含意和期許。

高雄的主要特色是港都——島嶼南方的港都，無論天候、環境、人文氣息，都大大有別於中、北部的港都。我是高雄女婿，從年少至今，和高雄淵源甚深。據我長年觀察，高雄絕對有足夠條件創造獨特的南方港都文學。

很可惜的是，國民政府來台，不只是在政治、經濟的發展，過度重北輕南；文學現象更嚴重偏失。高雄土生土長的優秀文藝青年非常多，但是，一旦北上就讀，往往深受台北風尚思維模式薰陶，價值觀遠遠脫離母土文化，創作的作品幾乎聞不到南方港都特有的氣味。

我始終相信，豐富的在地特色、才能蔚成國際風潮。在地，絕非褊狹的同義詞，只有深耕在地價值，才能成為連結國際的重要基石。

很高興再度參與打狗文學獎的評審，更高興讀到多篇十分動人的詩作。例如入選的〈海港地圖〉、〈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等篇，不只語言、意象都有新穎的表現，耐人尋味，同時貼近高雄在地生活，兼具海洋開闊精神。

詩作形式無論如何多樣、詩作題材儘管繁複，然而如果流於卑瑣，則值得商榷；無關乎詩言志或文以載道，追尋生命的崇高意義，提昇生活的美好價值，絕對是詩不可欠缺的質素。

打狗文學獎的設置，必能為台灣文學開拓更寬廣、更多元、更精采的領域。

（余念梓／攝影）



新詩類總體評論

台灣在南方，詩織港都夢

◎李敏勇

以「鼓勵文學創作、提昇文學研究與評論，藉創作主題的發揮，呈現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的 Takau 打狗文學獎，今（2009）年度新詩類二百多首參選作品中，選出首獎〈海港地圖〉，評審獎〈蝴蝶效應〉以及三名佳作〈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往日——致南方少年們〉、〈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為台灣南方海洋首都的文學景致呈顯出某種特殊形貌。

相對於台灣北方的政治首都，高雄具有強烈的風土與人情特色，更具有台灣性，煥發出更鮮活的島嶼與海洋調性。台灣在南方，標示著本土性的執著，也標舉著島嶼國家的色彩。二百多首詩作回應了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宗旨，更擴及了八八風災的災難凝視。

〈海港地圖〉以柴山森林的獨角仙與海港，交織出生態、台灣，夢想與現實的困境與希望，輕巧細膩的語境，動人的情懷，在相對比較中脫穎而出。〈蝴蝶效應〉則尖銳地呈現了都市生活的人間焦慮與疏離，具有社會批評，獲得青睞。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以旗津與哈瑪星之間渡輪航行的海港，呈構渴望與失望的交集。海洋映照的地景，生活的樣態攝錄其間；〈往日——致南方少年們〉，回顧成長的都市情境，校園生活，在傷感中有溫馨；〈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描繪離島達悟族向著自己歸屬之島奔赴的夢。三首作品同列佳作，與首獎、評審獎錯過，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因為文學獎名次的有限性，一線之隔。

通行台語詩作參賽，相對於通行中文，為數甚少，亦未能出線獲獎，殊為可惜，也反映了台灣文學的語言情境。（余念梓／攝影）



新詩類總體評論

詩，應排除無聊聲響

◎陳義芝

初審的交集並不大，歧異點在究竟限不限主題。有的評審傾向以海洋文學、高雄地景為重；有的評審著重在必須是一首好詩。所幸，經決審會溝通，形成共識，得獎作皆能符合徵文宗旨並展現詩的藝術。

「帶有無聊聲響的不完全的寧靜，是難以忍受的。」德國思想家沃特·班雅明這句話，拿來檢驗詩藝，是一個不錯的標尺。最優秀的詩必然呈現心耳的靈敏、心眼的清新，沒有社會雜訊，沒有概念雜質，更重要的是沒有無聊的、不契合情境的語詞。

〈蝴蝶效應〉宏觀大千世界，經緯人間倫理，賦平凡角色以鮮明形象，表現人與人的影響，真切、有戲劇性。是我的首選。

〈海港地圖〉以獨角仙為意象，取「獨」的隱喻。讀得出此大象徵的，會稱道它，否則，嫌其隱晦。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凝思生存，將想像投射在大海以及海港人，寫追尋的渴望、漂泊中的孤清。筆觸乾淨。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描寫原住民離鄉到城市討生活，心繫故鄉。意涵如果能更開拓，情懷會更洶湧。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回憶中學生活，開筆韻致與收尾意象都不差，但整首詩則不免露出雕鑿使力的痕跡。 (余念梓／攝影)



新詩類總體評論

應兼顧藝術表現與徵文規範

◎曾貴海

這次打狗文學獎的評審，經過三輪的票選和討論，才確定最後的結果，評審在第一輪時，對文本的評定出現相當大的差異，經過另兩輪的討論和票決後，才選定勝出作品。

評審的評定差異，正好反映出作品的本身存在著形式內涵與藝術表現的極大差異性。雖然主辦單位在徵文的宗旨中明確的表明作品應呈現具有高雄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但許多作品不符合上述宗旨，因此具有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表現，也兼顧徵文的規範，才能獲得評審們較高的評價。

所有得獎作品都有本身的特色，〈海港地圖〉能得到首獎，個人認為有三個特質。作品的文體與結構完整均勻，句法具有明亮的韻律，文字清新簡鍊，巧妙的使用了海港與柴山生態元素，加入歷史的想像，也置入不少富有隱喻性的代碼，使文本充滿象徵性和意象。其他作品表現也有令人讚賞的地方，另一篇得獎佳作〈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無論是詩的結構、句法與敘事視角都有相當好的表現，這類文本，有時候與一些「歷史書寫」的文本存在著相同的狀況，那就是如果抽除掉引用的素材或其他作家的文本內涵，作者的原創性，以及重建的意義與再現的魅力，還剩下多少，這是創作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當代年輕詩人的文本有強烈的內向性格，使人間世界回流向文本內部，散文體的敘事性格格外明顯，詩的感動性與驚異效果被壓抑得有點啞。不相干的物與物、感覺與感官、生活與體驗，成為普遍的素材，傾向於現實的邊緣關注、碎裂的拼湊，這似乎暗示了台灣詩學下一世紀的不同風貌和生產製品的特性。

（余念梓／攝影）



新詩類總體評論

打狗文學的「氣口」

◎楊澤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揭曉之際，剛好碰上高雄市政府大動作贊助電影及偶像劇進行城市行銷，備受媒體肯定的時間點，藉這機會來聊聊文學中的「地方性」、「地方味」，也許並不是件壞事。

全球化的時代下，相對於「空間」(space)的中性與零度性質，「地方」(place)的特殊性、複雜性老早浮上檯面，地方文學獎的評審的特殊任務或挑戰，似乎便在於，如何了解「地方性」的要義，得其環中，並據之以評定參賽作品的優勝高下。

高雄，在各種影像、商業行銷手法的推動下，業已成為一個形象強烈的港灣之都——從熱帶海洋、港口、到加工出口區，到今天都市規劃所形成的著名標的——八五東帝士大樓、愛河、城市光廊。今日的高雄，宛如一幅色彩繽紛的拼貼織錦，日夜放光。

但是，高雄作為一個在地人土生土長的「地方」，高雄人辨識家鄉的方式，最重要的或許並非來自那些宏偉的地標，而是某種隱而時顯的「氣味」。閩南語詞彙「氣口」，正好可以很適切地描繪這種「地方感」。只要你一開口，見多識廣的老一輩並不難辨識出你來自何方。氣口仿若家族、同鄉所共同創作的，那曲源遠流長的歌謠，在日積月累的時間沖積扇中，堆疊著世代居民的神態樣貌、今天我們話語的微妙表情。即使是在台灣這個小小的島上，我們也擁有自身獨特的袖珍型南腔北調。

在影視行銷所帶動的「意象高雄」之外，充盈著滿是生活感的弦外之音——八五大樓興建時，機車騎士細碎地埋怨塵土飛揚；愛河整頓前，小情侶在薰臭的岸邊抱怨著，卻還是天天前來……這時時刻刻進行著的生活、生命節奏，並非片段，甚至不成片段的影像得以呈現。打狗文學獎的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余念梓／攝影)



新詩類首獎

海港地圖

◎李冠穎



李冠穎

筆名李怡，期許自己能怡然處世和以禮待人。今年 20 歲，一個開始苦惱就業方向的年齡，東吳大學法律系三年級生。

龍山寺旁邊教會義工、中正紀念堂的路人、小學生的家教。

曾獲府城文學獎新詩佳作、台北文學獎青春組小說、新詩優選、我宿故我宿散文、新詩第一名、全國學生文學獎散文佳作、高雄世運新詩入選、竹韻清揚極短篇佳作、兩次青年數位典藏五首新詩入選、華山新詩第三屆第三名等。

新詩類首獎

海港地圖

◎李冠穎

在黑夜的獨角仙行經一片森，林
野間的夢土
他張開了薄翅向海岸線飛去
(你只能為他禱告)

他薄翅可收納的不只，你
一個森林的夢境嗎？
他前往了新的島嶼？那兒是否仍有不對流的氣旋？
得學習冰霜般不規則的語言？

「風暴……悄然來襲。
所以獼猴們尚未幫每一棵相思樹
披上黑色的雨衣，做好防備。」
當新聞這樣播報：森林一角的紅豆
都宣稱落地後的受潮是某種相思病

你發送電報：病況危急，速電。
什麼都發芽了。黴菌還有心情
每一隻信鴿都因為你在打點滴
獨角仙的行蹤卻依舊成謎

趁颱風眯眼時，你問了一顆

不小心被絆倒的流星，他來自獨角座
：「請問獨角仙的盔甲足以抵擋
異國不戴墨鏡的颶風嗎？」

流星在墜海前回答你：
「他的觸角仍保管著你夢中的星星，但……」
下一句隱沒在海의 沉默裡

浪花用西拉雅語說她看過那座島嶼
說那兒的子夜正是這兒的黎明
那裡下弦的月光比你
想像的安靜更安靜

你走回柴山頂，尋找新的風向雞
告訴你何時海風會彈奏一整座防風林
：「你在等他嗎？還是在等他身上
承載的那座森林？
他曾是你的夢，你的
心靈唯一發亮的
眼睛，看清小路
兩旁的蔭蔽，他仍是
他，是森林是寬廣無邊的夢境。」
而每一章的樂曲都交織一個問句

你跟著風合唱，反覆敲打著
露出的礁岩成一座基地台
試著發送心電感應，給——

獨角仙在夜空中的天線。
希望他和你一樣正指向北極星，儘管風雨

「你可以迷途，但請你相信
我仍將地圖牢牢的放在手心。」

因你已學會如何一個人
幫每一株相思木
披上黑色的雨衣，等待雨季過去

〈海港地圖〉得獎感言

高雄歷史長達數百年，遠自平原上西拉雅族的馬卡道族便有了平埔文化，而當年的聖山也成了今日的柴山。

而接下來的漢人開發的高雄港，留下了無數動人關於討海人家的愛情故事，無盡的等待，似乎同時也呼應了台灣人民刻苦耐勞的精神。

1907年日本人占領台灣，在當年稱之為壽山的柴山上廣種相思林，今日雖已減少，但仍有所存之。在我們今日去郊遊時，仍能偶一拾得紅色的相思。就像那些露出的珊瑚礁石灰岩，提醒著我們，原來高雄最早其實是在海裡的。

以上是我在創作時所思索的一些瑣事。

名稱雖然改變，人物景色也隨歲月變換，但我仍深深相信有一些不滅的精神仍在這塊土地上。無論是對離人的癡癡守念，或者在苦難中仍能度過的堅強意念，總是這樣的，我們恨的我們愛的，都發生同一個美麗的地方，我想或許她的名稱可以是高雄。

〈海港地圖〉評審意見

有許多柴山生態的描述與象徵性的東西，獨角仙、相思豆、西拉雅等等，扣緊獨角仙追尋希望的夢境，並且討論到城市發展的歷史。文字流暢且深層，含蓄婉轉，整首詩的節奏韻律皆好。最特別的是以對話來處理詩。

——曾貴海





新詩類評審獎

蝴蝶效應

◎紀明宗



紀明宗

筆名紀小樣，1968年生，台灣省彰化縣人。
就讀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現於布穀鳥教授兒童
作文。

曾獲年度詩人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吳濁流
文學獎等。

著有詩集《橘子海岸》、《熱帶幻覺》、《暗夜聆
聽》等。

新詩類評審獎

蝴蝶效應

◎紀明宗

鐵在呼痛，月經之後的處女 踩到了一枚
生鏽的釘子 在她脫下男友送的白襪子以前
破傷風的病菌躲在靈魂血紅的花瓣上哭泣
同一條幽暗的巷弄裡 賣完死海的那個鰥居的魚販
在腥臊的砧板上完成了此生 第一千四百零九次的手淫
同一個幽黯的時段 色情網路塞車了
三名結夥逛網咖的假釋犯 公推一位學歷最高的
大學畢業生 用微軟新注音輸入法 4.0 版
在鍵盤上敲下一連串的ㄍㄛ、·ㄍㄛ、·ㄍㄛ、·ㄍㄛ、
ㄍㄛ、……而隔壁 打烊前的傳統市場 滿臉面炮的
瘦女人正對著一塊特價的五花肉發愁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五分鐘之後
整個黃昏慌亂地退到路的兩旁 一個老母親
在一百五十公里外的省道台一線上 被一輛
車號尾數九的救護車的蜂鳴器 抬了起來
在急診室裡 衣衫不整的命運陪同西裝筆挺的
死神 專心地研究一疊圖表，而掛在牆上的晚間新聞
啞口無言 所有氣象局的資深預報員沒有人可以解釋
血的色澤為什麼比晚霞還殷紅？ 那是我
未來的岳母，她有一個小女兒 嗜讀佛洛伊德與
仕女雜誌，愛穿卡汶·克萊的黑色內衣，常常
在夢中藏一把防身的切肉刀，而我摸過她如詩的

脊背，我知道她字典裡的「愛」屬於肉部
還天真地想要用一根火柴跟向日葵求婚
我們同居在南方城市十三樓 一間七坪不到的
套房裡；我的嘴與她的耳朵卻相隔了一千公里
不過，我隱約預感 當太陽昇到蘋果腐爛的地方
 黑暗也會拒絕一朵向日葵的擁抱——
為了這個尚未實現的寓言 巫婆跟乞丐積極地吵了一架
就在我喝醉的那一個夜晚，整座城市瀰漫著淡淡的
口臭，墮胎協會抬著老虎到各大醫院遊行抗議 立法院
三讀通過一個犬齒紀念日，我打著寒顫
不是因為十二月的季風，而是與我對視的那雙眼睛
凜冽不馴的野性眼光穿透發黃的紙張 牠們屬於
月曆紙上一頭跛腳的公狼。 那是我
未來的泰山 年輕時為了發跡 把蘭花灌溉得
比老婆還美 得了三次花柳病之後 他把重心從玻璃暖房移到了
色香味俱無的廚房。而在點滴留置針一個禮拜的觀護下
接納過他最多疲軟意志的女人 確定了末期的
子宮頸癌 腎上腺素一時繃緊了化驗師們的膀胱，而X光
與電腦斷層掃描卻把老婦人齒槽嚼不爛的疾病說得非常露骨
未出嫁的 滿臉青春痘的大姐開始憂心地打起電話
一個義務役的小男人便獲得了三天無所事事的探親假
而我們救人的醫生祇要會看病 不必一定要懂混沌原理
隔著一條長長的街 一個擁擠的健身房在冰冷的子宮裡流汗
地球的另一面 馬利筋草如何把毒素注入大樺斑蝶的翅膀？
而一個未成名的詩人坐在馬桶上 搖晃著筆桿寫詩
在他按下抽水馬桶的那一刻 不經意地發現
世界 原來可以有另外一種更赤裸的看法。

〈蝴蝶效應〉得獎感言

寫詩，只是為了讓自己知道——許多表面看似無關的東西，內在聯繫其實是很緊密的。那些糾纏幽微的相關性，透過詩，我努力拆解了一部分，也努力猜解了一部分，還有很大的模糊空間，在思辨感悟之外，我必須學習無條件的接受她；像一場有心卻盲目的愛戀——我不想再馴服詩的蠻橫。

獵人最後的心願是——把那荊棘割傷的腳，掛在狼的齒尖上；濃霧刺破的眼，掛在麋鹿的犄角。

〈蝴蝶效應〉評審意見

以詩詮釋生存倫理、人間關係，這是我們最應去學習對待的東西。透過電影般的長鏡頭，有一些特別的角度，讓我們重新思索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女孩、男友、母親、醫生、岳父母……全部都關聯扣合在一起，原來不經意發現的「世界 原來可以有另外一種更赤裸的看法」，這是說卑之毋甚高論，但非常真切。

——陳義芝

人間關係的批評性觀照，不那麼順遂取向的生活感覺。從詩的敘述看起來是很鮮活的，不是歌頌也不是陳述，而是人在其間不盡然那麼幸福感的人間關係。

——李敏勇



新詩類佳作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吳國源



吳國源

1968年生，台中縣外埔鄉人。

新竹師專美勞科畢業，新竹師院美勞教育系畢業。

現任台中縣外埔國小教師。

作品曾獲中縣文學獎、南瀛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

作品入選九十一年度詩選。

新詩類佳作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吳國源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卻沒有人給你親暱的道別
在旗津與哈瑪星之間的藍色床被
開啟渴望與失望對峙的每一天
從身體拆卸一層層昨日之惡臭
重新包裝快遞今日之孤寂和隱喻

你知道有些事可能會發生
有些事還來不及開始就結束
有人在嘴角凝結日常的愉悅
有人俯首靜思生活的負累
渡輪因超載憂鬱而
吃水太深

你想起一則隔夜的冷笑話竟
毫無理由的感到
痛徹心扉
彷彿整個港灣的貨櫃壓在胸膛
然後心焦渴切的尋找一個
可以海闊天空的窗口
把自己埋進鹹濕的海風中

有一種思念
開始於浪花的追逐
終止於浪花的疲憊
你的一生，搖晃在
哈欠連連的海平面
有如編結纏捲的魚繩
馴良且認命

你的語言是逗點，是括弧
是一隻蜷縮羽翼的燕鷗
總是佇立在自己的沉默中
你的名字是一件流浪的行李
你卻忘了把自己裝在裡面
偶爾你撿拾到自己失蹤的臉孔
卻好像從未見過

你在充滿焦油味的船艙底
飄移，震盪著失重的心
讓想像航行到你想抵達的一切
像激情的旗魚劃破曙光的網
宿醉著貧民的快樂
清醒著富豪的愁苦
滿漲勞工階級隱藏的詩意
游向 85 大樓初醒的裸體

你不知道是愛的入侵，還是
情感的盤據？
是甜蜜的緋聞，還是

纏綿的外遇？

渡輪在岸邊抽搖，兀自發出

性急的顫音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沒有人迎接

沒有人道別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得獎感言

我不確定是否能洞徹渡輪裡那些漂浮靈魂的內在景觀，我想，面對生活難以言喻的重壓，他們終將藉著海洋的每日觸摸得到寬慰。感謝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存在是島嶼不可替代的一種幸福，是我想要貼近描繪的生命景況。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評審意見

這首詩的第一段很緊湊與準確，把海港與一個人的感情生活、肉體生活連結在一起。用一種第三人稱集體性、普遍化的角度去寫芸芸眾生。「渡輪因超載憂鬱而／吃水太深」，很像載不動許多愁，很好。另外像是港灣與胸膛、心扉、貨櫃的對應等等，整首詩有其情感與意象的邏輯，層層推展。

——楊澤





新詩類佳作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

◎蔡文騫



蔡文騫

1987年生，高雄中學，台大醫院實習醫生，藏身台北的打狗人，自稱寫作十年。

詩作曾獲台北文學獎、宗教文學獎、台北縣文學獎、竹塹文學獎、浯島文學獎等。

新詩類佳作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

◎蔡文騫

同你說起往日，林間光影般散落的往日

語氣中夾帶南方的風

穿過長長的紅磚迴廊折返

穿起成排驕傲懸掛的制服與昨天

然後和我們輕輕

擦身而過，在被鎖上遺棄的門後

「我記得那把消失的鑰匙

像時間那樣意義深長而繁複……」

曾經清晨有公車形狀的夢境

回應我們揮手招呼

將少年的隊伍一一拾起

通過被露水浸濕柔軟的迂迴街道

抵達全新的一日

進入行列中排定的位置趕上重複的典禮

注目獎旗升起然後降下

在操場上大聲唱歌也被大聲斥責

低頭看見書包刷白脫線，粗糙生活磨破幾條卡其褲

相信教室只是輪廓而非邊界

我們理直氣壯翻越圍牆如鬍鬚恣生

沒有人教授計算成長的加速度，以為一切是可逆的氧化還原反應

汗水蒸發，鹽分勾勒出每日的素描
在足球場上剷起陽光，擊中擁擠世界裡
沒有人防守的角落
說好難過時讓一百把吉他如蛙共鳴
震動悶熱的黃昏，召喚雨水代替不願流下的眼淚

忽然一隻蝴蝶被雷聲驚醒，從鐘面拍振飛出
在我們別過頭的瞬間
時光倒下似骨牌不可逆止
海岸線節節崩毀

此後在濕鹹氣息騷動的城市裡各自泅泳
港內看似風平浪靜但仍須抵抗
日常強勁的暗中伏流

吹鼓起老舊的夢想
勉強以浮力支撐日易發胖的我們
前進，趁每次晝夜交際的狹窄縫隙
祕密露出雙眼大口換氣

關於近況，偶爾寫幾行詩
寄至不復存在的地址
從最深最黑的海底釋放幾顆氣象浮球
探測標記這一路上漂移
生活的水溫，歲月的經緯
仔細記憶並且拼貼沿途風景
企圖製一張青春海圖

尋找從十七歲彼時到老去之間
最長的航道

聽見夏天被再次煮沸
我們都熟悉的細碎蟬聲如氣泡大規模翻湧
遠去，鼓譟消失
好像那些年言之鑿鑿而最終草草收尾的
壯闊誓言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得獎感言

清晨五點，天亮了一半，人行道上記得新裝不久的LED燈差不多也壞了一半。

警衛看了看我，好像想要問些什麼但沒有問，一群我不認識的校狗翻了翻身，又陸續睡去。

體育館的門面翻新了，第四棟的磚面繼續在剝落，聽說就要拆除。

時常我以為，只是剛好今天大家放假，明天長假結束，我們就會回到這裡，一切理所當然的運轉著。好像昨日那樣，五年前的昨日。

感謝你們，17歲的南方紅樓少年們。

同學少年多不賤。

多不見。又都還在。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評審意見

相對於〈蝴蝶效應〉，〈往日——致南方少年們〉是比較規規矩矩的，兩篇正好是對應的風格。這篇的語言是素淨的，我很喜歡這一篇。假如〈蝴蝶效應〉入選，我希望〈往日——致南方少年們〉也以另一種典型入選。這裡不只具有高雄的特色，寫年少時候情境的部分，是具有普遍性的。

——吳晟





新詩類佳作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

◎林金萱



林金萱

台灣台南縣人。

紐約拉瓜迪亞學院，旅居美國 11 年。

目前居住台北，認定新營是永遠的家鄉。

年輕時希望自己成為畫家。當過畫匠、銀行員，得過一些文學獎。

現職秘書、義工、家庭煮婦，三個孩子的媽，偶爾發呆，業餘寫作。

新詩類佳作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

◎林金萱

青春的夢，穿著水藤背心掛著瑪瑙珠貝

揮動銀盃，朝著海洋呼喚：

「阿里棒棒（Aliban ban），阿里棒棒，請都來到野銀的漁場……」

「manala-So'amon！manala-So'amon！」（註1）

青春。像島上正在舉行的飛魚祭

像躍出水面的飛魚

熠熠發亮

獨自搭上最後一班渡船離開時

落日正坐在珊瑚礁上

紅頭嶼海岬伸著長長的岩臂

把島嶼擁進了祂的膀彎

海潮聲聲撞擊 聲音壯闊動盪

島嶼，澎湃在海天一線間

多年後逐漸縮小了鏡頭

成為瞳孔一角飄忽的飛蚊

成為遙遠的星光沒入腦海的黑穴

海灣退回到夢的盡處

海潮鳴著淚拍打著城市的臉岸

風中母親甩動長髮低吟的歌聲

駐進耳廓如繭的泥沙裡

漂流木在城市的河岸搭起違章建築的家
像新店溪域那個漂浪部落的族裔
遷徙浮沉 飄盪受傷的成年時光
水芋根著的泥香混著汗水
滴落在工地一個一個的飯盒裡
塵封的銀盃 禮杖和勇士圖騰的丁字褲
偶爾穿戴 在特定的時日
向政府抗議：廢核料污染我們的綠色家園！

外來的福壽螺霸佔住天池
孵著血紅色的夢魘
SK-II（註2）美白不了原鄉的膚色
珠光鳳蝶的翅膀埋葬在失去幽谷的大廈叢林
水荳花擱淺在失水的岩礁裡
馬鞍藤蔓抓不緊遠去的浪濤聲
月光撒下的魚網 在城市的空中花園
點燃蘆葦的火把，捕撈
一艘一艘出海的漁火

網路，網下家鄉的漁火
那些個點點，遙遠的十字星光，那一隻飛蚊
終於來到螢幕的港灣，停下來
放大。下一頁，下一頁，池邇的
魚群，飛游過來

我在風靜止的空間

洶湧，豐收

呼喚：「阿里棒棒（Aliban ban），阿里棒棒，請都來到野銀的漁場……」

「manala-So'amon！manala-So'amon！」

鼓動空氣，成氣流

捲來波濤的海洋

駕馭著獨木舟，我

達悟族的勇士

向著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

註1：達悟族人稱飛魚「Aliban ban 阿里棒棒」，意為各種洄游魚類的總稱。

「manala-So'amon」，意為「外面的魚都到蘭嶼來」。

註2：SK-II，一種女士愛用的美白、潤膚化妝品。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得獎感言

感謝各位評審，感謝打狗文學獎主辦和協辦單位，讓這首詩有機會探出頭，問候那一年在蘭嶼的大海與藍天，以及那一片潔淨如處女的貝殼沙灘。

問候與我們一起爬上天池、教我們如何品嚐飛魚與水芋、坐在教堂前唱歌看海吹海風、坐在碼頭看伸著長長岩壁靜靜守護的紅頭嶼、指著遠處燃燒的火光無奈地說：「那邊就是廢核料場」的達悟族朋友。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評審意見

寫原住民在台灣，海航回到蘭嶼，但背景與高雄的連結較薄弱。

——李敏勇



新詩類評審會議

新詩類評審會議

詩寫人間況味

◎張俐璇／記錄整理



時 間：2009年10月9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地 點：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善廳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吳晟、李敏勇、陳義芝、曾貴海、楊澤（按姓名筆劃序）

攝 影：余念梓

（由委員公推在地人曾貴海為新詩類評審會議主席。）

初選結果

今年第四屆打狗文學獎的新詩組參賽作品，來稿共有 227 件，創歷屆新高。五位評審委員各自推薦 5 篇作品，共計 22 篇進入討論，作品票數統計如下表：

2 票	〈海港地圖〉(李、曾) 〈老師，我聽不見上課的鐘響〉(曾、楊)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吳、曾)
1 票	〈烏雞母——致葉陶〉(楊)、〈椰林都會〉(李) 〈素描〉(李)、〈幌馬車之歌——詩誌愛國主義者鍾和鳴〉(吳) 〈蝴蝶效應〉(陳)、〈往日——致南方少年們〉(楊) 〈亞馬協那〉(楊)、〈未知的父親節〉(吳) 〈魚書——致父〉(吳)、〈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吳) 〈光的路徑——記高雄電影圖書館露天電影院〉(曾) 〈於威尼斯聽聞一首鋼琴小曲〉(陳)、〈心情·出口〉(曾) 〈輪渡〉(李)、〈那個時候的建國三路〉(楊) 〈惡雨過後〉(陳)、〈當金色日頭光散開透早的茫霧〉(李) 〈散光〉(陳)、〈海外田園輓歌〉(陳)

主席引言暨評審前討論

曾貴海：在開始進行評選之前，我們先釐清評選的標準，是否以書寫高雄為主？

李敏勇：應該要列入高雄的因素做考慮。

曾貴海：是考量，不是排除。我是採開放的態度。

吳 晟：徵稿辦法的宗旨是「呈現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

陳義芝：雖然宗旨是要帶動高雄創作、形塑高雄的特色，但是在創作主題上是載明「不限寫作主題」的。

李敏勇：創作主題應該是在宗旨底下，譬如親情等課題的發揮。評選過程應該要關照文學獎本身宗旨的設定，但當然還是要考慮到作為詩而存在的條件。

楊 澤：我注意到的是「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以海洋為主會更有特色，高雄的海洋或者是高雄的陸地？陸地也可以是海洋的延伸，尋找出具有港都味的作品。

陳義芝：如果是兩首詩在藝術呈現上差不多的時候，就選有高雄海洋特色的。假設說，呈現了高雄的特色，但表現不甚理想，是不是仍要考慮詩本身，畢竟是一個文學獎，所以不能只有高雄或只有海洋，詩本身的特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瑕疵若太大，不足以讓人感動，就不足以作為一首詩而存在。

曾貴海：我們就以前述的討論標準作為共識，也建議以後文學獎的徵文辦法可以再開放一些。

第一次投票結果

由於分歧過大，沒有同時獲得三票以上的作品，因此每位評審委員進行再次閱讀，在 22 篇作品中，各自推薦 3 篇。決審的第一輪投票結果，共 10 篇作品進入討論。

4 票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吳、李、陳、楊)
2 票	〈海港地圖〉(李、曾)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吳、楊)
1 票	〈烏雞母——致葉陶〉(楊) 〈蝴蝶效應〉(陳)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吳)

<p>〈老師，我聽不見上課的鐘響〉（曾）</p> <p>〈光的路徑——記高雄電影圖書館露天電影院〉（曾）</p> <p>〈於威尼斯聽聞一首鋼琴小曲〉（陳）</p> <p>〈當金色日頭光歎開透早的茫霧〉（李）</p>

一票的討論

● 〈烏雞母——致葉陶〉

楊澤：這首詩的語言有自己的章法，像賦，以白話文作賦，譬如「縱使嬌養於深閨 鏽綠銅鑪日夜薰繚著前朝沉香」，這樣的語法、這種修辭蠻有說服力的，是現代詩少有的。海風海浪這些部分有貫穿時代巨浪的比喻。

但因為只有我選，所以不堅持。

吳晟：〈烏雞母〉這首很切要點出人物個性精神所在。我是蠻贊同有一篇寫高雄人物的作品，所以我附議這一篇。

李敏勇：這一篇我沒有選，因為這十年來的文學獎，以歷史人物題材發揮的作品很多，書寫的內容是我們可以從傳記了解的，但我們從詩的角度去理解，可以再讀出什麼？這部分比較薄弱。後面的語法亂了陣腳，譬如第四段的「保全」是現代概念。

楊澤：「保全」是個反諷。這是一種「曲」，現代詩太接近「詞」了，太不揮灑了，曲是要把小腳解放的。不過後面確實較薄弱，太像一個「頌」，所以我沒有太堅持。

陳義芝：楊澤以「賦」的角度來看很有意思。我部分同意李敏勇的意見，那些人物的偉大是我們透過傳記來了解，在文學創作裡要看詩是否有重新的模塑。詩作後面部分的情境過於想當然耳，例如「滿腔磅礴激情都化春泥」有點得來輕易。

曾貴海：用書寫歷史人物得獎幾乎要成為模式了，這樣書寫的問題在於，太像歌功性的文學，會有盲點。所以我很保留。

● 〈蝴蝶效應〉

陳義芝：高雄海洋符號在這首詩中，雖然不是那麼鮮明，但提到南方城市十三樓，很契合這個城市的生活形態，內容也相當有普遍性，南部或是整個台灣都可。以詩詮釋生存倫理、人間關係，這是我們最應去學習對待的東西。透過電影般的長鏡頭，有一些特別的角度，譬如「鐵在呼痛」、「病菌在哭泣」，可以讓我們重新思索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女孩、男友、母親、醫生、岳父母……全部都關聯扣合在一起，不經意發現的「世界 原來可以有另外一種更赤裸的看法」，這是說卑之母甚高論，但非常真切。

李敏勇：我可以附議。這篇主要是人間關係的批評性觀照，不那麼順遂取向的生活感覺。從詩的敘述看起來是很鮮活的，不是歌頌也不是陳述，而是人在其間，不盡然那麼幸福感的人間關係。

楊 澤：我其實很喜歡這首詩，假如不將高雄、海洋考慮太認真的話，這首詩很值得考慮，散文式的語法，大開大闢，有點超現實，有種批判性的東西存在。

●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

吳 晟：相對於〈蝴蝶效應〉，〈往日——致南方少年們〉是比較規規矩矩的，兩篇正好是對應的風格。這篇的語言是素淨的，我很喜歡這一篇。假如〈蝴蝶效應〉入選，我希望〈往日——致南方少年們〉也以另一種典型入選。這裡不只具有高雄的特色，寫年少時候情境的部分，是具有普遍性的。

李敏勇：它沒有具體的指涉性。我可以附議。

楊 澤：講少年的成長，有海洋的背景在後面。

● 〈老師，我聽不見上課的鐘響〉

曾貴海：因為我自己在八八水災的現場，所以在這篇感受到相近的生命張力。作品的感動度很強。

陳義芝：這首詩是蠻完整的，從「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找不到自己家的門牌號碼」看得到作者的掌控性。這首詩名的用法，像是中國也有過〈找不到一張課桌椅〉之類的，雖然不一定要去類比，但我沒有選這首詩，最主要的是，整首詩雖然規矩嚴整，但全部都在預想之中，如果是表達不能上課的恨憾，那種對照差異會更強。整體來說，不是很精采的寫災難的作品。

李敏勇：這次寫八八水災的，我都沒有選。這很時事性，跟寫人物一樣，是另一種的類型化。交稿時剛好水災之後，但交件時還沒開學，是臆想。

楊 澤：這一首詩模擬童歌般的情境，對照災難。跟我們要談高雄海洋的文學特色建立，是比較有距離的，所以我沒有投。

吳 晟：這樣推想、模擬的寫法感覺隔了一層，可能太過於一廂情願的寫法，讀起來不是那麼真情感。

● 〈光的路徑——記高雄電影圖書館露天電影院〉

曾貴海：這是我選的。光的路徑，就像是電影的光，敘述的語言以光串聯，城市的光，生活的光，影像中感動元素的光，透過時間的光而流動。要寫電影、寫光、寫城市，這是不好寫的。這篇作品的思考性蠻延展與多樣的。

陳義芝：我也在這首詩的附近徘徊過。愛河的確是很有特色的區塊，這個題材不錯，也顯示高雄特色，但作者的表達未盡符合我的期望。譬如「那道光走著走著就／走進了一條以愛為名的河」，表現得太輕易，少了一些較細膩的東西，是比較表層的。詩的描述比較沒有撞擊力，這是我個人的偏見。

李敏勇：我想到的是七賢路的城市光廊，看來是對街景的描寫，但在整體呈現上，不是有太多感動的因素可以抓緊我。

楊 澤：我覺得寫得最好是「我走著走著就／把青春捏成了段段的麵包屑」這一段，好像要開始開展了，但後面就是電影，詩好像沒有進去，沒有講出太多的東西來。

吳 晟：第二段與第三段是重複的，整體太薄弱。

● 〈於威尼斯聽聞一首鋼琴小曲〉

陳義芝：我是這樣想的，威尼斯是國際城市，是水都；高雄在台灣也是具有水的特色，從外來的影像也可以當作自己的禮物。這首詩的運鏡非常細膩扎實，很抒情，情境很逼真。

吳 晟：我讀起來很愉悅，能引起一些遐思。但我不是很能抓住這首詩想表述的意涵在哪裡，所以沒有投票給這首詩。

楊 澤：這首詩很流暢，電影感的語法很精采，但後面情感的邏輯不是很清楚。

李敏勇：我讀到威尼斯，沒有讀到高雄。可以跟高雄互相對應的東西都沒有出來，很可惜。如果不是在這個比賽的主題脈絡中，讀起來是像鋼琴小曲般的愉快。

● 〈當金色日頭光 開透早的茫霧〉

李敏勇：我認為是在寫早晨的高雄，最後還帶入某種歷史情境。另外，是看到台語文書寫這一點。

吳 晟：我很希望有一首台語詩入選，畢竟是南部共同的語言，如果能有一首入選，應該是有意義的。但無論是怎麼樣的語言，仍然要看詩質的本身。這首詩要表現的題材不夠有深刻性，另外是這首詩的台語語言，不是很生活性的順暢，無法唸出正港台語味。

楊 澤：「金色」是書寫語。這首詩漢羅並用，但台語詩也可以不用是這樣的書寫方式，譬如向陽的〈阿爸的飯包〉就很好，不用另

外造字，從台語歌的詞彙看，就很豐富了。

曾貴海：教育部有頒訂台語文字，但作者可能沒有完全依照來書寫。這首詩寫南方景象，但沒有給人太多強烈的印象。

以上討論結束，進入下一輪評選階段的一票作品為〈蝴蝶效應〉與〈往日——致南方少年們〉兩篇。

兩票以上的討論

●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陳義芝：它是有明顯地標，譬如85大樓、渡輪，但是「超載憂鬱」是什麼意思？有時連結了一些不該連結的意象，甚至是概念。我覺得裡邊有一些材料還沒化成情境整體。

楊澤：這首詩的第一段很緊湊與準確，把海港與一個人的感情生活、肉體生活連結在一起。用一種第三人稱集體性、普遍化的角度去寫芸芸眾生。「渡輪因超載憂鬱而／吃水太深」，很像載不動許多愁，很好。另外像是港灣與胸膛、心扉、貨櫃的對應等等，整首詩有其情感與意象的邏輯，層層推展。小瑕疵是倒數第二段的大船入港，寫性愛，跟前面比較不太配合。

吳晟：整首詩的意象連結以及結構性都很強，最重要的是它在表現低階層勞工的，較卑微的生命在這樣的港都的生活，對比較高層次的生活現象，回到一般平民的生活，生活哲思的語言貫串整個敘述。

陳義芝：聽完我可以再修正一下。一個人的處境，海港的腥味，個體與環境，還是看得出象徵與結構，清爽的早晨對照著人生，也還不錯。

● 〈海港地圖〉

曾貴海：我非常喜歡這首詩。有許多柴山生態的描述與象徵性的東西，獨角仙、相思豆、西拉雅等等，扣緊獨角仙追尋希望的夢境，並且討論到城市發展的歷史。文字流暢且深層，含蓄婉轉，整首詩的節奏韻律皆好。最特別的是以對話來處理詩。

陳義芝：情境清晰不俗，獨角仙的形象與意象連結得很好。重新走過的生命地圖，顯得完整。我可以支持這一篇。

楊 澤：很像台灣版的《仲夏夜之夢》，寫得比較溫婉。是一種比較抒情的方式在寫。獨角仙可以說是代表一種島嶼的夢想、命運的象徵，含蓄地感應著的歷史。

吳 晟：閱讀時很為它著迷，抒情的風味。部分語法，或有巧思，但有些語句跟前後的呼應連結不明，不是很能準確地被理解。

楊 澤：對，有些部分是這樣，沒有繼續演繹，譬如「交織一個問句」到底是什麼呢？也有可能是指前面的那些問句吧，像是「請問獨角仙的盔甲足以抵擋／異國不戴墨鏡的颶風嗎？」

李敏勇：我很喜歡這首，閱讀起來是流暢的。而且獨角仙不是每年都被收購到國外去？這有台灣生態的關照。

楊 澤：我覺得不是在講生態，是台灣獨立。

曾貴海：是有那樣的歷史意識形態，島嶼被殖民好幾次，所以信鴿打點滴、發電報說病危。而且這首詩可以看到與柴山海港地景的契合。

●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

曾貴海：我沒有選這一首。寫得很不錯，但把知性的元素、原住民意象打掉，它到底要表達什麼？把一般被認為平常的東西拿掉以後，詩剩下什麼？詮釋與再現的結果又只是歌頌而已嗎？文筆與元素的利用，這樣可以寫很多相似的東西。

李敏勇：寫原住民在台灣，海航回到蘭嶼，但背景與高雄的連結較薄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新詩決審作品		
編號	題目	評審結果
X	P002 烏羅母——拾零曲	—
	P013 椰林那有	—
	P027 素絲	—
◎	P030 海港地圖	T 5 3 3 3 3 3 3 3
	P033 飛馬車之歌——詩以東國上流貴族為題	—
◎	P046 蝴蝶效應	— 5 4 3 3 3 3 3 3
◎	P051 往日——拾南方少年們	— 1 2 4 4 1 3 3 3 3
	P053 亞馬遜那	—
	P057 未知的父親節	—
	P075 魚書——致父	—
◎	P076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T 5 4 2 3 3 3 3 3
X	P083 老師，我總不見上課的同學	—
X	P089 光的旅行——記高雄電影節的成人電影院	—
X	P111 影城尼歐德爾——百鋼琴小曲	—
	P132 心情，出口	—
	P136 輪渡	—
	P137 那部神秘的建國三路	—
	P146 悠長過夜	—
◎	P163 當金也！頂你用過早的泥濘	—
◎	P177 向紅色海洋的輕舞力前行	T 3 1 1 3 2 3 3 3 3
	P186 散光	—
	P226 海外日圓換歌	—

◎ 備選 圈選一名、評審獎一名、佳作三名

弱。另外是 SK-II 直接在行句裡，美白產品不一定要用品牌作概念，是個小瑕疵。

楊 澤：我們都投它，並不代表是最好的，只是最四平八穩。

第二次投票結果

以上討論結束後，五位評審以積分法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第三名3分，第四名2分，第五名1分進入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海港地圖〉 總分 19 分

（吳 2、李 5、陳 4、曾 5、楊 3）

〈蝴蝶效應〉 總分 17 分

（吳 1、李 3、陳 5、曾 4、楊 4）

〈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 總分 17 分

(吳5、李2、陳3、曾2、楊5)

〈往日——致南方少年們〉 總分 12 分

(吳4、李4、陳1、曾1、楊2)

〈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 總分 10 分

(吳3、李1、陳2、曾3、楊1)

由於〈蝴蝶效應〉與〈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同分，因此再次進行投票，〈蝴蝶效應〉獲得李敏勇、陳義芝、曾貴海三位評審支持，評審結果於焉底定。首獎為〈海港地圖〉，評審獎〈蝴蝶效應〉，佳作三名為〈當你擁有一個清爽的早晨〉、〈往日——致南方少年們〉、〈向紅頭嶼海岬奮力划行〉。

海濱地圖

散文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首 獎 黃信恩〈住院醫師夜行錄〉

評審獎 方秋停〈風雨哈瑪星〉

佳 作 陳允元〈延畢〉

佳 作 陳朝震〈期待一場雨〉

佳 作 黃冠寧〈倖存者〉



美麗

Formosa

17:21



散文類總體評論



散文類總體評論

原創之匱乏

◎林文義

本屆「打狗文學獎」散文類決賽作品，幾點感想：

(1)相信評審願以最真誠、謙卑之心，以著「期待未來大師」的期盼，亮眼、驚豔，令人喜見沙中之珍珠、岩裡的晶鑽，終究還是黯然……。

(2)心目中，以醫師夜裡巡行為題，有著不凡、清新呈示之外，我看不出其他參選作品，具有別出心裁的奮進潛力，亦是文學獎之隱憂。

(3)囿於徵選題旨，自限於地域色彩，因題而文，反而處處斧痕，著意造作，如若視文學為理想永續之意志，注定折翼失控。

(4)親情之訴求，似乎形成各地方乃至於三報（中時、聯合、自由）文學獎徵文之特色；卻經常流於約化成俗而缺乏文學技巧、深蘊內涵的揮灑、氾濫，有心於散文研習之初寫者，並非集匯追隨，尤更須另尋新意為上，揣測評審及風潮皆不可取。

(5)原創力，文學的終極至誠，是我個人評審的準則；好作品永遠值得期待，亦要與前後之參選者相互勉勵——文學是一生心血的奉獻與眷愛，你是永恆的海還是閃滅的星？

（黃惠燕／攝影）



散文類總體評論

敘事言情風貌互異

◎陳列

這一屆打狗文學獎散文類得獎的五篇作品，全部是以個人生活經驗為題材的敘事言情之作。然而，風貌互異。

〈住院醫師夜行錄〉依循著時間順序，記述了「我」這個住院醫師某日值夜班時從下午五點半到次日「天色漸明」的整個忙碌工作過程與若干聯想，文字乾淨，敘述流暢，有關睡與醒之間的感觸與思索，獨到新鮮。

〈風雨哈瑪星〉以傾訴的語氣向哥哥深情述說了一趟風雨中的回鄉之旅，一邊回顧了一家三代六個人在生活的長時飄搖風雨中的勞苦與傷痛，希望與勇氣，離散與相聚，有細節的描繪，有人在地上居住的真實形貌，真摯感人。

〈倖存者〉是一位憂鬱症患者對著自己講話，回憶一次自殺與獲救後的療程，同時更也內省自剖了一個「微弱瘦小」的生命「獨自漫走一片荒原」裡的那種悲痛無告與徬徨掙扎，語氣深沉，心緒哀傷，讀來彷彿敘述者哆嗦著的呼喊一直就在耳邊。

相較起來，〈延畢〉裡的「我」，就幸福多了。全文筆觸輕盈，節奏明快，音色整齊，以口語化卻又簡練的文字語法，活潑自如地在現時記述與舊事追憶中來回穿梭，在看似無所掛心與在意的輕裡，卻也透露出了對歲月消逝中一些人事物的一去不返的感傷與懷念。

〈期待一場雨〉則是一個終於可以暫且擺脫世俗擔待的退休之人關地種菜的躬耕自述，文字大抵樸實無華，鋪陳徐緩有致，並也因而隱約呼應了一種類似於老來自遠自適的情境與心境。（黃惠燕／攝影）



散文類總體評論

藝術與策略之間和諧互動

◎陳芳明

高雄文學力量的崛起，在最近幾年持續呈上升狀態。無論是小說或詩，均有佳績。本屆「打狗文學獎」散文類作者，在藝術營造上頗有可觀。由於徵文主題彰顯高雄特色，有不少作者在撰文之際似乎留下刻意痕跡，字裡行間不免流於牽扯，致使文字藝術受到限制。如果不要以「高雄特色」為規範，當可使創作者下筆時能夠大開大闢。

散文之美，絕對不是停留於文字句型的鍛鑄。在恰當時刻注入情感、想像，使平面語言轉化成為立體感覺。入選的散文作者之所以受到肯定，在於能夠使文字審美與真實感覺之間獲得平衡，既照顧技巧，又兼顧想像。首獎〈住院醫師夜行錄〉，文字節奏緊湊，卻又從容流露人文關懷。評審獎〈風雨哈瑪星〉，可能是這屆參選作品中最具高雄特色的散文。情境交融，想像豐沛，相當傳神地掌握港都的氣息。佳作〈倖存者〉描述憂鬱患者的內心世界，幾乎使讀者如臨實境。〈延畢〉則刻劃一位研究生離校前的眷戀與徬徨，文字洗練，恰到好處。〈期待一場雨〉描述一位退休者回歸土地耕作的寬容情懷，相當能夠引起震動。

散文書寫是一種無心插柳的藝術，卻又是一種謀定而後動的策略。在藝術與策略之間建立和諧的互動，當可使散文出奇制勝。在這次參選作品中，隱隱看到了這樣的創作祕訣。

（黃惠燕／攝影）



散文類總體評論

百花齊放的風情

◎廖玉蕙

這回文學獎的徵件，整體而言，還算整齊。雖說是地區文學獎，但因徵稿條件寬鬆，只要能凸顯港都精神者，都可入列。以此之故，徵文也顯示了百花齊放的風情——題材由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行文則豪放者有之，婉約者亦復不少；體例則論說、敘事、抒情兼具。

進入決賽的二十篇作品，都各有長處，卻也輕易可以找到不足，沒有特別亮眼或讓評審口徑一致的極力推舉篇章，但題材的多元，是很大的特色，這由入選作品的內容可清楚看出：〈住院醫師夜行錄〉由醫療的夜間忙碌行程帶出醫療環境與感同身受的醫德；〈風雨哈瑪星〉敘述社會變遷與兄妹之情深；〈期待一場雨〉刻劃栽種的苦樂；〈倖存者〉細描精神官能症者的情緒起伏；〈延畢〉則書寫目前大學生最常見的延畢現象並及依依的離情……。每篇都有其動人之處，文字俐落靈動是其共相，但各篇也都有屬於各自的小缺點，有的格局較小，有的文字過度素樸，有的事件比重有些失衡，有的文字稍顯黏稠，有的敘事可再求清朗……。但是，總而言之：瑕不掩瑜，評審總是一貫的愛深責切。

（黃惠燕／攝影）



散文類總體評論

範圍與突圍

◎廖鴻基

以呈現港都與海洋特色為宗旨的打狗文學獎，2009年徵選的散文作品，顯然已跨越地域範圍，吸引來自全國各地好手的參與。琳瑯滿目的作品，也幾乎以其他文學價值突圍了地方文學獎的題材限制。

儘管如此，進入決賽的二十篇作品中，將近半數篇章仍明顯帶有港都特色。評選最後產生的首獎、評審獎以及佳作共五篇作品中，仍佔半數為港都味濃厚的在地文章。

地區文學獎，若以地域設限或許褊狹，然而，一群人在一特定環境下生活，自然形成特別的生活習慣。文化不同，精神自然不同，風情也隨著不同。設限也許不必要，但特色理應自然形成。

而這自然形成的精神與文化特色，就是地域文學最大的養份來源，也是地域文學有別於一般文學的價值。

譬如，這屆散文作品中，有兩篇以醫生角色書寫醫院生活的文章進入決賽。表面看來似乎無關於地域，更無關於海洋。但這應該和高雄醫學院的文學傳統有關。

比較可惜的是，所謂港都：商港、貨櫃港、遠洋漁港、軍港；高雄是全台灣最大的港埠。本屆作品除了少數幾篇觸及漁業文化，但仍然不脫悲傷、危險、黑暗的傳統海洋調性。

看高雄港那小島般宏偉的貨輪，那神氣的船長、大副或輪機長，他們航遍大洋、遊歷世界的故事呢？

文學自由自在的本性也許無法設限，但絕對可以突圍。城市到港口，船舶為媒介，打狗文學獎最具潛能連結於廣闊大洋。

（黃惠燕／攝影）



散文類首獎

住院醫師夜行錄

◎黃信恩



黃信恩

1982年生，高雄市人。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現為住院醫師。

迷戀文字、吉他聲與藍藍的海。

著有散文集《游牧醫師》。

散文類首獎

住院醫師夜行錄

◎黃信恩

有時，住院醫師是在進行一場夜間演練。日落以後，我的明亮之夜正要開始。

傍晚五點，攔下白日未竟之事，我趕著交班。五點半，同事紛紛下班，整層兒科病房歸我掌管，時光變得凝重，每分每秒都是責任、清醒、屏息，一種高密度的分秒體驗。

已非第一次值班。雖不若初時慌張，卻有股莫名焦慮：關於將夜晚曝露給未知的焦慮——今夜會遇到哪些棘手情境？急診會遷進怎樣病例？眾生能無恙好眠嗎？

小夜以來，我的院內手機便響不停。於是，焦慮也在手機裡，每個鈴聲都包藏一段未知的人生、歧岔的病症。六點多到福利社，胡亂挑個冷藏便當，店員微波後，熱烘烘捧於手裡，手機也熱情響了。

「值班醫師嗎？802床，剛從急診上來的new patient，saturation（血氧飽和度）一直掉，mask（氧氣面罩）已用上，O₂都只有70、80%。小朋友很喘，感覺快failure（呼吸衰竭）了。快來看。」護士說。

放下手邊便當，我趕到病房。一歲大女嬰，有氣喘家族史，躁動，哭鬧，呼吸費力。我聽了呼吸音，明顯哮喘，趕緊予氣管擴張劑吸入，但不見改善，血氧濃度持續下墜，立即推來急救車，準備隨時插管。

我盯著她急促的呼吸，感到自己也開始呼吸急促，擔心女嬰就此缺氧發紺，於是展開求援，先是聯絡總醫師，接著通知主治醫師。總醫師趕到，評估後決定將女嬰轉往加護病房。幾分鐘後，女嬰入加護病房，經過幾次藥物投予，狀況仍未見起色，終於插管。

當然，我徹底遺忘便當這檔事，心與米飯早已一同涼了。緊接又是一通來電：「值班醫師，827B床，血糖只有34。」比起上通來電，這通簡易許多。我指示護士葡萄糖給予，並密切追蹤血糖。

「值班醫師，817Aon肛管，要醫師執行，需幫你準備隔離衣嗎？小心被糞便噴到。」

「值班醫師，822床十五分鐘後記得看penicillin test（抗生素過敏測試）。」

「值班醫師，819B的媽媽發現小孩vaginal bleeding（陰道出血），請你過來看一下。」

此後陸續幾通來電，內容繁瑣，比方補藥單、簽假單、判讀抽血數值、接新病人、喉頭採樣、評估紅疹……，只要病患生命徵象穩定，比起第一通來電，都顯得溫柔節制。

一不留神，病房熄了大燈，時間已是晚間十點，附近商家陸續打烊，該是稍稍透氣的時刻。我念頭一轉，手機就響了：「值班醫師，803D床，有癲癇病史，現在全身抽筋、眼睛上吊、口吐白沫，快來看。」

我吸岔了氣，我的一日遙遙無盡。趕至床邊，見抽筋已消失。這女孩六歲大，先前腦部受傷，日後反覆癲癇發作，所幸每次發作均能自行緩解。但我還是囑咐護理人員備妥藥劑，萬一午夜過後大抽筋，可以及時投藥（希望那不會發生）。

不久，手機又響了：「值班醫師，816C床，family要求解釋病情。」我來到病房，家屬口氣有些不悅，質疑住院三天為何仍高燒不退？我向她解釋各項檢驗結果，並說明可能感染病程。

「我還要上班，可以用較好的藥趕快治療好嗎？」家屬依舊氣憤。身為一位被發洩盛怒的值班小醫師，我感到委屈，但我能理解那些背後的焦慮與掛心。反覆解釋，半小時後家屬稍能接受。

午夜十二點，小夜與大夜護士交班之際，手機暫能安靜片刻。我既餓且累走回值班室，打算冷食「晚餐」，赫見便當不見了。想來有些寒

酸，連便當也搞失蹤，探問之後，原來是清潔工整理房間扔棄了。

不久手機響了，我心想：不要再 call 了，讓我休息十分鐘就好，不奢侈。

「值班醫師，聽診器與耳鏡有在你那裡嗎？」

我感到寬心，原來僅是器材盤點。但五分鐘後，又響了，這鈴聲急切呼喚，似乎有則不安預兆：什麼事這麼急，非得在交班時呈報？

「值班醫師，我們要訂消夜，永和豆漿，要一起訂嗎？」

我感到一種久違的釋放，想著傍晚以後就一直空白的胃，不猶疑地加入團訂。

午夜十二點過後，病房平靜許多，孩子也睡了。我食完消夜回值班室坐下，打個飽嗝，伸個懶腰，驚見自己肥腫的肚腹。是消夜惹的禍嗎？我想起當上住院醫師以來，多次過著夜行生活，作息顛倒，飲食紊亂，運動缺乏，所有脂肪贅肉都往肚腹堆積。唉，擬定的健身計畫，終究不敵繁忙的現實，我惱人的啤酒肚啊！（還好頭頂還沒禿）

我起身，貼著值班室的窗，城市一片黑寂。此時此刻，城裡眾生應該早已換上睡袍，沉浮於夢海吧？我突然想起下週輪我報告的個案「睡王子」，今日事忙一直忘了追蹤病程進展。睡王子也睡了嗎？還是根本沒醒過？我決定去加護病房探他一眼。

感應員工證，銀亮的門便打開。不知是溝槽欠缺潤滑，還是年代老舊，它開得有些勉強。這裡平日管控嚴密，禁止閒雜人等入內，一天僅開放兩次會客，早晚各一次，每回三十分鐘。隔著鋼鋁大門，我像潛入另個世界——一個畏光、異質、地軸不傾斜的世界。

此處終年空調，每天都是將童年冬眠起來的季節。有的孩子雖睜眼，卻隨即安眠，在睡與醒的邊陲，努力雙棲；有的雖醒著，卻恍神飄忽，住院前的身世與記憶全都遺失；有的甚至入院後就未曾醒過，在睡眠術的魔障裡迷途。

床號從一到二十，環繞護理站排開，但事實上不到二十床，因為種種禁忌，使得四與十四兩床空缺。沿著病床走去，先是因車禍腦幹受傷

瞳孔放大的女孩、呼吸衰竭插管中的肌肉萎縮男孩、腦膿瘍的女娃、遭遺棄的短腸症男嬰、唐氏症併發心臟疾病的男童……。這裡看似沉寂卻不安靜，呼吸器運轉著，心電圖、血壓值、血氧濃度、呼吸速率等在監視螢幕上，時而滴答數拍，時而嗚嗚警鳴。

睡王子，如此暱稱來自睡美人的聯想。故事改版，情節卻完全殊異。他是一位十歲不到的小男孩。幾週前仍是好動飛俠一位，在英勇幻覺裡，他意氣風發，武打與決鬥天天上演。後來一場感冒，發了幾天高燒，頭痛嘔吐。起先父母試以草藥療治，但病情未見好轉，於是就醫。他開始腹痛，雙腳癱弱並作痛，然後全身僵硬，白血球數持續攀高。起先醫師懷疑腦膜炎，抽過腦脊液，陸續嘗試抗生素、抗病毒用藥，但療效不彰，細菌培養亦無所發現。不久，他開始嗜睡，伴隨尿失禁，最後竟在腦部磁核共振發現異樣。

「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Acute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 在一次會客時間，主治醫師將病名一字一字唸給睡王子的母親聽。但她似乎對這饒舌病名不感興趣，在意的是病會好嗎？何時出院？孩子會醒來嗎？她帶來睡王子最喜歡的布丁，摸著他的雙頰說：「有聽見媽媽叫你嗎？」然而他還是熟睡，母親和他說：「你若不理媽媽，媽媽就要走。」但我發現她遲遲未走。而會客時間就這樣結束了，常常一句話都沒聽見，母親便卸下隔離衣，銀亮的門準時關上，從此兩個世界，睡去與醒來，毫無關聯。

我走至床緣，端詳睡王子迷茫的臉蛋。聽說幾天前他開始甦醒，只是眼神呆滯，不發一語愣了幾秒便又睡去。巧合的是，每次母親探視時，他總熟睡，布丁一杯杯過期，對話一句句落空。母親告訴護士，她只希望看他眨一下眼、說聲媽媽，就夠了。

睡王子是不是故意不醒來？因為夢裡的他沒有病痛，可以跳躍，可以奔跑，可以習武，可以童言童語無邪嬉鬧，避開腥風血雨驚濤駭浪。

一位護士湊近向我解釋，昨天凌晨二點，睡王子曾醒過，而且是清醒，絕非渾沌。他說了一些話，口齒含糊，唯一能辨識的就是那句「爸

爸媽媽」，只是在夜裡，一個和母親錯開的時空裡。

醒來，睡去。睡去，醒來。睡王子有了夜行秩序。

「睡王子。睡王子。」護士輕輕喚著，他卻始終閉眼。

凌晨一點，我離開加護病房，無意瞥見門外候椅上睡著一女子。她披著灰濁外套，鼾聲大，眼袋浮腫，唇色泛黑，頹態難掩。很面熟，是睡王子的母親嗎？我這才想起護士提過，因為母親知道睡王子會在深夜醒來喊媽媽，她與值班護士說好孩子醒後要叫她，於是夜宿候椅上，一種為睡王子值班的方式。

平凡的甦醒動作，竟值得漏夜守候！甚至，據護士說，母親常於非會客時間按鈴，表示欲入內看睡王子一眼。我發現，她並非畏懼這道銀亮之門，那不足以隔開她與孩子的時空，而是睡與醒之間，一條嚴厲、難以擅闖的防線，它毫無既定時間開啟與關閉，並且以一種專制的勢態，將世界隔開。

望著她單薄的身影，我想起以前參與過居家照護，那是一間在城市邊緣的老舊屋舍，它過於安靜，顯得與世無爭。入內，才發現一位老邁母親正照顧著植物人女兒。聽說是當年一場未遂的自殺事件，因為感情緣故。母親說，女兒以前會在夜裡發出唔唔聲，她驚醒趨前，才發現尿布濕透、肚脹難受。於是，她知道女兒並非昏睡，仍能感知疼痛，明瞭那些探望的眼神與腳步，只是說不出一句清楚的對話。後來，母親乾脆在女兒床邊席地而睡，為了那同步的晝與夜，醒與睡。

「只要看她安穩地睡，不喊痛，然後睜開眼，告訴我該灌食了，我就鬆了一口氣。」母親接著說，一手固定鼻胃管。

或許母親都在孩子熟睡的臉龐、規律的吸吐中，獲取某程度的飽足。她們捨不得吵醒孩子，希望夢境完好如初，也希望那場「一暎大一寸」的生長工程蓬勃動工，更希望看見孩子醒後，一雙迷糊裡卻有甘甜潤澤的眼神。

睡去與醒來，母與子在此相互取暖，相互激勵，為了共同的時光頻率，不再索求，不再挨凍。

我突然想起老媽。

以前還是實習醫師時，每次值班後，得抵抗睡意，撐住氣，隔天繼續上班至傍晚。回家後，早已身心俱疲，我躺在床上動彈不得，鬧鐘響了，老媽一定迅速按下，不忍吵醒我；有時事忙，回家夜已深，常見老媽臥在沙發上，一臉等到睡著的模樣。於是，睡與醒，我們錯過了。

我回值班室，洗澡，接著完成今夜入院所有病歷，同時檢視處方有無闕漏。時間是凌晨兩點五十一分，我準備入睡，希望一覺到天亮，明早能有體力繼續上班。

我迅速跌落很深很濃的夢境中。凌晨四點零三分，手機乍響：「值班醫師，803D床又seizure（抽搐）了，趕快來看。」

我睜開惺忪睡眼，披上白袍趕去床邊，女孩持續抽筋著，一分鐘後緩解了。我的心也緩解了。

我拖著沉重步伐回值班室，繼續未完成的夢。凌晨五點二十七分，手機又響了：「值班醫師，剛剛那床803D又seizure了，這次眼睛上吊，麻煩你再過來看。」

我重回病房，這回她抽得嚴重，時間拉長，情況有些不對。然後，我醒了，很徹底地醒了，完全無睡意。我隨即囑咐藥物投予，並監控生命徵兆。

十分鐘後，抽搐狀況改善，這才鬆一口氣。我看一下錶，時光逼近一條睡與醒的邊境。我瞄了一下隔壁床，母親摟抱血癌病童安穩沉睡。望著那孩子略帶微笑的酣睡模樣，我竟感到一種滿足。我輕聲回到值班室，躺在床上享受這短暫的寧靜，突然想起老媽。此際的她應該正穿上運動鞋，頸項掛著毛巾，來到附近公園打起太極。一拳劃過一拳，有條不紊地推開夜色與睡夢。天色漸明，這座城市正要醒來，而我的一天正要開始。

〈住院醫師夜行錄〉得獎感言

很開心。能在一座自己定居二十多年的城市獲獎當然開心。我並非生於高雄，但當我有記憶以來，這城市便向我展現它的開朗、明亮、與溫熱。我的學生時代都在高雄度過，歷經捷運施工的坑疤與飛砂，一起革命，一同喜悲。

謝謝元懿、鈺玲和家銘，讓我的住院醫師生活更豐富了。我會持續記憶屬於我們的「兒童醫院八樓」，以及那些碰撞與驚喜。

〈住院醫師夜行錄〉評審意見

這篇文章我給得毫不猶豫。「日落以後，我的明亮之夜正要開始」，這樣的開頭語句十分的吸引人。它寫得專業，活生生的讓我們看見了夜間醫生的生活，醫院的生活雖然忙碌，卻能寫得不慌不亂，井井有條。這篇文章會讓我想起年輕時期的王浩威。

——林文義



散文類評審獎

風雨哈瑪星

◎方秋停



方秋停

出生於台南。

東海中文研究所畢業後於海外悠遊數年，取得美國中佛州大學教育碩士。

目前擔任《明道文藝》總編輯及國文教師。

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藝獎、福報文學獎、蘭陽文學獎、竹塹文學獎、大墩文學獎等。

風雨哈瑪星

◎方秋停

風起時，高速列車逕往南奔馳，盛夏第一號颱風近臨，漫天飛雲頻頻激動成雨勢。水霧調和著天光，視野陰晴不定。四十分鐘的車程太短，一下子便到了終點站。高雄以風雨迎我，路樹搖得劇烈，熱帶氣旋自海上直撲進港灣。

哥，你說我難得回來，趁著人車稀少，剛好可以帶我四處看一看。

路樹夾護向前的路，阿勃勒搖晃半樹黃豔，於雨中堅守著夏天。你從市區開往壽山方向，開敞的路、新的建築，綠蔭隨著坡度濃密，地上散落著樹枝與落葉。越往山上，風勢越強，印象裡的港灣驀地混亂。

哥，以前我們住在鼓山區，那時爸媽都在哈瑪星漁港工作，爸是碼頭搬運工，負責將冰桶和魚餌抬上船，打點船主吩咐的一切，有時還得裝修桅杆，測試起吊機與線軸的功能。船將出海或靠岸前後，爸總忙得不可開交。而媽經常提著水桶拿掃把，忙將血水、魚腥刷洗乾淨，或將船艙打理整齊。媽習慣趁著清船空檔，向船主批幾簍碎魚貨，跟著在碼頭叫賣起來。我們家離港邊不遠，巷子裡陰暗潮濕，住戶密集，而學校也在附近，從家裡前往上學的路，路彎轉，童年腳步來回踏踩著鹽分。

哥，你記得放學後我們經常到港邊，看大船進港，神氣傲然地棲停港邊。起吊機高高舉起，一箱箱漁產從天而降，船東家及漁夫樂開懷。而港灣另一頭，小型漁船排排站，爸和其他工人碼頭船上來回奔波，人聲鼎沸熱鬧。

漁夫帶回漁產，也帶回一身疲憊，他們一個個嘴叼著菸，辛苦隨煙一口口吐出，眉頭與嘴角深刻著紋線。而爸長年駐守岸上，他咧著嘴，滿身氣力哼哼地使出，整箱漁獲一肩扛負起來。陽光照灑，一個個賣力

身影交錯港灣，融冰與汗水自額頭及頸項滴灑下來。

那時候阿媽也經常到港邊，看起吊機高高舉起，網羅一散開，魚蝦如洩洪般撒出一堆堆小山。阿媽一直守在港邊，早年阿公出海，她天天等候船隻回返，阿公被浪帶走後，她於岸上守寡，緊拉著爸不許他離開。

爸常覺得是阿媽牽絆了他，硬將他留在陸地上，常聽他感嘆地抱怨：當年和他一同在哈瑪星的玩伴，出海的早就當了船長或大副，只有他——

「免跟人比較，海上有財運嘛有劫數，還是在岸上卡妥當。」

邊說著阿媽手上的木魚又叩叩叩敲起來——規律的節拍於屋裡頭傳響，一聲聲自岸邊遠傳到海上……

爸便這麼被攔阻於大海跟前，骨子裡遺傳的搏海情愫，於岸上演變成另一種輸贏刺激。第二港口及前鎮深海碼頭完工後，哈瑪星人口逐漸流失。進港船隻不多，碼頭的活越來越少，工人群聚一起，自然便以賭來打發時間。骰子於碗公裡滾動，閒悶心情跟著團團轉——扛魚臂膀緊捏著骰子，青筋浮出，兩眼泛出一條條血絲——十八啦，激切叫喊迴繞港灣，失落眼神有了新的寄託。

港灣蕭條，家裡氣氛一天天凝重。阿媽木魚越敲越急——一聲聲驚呼隨著骰子運轉，木魚聲歇，阿媽的嘆息又起……，以前爸成天在港灣裡忙著，他何曾夜不歸營，又何曾大白天在家裡呼呼大睡。工作少了，日夜顛倒，爸那睡眠不足的臉讓人越看越陌生，媽心情鬱鬱，愁容與日加深。

船轉向，漁船換了主人，為了撐舉全家的生活，媽多接了好幾個工作，阿媽勸爸到新港口去謀生，而爸的心神已被纏綁，像艘出不了海的小舟，任憑潮來浪打，隨著日夜浮浮沉沉。

阿媽的苦心爸全然不理，她一氣下便搬進壽山的寺院，完好的家突然分裂，陰霾籠罩屋簷，隨將滲漏出雨水。哥，你記得阿媽以前有著圓

胖身材，眾人都說她長得富態，將來一定會好命，直到阿公猝死海上，這說法便沒人再提及。而阿媽月亮般的形象仍然溫暖，之前爸媽都忙，是她緊守家門，默默陪伴著我們。阿媽燒得一手好菜，即便漁市拎回的小魚，她也虔誠細膩地珍惜。常看她將一點點油倒進鍋底，節儉調轉著火候，憑著經驗算準了時間，所有營養都清楚不含糊。

阿媽每天一大早便起來焚香做早課，叩叩木魚襯著浪潮起落，為我們的成長敲打規律的節拍。關於日子如何繼續、情緒如何平穩、港灣於風浪中如何挺立，答案盡在她眼底。而爸沉迷於賭，這衝擊比任何潮浪都大，阿媽的臉色因此陰沉，木魚徒然敲響，愁悶堆高，最後她選擇了離開。

阿媽剛走時，爸彷彿清醒了一般，他到新港找了好幾個臨時工作，鬆散的生活又再振作。那陣子，家裡氣氛好轉，媽臉上也浮出了喜色。只是好景並不長久，想要翻身的念頭一再掀動，爸終究為輸贏浪潮所淹沒！媽撐咬著牙關，於港裡清洗新輪與舊船，水柱不停沖洗，血水魚腥匯流成辛酸。

哥，至今猶然記得，那鎖在港邊的船隻淒涼著神色，潮霉繩索於風浪裡長吁短嘆，舉頭望天，月光照臨阿媽駐守的壽山，也靜靜護守著港灣。

風在跟前轉繞，雨條地自雲縫間灑下又匆匆地凝斂，哥，你的車於山間繞轉，這山海間的彎繞弧度你太過熟悉。寺前堆滿落葉，被雨淋濕的枝葉於風中呼呼搖擺。阿媽的木魚移到山上，早晚叩叩地敲著，記得那時媽常帶我們到山上看阿媽。阿媽見到我們，平靜的眼底一陣潮湧。阿媽居住的寺院坐落半山腰，樹林沿途撐開，綠葉密長，風一吹，細葉如雨紛紛撒落。我喜歡這濱海山嶺，不知名的樹豐富山上視野，除了動物園裡的動物，沿途還可見著親和的螳螂或蛤蟆，一聲聲蟬鳴隨風傳誦，串連起清涼的記憶……

一路上我們不自禁玩鬧起來，媽則陰沉著一張臉——潮浪與林蔭各

自翻湧，山海相連，意志卻無奈地背離。阿媽無言、媽幽怨，爸則繼續沉迷，緊捏的骰子一回回鬆放，期待命運撥雲跳轉到最好的局面。數字加加減減，倏忽堆高的期待旋又崩落，新舊港灣相離不遠，而爸既回不到從前，也無法跨往眾所期待的新生活。

媽替阿媽帶來的東西阿媽都叫我們拿回去，自媽的神情阿媽便料知爸還未悔改，她嘆口氣搖了搖頭，摟抱著我們喃喃地說著：「實在真袂曉想，冚子攔這大漢啊！」

這對話太沉重，有時我們會掙脫其中，逕往山上忠烈祠去玩耍。迴廊森嚴，隱隱當中似有守衛山海的魂魄，庭前綠蔭深濃，花果含吐著靈氣，一顆顆連霧懸掛樹梢，或於地上散撒著豔紅。小小的果實令人垂涎欲滴，忍不住撿起來咬將一口，那酸澀至今仍然記得！哥，那時我們最喜歡坐在祠前的階梯，從那裡可以眺望整個哈瑪星。海風自前方吹來，暖熱氣息鼓滿衣襟，頓時我們如待飛巨鷹，衣袖似如張開的羽翼。

潮浪推往海的盡頭，遠洋漁船棲停港前，似岸上接連而出的陸地，小船散點，一艘艘繫連著海上的生活。我說長大後一定要到遠方，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你環視港灣，靜默著沒有多說什麼。哥，你的功課一直比我好，教過你的老師都讚美，而國中畢業後你放棄升學到新港打零工。媽不曾要求限制你，你則主動留在岸上，悄然舉起爸閒放的重擔。你身上逐漸浮出爸的輪廓——濃眉、大眼，還有健壯的體魄。桅杆一根根豎立，船舷圈圍著甲板，你在碼頭等著船隻進港，船錨丟出繩索繫岸，你便卯足氣力登登踩上船，冰桶舉將起來，大魚往肩上扛，身上淋漓著融冰與汗水。懷念的魚腥氣味又再回返，生活沉重卻握在你手上。哥，你兩臂似如雙槳拚命划行，為要減輕媽的負擔，以及讓我繼續背著書包，往赴理想的校園。

爸的骰子繼續滾動，緊蹙的眉頭留下一道道刻痕。阿媽體力流失，眼神一天天深陷，木魚叩—叩—叩日漸微弱，最後如疲累的時鐘般靜止，阿媽躺了下來，無力再有任何的期待。

阿媽昏迷那陣子，爸再次醒悟，他跪在阿媽床前痛責自己，泣訴哽

咽地要阿媽好起來，並誓言一定會回頭——他緊握阿媽的手心，臂上青筋痛苦地浮出。阿媽微張著嘴不發一語，眼角潮潤著……

阿媽走了，爸痛徹心扉——之前搖滾不定的骰子驀地靜止，他輸掉人生最重要的一局！之後爸又到碼頭，挺起微駝背脊，祈求船東家允許他扛負一些重量。

船主一個個搖頭，現實的眼光忿忿地說著：一切都已太遲！

船錨一次次收放，潮浪起落，爸的身影於夕陽中拉長……

爸抽著菸，眼巴巴看著他不曾跨往的海上，一旁鷗鳥吱吱嘲笑他的寂寞，孤獨身影及舊船一同潮鏽著。爸的腳一天天腫脹，強健的身體逐漸衰弱。

爸的哀戚讓人不忍心，於是你兩腳奔走得殷勤，肩膀也挺得更賣力——你要爸在家裡好好休息。

你雙手純熟轉繞著方向盤，山林倏忽成了海景，路上無來車，你將車停於山路彎轉的地方。從這角度望將出去，恰可瞧見海峽潮浪沖擊著港灣——哥，你知道我書包一直裝有理想，兩眼始終瞧向遙遠的地方。

海浪襲捲前方，生命因氣候演變成各種景觀。一陣雨來視野氤氳，驟雨停歇，天光水影又恢復清朗。

新港開闊，舊港堆滿記憶，狂浪激打堤岸，一幕幕歲月印象重印眼前——哥，你記得每年夏天，總會有好幾條活潑生命從這裡被帶走，似此或更猛烈的颱風侵襲，岸邊海上便鳴起一聲聲警備。那回我們在堤岸前撈魚，突然聽到一陣急遽的奔走腳步，婦人指著海上氣不接下氣地叫喊——

「頭先閣在遐，目一眨就沒看著人——」

焦急哭出聲來，憂慮隨浪越堆越高，而後溺水身軀自海裡被拖上岸，人工呼吸急促地進行——天人於堤岸前劇烈拉扯，癱躺的身體已然冰冷！

每回見這情景，整顆心便被猛力敲擊——那一刻，突然懂得為何阿

媽要將爸留在岸上。供給漁獲的海洋，經常湧起無情風浪。而會將生命帶走的，又豈止是海浪！

阿媽的呼吸在山上停止，爸不曾出海，生命卻在碼頭擱淺。哥，處於叛逆期的我不禁質疑——自小阿媽和爸媽嚴厲叮囑我們離開危險風浪，而在翻覆不定的命運跟前，我們又如何能祈求祂賜予平安？

爸的腳不聽使喚，舊船自底部鏽腐，旋將危及整艘船。一次截肢，爸的神色便暗了幾分，不曾光亮的理想終究熄滅。

浪打上來，越到堤岸後頭浪越平緩。而你總挺站在最前方，為我擋去狂風與巨浪。大學聯考放榜那天，媽帶著我們到山上拜阿媽，金榜題名的喜悅夾雜著複雜情愫，媽一方面替我高興，也心疼地看著你，忍不住地說著：「一人一款命，細漢的攏卡好命。」

你聽懂媽對你的疼惜，又擔心我聽了會難過，故作一派輕鬆地說：「有人會曉讀，有人袂曉讀，會讀的當然就要好好仔讀，妹仔替我讀嘛是共款。」

說著我們又爬往山上，忠烈祠前樹木又長高了些，蟬聲嘶鳴，潮聲遙遠，遠近船隻看得清清楚楚。

負笈北上，帶著愧疚越走越遠，便也逐漸明瞭——山嶺及環繞的海灣，便是支撐我們記憶的骨骼和血脈。港灣圈圍著生活版圖，再怎麼繞轉迂迴，心思總會回到生命原點。哥，陽光蒸騰鹹潮氣味，於你身上塗抹一層層海洋色澤，你臂上的青筋浮出，於操勞歲月中屯積著疼痛。你強忍硬撐著，而再怎麼堅實的繩索也禁不起長年摧剝，繃一聲便就斷裂。那天你如平常般扛起百斤重冰桶自船上跑將下來，一個不留神，左腳踩空，整個人連著冰桶跌落地面，你右半身重摔，碎冰連魚散撒一地，一隻隻魚蝦金亮著眼睛——你的體能已超過了極限！

爸媽滿臉愁苦——這港灣加予你的壓力太沉重！

臂膀扛不起重物！你不能再當碼頭搬運工。

潮浪翻湧，港內人事劇烈變化著……

出院後，你租了輛計程車做起營生。四輪如舟船，你兩手緊握著方向盤於港都航行。縱橫馬路交錯著萬樣人生，出了碼頭，視野更加寬廣遼闊。你守著小黃車，似如擺渡人般將客人從這頭載到那頭，車流入海滾滾如波濤，爸媽眼底於是又憂心起來：

「車遮彌仔多，一日到暗駛車在路頂，實在真危險！」……

從壽山下來，潮水於右手邊拉出整片水景，你指著前方，只見海浪怒打堤岸，起起水花聚集，旋又散開。車再往下，狂浪怒吼，你將車停在海灣，指著前方的海要我看——層浪相互堆高，似荷葉迎空熱鬧整個池塘。雨淋視野，海天融合，許久不曾這樣體會雨中的故鄉。

爸媽相繼離開，帶著憂心棲息牆上，以凝望庇佑著我們。潮水不枯，山林依舊，驟雨歇息之後，一片清朗就在眼前。

哥，你兩手緊握方向盤，粗壯的手臂浮出記憶脈絡——

滴答雨聲中，彷彿又見你提著水桶我拿刷子，一同在船艙上跟著爸媽賣力刷洗……從小學的路走上國中，你借來一輛腳踏車，讓我坐在前頭，帶著我在港灣前繞轉……，哥，我背著書包繼續往前走，而你則扛負一大捆繩子，從船上喊著我——聲聲加油從你笑容中傳來——陽光雨勢淋洗港灣，接連血脈的記憶一幕幕向前翻……

短暫停留又將回返，留下間歇不定的雨勢……，揮揮手，你的小黃車漸漸離開，加進如流車陣，於想像中化成豔黃路旁的阿勃勃。

列車啟動，風雨於窗邊變化不已，城與鄉，都會與港灣，雨無來由卻又隱隱地接連。驟雨瞬間模糊了整片窗，穿越雲霧，田野、房舍又再清楚……

又一次奔走他鄉，到站時，天似晴朗，出了車站，雨又紛紛灑落……

回頭望，哈瑪星似在眼前——心底不禁地問著——

哥，港都風雨，是不是仍然持續？

〈風雨哈瑪星〉得獎感言

作品確是作者與周遭環境互動的成果！為了寫作努力過生活，因著寫作，所有生命經驗皆富意義與價值，人世間有何比此更喜樂。

高雄饒富人情，山與海、港灣與輪船，還有那新舊交錯所成的光彩……，這城自任何的角度看，皆有其值堪玩味的趣味。喜歡藉景抒情，試圖將印象深刻的事物寫下來，感謝颱風帶來靈感、感謝港都揚滿記憶與想像的景物，更感謝那於風雨中為我挺立、奔走的阿勃勒及親友。

〈風雨哈瑪星〉評審意見

這篇文章描寫了手足之間深刻的情感。現今寫女性可憐的故事很多，但其實男性的心情，我們也要理解與看到。裡頭的兄長，對於妹妹十分的照顧，它描述了親情之間的深刻互動，描述了哥哥如何用他的青春，換取了妹妹的前途。這篇文章的文字很好，我要強烈推薦，而且若以此次的徵文主題而言，我想這篇文章也十分的符合高雄在地海洋精神的彰顯。

——廖玉蕙

Express train to Shibuya Station
will arrive in 3 min

17:21



美

For



散文類佳作

延畢

◎陳允元



陳允元

1981年生，台南人。

北大財法系、台大台文所碩士畢業，現就讀政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班。

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林榮三文學獎等。

詩作選入張默編《現代百家詩選》。第一本詩集《孔雀獸》即將出版。

散文類佳作

延畢

◎陳允元

當我在大雨之中趕到，已將近四點。全身濕透，水呼嚕嚕地沿褲管而下。走路，便在地上拖出兩道水痕，像隻抓交替的鬼。原本打算待雨歇再去。但在咖啡店枯等一個多小時，雨仍狂瀉不止。那是六月，午後狂暴的一場雷陣雨。店裡擠滿準備期末考的學生。窗，是整個牆面的大霧，水氣溶溶流下。

一個小時前我打電話給老大妹，她說她在，但四點有會議要開，屆時得忙。「噢對了，忽也會來哦！」她說。「忽」全稱「忽必烈」，是我們的指導教授，很大一隻，酷愛甜食，蓄有一圈忽必烈式的鬍子。碩一時我給他取這個綽號，後來我們這屆的都這樣叫。「老大妹」好像也是我開始叫的。人很漂亮，小小隻，軟心腸。叫老大祇是因為出身台西。

三點半了，雨勢未見減緩。

我祇得快快冒雨前進。

當我趕到，隔壁的會議正要開始。老大妹把她的辦公桌讓給我，匆匆到隔壁去了。畢業兩年，同學四散，祇有她留在學校的藝文中心當行政助理，成了忽門弟子的臨時聯絡處。我則回到久違的台南，休息，當兵，準備博士班考試。最後一場考試已在前一天結束。我沒考自己的學校。來不及，明年才會成立。但青春驟逝。退伍的那天，我已用罄了所有等待的理由。

約莫一個小時，會議就結束了。我離座，到門口候著，忽很快發現了我。他笑盈盈地向我走來，唇邊依舊圍著一圈灰白的鬍子。

「來，我們坐下來聊一聊。」

其實一直保持聯絡，需要更新的事情不多。我祇說，我的詩集要出版了，想請老師寫序。他說好好好，很好很好。說罷，便起身要走。

我有些措手不及。

忽停下腳步，笑笑地說：「忙啊！」

老大妹還在隔壁整理會議室。待她回來，忽早已離開。

「唉呀，這麼快！」

老大妹說。七月，她就要離職了。

她想親口告訴忽，但忽下星期得飛去歐洲一趟。

記得一年前、或更久之前，就聽老大妹說要離職，到台中開補習班。

祇是很多事卡著。一個學期延過一個學期，始終下不了決心。

而我們這些已畢業的人也就繼續賴著。一年又是一年。

兩年前與老大妹同一批畢業的，我之外還有阿儒。阿儒畢業後在補習班教了一年書，目前在C大念博士班。她常跟老大妹黏在一起，拉著手，窸窸窣窣，講各種事情。有時我被晾在一旁，跟鹹魚一樣，不很高興。

第一屆跟著忽的，還有阿嗨與能爺。阿嗨比我們遲一年畢業，實習結束到三仙台的水產學校當老師去了。她說等領到薪水，要宅配新鮮的旗魚給我。能爺是唯一沒畢業的，夏天要從伙房退伍。他說他的論文祇想寫開頭和結尾，論證懶得寫。四年結束，就退學回家，等兵單找他。

畢業的這兩年，沒刻意辦過甚麼同學會。但不知道怎麼搞的，總是莫名地就聚在一起。有時候兩個，有時候三個、四個。

有時候則意外統統到齊。

決定論文放給它爛之後，能爺就不太好意思見到忽。但每次不慎出

現，總會被我們半拖半拉，押送所長室。忽沒責備能爺甚麼，也不逼迫他。總是哦呵呵呵呵地，問他這陣子怎麼樣，好不好。

忽說，人生有很多選擇。

沒關係的。

畢業後我沒有接著念博士班。因為打算出國，決定先把兵當了再說。

有人在那裡等我。

我得加快腳步。

十月中，我到嘉義中坑新兵訓練。體檢時卻發現糟了，寫碩論的那年吃吃喝喝沒運動，體重極可能被驗退。同連的每個人都說驗退好，給我恭喜。但對我來說這得耗去更多時間。驗退不是免役。等下一張兵單又得花上好幾個月。

新訓的第一個星期，我祇吃最低限度的食物。加上操練，確實瘦了好幾公斤。第二個星期一，排長帶我們去台中複檢。我把數據代入公式，剛好符合標準。但是，軍醫說，照他們的公式，計算時得把身高的小數扣除。

幾天後，我在懇親會上被父母領回。

當我來到成功嶺新訓，已是隔年的一月。

祇是，後來我算了算，不管走A路還是B路統統一樣。

根本不會影響任何結果。

畢業後，不斷從各種地方聽說所館小黃樓要拆的消息。消息已經證實，祇是不知道甚麼時候動工。其實在畢業前，就多次前往新館的預定地（其實是國青宿舍的某一層）勘查、重新測量設計師畫的圖是不是確實。那個空間，總讓我想到早期蔡明亮的電影。空盪的房間，曲折而幽

暗的迴廊。有一次，我甚至在某個角落看到一個小小的、爬滿綠苔的水族箱。幫浦仍呼嚕嚕地打著氣泡。幾隻紅色的小魚，在污濁的水中沉默著，游來游去。

「牠們吃甚麼呢？」

忽然發現，旁邊擺著一個小圓罐。裡面是一撮活攢攢的麵包蟲。而罐子的接縫處已微微生鏽。

新館工程的進度遲緩。遲到我們都懷疑，難道是不搬了？
但怎麼可能。

退伍隔月，我上台北蒐集撰寫研究計畫的資料。新館即將驗收，拆小黃樓的消息已傳得如火如荼。待這個學期結束，老師、學生、所有的行政人員都得打包搬遷。那次我回學校，老大妹固定有班，阿儒、阿嗨意外都在。就連當兵例休的能爺，也在逛書店時硬生生被一通電話逮著。我們一起到所長室找忽。忽在。

忽說，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在這裡相聚。

翌日下午，我帶了相機和傘，獨自一人去見小黃樓。天空很暗，不時飄降著濕冷的水氣。第一次見到它時，是五年前的夏天。老師領我們（在五年前的照片裡，我們都長得有些奇怪）繞過文院、小福，站在樹蔭下望去，牆面的黃在陽光裡顯得十分可愛。那是一棟長型的二層磚造混凝土建築，整排的木窗、黑瓦，融合現代主義建築的簡約、日式建築的雅樸、堅固。我們上樓，卻發現裡面宛若廢墟。傾倒的洗手台、滿是灰塵的拉式木櫃、胡亂丟棄的廢料、粉末與什物。

我們的學期在一座廢墟中開始。

曾經，一切都那麼地新，猶在草創。

充滿生機。

那天我沒拍甚麼照。小黃樓雖然不高，但橫幅太長了，沒有廣角鏡頭的傻瓜數位根本拍不了甚麼。烏雲在空中聚集成鉛，成大片的黑暗。它的黃，竟悄悄地沉默、收斂起來。

我向它說了謝謝。在微雨的風中。

再見。

二月，許多小黃樓的照片在網路空間陸續上傳。認識的、以及不認識的學弟妹們在走廊上塗鴉，留下記號；也有人從西側的樓梯爬上屋頂，發現原來除了斜瓦，後方還有一個小小的平台。打包結束後，所有的老師、學生也聚集起來，在小黃樓前排排站，微笑，合照。樓確定要拆了。據說在原址上，將起造一棟可容納更多人的第二普通教室。

某天，老大妹打電話來，說她跟阿儒、阿嗨在圖書室。

我在台南，焦頭爛額地準備考試。

我請她們在名字的旁邊，也寫下我的名字。

三月，小黃樓正式開拆。老大妹在 MSN 丟一個網址給我，說是某鐵道作家逐日拍攝的開拆照片。很震驚。原來不忍看的，還是把網址點開。圍上工程圍籬的小黃樓自西側開拆，從齊邦媛圖書室一路拆至最東側的樓梯口。一架黃色的機械手臂，在粉碎的磚、粉碎的瓦、粉碎的木條、粉碎的鋼條混凝土上爬來爬去。牠指向何處，那裡便應聲倒塌。

樓的格局就這樣毫無遮蔽地裸露出來。我急著指認——但長廊不見了，剩下牆面；房間不再是房間，僅剩斷垣，充作殘存的隔間。

我急急點進下一頁。

東側毀了，剩下前胸與後背。再下一頁，立面已經消失了。只有赭色的碎磚與灰色的混凝土塊，在漫天的雨中覆著地基的輪廓……

之後，我再也沒回到那裡。

就是經過，也會刻意繞道。

（後來我查了資料：小黃樓起造於 1958，完造於 1960 年。祇比我爸小個幾歲。但在這間每年耗數億元維護古蹟、日治時期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學，這一切彷彿都不算數……）

新的所館，在辛亥一復興南路路口。上回給忽慶生，我與阿儒先在老大妹的藝文中心會合，再一起走過去。雖然也曾這樣走過，卻是第一次覺得居然那樣地遠。與忽約定的時間已經遲了，卻始終無法到達。

忽的新研究室較以前來得小，但同樣擺滿一個個巨大的書櫃。忽拿了茶杯，要我們到對面的研討室等著。我們在陌生的研討室裡（但桌子是從前擺 206 室的那幾張）吃蛋糕、喝熱茶，聽忽東拉西扯地說話。恍惚之中，竟覺得像以前週四早上的例會。

忽說，明年他排休假，但一樣會待在學校裡面。

再來，他就要退休了。

（他可是出生就在這裡待一輩子的……）

離開藝文中心的時候，雨已經停了，鉛色的雲間露出淡淡的夕陽。沿著管院旁的小徑，我陪老大妹走到舟山路旁的停車場。老大妹說，那天跟阿儒提到離職的事，阿儒突然就哭了起來。好像很傷心的樣子，但怎麼問都不講。完全搞不懂怎麼回事。

那種感覺我懂。

像 6B 鉛筆的那種黑，一筆筆，畫在昨夜的記事本。

記得幼稚園畢業的那天，唱過歌、跳過舞，從園長手中接過禮物與獎狀，高高興興回家。三年後，妹妹也從同一間幼稚園畢業。我與媽一起去參加妹妹的畢業典禮。但回家路上，我卻開始掉眼淚，一直哭，一

直哭。到家，又坐在阿媽的搖椅上一面搖，一面哭，飯不吃，也不說話。連卡通都看不進去。媽說奇怪，又不是你的畢業典禮，到底在哭甚麼？我祇是搖頭，甚麼也不說。

（祇要有認識的人還在那裡幫我們開門；還願意為我們攜出一則又一則、私密的內部訊息，我們就不會被切斷臍帶，自母體驅離……）

那是一場延遲的畢業典禮。
整整遲了三年。

我把這段往事跟老大妹說。

「阿儒跟我一樣。」

我們都找不到。找不到下一個能繼續為我們開門、送信的人。

（妳不在這裡，我們該去哪向誰報到？）

我忽然發現一件事：

第一個離開的，與最後一個離開的。

竟是同時離開的兩個人。

在停車場，老大妹始終找不到她的摩托車。她繞了幾圈，抓了抓頭，直到看到地上的水窪才突然想起，哎呀笨蛋，今天是搭捷運來上班！

於是我們笑著，一起走到最近的捷運站。

像兩個延畢、而終於到了最後年限的孩子。

〈延畢〉得獎感言

沒有誰會永遠駐守在同一個地方。祇是，有時候，我們碰巧在這裡遇見。先離開的，把其他人的名字刻在船舷，順著水流走了。還沒離開的，也在某天跳上船，航向不知名的遠方。說實話，會在原地乖乖生鏽的祇有劍。其實劍也會有一天離開。更正確地說，當它在時間之流中慢慢鏽蝕，也是一種離開。

兩星期前，阿嗨從台東丟了訊息給我，說要來台北。大家立刻拋下手邊的事，趕過來聚。沒辦法。最遠的最大。去年是我，今年是她。但是誰最大，都沒有關係。

〈延畢〉評審意見

這篇文章的文字敘述十分乾淨，擁有韻律感，雖然寫起來似乎是無所用心，但卻顯現輕快，讓人感覺自在。它用口語化的敘述，談一些人世的變化以及青春的消逝。有些句子寫得相當的不錯。

——陳列



Next train to CHANGUO station
will arrive in 3 min 17:21



散文類佳作

期待一場雨

◎陳朝震



陳朝震

中國文化學院新聞系畢業。

1974年畢業前夕出版《空空的一把》散文集。

2007年中華航空公司退休。

服役就職結婚生子中斷寫作三十多年。

2008年自由時報東南旅行社「北陸信越徵文」第三名〈尋常人家屋前溝渠鱒魚〉。

散文類佳作

期待一場雨

◎陳朝震

妻子名下有塊農地，自從買下來後還是讓原地主耕作。多年後那位老農撒手歸去，又碰上妻子臥病年餘，根本無心看顧。這樣荒置兩年，一些俗務暫且擺脫後再去看它，已是雜草叢生，垃圾滿地。再不處理環保局的紅單馬上找上門。

年初由美國探望兒子回來，隨即展開行動，請來工人四周圍上烤漆浪板，圍牆工作進行時，我同時也整理一塊乾淨的空地，手中正好有從美濃花海採回來的波斯菊及向日葵種子，圍牆工人又送我一顆南瓜，剖開來將種子撒下去。問題來了，這塊地沒水沒電，灌溉溝渠早已因周圍工地建築不通了，沒水植物如何成長。

所以只能「期待一場雨」。

無心播種種成苗

有心種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沒兩天南瓜冒出芽來了，用心一數，大約有五十棵，再隔一天又冒出二十棵，又過一天，數一數將近百棵。我只不過從家裡騎機車載一桶水過來澆水而已。百棵南瓜一定要移植才能成活結果，一桶水只不過杯水車薪，如何解救涸轍之瓜呢？農田圳溝已不通，如何引來西江之水。解決的方法是裝個唧水器。

唧水器就是以前鄉下自來水尚未普遍時，用人力抽取地下水的器具。現在流行養生休閒吃有機蔬菜，市郊空地大家競相種菜，唧水器因此重現江湖，找來工人鑿井裝上唧水器，水的問題就解決了。隨後幾天興致勃勃到菜市場買菜苗，我就有瓠瓜、冬瓜、絲瓜、以及五十棵南

瓜，也種下木瓜、蕃茄、茄子、地瓜菜、向日葵、芋頭、辣椒、韭菜、蔥。我還移植過來紅龍果、竹子、曇花、艾草、桑樹、樟樹、榕樹、萬年青、椰子。除了葉菜類怕蟲害不敢要外，在菜市場看到菜苗，我都買回來，看到可移植的小樹苗，我都帶回種下。這下問題更大了，這麼多植物我如何照顧，光汲水提水就累得我只剩半條老命。

心裡默默盼望，老天幫幫忙！下一場雨，滋潤大地，我就不用那麼累了。

野草除不盡春風吹又生

退休之後，見到的親友都擔心我孤家寡人無聊沒事幹，建議我去當義工，參加戶外活動。這其實是杞人憂天，退休就是要自由，幹嘛加入團體受牽制。可是很不幸的，我卻被菜園綁住了。農作物每天要澆水，就把我的出國旅遊計畫泡湯了。本來是下午上工的，後來變成早上也要到場，冬瓜瓠瓜都午後開花，偏偏南瓜與眾不同，她是一大早開花十點花謝。我要在她閉花羞謝之前，為她人工授粉。所以早上我要幫南瓜牽紅線，下午要為冬瓜瓠花亂點鴛鴦譜。兒子問我如何辨識雌雄花朵，其實很簡單，跟動物的構造差不多，雄花一支凸出，雌花一圈凹入。雌花長得較大較豔，以便招蜂引蝶，我擔心牠們偷懶，所以我便扮演採花蜂花蝴蝶的工作。

農事永遠做不完的，既然要種有機蔬菜，除了有機肥料，殺蟲劑化學肥料都不能施用，除草劑也在根絕之列。可是只要有水氣，稗花野草立刻冒出跟作物爭食，本著除惡務盡的精神，鐮刀割之，鋤頭鏟之，皆不能有效消除，比較有效的辦法，用兩根手指連株帶根揪出來。每次我蹲下來數，拔除一百根才站起來。同樣的，唧水器汲水我也是默念壓二十下注滿一桶水，四十下兩桶水，六十下有三桶。光這兩項工作就累得我回到家，躺在沙發不想洗澡也不想出去吃飯，第二天起床腰痠背痛舉步維艱。不用一個月工夫，我發覺清瘦了，一身結實肌肉，六十年來還

不曾這麼健壯。為什麼減肥要花錢請人來折磨。

只是閒花野草有時盡，水的需要卻是源源無絕期。我站在水井前望著天色，要是來一場雨，多好！

大旱之望雲霓

每天中午過後，我就緊張的看屋外的陽光，是否陽光弱了點，是否雲層遮日，是否山雨欲來。但那是不可能的，氣象報告今天是大晴天，由春天進入夏天，陽光只會越來越強越來越長。春節過後二月中旬，我開始進入菜園，陽光在午後三點被對面大樓遮住，午後二點我來到菜園，躲在牆腳下消磨一點時間，就可以在陰影下工作。可是時光荏苒，太陽越走越北越走越高，三月中旬陽光竟走出大樓背後，午後三點赤熱太陽高高掛，到了五點烈日仍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從事農作，就不曾注意太陽的走向。我去年底來時太陽在高雄第二港口的高字塔沒入寧靜大海，現在往北走趨向落入 85 層高字樓的都市塵囂。也就是三月春分時節太陽從大樓探出頭後，繼續往北走到六月夏至才會回頭，等到九月秋分才會重回大樓背後。

想到我要在烈日下荼毒六個月，心裡暗暗叫苦，只能祈禱雨季到來，好好下一場雨。

寄望陰天以免日曬，祈盼下雨以利農作。每天上網中央氣象局，看雨量觀測，看衛星雲圖，幾個月來都失望了，雨水下在中北部或是台東，高雄地區就巴望不到雨水。氣象局一向以不下雨叫穩定的好天氣，我頗不同意，五風十雨才叫好天氣，否則如何農作，喝的水從何而來。

看來老天不施捨，只好自力救濟，在唧水器加裝抽水幫浦。

天生萬物皆可用

種菜既然不以營利為目的，就不能多花錢。同時我也要做到環保，

盡量廢物利用。除了挖井裝抽水幫浦為大宗支出外，一切能省則省，以取之現有為原則。如前所敘，向日葵波斯菊取之美濃花海。香蕉叢根是路邊撿的，芋頭是自己冒出來的，樟樹是小鳥帶來的（家中三樓花台冒出樟樹，只有小鳥有辦法）。榕樹桑樹萬年青插枝就可以長成好大一棵。曇花艾草蕃茄辣椒九層塔地瓜葉，都可以扦插繁殖。外頭工地丟出一叢竹頭，我如獲至寶，撿回來種。人家問我，你想吃筍子，我回以「自給自竹」、「自給自築」、「自給自足」，也就是說自己種竹子來築棚架達到自足供需。

圍牆工人除了送我南瓜種子外，還送我一台舊水泥單輪車，我用來運土運水，很實用。向挖井工人要來一個桶子，那是油漆塗料的包裝桶，拿來提水最適合不過了。房屋銷售商丟棄在路旁的看板，放在棚架上可以遮陽避雨。水井周圍鋪的可是豪華地磚，鄰居建商用剩的建材丟在牆角，拿來蓋在地面上就不會一地泥濘了。鳳山果菜市場認捐十幾個竹簍，用來幫幼苗抵擋強風烈日。馬英九和謝長廷也提供我竹竿，旁人乍聽，覺得詫異又好笑，我只說競選的旗竿拿來廢物利用，大家也明白了。受人之物，不回也，非禮也。馬謝二兄下次到高雄，路經澈蕪園，進來坐坐，園內有可收成蔬菜就帶點回去，您夫人一定會說你交到一個好朋友。

520那天，國宴移師高雄舉辦，有個慶祝行情，高雄下雨了，雨離離落落下了一個下午，對乾渴的土地仍無多大助益。我盼望一場大雨。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其實，這一段時間並不是沒下雨，只是雨水太少了。有一天晚上下雨了，我急著想到菜園看看，在台北工作回來的女兒說，這麼小的雨有效嗎？果然第二天到菜園一看，地面上根本沒濕潤的痕跡。

那一天第一次收成。我把兩朵向日葵供在老婆的靈前，晚上七點供上，八點就下雨了，雖然雨勢不大，顯然她對我的努力，有點肯定了。

我一向不迷信，老婆說我太鐵齒了。老婆走後，我個人擁有兩支家用電話兩支手機，我幾經考慮終於決定停掉老婆手機。就在我決定後第二天，我的手機遺失了，我只好乖乖到電信局把我的手機停掉。我告訴兒子說：這是媽媽決定的。也因為如此，我現在擁有兩輛汽車兩輛機車。我都捨不得處理掉。其實除了每週開車去墓園探望老婆，出入菜園全騎機車。每隔幾天三輛閒置車輛都要輪流發動熱車，兩輛十年的老車半年一次驗車，牌照稅燃料稅一樣也不能免。她留下這塊地，我更不想變賣，我要把這塊地保持自然健康。

她剛走的那一陣子，在家裡我常聞到老婆的味道，並不是家居健康的她，而是最後留在醫院的氣味。有一天半夜在凝結的空氣中醒來，大概她在旁邊等很久了，看我翻身醒來，才叫我名子。那種語氣我不曾聽過，非常慎重非常平靜，我在半睡半醒中，很警覺的驚醒過來，可能嚇著她了，就不見了。

白天我期待下雨，夜裡我期待她再來叫我。

吃人一口還人一斗

孤家寡人我是不煮飯的，除了口渴時採個蕃茄吃，所有收成全部送人。這一輩子受人恩惠，不能一一記憶，更沒辦法一一回報，尤其老婆人生最後一段路來探望的親友，還沒登門拜謝，正好利用這機會表示感恩。

拜訪朋友帶自家種的有機蔬菜當伴手禮，再也沒有更好的東西了。它是每個家庭每天需要的東西，不用花費也不會造成受贈人心裡負擔，而且要買到真正的有機蔬菜並不是容易的事。每次親友滿心歡喜接受蔬菜，我比他更高興，讓親友知道我對他的感謝，我所有栽種的勞累都值得。也讓他們放心，我真的潛心歸隱田園，不會混濁紅塵與人競逐。

那一天，送菜給妻子一位姊妹，正逢下班時間又下著細雨，來回不到十公里的路程加上寒暄幾句，沿途塞車竟花上一個鐘頭，根本不夠油錢。看到菜攤絲瓜一條十元、南瓜十元、瓠瓜二十元、茄子一堆二十

元。真是菜賤傷農，我不曉得農人如何維生。有個朋友建議拿到菜市場賣，我說：「我的勞力只值那幾塊錢嗎？」

最叫人心酸的，每次我把蔬菜奉上我那罹患老人痴呆的岳母跟前，老人家總是笑嘻嘻坐起來說：「你自己留在家裡煮！」白髮人不知道女兒已先她而去。最令人欣慰的，岳母大人現在只吃南瓜地瓜葉高麗菜，我種了前兩樣。

上天不負有心人

經營五個月，菜園儼然一片欣欣向榮，野薑花含苞待吐白蕊，天堂鳥開心綻放橘黃，波斯菊紅黃相間織成花海。一群麻雀越過頭頂，兩隻白頭翁草間嬉戲。入夜還有一閃一閃亮晶晶的螢火蟲以及嚶嚶叫響的蛙鳴。這就是我要呈現給老婆看的景象。

5月29日清晨在淅瀝的雨聲中醒過來，西方遠處天色一片昏暗，閃電熠熠。期待已久的大雨將至，我要在菜園迎接它的到來，趁著雨勢間歇穿上雨衣還沒趕到菜園，後面雷雨大軍挾著隆隆聲勢千軍萬馬傾盆而至。

老婆最怕閃電打雷天搖地動，我慶幸在雷雨的早上趕過來陪她，我盼望雷聲轟隆，老婆會緊張的呼叫我。睽違半年，這雨勢來得也真大，不一會兒工夫，左鄰右舍雨水全都匯集到低窪的菜園，水漫整個園地，我站在磚砌平台上，積水已淹到腳踝，不容我向外踏出一步。粗密的降雨將大地蒙上一層晦暗，我已經與世界隔絕了，除了遠處閃電，耳邊雷鳴。

我不歡喜交際，老婆常警告我：「等我走了後，你就做老孤倔。」不幸被她言中了，等兒子女兒回去工作場所，我才發覺只剩自己一個人要過孤獨倔強的生活。沒有老婆熱騰騰的飯菜，吃自助餐只為了交差。回到家，入則靡至，出則銜恤。

雨漸漸歇了，穿著雨衣站在遮雨棚下，仍是全身濕透，臉頰溫熱的。我期待下一場雨到來，雷電交加，傳來妳的呼叫。

〈期待一場雨〉得獎感言

中斷三十多年不曾寫作，在老婆罹患重病後，申請提早退休，經過一年之後，送走了老婆。重拾鏽筆，塗鴉筆耕。第一篇〈尋常人家屋前溝渠鱒魚〉，回憶與老婆最後一次出國旅行，在白川鄉合掌屋人家溝渠，看到一對鴛鴦鱒魚與人和平相處的情形。第二稿是篇祭文〈巧婦長伴拙夫眠〉，可能太偏於個人褒揚，一直沒發表的機會。第三篇就是此次得獎作品〈期待一場雨〉。新買鋤頭，種菜農耕。文中所述皆屬事實。可惜今年六月幾場大雨，已宣告放荒了。

很不好意思，年紀這麼大了，還跟年輕人爭名。

〈期待一場雨〉評審意見

通常，如果要閱讀一篇四五千字的散文，是需要讓人停頓、休息，無法一口氣讀完的；然而這篇文章，卻是會讓我想一口氣讀完的作品。它寫出了相當多吸引人的情節，在退休的生活情節之中，擁有一些能吸引人不斷閱讀的文字元素，滿溢著感人的情感。在我的心目中，它是此次參選作品的第一名。

——廖鴻基



散文類佳作

倖存者

◎黃冠寧



黃冠寧

1985年生，高雄人。

政治大學政治系、雙修廣電系畢業。後備908旅一營二連下士班長退伍。

現職遊民，一枚文字蠹魚，長年以kennya隱匿於BBS尋找靈感及食物。

一道橋：hgn.embrace@gmail.com。

散文類佳作

倖存者

◎黃冠寧

微弱瘦小的火苗，極其單薄到輕輕一抽鼻息，就會熄滅。

它在你身體裡某個地方，燒著。你不時猜想它已經無聲無息地滅了，但實情是它仍默默、謹慎地燒，維持著最低生存限度。你替它取叫生命之火，因為這麼庸俗地喊，才不至於太張揚、太引人注目。

大病一場，你早做好最壞打算即使筋脈盡斷吧，也無妨了。你從死亡邊緣走過來，顫巍巍邁開每一步，模仿般學習一名正常健康人應有的力道，踩地、腳掌踏實。免於瀕死，免於苟活。你深怕生死界線一下子又挪移過來你這邊，你現階段清醒安詳的這邊。

可千萬別一失足成千古恨哪。

記憶跳回去某個夜，沒有月光標記、沒有風聲作偈。其實有些記憶是無法被召喚的，它當初被埋藏的時候就是毫無紀律地猛塞、猛堆積，當時只顧迴避和忽視，從來沒料想到日後會再度開挖，再度像初始發生一般大舉入侵你身體髮膚。你完全沒有任何參考法則或防禦可以抵抗，只能任其衝刺衝撞，從潛意識下手攻擊並一路踐踏，脆弱的靈魂再禁不起摧殘如同這島寒凍季風拂過的冷，你失溫，沒得躲。

接近死神的情節如夢似幻展開。你吞了好些藥，景安寧、健得靜、克憂果熟悉老友們一顆顆乖巧平安降落胃中，等不及藥效，你抓了把美工刀跳上一朵烏雲飄進黑裡。眼前僅僅幾點星光，不，是銀河系，你伸手數數幾顆水、金、火星都在，遠遠不語窩牆邊的必定是冥王星了。一個不慎你身子歪斜，肋骨摔跌敲得天際鏗鏘響，那聲響恰恰是一大群部隊踢正步的標準分貝。時光像刻字一分一秒割傷皮膚，有血沿著手肘滑落浸濕一片衣裳，你低頭舔舔嗅嗅，那甜腥味直衝腦門，你像頭獸吼了

幾聲，舉起刀示威般揮舞了幾下，鼻頭沾了幾滴血。你不打算拭掉，你覺得這樣挺好。

直至隔日醒來，你恍恍以為躺在海上漂流。精神科白袍醫者正循循善誘朝你無止盡教誨，微笑，不知怎麼你總以為那是一波波洶湧浪潮撲上來，沖著你傷口刷洗。遍體鱗傷。

正因為獲救，得來不易你大口大口呼吸，吸飽了肺葉濕潤了，你穩穩當當告訴自己說：你是倖存者，你活下來了。

被眾人嘈雜說服，你灌滿勇氣踏上抗病行列，目的地是痊癒；這沿途的苦難風雨，耐著性子一點一點地熬。你一個人在旅程上喃喃自語，你希望你活得好，活得真實、愉快。你希望心房最軟塌的那塊血肉可以為溫柔給緊緊、緊緊包裹住。

治療之旅彷彿釘在十字架上鞏固著身軀和心態（釘住你的三魂七魄），你畏懼病魔沿哀愁氣味一路追隨嚙咬。

身為一名憂鬱症患者，受傷、斑駁的不正是靈魂！（人死後僅僅二十一公克的靈魂，為這輕薄重量得付出多少心力？）所以你養病，撇除一切煩惱，以時間餵食你病，以意志力戰勝一切。

壓抑住莫名恐怖的低盪情緒，這你絕對可以獨自克服；夜半淺眠、幻聽、幻覺，則得依賴藥物控制。其實你多麼想了解憑什麼那些個恐怖肅穆的臉孔、氣息甚至聲音、場景會偷渡到你淺眠的海岸！你又是多想徹底理解，那些顆粒丸子如何能夠輕易不費吹灰之力擊退幻聽覺令你整夜安眠無風無浪！

別再靠近、別再靠近了，你囁語綿綿。半夢半醒這霧中風景竟如此真實，冷汗流溢滿地，支離破碎的軀體遺落遠方。你睜著眼，啞口無言。

試著把憤怒與怨懟一一分類、丟棄，日積月累的憂愁卻被你偷偷豢養在心底長出了皺紋，他們會怕老嗎？他們又何嘗在當下知悉老的滋味，披戴著青春和活力，在花開最盛最燦爛的美麗年歲，駐紮休憩你身軀呢。

寫下來只能寫下來。

清晨七點整醫師護理群大陣仗巡房，掀開病房窗簾讓陽光落落大方灌注。他們旋風般制式拋出問題，對談兩三句，有關調藥、抗藥性、副作用，沒了。

午後你選擇做例行性生理回饋（躺電動按摩椅、耳邊聽幽靈女音空洞說：你現在全身非常放鬆你覺得好舒服好舒服），手指纏繞電子感應器測心跳，療程十五分鐘。入院至今每日去做，自動化滾輪搞得腰痠背痛你真沒享受放鬆的命。肩頭繃得堅硬如石，上下左右轉動只覺天崩地裂，救命啊停止停止。

固定規律作息傍晚九點半吞藥等睡，約莫十來分鐘藥效化開竄進每根纖細神經。你隨即像個新生嬰兒睡得酣醇、香甜。夢境中閃了神，你驚醒，以為有道曙光誤闖照射，眼角餘光瞥過才知那是窗口流晃進的車照燈。在這狹仄的病房裡，你耗盡力量，對抗如影隨形的心魔。

時間真的打了一個結，把你牢牢摺在呼喚不回的過往時光。自個兒啞然失笑，啊竟成了喜愛詩人鯨向海詩集《精神病院》中之一員（是自願？抑或數年前誕生人世那刻即注定今生你毫無疑問是上帝的選民），伴隨著什麼樣的詛咒、邱妙津式的驚嘆死法？

在這的分分秒秒，你奮力不懈釋放身上千萬個細胞的壓力，不讓他們放縱地遙控你。只是偶爾電話鈴聲、高分貝的眾生喧嘩，會不經意叨擾憔悴的靈魂（還是乾脆就讓它失聰了吧省得麻煩）。

你訥訥寡言，面對疾病侵襲如入無人之地撒野，聲勢浩大進駐你意識、精神、行為舉止，像古老失傳的下蠱祕技復而重生施展你身上。

你斷然撇開所有外援，親人友誼信仰瘟疫似的拚命推開。通往內心的路徑橋段全然坍方，失聯。

你的冷漠同時砌起一道扎實哭牆。母親靜悄悄拿了一本《佛說療痔病經》袖珍版予你，她小心翼翼不附帶任何憐憫、規勸的情緒輕聲說，是舅媽要轉交給你的有空翻翻看吧，她隨即緩步走遠。她知道再多說幾句話你可能會動怒生氣了，所以她保持靜默，並遠離。

你實在為她的關懷母性感到非常不值！她太過擔心那名孤僻、鬱悶的兒子，卻百思不得其解毫無捷徑進入懷胎十月親骨肉的心。你好幾次繁複不斷思考，太太不適合生活在這個家庭了，它是多麼美好並充滿了愛與溫暖；它完整、結構性強並根深柢固，如何能容納安置失序紊亂違法亂紀的你呢！

太不公平了。

某次你北上借居小弟租賃的房間。桌上貼了一張小小拍立得，照片中是他和爸媽在宴會場合三人依偎笑得燦爛甜蜜。母親攬著小弟的手，父親露出難得的笑容（當時還很硬朗的身子完全沒有中風的徵兆）。你非常羨慕（卻沒有嫉妒任何想要加入的念頭），那可是一張既幸福又歡愉的全家福，可愛的家庭，你打從心底替他們感到幸福和歡愉。而你找不到位置縫隙插入，甚至聚攏不起一絲欲望加入，丁點沒有。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你還是沒有辦法啊。心知肚明你就像成熟落地的果實剝離了樹，漸漸疏遠、漸漸失去聯繫。這期間你拋棄、遺落了多少？你根本不敢回頭看那成長路上軀殼、繭塊、細屑掉落一地，而今你甚至，必須逼迫自己喜歡你的樣子，才能讓別人也喜歡、接納你的樣子。

到頭來，你竟是那顆墜落在遠方不著任何痕跡的星子呵。

無一時刻是平靜下來的，你腦袋是高速轉動引擎簡直快燒灼！放自己一馬吧，這時你才發現身陷囹圄的可不只你一人。

鄰床的中年男子眼神精銳，口中含咀幾句美麗的詩詞，對著透明空氣朗誦忽快忽慢，等待有心人。他應該是遺失了愛，他對愛的堅持令他近乎瘋狂。瘋狂是旗幟辨別身分，他屬於渴求愛、需要大量的愛的那方。

還有那鎮日踱步的女子，踩著磁磚上的線路來回走。她甩下的淚珠敲出節奏，那是思念的歌，她唱小妹唷妳是心頭肉，小妹唷妳一聲不響離開會不會痛。

文質彬彬縉紳大叔一派優雅坐大廳閱報，你一直以為他誤闖了禁

區。如此西裝筆挺之人哪能與精神病院扯上關係？某回團體治療課程你才得以知曉，禮教面具背後隱藏著莎士比亞悲劇，你驚愕不已。

而無止盡的悲傷則扎根那位面容哀戚、苦情婦人。你好幾次目睹她崩潰朝鐵窗撞，想跳下去的念頭凌駕一切，每每釀成病房一齣鬧劇（護理人員苦勸拉扯換來更高亢嘶吼）。她丈夫眉頭深鎖匆忙趕來醫院，看著她雙手雙腳被綁在床榻上動彈不得，傾聽護士叨叨細語說，唉呀林先生您太太剛又試圖想跳樓了這個禮拜第三次……

還有他，她跟他和她。那眼色，你像機場的紅外線儀器微微掃描過即知，是同一類人。經過身邊時腦中的金屬探測門也嘩嘩響起，你太明白你們同樣的病徵，你們的鬱鬱寡歡，你們和睡眠的戰線無垠無涯。

你獨自漫走一片荒原，專注唸著詩人艾略特的名句：我們掉進了鼠路，死人遺失了骸骨。傷害、被傷害。你的悲觀亦步亦趨蒙蔽視線。沒有任何世上牽掛任何包袱，與你無關，你大可浸泡於流逝的時間伴著水一分一毫上升直至滅頂，溺斃。

心理諮商師全副武裝如潛水夫深潛入海將你打撈上岸。他說，讓我們從頭來過。

你蒼白雙唇發出顫音，徹頭徹尾闡述從年少至今之歷程、憂慮、煩惱。啊又一次掰開傷口，不斷結痂不斷摳破的傷口。他詳記、抓重點，試著挑出一條脈絡討論（手持利刃劃開你肌膚表層翻撈一條敏銳神祕之神經）。洋洋灑灑嘩啦啦你傾倒出一長串歷史，如古代說書人口沫橫飛編纂一段又一段精采絕倫拍案叫絕的故事。這的確是你的故事，孤獨且勇敢的。

諮商師皺眉了，他說，先從你的人際關係討論吧！如此言之鑿鑿地表示，你的交際出了問題。你的天靈蓋剎那像被重物抨擊，招架不住只得不斷往下沉，整個人像迅速從高樓墜落無底的、未知的地帶（心上綁了條線狠狠往下拉扯那樣的滋味），持續持續下墜……

總會好的總會好起來，診療持續進行。你偶爾辯證、偶爾聽刑。你直覺認為諮商師的炯炯雙目是優質X光機，所有不良、惡性的腫瘤、癌

都已拍攝出來，痛因在哪，就往哪治吧。

一個月又七天流逝，諮商、服藥、會談連番上陣，主治醫生綜合種種表現（評分？）浪漫可親說，你可以出院囉。

隱匿於出院底下的字眼是，病痛減輕了人好轉了，氣色紅潤了狀態恢復了。你像隻大貓梳理自個兒毛髮，細細舐舔一道道疤，顛起肉掌恣意走踏。

收拾細軟，你打包這些日子以來的憂傷。

走至護理站吐出蘊藏的道謝。你看著白衣天使有條不紊一間間病床喊著某某某吃藥了，量血壓囉昨天有沒有排便睡得好嗎心情怎麼樣呢，熟練撕開藥包揀出藥丸放進塑膠小杯，喝口水來嘴巴張開好的可以了。她們得確保這些精煉藥丹安全無虞送進病患心房，以防靈魂喊餓。你太佩服了，她們的寬容和耐性。

還是慶幸呀，你這名倖存者，雖仍渾身打著哆嗦，但回歸生活，像一般的路人捲入每日熙來攘往潮流中。默默像不張揚、不引人注目的支流，奔向大海去。

〈倖存者〉得獎感言

感謝佑正連長、定璋、宏彬、振利、小康、嘉陽、定宜、中豪、重元、琪書、子祥、宗原（所有人一貫頂著小平頭憨直的模样呵），在我人生晦暗的迷彩役期裡，伸出援手，適時給予結實的協助與鼓勵。那些個併坐著打火點菸胡亂閒扯一根接過一根的夜晚，當我抬頭凝望滿天星斗，啊，那的的確確在眼前煙霧瀰漫的我心坎，烙印下極非凡的意義。

紀念那段日子，痊癒的人生，還有很長很長的路途要走哪。

〈倖存者〉評審意見

〈倖存者〉這篇文章，描繪出了憂鬱症患者的深層心靈處境，以及陪伴者不知該如何是好的輔助姿態。的確，他真實刻寫出了屬於憂鬱症患者所會有的生存焦慮。我覺得這篇文章裡頭，潛藏著一些幽微的內心火苗，在文章的書寫開頭，便擁有著可以促使人不斷閱讀下去的文字吸引力。

——陳芳明



散文類評審會議

散文類評審會議

期待文學夜行之後的光明

◎高鈺昌／記錄整理



時 間：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下午三時

地 點：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善廳第二會議室

評審委員：林文義、陳列、陳芳明、廖玉蕙、廖鴻基（按姓名筆劃序）

攝 影：黃惠燕

此次參賽的作品共計有90件，初選結果的決審作品共計為20篇：

初選結果

3票	〈住院醫師夜行錄〉(林文義、廖玉蕙、廖鴻基)
2票	〈延畢〉(陳列、陳芳明) 〈倖存者〉(林文義、廖玉蕙) 〈期待一場雨〉(陳列、廖鴻基)
1票	〈殺貓打狗〉(林文義)、〈必須深刻的錯誤了〉(陳列) 〈猴戲〉(林文義)、〈厝叔仔〉(林文義) 〈崩厝〉(廖玉蕙)、〈相遇無言，化緣〉(陳芳明) 〈港都，有所思〉(陳芳明)、〈最是牽牽打鼓情〉(廖鴻基) 〈父親的臉頰〉(廖玉蕙)、〈兩公分〉(陳列) 〈浮潛國境之南的海洋，我跟蹤〉(廖鴻基)、〈鎖〉(陳芳明) 〈風雨哈瑪星〉(廖玉蕙)、〈定毛〉(陳列) 〈遊行〉(廖鴻基)、〈眷村迷走〉(陳芳明)

主席引言

初審的結果，獲得三票的作品有 1 篇，二票的作品有 3 篇，獲得一票的作品有 16 篇，共選出 20 篇作品作為此次散文決賽的名單。五位評審委員，共同推選陳芳明作為此次散文類評審會議的主席。

陳芳明：請在座的各位評審，就此次打狗文學獎的散文作品，作整體印象的講評。

評審前的討論

林文義：相信在座的各位已經參與過了許多地方文學獎的舉行，打狗文學獎的參賽作品，似乎都能夠讓人聞到清涼的海風，淡淡的鹹

味，且擁有著特殊的海洋氣息。此屆的參賽作品彷彿讓人可以看見港都的美麗風景，不過其中有些作品卻也會令人懷疑，這些寫作者是否曾有實際高雄場景勘查的經驗，或只是透過網路的觀看，便就完成了場景的描述與寫作。此次的參賽作品，題材十分的廣泛，同時也充滿著許多就地的題材，例如旗津、紅毛城等在地場景的書寫。在座的評審都是十分有經驗的文學獎評審，這次我很期盼，同時也抱著發現大師的心情來觀看這次的參賽作品。但如果此次的參賽作品平庸，且不夠好的話，我想也可以考慮首獎從缺。希望這次大家都可以選出心目中共同期盼的佳作。

陳 列：這次初步看到的散文入選名單，總共有 90 篇，數量實在非常的多。雖然是名為打狗文學獎的高雄地方文學獎，但書寫的形式、內容與題材卻十分的多元，風格迥異。不過就這次五位評審所初次圈選出來的 20 篇來看，其中並沒有十分特出的作品。

廖鴻基：這次的參賽作品共計有 90 件，似乎是相當熱門的文學獎，不過我想或許可以藉由參稿辦法的重新擬定，來約束投稿作品數量過多的情形。

廖玉蕙：此次的徵文主旨，說明要具有海洋文學的精神與內涵，然而這樣的敘述有些過於抽象。有些篇章的確提到了高雄，但許多的篇章，卻沒有特別點明。而其中有些描述高雄地景的作品，對於地景的描述有些浮泛，感覺像是走馬看花的瀏覽。我覺得這次我似乎找不出，我可以誓死捍衛的作品。

陳芳明：作為高雄人，可以參與高雄市打狗文學獎的評審，我感到十分的高興。此次的參賽作品，有些作品為了符合文學獎的題旨，而過度強調了高雄的特色，反而失卻了可以開放寫作的空間。其中有些作品雖然讓人感覺十分的具有親切感，但其書寫是否同時又能兼有藝術的高度，我想還存在著些許的落差。到底作者是要兼顧高雄的地方特色，符合海洋文學的主旨，或者是要

放開來書寫，考量藝術的發揮空間；建議主辦單位下次或許只要以海洋精神作為參賽的標準，便可以讓參賽的作品，擁有更為廣闊與開放的書寫空間。

大家都說完了對於此次參賽作品的整體觀感，那麼接下來請大家再更進一步圈選出一些作品，作為討論的範疇。

陳 列：我想 20 篇如果都要選，過程會太過冗長。我的想法是，按照第一次圈選票數的多寡，分別加以討論。

爾後評審們決定，就初步圈選出來的 20 篇作品，再從中各自圈選出 3 篇，作為第一次投票的結果以及後續討論的範疇。

第一次投票結果

五位評審各自圈選的 3 篇作品分為：

廖玉蕙：〈崩厝〉、〈住院醫師夜行錄〉、〈風雨哈瑪星〉。

廖鴻基：〈住院醫師夜行錄〉、〈風雨哈瑪星〉、〈期待一場雨〉。

陳芳明：〈相遇無言，化緣〉、〈鎖〉、〈眷村迷走〉。

陳 列：〈延畢〉、〈倖存者〉、〈期待一場雨〉。

林文義：〈住院醫師夜行錄〉、〈倖存者〉、〈期待一場雨〉。

總計五位評審，共圈選出 9 篇作品。其中獲得三票的作品有：〈住院醫師夜行錄〉、〈期待一場雨〉；獲得二票的作品有：〈風雨哈瑪星〉、〈倖存者〉；以及一票的作品有：〈崩厝〉、〈相遇無言，化緣〉、〈鎖〉、〈眷村迷走〉、〈延畢〉。評審們決定，從獲得一票的作品開始討論。

一票的討論

● 〈崩厝〉

廖玉蕙：這篇文章，如實反映了台灣現今水災橫行的境況。文章用時空的變化，來描寫父親從海洋到陸地的節節敗退，也提到了現今社會商業化的走向，與工業化污染的情形。它的文字誠懇，很具有時代性，且沒有造作的藻彙。

● 〈相遇無言，化緣〉

陳芳明：這篇作品描寫志工，在整個台灣社會不受到注意的實際情形。這篇文章一定是參與者的親身體驗。從這次台灣的水災，以及高雄世運、台北聽奧等活動，都可以看見台灣志工的身影。而從這次台灣志工熱烈參與社會的情形，也可以看見台灣人民國民性整體的提昇。文章的主角在小小的基金會裡工作，他向路人收取發票的歷程遭遇到了許多阻礙，裡頭許多情境的描寫十分的樸實且真實。我想在這裡跟各位拉票，我從不相信一見鍾情，請各位評審再多看這篇作品一眼。

廖玉蕙：我要表達一下我對這篇文章的意見。我也覺得這篇作品的文字很誠懇，不過我認為他題目的設定，顯得過於文藝腔。且他的修辭過於隨性，有些段落的語句意義十分的不清楚，跟主題沒有太大的關係。文章的第一頁都是沒有必要的描述。他應該把以前沒有參與志工時的學生疏離經驗，和後來的實際參與經驗作出不一樣的比較與鋪陳，才能顯現出寫作的重點。

陳 列：我也提出我的看法。我跟廖玉蕙的意見一樣，甚至我覺得，前兩頁都是不必要的描述，且文字十分的平庸。

廖鴻基：我覺得在閱讀這篇散文的時候，作者在有意或無意的暗示之中，給了我一種，我必須符合這樣的條件，我才能算是成為志工的緊迫感。

陳芳明：各位，在讀的時候，我就知道它是學生寫的，所以我不會用以上的標準來衡量它。你們講的這些缺點我都知道，不過我依舊認為，它的書寫議題值得我們重視。

● 〈延畢〉

陳 列：這篇文章的文字敘述十分乾淨，擁有韻律感，雖然寫起來似乎是無所用心，但卻顯現輕快，讓人感覺自在。它用口語化的敘述，談一些人世的變化以及青春的消逝。有些句子寫得相當的不錯。

陳芳明：我最初也有投它一票。文字頗為洗練，作者營造出了自然的校園氛圍。說起話來雖然平淡，然而卻經營出了十分濃厚的哀愁情緒。這篇我覺得寫得相當不錯，如果陳列堅持的話，我會加投它一票。

廖玉蕙：這篇作品我原本也有圈選，裡頭的生活描寫，反映了現今台灣校園的延畢狀況。但後來我總覺得，它的格局稍微小了一點，而且因為只能投三票，我只好放棄。且如果以海洋文化精神的投稿主旨來當作圈選標準的考量，它似乎也只談到了個人的眷戀，不符合海洋文學的主旨。這篇文章是校園文學，不過它的文字的確是好的。

林文義：我覺得它有點像網路文學。裡頭校園生活的反映，似乎變成了台灣現今校園生活的一種必然型態。這篇文章雖然如實反映了這樣的狀況，但我還是覺得格局太小了一點。我不害怕看到發亮的星星，但只要有平庸的石頭。這篇沒有好到，我可以愛上它的感覺。

廖鴻基：畢竟這是打狗文學獎，如果這篇文章不是那麼清楚的讓我意識到，它是在描寫台北的話，我就會投它一票。如果作者的書寫能模糊掉實質台北的地理空間，我就會投它一票。

陳芳明：或許可以把它當作高雄人的台北經驗。

陳 列：我當初只有看參賽資格，並沒有看文學主旨是否符合。

● 〈鎖〉

陳芳明：雖然我知道它寫得有些囉哩囉嗦，但我覺得寫得不錯啊。它用鎖的意象，來說明他的小舅子一生悲苦的生命，形容得很好。用外婆的過世，帶出出獄小舅子的回憶，其漫不經心的寫法，讓小舅子的故事充滿了開放性，我幾乎可以看見許多我高雄鄰居的生命故事，真切反映在這篇作品之中。

林文義：這篇文章我注意到了。這篇如果有翻身的機會，我會投給它，不投〈延畢〉。這篇文章具有故事性，不過他散文書寫風格的營造，卻有點像是蔡素芬的小說，是一種介於在小說和散文之間的文體風格。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十分努力的在寫這樣的故事，十足展現了他寫作的誠意。

廖玉蕙：我覺得這篇文章不夠簡淨。而且作為一名女性，對於母職神話過度強調的作品，會讓我有些先天性的排斥。這篇作品過度強調了女性忍辱負重的角色。如果要選這篇，我會強烈建議且再次強調〈崩厝〉，裡頭男人的傷心，比起這篇女人的傷心，我比較能接受。

廖鴻基：我想這篇文章如果往小說形式發展，或許會寫得更好，小說的色彩實在太過濃厚。

陳 列：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太過囉哩囉嗦，缺乏簡潔的描述。

● 〈眷村迷走〉

陳芳明：眷村已經慢慢的在台灣社會沒落了，高雄的眷村十分的多，可能是台灣最多的吧。故事的主角從眷村出走，並又再次回去探視，雖然這篇文章對於眷村並沒有太多特定回憶的描述，但藉由一兩隻貓簡單的過場，卻留下了眷村記憶的片段召喚。這篇文章是我對於眷村文學最後的深情回眸。我十分珍惜這篇文章。

廖玉蕙：陳芳明老師贊成的理由，恰好正是我反對的理由。前陣子我有看過相似描寫眷村的文章，相較之下，比這篇寫得更好。這裡頭有些語句的敘述，並不是太成熟，且有著俗濫的文藝腔。

兩票的討論

● 〈倖存者〉

林文義：這篇文章寫出了憂鬱症的真實狀況，讓人可以深刻體認到主角在找尋生命出口時的徬徨經驗。之所以圈選這篇作品，並不是因為憂鬱症已經成為了現今流行的文明病，題材符合潮流，而是因為這篇文章對於憂鬱症的描摹能不慌不亂，謙卑而又扎實的呈現出了患者的生活。我很肯定這篇作品。

陳 列：我再多加一票。對一個憂鬱症患者的生命與存在，其徬徨尋索的狀態，我覺得描寫得十分的真切。這篇文章所使用的文字雖然不自然，但這種不自然，我以為反而是如實的反映了憂鬱症患者內心實際的迷惘與慌亂。

廖玉蕙：我當初也有圈選這篇作品，但後來我並沒有再選它。我發現自己所圈選的作品，都有著屬於病態書寫的趨向，為了達到題材內容的平衡，我得把這篇文章捨棄。其實我十分的喜歡它。前陣子我也有過陪伴憂鬱症病患的歷程，這裡頭刻劃的憂鬱症狀況，以及陪伴者的艱苦心聲，母親不知該如何是好的狀態，我覺得都描寫得十分的貼切。如果再重選的話，我會投它一票。

廖鴻基：我覺得這樣的灰色與灰暗書寫太多了。我想如果要著重文學的光明性，並不一定要用這樣的角度看待事情。

陳芳明：〈倖存者〉這篇文章，描繪出了憂鬱症患者的深層心靈處境，以及陪伴者不知該如何是好的輔助姿態。的確，他真實刻寫出了屬於憂鬱症患者所會有的生存焦慮。我覺得這篇文章裡頭，潛藏著一些幽微的內心火苗，在文章的書寫開頭，便擁有著可

以促使人不斷閱讀下去的文字吸引力。

林文義：看到這篇〈倖存者〉，會讓我想起，最近在閱讀陳克華的散文作品〈我於青春無悔〉時，所擁有的相似閱讀心情。它就像陳芳明老師所講的，文章裡頭顯現出了一些內心幽微的火苗，我覺得十分的可貴。

● 〈風雨哈瑪星〉

廖玉蕙：這篇文章描寫了手足之間深刻的情感。現今寫女性可憐的故事很多，但其實男性的心情，我們也要理解與看到。裡頭的兄長，對於妹妹十分的照顧，它描述了親情之間的深刻互動，描述了哥哥如何用他的青春，換取了妹妹的前途。這篇的文字很好，我要強烈推薦，而且若以此次的徵文主題而言，我想這篇文章也十分的符合高雄的在地海洋精神。

廖鴻基：這篇文章很清楚的勾勒出了在港口工作的勞工者身影，其中兄妹情感的描摹，與海海人生的描述，都十分的貼切。

林文義：這篇文章忠實的描繪出了這樣勞動者的生活。我有旗津的經驗，所以這篇文章所描寫的內容，一下子就能進入到我的心中。我應該會投它一票。

陳 列：第一句的開頭讓我有些看不下去。

陳芳明：這篇的書寫議題或許是參賽作品裡頭「最正確」的，既有海洋精神，又有著高雄的在地描繪。但我對於它的文字還是有所保留。

三票的討論

● 〈住院醫師夜行錄〉

廖鴻基：我覺得如果要讓醫生能夠跟文學有所交集，這篇文章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睡跟醒之間的描述片段十分精采，並緊湊的表現了其中夜間醫院的多樣生活。文字跟文采都相當的不錯。

廖玉蕙：〈住院醫師夜行錄〉是我的首選之作。最近我有些在醫院的生活觀察，可以深切的體會。這樣的題材與主題容易寫得像份流水帳，然而此篇文章細節內容的處理，卻寫得十分的簡淨，可以讓我看得津津有味，不斷閱讀下去。裡頭不只寫到了自身的忙碌，也旁及到了病患的描述。一個忙碌的夜晚可以寫得這樣的豐富，這樣的俐落，我強烈的予以推薦。

林文義：這篇文章我給得毫不猶豫。「日落以後，我的明亮之夜正要開始」，這樣的開頭語句十分的吸引人。它寫得專業，活生生的讓我們看見了夜間醫生的生活，醫院的生活雖然忙碌，卻能寫得不慌不亂，井井有條。這篇文章會讓我想起年輕時期的王浩威。只是如果這篇散文得獎，且跟〈倖存者〉一起獲獎的話，我想打狗文學獎可能就會變成高雄醫療文學獎了。

陳 列：這篇文章我初看的時候，跟廖玉蕙的感覺是一樣的：怎麼醫院的生活會如此的忙亂？但這樣忙碌的生活，卻可以顯得不龐雜、不散漫，處理得十分的乾淨俐落，敘述顯現流暢。尤其睡跟醒之間的思考段落寫得很好。但其中有些細節似乎過度描寫，不符合文章的結構比例。

陳芳明：這篇文章，會讓我想到台灣醫學界近來在討論的一個議題：台灣的病歷書寫，是否要改成中文？此篇文章的專有名詞太多，英文也過多，若干部分的故事情節發展，似乎有些牽強。某些段落如果好好經營，其實就可以把住院醫生的忙碌彰顯而出。它的文字真的有那麼好嗎？我實在有些懷疑。且如果這篇文章得獎公布之後，會讓我不禁去想到一個問題：高雄市民，是否看得懂這篇文章在寫什麼，是否能看得懂這些專有名詞的敘述？

廖玉蕙：這點文章是擷取一個病患，作重點式的描述，並用一些病人的旁枝生活，當作襯托。裡頭的專有名詞還有英文，以及醫生跟護士的對話，在真實的醫院生活裡頭，的確是無法讓旁人聽得

懂的。這些名詞的描述，是裡頭真實生活的反映，如果轉而翻譯成中文，我反而覺得不夠自然。

● 〈期待一場雨〉

陳 列：這篇是最不玩花樣的文章。雖然它最不玩花樣，但卻對於文章的寫作，有著一定的掌握度。其誠懇的語氣，以及誠懇的文字與誠懇的情感，把退休的生活描寫得十分真摯。且其文章結構十分的精緻，擁有順暢的文字表達條理。

廖鴻基：通常，如果要閱讀一篇四五千字的散文，是需要讓人停頓、休息，無法一口氣讀完的；然而這篇文章，卻是會讓我想一口氣讀完的作品。它寫出了相當多吸引人的情節，退休的生活情節描述裡頭，擁有一些能吸引人不輟閱讀的文字元素，滿溢著感人的情感。在我的心目中，它是此次參選作品的第一名。

林文義：它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裡頭描述的生活，十分的平實，至於為何會是第二名，就是因為寫得十分的平實，會讓我想在座評審的散文作品，《地上歲月》。這篇文章誠意十分的夠。

廖玉蕙：這篇我沒選。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樸實得過了頭了。沒有一個標題是讓我滿意的。一些情節，例如手機的遺失，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敘述。如果要與一些描述家常生活的作品相較，蔡逸君的〈聽母親說話〉所描寫的家常生活，比較具有意義。

陳芳明：我覺得這篇文章，是十分典型的高雄人的敘述語氣，但一些標題的擬定，會讓閱讀者感覺好像有被教訓的感覺。我相信這位寫作者很年長，也應具有真實的勞動經驗，且其文章的平實與高雄風，也讓我十分欣賞；然而其中一些文章小節的文字處理，實在會讓人澆熄掉閱讀的熱情。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散文決審作品

編號	題目	評審結果
E001	殺雞打狗	
E004	必須深刻的錯誤了 (或者在他們那兒的?)	
E006	殺戲	
E012	叔叔仔	
E020	扇扇	
E024	相遇無言·化緣	
E025	港都·有所思	
E026	延畢	
E028	最是幸幸打戲情	
E030	住院醫師夜行錄	
E031	父親的臉頰	
E033	兩公分	
E045	幸存者	
E049	浮酒椰島之南的海洋·我踏蹤	
E051	箱	
E056	風雨哈瑪星	
E061	定毛	
E073	題行	
E075	眷村連走	
E084	期待一場雨	

◀ 標題：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佳作三名

第二次投票結果

評審就以上討論的九篇作品，作最後的決審。評審協定最後的決選方式是：五位評審，分別就心目中第一名的作品給予4分，第二名的作品給予3分，第三名的作品給予2分，而其他的作品則給予1分。並總結五位評審的分數，作為文章名次的最後判定標準。各篇文章的分數總計如下：

〈住院醫師夜行錄〉 總分 12 分

(林文義 3、陳列 1、陳芳明 1、廖玉蕙 4、廖鴻基 3)

〈延畢〉 總分 10 分

(林文義 1、陳列 4、陳芳明 3、廖玉蕙 1、廖鴻基 1)

〈風雨哈瑪星〉 總分 10 分

(林文義 2、陳列 1、陳芳明 2、廖玉蕙 3、廖鴻基 2)

〈期待一場雨〉 總分 10 分

(林文義 1、陳列 3、陳芳明 1、廖玉蕙 1、廖鴻基 4)

〈倖存者〉 總分 9 分

(林文義 4、陳列 2、陳芳明 1、廖玉蕙 1、廖鴻基 1)

〈鎖〉 總分 8 分

(林文義 1、陳列 1、陳芳明 4、廖玉蕙 1、廖鴻基 1)

〈崩厝〉 總分 6 分

(林文義 1、陳列 1、陳芳明 1、廖玉蕙 2、廖鴻基 1)

〈相遇無言，化緣〉 總分 5 分

(林文義 1、陳列 1、陳芳明 1、廖玉蕙 1、廖鴻基 1)

〈眷村迷走〉 總分 5 分

(林文義 1、陳列 1、陳芳明 1、廖玉蕙 1、廖鴻基 1)

〈住院醫師夜行錄〉獲得最高分，成為本屆打狗文學獎散文類的首獎作品。評審再就三篇相同獲得 10 分的篇章，舉手投票表決評審獎的選定。最終，〈風雨哈瑪星〉以符合打狗文學獎的徵文主旨，獲得評審四票的表決通過，成為本屆打狗文學獎散文類的評審獎作品。

決審結果公布，本屆打狗文學獎散文類的得獎分別為：首獎〈住院醫師夜行錄〉，評審獎〈風雨哈瑪星〉，以及佳作〈延畢〉、〈期待一場雨〉、〈倖存者〉。

海濱地圖

電影 劇本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推薦獎 余雋江〈香蕉的故鄉〉

推薦獎 陳韋任〈雜草〉

推薦獎 吳星翔〈獅子王〉

推薦獎 蔡銀娟〈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

推薦獎 烏奴奴、夏佩爾〈現在，我很幸福〉





電影劇本類總體評論



電影劇本類總體評論

被謊言保護的真實

◎吳米森

我一直認為高雄很可能會是台灣文藝復興的基地，除了她具有國際都會具備的條件外，最重要的是這裡沒有總統府、立法院與過量的媒體干擾，很多人事物似乎比較可以依照他原來的樣貌展現。而電影劇本悄悄地被列入文學獎，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也似乎提出疑問：劇本要被拍成電影才算是劇本嗎？什麼樣的劇本才具有「可拍性」，而誰又有資格判斷是否有「可拍性」？

人們一提到打狗文學獎的電影劇本競賽，總是反射性地與新聞局的「優良劇本甄選」比較，甚至於奧運／亞運的比喻都紛紛出籠了。這樣的比喻其實也不壞，我倒以為因為亞運反而比奧運多了一份親切感；至少從比賽的項目就可以感受到——例如可能被奧運嗤之以鼻的擲飛盤。縮短了這種距離感，讓人更貼近「運動」，進而思考身體之於人的意義。對我而言「打狗文學獎」也是，讓文學／創作重新回到土地與人（尤其是所謂的一般人）。就整體而言，打狗文學獎電影劇本類的參賽作品在質（所謂劇本寫作的形式與技巧）與量（打狗文學獎知名度及獎金的誘因不足）上雖不如「優良劇本甄選」整齊，但我卻以為它反而展現某種低調的自信與神采。尤其並沒有類似「可拍性」等評分標準的限制，也開展了更多的可能與想像。可惜的是，往往令人眼睛一亮、極具原創性的作品，卻因無法兼顧電影劇本的基本架構格式而無法入選。

所有的參賽作品中，最令我心動的反而是差一點就沒入選的〈我那美麗的故鄉〉。（編按：此作品因違反徵文辦法之規定，取消獲獎資格。請詳見本書 206 頁。）她維持了生命應有的基本溫度，技巧看似生疏，但其創作姿態挺拔。故事講述一個被父母召回故鄉的大學生，卻

眼見漁村／人心被工廠／短利污染、昔日愛人被黑金議員納為妾，卻無力挽回困境。故事結局尤其令人動魄——男主角濕漉漉地從另一個小村鑽了出來，他趕上公路局巴士，想要「回」到台北，但最遠只到高雄，他掏出濕答答的鈔票被司機嫌臭，當然也包含他的身體，公車裡的乘客紛紛皺眉掩鼻走避。這是台灣真實現狀的縮影、預言還是寓言？看似過多的吶喊，但怎麼聽都還是動人（也令人痛）。費里尼曾自嘲自己是天生的說謊家，並賴以維生。這點出了電影創作或任何藝術創作的本質——在虛幻與真實的模糊的邊界中產生。而在台灣，創作的幻境卻顯得特別混亂，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說謊家？

（余念梓／攝影）



電影劇本類總體評論

驚人的原創力

◎李祐寧

很高興，也很有緣擔任「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電影劇本評審，看到這麼多e世代電影人的作品，更有不少位熱愛電影劇本創作的老朋友們！

我是台灣電影界的老兵了，電影劇本的創作不像詩歌、散文，可以在短時間內憑突發的靈感或心靈的悸動，寫下雋永的作品。電影劇本難就難在，必須從生活出發，對土地與環境的體驗，對人物的深入了解與剖析，對說故事的方法要出人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然後用簡潔的文字寫出來，才可能有好的開始，這還不一定吸引人、吸引導演或製片將你的本子拍出來。

電影劇本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寫作格式？這個問題在此次評審會議中是我們關心的一個技術問題！這次在二十八本的參賽作品中，大多數的作品都充滿了驚人的原創力與豐富的感情，令我印象深刻。也有四分之一的作品，在寫作格式上（劇情大綱、人物介紹、分場對白劇本），並不是影視界流通的劇本格式。我個人也同意，電影劇本的創作格式，並不一定要形式統一化，如人物介紹的寫法，是否一定要有性別、年齡、個性、職業背景、特徵，以及與其他人物之關係介紹等的描述？劇本內文的寫法，是否一定要有△這個符號的運用？多年的電影劇本寫作與教學，我研究統計台灣電影劇本中，△的表達，可以是場景、人物、重要道具、鏡頭運用或表演的情緒等，但，也可以沒有△，全部用文字分段描寫，如大陸的文學電影劇本。為了清楚表達作者的人物刻劃、故事走向與影像風格，我仍然建議電影劇本的寫作，還是要尊重專業之寫作方法，這是為了讓演員與工作人員（攝影、燈光、美術等）一目了然，便

於溝通與修改。

第一次主辦的打狗文學獎電影劇本類，在文學獎的前提下，我們將電影劇本的創意與感情層面提昇到劇本寫作的最主要核心，希望各位參賽的朋友們能夠接受我們的善意，並祝福所有的創作者，未來有更好的作品（形式與內涵）！感恩！

（余念梓／攝影）



電影劇本類總體評論

回歸電影本位

◎林靖傑

為自己的故鄉的文學獎當劇本評審，心情是充滿期待的，期待看到充滿高度創意與本土特色的劇本。當然，若能將高雄的在地性，巧妙融於劇本中，就更好了。

在這次劇本甄選中，確實有不少跟高雄有關的故事。可惜的是，大部分劇本，或者切入有趣的主題，或者讓人感受得到作者對高雄充滿情感，但終究還是少了藝術轉化的能力，殊為可惜。有些拿來當作行銷高雄的宣傳影片，或是文史教育影片，會是很好、很有創意的劇本，但本活動畢竟不是以表象宣傳為目的，參賽者還是宜回歸電影本位，而不要為了急於突顯高雄在地性，而犧牲了一個電影劇本該有的本質。

這次參賽者中，也不乏「素人」作者。這些素人作者中，亦不乏書寫感人肺腑的故事的，其中有些甚至看得出來是根據自己令人動容的生命史發展而成，但可惜的是，其中大多數素人作者不諳電影劇本寫作基本格式，以及影像的想像，因此故事主題雖有特色亦感人，但還是很難令人投票給它，因為它就像一個美好的粗胚，離完成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畢竟電影劇本不是把小說分段標上場次就好，就如同，詩就是詩，並不是散文分行寫就可以變成詩。下點功夫了解電影劇本的基本寫法，是參與電影劇本比賽基本的功課，也是評審對參賽者的基本期許。

最後獲選的幾部劇本，容或依然各有瑕疵，但已經展現一個電影劇本該有的結構的嚴謹與可信、角色的人味與縱深、劇情的轉折與趣味、主旨的明確與深意、影像書寫的技巧與巧思……再精益求精，誰說不會有成為下一部賣座國片的劇本的可能？恭喜他們！（余念梓／攝影）



電影劇本類總體評論

喜鵲還是烏鴉

◎聞天祥

先恭喜得獎者。獲勝必有可取。但想提一些惹人厭的意見。

〈香蕉的故鄉〉諷刺媒體亂象，文字有畫面感，不過男主角成為偶像、躲避大哥的方式，流於巧合草率，有頭重腳輕之感。

〈雜草〉角色設定特別，轉場凌厲，但部分人物過於單乏的負面描述，減低了道德複雜性。

〈現在，我很幸福〉是在水準之上的浪漫喜劇，但自圓其說的功夫猶待加強，否則會太縹緲虛無。

〈獅子王〉藉民俗信仰側寫年輕之愛，同性、異性的互動精采，但黑道與避難情節，相形之下刻劃籠統。

〈百合盛開的國度（Formosa Lilies）〉企圖宏大，但用那麼小的範疇去講大時代的故事，角色表現性一旦太弱，未參與者是否能感同身受？似乎需考慮進去。

〈我那美麗的故鄉〉有這次所有劇本當中最棒的收筆，但過程稍嫌簡單，特別是在友誼與愛情的背叛描述上，太可想而知。

每個劇本幾乎都還有明顯的漏洞。有的老練世故卻讓轉折流於油滑，有的一味宣洩卻失了準頭，但無疑都是可以再修改與發展的可取藍本。

評審應該是喜鵲，還是烏鴉？這回我決定當一次後者。

多添幾筆後記：其實〈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也有得獎的實力，可惜後來牢騷多過情節，就差臨門一腳。而我不免疼惜章法錯誤但其情可感的〈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和把走路寫得暗趣叢生的〈過完年再說吧〉，它們的缺點更多，但優點難得。（余念梓／攝影）

電影劇本類總體評論

在熱情和技術之間

◎戴立忍



藉由此次打狗文學獎電影劇本的評審，我可以看見台灣許多創作者對於電影劇本寫作的投入，在若干簡要、尚嫌粗糙的劇本之中，我可以看見諸多的台灣創作者其豐沛挹注自身的熱情，與故事內容本身的創意乍現與驚喜。然而，我卻也得這樣惋惜的說，就當作是對於創作者的一種提醒——美麗的故事與畫面，亦需要劇本寫作的技術予以支撐，如此，故事才能擁有其敘述的完整度，而不至於浪費了一個具有潛力的、動人的故事。

此次的參賽劇本，不乏寫作技巧純熟的作品，〈雜草〉的寫作，冷筆刻劃了人性的負面底層，〈明日天涯〉的劇本，則顯現了一個台灣社會有趣的烏龍追殺歷程，而〈香蕉的故鄉〉，則有著令人耳熟能詳的故事內容與場景調度。不過除此之外，有些原本故事吸引人的劇本，例如〈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以及〈過完年再說吧〉，卻都因為有著嚴重的劇本寫作的瑕疵，無法顯現完整的故事敘述，只能令人割捨。最後，還有一些作品，它們對於台灣重要的社會歷史事件有其一定的關懷，然而，其中主角的性格刻劃與社會切片的揀選，卻也無法撐得起這般歷史題材的深刻重量。

影像劇本的創作與平常文章的書寫，有所不同，我想說的是，在熱情和技術之間，我們仍舊需要有所平衡，不輟細緻探索。

（高鈺昌／整理・余念梓／攝影）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香蕉的故鄉

◎余雋江



余雋江

輔大歷史系畢業。

赴法學習建築期間拍攝《可能是因為風》入圍第五屆台北電影節劇情片。

2007年取得法國國家建築師文憑。

曾任職於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參與中國大陸農村及地震災後重建工作，並拍攝成紀錄短片參展。

另曾任職於台北市文化局。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香蕉的故鄉

◎余雋江

香蕉，外黃內白，香甜好吃，堪稱台灣水果的代表；而在這片香蕉的寶島上，輸入了大量美國流行文化，充斥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正發生著一些並不太可歌可泣的故事——

力偉，大哥的手下，超愛穿條紋襯衫，平日帶著兩個小弟四處討債，因為被大哥嫌帶「屎」（賽），於是改名小賽。莫妮卡，美國回來的ABC，亮麗活潑，在安親班教美語，應徵過MTV節目主持人，上「汪汪尋人」電視節目找小學同學。小賽找不到債主阿輝，正好在酒吧遇見莫妮卡，靈機一動也想利用綜藝節目找到阿輝。兩人結識之後即成為一對戀人。

莫妮卡很喜歡聽小賽講述童年往事，甚至認為小賽愛穿條紋襯衫，是因為小時候參加寫生比賽得獎，畫的是一隻斑馬。原來她在美國土生土長，根本沒有什麼高雄旗山的小學同學，她希望自己像小賽一樣在台灣有個故鄉，有個自己可以認同的身分歸屬。

阿輝為逃避黑道討債，離開家裡到四處藏躲，還買了樂透彩券希望中獎抵債。他住進一家小旅館，被旅館老闆發現就是「汪汪尋人」的對象，老闆想趁此出風頭，於是悄悄通報製作單位。當大隊人馬來到旅館想拍個意外驚喜，不料，竟造成阿輝的意外墜樓而亡。

這個不幸事件引起社會大眾以及媒體的熱烈討論——究竟是誰殺了阿輝？自殺？樂透彩？黑道逼迫？或者是媒體殺人？警方多線追查，發現小賽是涉案關鍵人物，小賽在媒體密集曝光之下，憑著俊俏的外型，風靡了廣大少女族群，眼尖的經紀人立刻砸錢將小賽捧為當紅偶像巨星，出專輯、賣寫真、簽唱會，卻也引來昔日老大的勒索。

隨著小賽的走紅，莫妮卡與他感情漸遠，然而演藝界畢竟不是小賽所能適應的環境，小賽於是重新找回莫妮卡，兩人一起逃離繁雜的世事，開車從北到南遊遍台灣，並且來到莫妮卡的「故鄉」，以出產香蕉聞名的旗山。小賽意外地發現竟有隻斑馬出現在香蕉園……

（本文為劇本大綱）

〈香蕉的故鄉〉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及評審的鼓勵，這是我影像創作路上得到第一個劇本上的肯定，我也將這份榮耀分享給我的家人、君儀，以及在這個劇本漫長的創作過程中給予我寶貴意見的小祈和懿芬，期待自己未來的劇本創作不僅留在紙上，並能更進一步化成影像和大家分享。

〈香蕉的故鄉〉評審意見

這個劇本很懂結構也很有意思，透過黑道成員變偶像的過程，對於媒體亂象、社會秩序、身分認同，都有諷刺。而且對畫面很有想像力，譬如香蕉既是一種成人對原鄉的概念，卻被小朋友拿來排成「麥當勞」標誌，就是一絕。雖然後半部快馬加鞭卻落入俗套，但整體而言，仍稱得是部佳作。

——聞天祥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雜草

◎陳韋任



陳韋任

O型，水象星座，網路暱稱保溫冰。

受三毛的書啟蒙寫作，九〇年代崇拜梅莉·史翠普至今。

編寫過幾齣電視劇。

曾獲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鄭福田生態文學獎等。

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wayne-99>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雜草

◎陳韋任

這個故事，以一個沒有痛覺的小孩，探討家暴、為人父母的糾葛，以及，孩童純真的可畏。

光光五歲，是罹患罕見痛覺麻痺症的小孩，由於對痛覺沒有任何反應，自小開始，便無法正常生活，他不怕高、不怕刀、不怕戳自己，當然，也以相同的方式對待他人。無痛，是他眼裡視為常態的世界。可想而知，他時常過度玩耍導致弄傷自己、甚至別人，其父母松明和子鈺更是無時無刻處於戒備狀態，深怕一不留意，造成萬劫不復。

災難不僅於此，子鈺有個自私、無情的母親慧蘭，三番兩次以光光抓傷友人小劉眼角膜為由，充當調停人向夫妻追討賠償金，以貪取酬庸，搞得經濟並不寬裕的夫妻倆精神壓力愈發沉重。而子鈺不為人知的過往創傷，更是青少年時期時常遭受慧蘭家暴虐待，所以自己面對身為人母的課題，在管教與體罰之間，受制兒時夢魘加附的矛盾性，時常拿捏不到輕重，而承受強大無力感。相對於奔波在外的丈夫松明對光光遊走於溺愛與疲乏的複雜情結，子鈺朝夕與兒子相處，每個細節看似防範萬全，卻永遠無法做好，使她對自己大失所望，她不知道打一個不會痛不會哭的小孩，對管教、對母子彼此，究竟有何實質意義。

偶然，子鈺一次幫兒子掏耳朵，感到舒服的光光，竟對耳內絨毛感到好奇，並說出割除雜草的驚人之語，敏感的子鈺，隨即陷入提心吊膽的戒備狀態，深怕光光拿刀模擬「除草」動作傷害家人……無奈她怎麼勸說，年幼的光光就是無法體會「痛」和「傷害」對自己家庭一觸即發的危機。

一句除草的童言童語，造成子鈺頓失與兒子共處的平衡點，她暗自提心吊膽，連丈夫也無法分擔她的杞人憂天。

為了制止光光傷害爸爸，子鈺一連串失控行為，看在松明眼裡，是逐步自毀，而心煩意亂的松明亦承受多方壓力，加上慧蘭三不五時的騷擾，一天出遊，他竟心神錯亂，蓄意撞車，意圖結束自己和兒子的生命……

大難不死，卻招來更多賠償麻煩，夫妻倆越來越難走下去，也難再修補家庭的裂痕。一天，松明終於不告而別，消失在病房裡，離開了這個家。

頓失憑依的子鈺，再受慧蘭狠話精神轟炸，失魂落魄下，逐漸輕忽了光光的作息安全，甚至帶點報復心理，任憑光光誤傷自己……在透過已接來電紀錄，發現松明車禍當下與慧蘭通電話之後，這位走到絕境的母親，終於發狂，在百貨公司丟下光光不管，路上一隻狂吠路人的吉娃娃使她想起自己的孩子，子鈺基於同理心，主動找路人對談，竟引來搭訕，甚至載子鈺前往賓館尋歡……然而最後，子鈺終究無法脫卸母親身分的糾結，她邊淋浴邊痛哭，而後焦急尋找光光未果，前往警局報案，竟又得知被光光抓傷的小劉竟是個戀童癖男子，情緒崩潰的子鈺前往慧蘭住處理論，將自己蓄積多年的不滿和怨懟全都發洩出來，無奈，面對一個生下自己的至親，她卻無力反擊或改變什麼，只能任由始終占上風的慧蘭再對她冷嘲熱諷、施以拳腳。

精神恍惚的子鈺回到家，發現家裡物品略有變動，子鈺以為是松明回家，試探地繞了屋內一圈，無奈一無所獲，子鈺精神渙散，茫然看著窗外，未料，這時光光出現了，原來他自己找路回家，睡進嬰兒床欄裡。子鈺喜出望外，看著自己所生下的，一個不會痛、卻帶給她生命如斯傷痛的光光。身為人母，她終究無法割捨時時刻刻心繫孩子安好的天之所命。

光光投入她懷中，子鈺緊摟兒子，露出自己也無從理解的微笑……

（本文為劇本大綱）

〈雜草〉得獎感言

2003年有天我拿起棉花棒掏耳朵，一個想法閃過腦際，於是開始醞釀這個故事……。然而，好靈感仍有賴一支敏銳的筆來將故事構築成形。

要感謝提攜我闖蕩連續劇戰局的製作人徐進良，收視率及趕本壓力大大調教了我寫劇本的力度和態度，我才能從而完成〈雜草〉這個劇本。

感謝文創協會朋友，支持我的家人，以及好友水瓶雯、食凍麵、夜市……等。

〈雜草〉評審意見

這部電影劇本具有可拍性，它讓我感到，是最有劇本寫作經驗的作品。電影中藉由痛覺麻痺症這樣的罕見疾病，來處理夫妻以及各種暴力關係的呈現，它對於影像符號的經營，以及劇本影像化的過程，似乎讓人覺得已經到了可以拿出來拍攝的程度。

——戴立忍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獅子王

◎吳星翔



吳星翔

電子科畢業。

曾任電影公司行銷經理，以及導演助理、製片及其他相關電影工作人員。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獅子王

◎吳星翔

這是關於兩個男孩與一個比他們還大一點的女孩之間三人微妙關係的故事。

「將門獅館」即將關閉，招不到新人進來，負責人鍾哥身體也快不行了。獅館裡頭的兩個小弟——小永與小傑在新開幕的舞廳裡認識了女主角小施。小永遂與其交往。在一次搬家慶典中，小永發現小施的父親竟是多年前曾經照顧鍾哥的謝大哥，於是決定停止與小施交往。

不料小永深受謝大哥喜歡，把一半的事業交給他參與管理。時常出現小施家中讓他常常感到尷尬。

喜歡爵士樂的他，溫柔體貼卻又穩重大方。讓小施以及小傑都對他深深著迷。

一日，在「歌神」老闆的設計誣陷之下，謝大哥與小永逃到大陸，留下台灣的事業，以及行將凋零的獅館。為了不讓岌岌可危的獅館倒下，小施放棄升學，重振獅館，接管父親留在台灣的事業……。

在一年一度的新傳獎藝陣比賽中，小施創造新的舞步、服裝、音樂，加入傳統舞獅元素，大獲好評。

獅館前館長鍾哥驟逝，小永冒著被抓的危險回來為鍾哥舞白獅。

為了對長輩盡道義，為了一解與女孩的相思之苦。見到這兩個深愛他的好友。

一個積極接管父親事業，一個即將去當兵……。

時間回到一年前兩位男主角初次相見，差點打起來的那夜。

小永一眼就看上小傑，希望他能作他的搭檔。兩個男孩用同一個打

火機點菸……。

獅館總是在缺人……。

故事裡，年輕的流氓們穿著華麗，在一個把 KTV 建設得好像歐洲古堡的非首都城市，一個複製遠方極其亮麗的城市……

那些在獅館舞獅的弟弟，白天脫下華豔的戲服之後，裡面是他們晚上在 KTV 上班的水洗絲制服，或是精品店買來的高級複製品，搖搖晃晃的就到舞廳去了……。傳統黑道該有的情意廝殺，在新的利益輸送體系下被重新建構。新生代的年輕人，生於變遷的時代；他們這麼過度早熟、過度大器，卻又無比深情的特性，跟獅子如此相像。彷彿他們本質是獅子，晚上才穿著人皮扮演美麗少年……。

〈獅子王〉便是讚頌這樣聰明美麗的青春，不管是小永象徵新時代年輕人對舊傳統的包容、或是 ABC 男孩小傑自身異文化的對照，以及小施所代表對舊文化新生的掙脫過程；這三個主角皆在某種程度以及某個國度裡稱王。
(本文為劇本大綱)

〈獅子王〉得獎感言

第一次認識這些在獅館舞獅的弟弟們，跟劇中一樣，是在某個舞廳裡面看他們表演疊羅漢。劇中獅館的衰落與重生，除了象徵社會變遷之外，更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讓我看見自己繼續在台灣生活所能擁有的美好。真的很高興這個劇本可以得到肯定。希望有一天〈獅子王〉可以在大銀幕裡呈現。

〈獅子王〉評審意見

這部劇本，是由影像所組成的劇本，影像的高度高於人物和劇情的發展。畫面和劇情頗為破碎，不過劇情感覺很有趣，人物角色的塑造也頗為有趣。

——李祐寧

用一部洋片的名字來講台灣的故事，從對立到融合，這個劇本掌握得非常出色。例如傳統獅陣的成員，竟來自現代舞廳的發掘；「台客」與「ABC」結為莫逆；功夫與舞步、鑼鼓與嘻哈、甚至同性戀與異性戀等。除了細膩刻劃出舞獅之間的較勁、勾引等動作，也把同性之間眼神流轉與相互吸引的細節描繪出來。雖然黑道與避難的描寫有點籠統，但結合民俗文化、情慾性向、身分認同的編劇技巧，新穎細膩。

——聞天祥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百合盛開的國度（Formosa Lilies）

◎蔡銀娟



蔡銀娟

台大社會系畢業，英國K. I. A. D.藝術碩士。

現為編劇、繪本畫家。

曾獲竹塹文學獎、台北市美展、台北國際書展版權推薦、十大傑出女青年獎等。

歷年在台北市社教館、比劃比畫藝廊等地舉辦過數次個展及亞太女畫家聯展。

繪本作品有《夏綠蒂的愛情習題》、《我的32個臉孔》。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百合盛開的國度（Formosa Lilies）

◎蔡銀娟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解嚴之後，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力驚人爆發，年輕人的熱情點燃了希望的火光。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動盪的社會氣氛、蓬勃的街頭運動，小劇場、同性戀、毒品等多元次文化，衝撞著傳統的禮教。舊的秩序正在崩解，而新的價值還沒有建立……

1988年，楊思誠、方誌英和學長陳紀剛三人，在百合盛開的校園裡結緣。楊思誠暗戀著死黨陳紀剛的女友方誌英，而陳紀剛雖然心知肚明，卻仍十分珍惜楊思誠的友情及攝影才華。他們三個人在學運社團裡，共同走過青春年華的黃金歲月。

為了逃避愛情的無奈，楊思誠將自己埋在委靡狂歡的「地下社會」電影工作室裡，並專注於攝影的追求。然而，他卻一直無法突破瓶頸，拍不出生動的特寫。而在工作室裡來來去去的小劇場分子、地下樂團團員、前衛電影人士等，也漸漸引領楊思誠進入毒品的世界。

而喪母多年的方誌英，將一股腦的溫暖與愛心投注在育幼院的服務以及學生運動中。然而，滿懷理想的她，卻因此和她國民黨籍的父親產生微妙的矛盾心結。尤其是，她心中一份隱忍多年的祕密心結，終於在方方面臨家破人亡的危機中，爆發出來。

而開朗積極、熱中於學運的陳紀剛，不但崇拜、追隨著社團大老牧鑫學長，也一心想成為台灣的切·格瓦拉。他和方誌英、楊思誠的三角戀情，正隨著學運和社會情勢的丕變，籠罩在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裡。

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爆發時，廣場上的三人被迫面對自己的生命議題和人生選擇。理想與墮落，熱情與虛無，光明與黑暗，在

地上的學運活動和地下的狂歡縱慾中交錯進行著。在百合盛開的季節裡，這場突如其來的學生運動彷彿嘉年華會裡燦爛的煙火，而他們三人愛情和友情的糾葛，卻也隨著學運的浪潮，一步一步推向連他們也無法預知的境地……

（本文為劇本大綱）

〈百合盛開的國度〉得獎感言

年近 40 才走入劇本創作的世界，總覺得未免太遲了點，內心常感不安。雖然是陰錯陽差走入這個領域，卻又覺得十分著迷。

對這個劇本，似乎永遠沒有滿意的一天；但也十分感謝評審讓它有機會得見天日。如果以後還能有機會一直創作下去，那真是莫大的幸福。

〈百合盛開的國度〉評審意見

野百合學運，雖然是很短暫的社會運動，但它對往後台灣社會的影響性，卻甚為遠大。我對於這樣的題材也十分的有興趣，但我一直覺得這樣題材的處理需要小心。我覺得這部劇本，是此次參賽的劇本裡頭，劇本寫作能力最為細膩的一部。不過我也以為，大學生走出校園，跟社會對話，是很重要的野百合運動的啟發，我想除了在個人經驗的處理之外，此部劇本還要多些社會時代開放性的處理，才能使這部電影劇本，更具社會性與時代性的對話。

——林靖傑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現在，我很幸福

◎烏奴奴、夏佩爾



烏奴奴

全方位創作藝術家，畢業於政大廣告系與財政系。

曾擔任電視及電影編劇、廣告影片導演。現從事短片、小說、劇本等創作。

曾獲防治愛滋活動舞台劇本首獎、兩岸三地愛情小說首獎、教育部文藝獎現代戲劇本優選等。

網站：<http://www.usha.url.tw>



夏佩爾

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為電視、電影編劇。

曾獲兩岸三地愛情小說首獎、倪匡科幻獎首獎、皇冠大眾小說獎決賽入圍、可米電視小說獎第二名等。

著作有《打不死的愛情》、《懷沙》、《禁書人》、《波西米亞公寓》、《惡魔腳本》等。

電影劇本類推薦獎

現在，我很幸福

◎烏奴奴、夏佩爾

在天台上，一位孤獨的女孩站在護欄上，隨著強風搖搖欲墜，她正在等待一個永遠也不會來的愛人，逃離這個不幸福的世界……

在巷弄裡，一個誤交損友、正被警察追緝的倒楣青年，為了藏匿贓物而跑上樓頂，他的前途一片黑暗……

就在這時，倒楣青年遇見了孤獨女孩，他叫做葉明非，她叫做蘇以甯，他為了救她一命，隨口訂下了與她結婚的約定，儘管他們根本是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她答應了他，只因為正在尋找幸福的她認為：「只要結了婚，就能得到幸福。」

被女孩打動的葉明非，在救了蘇以甯後瀟灑離去，並決定自首，在入獄服刑的這段期間，唯一支撐他的動力，就是腦海中那位女孩的身影，在他的想像裡，女孩應該是位千金大小姐，高貴又有氣質，是自己絕對無法匹配上的。

但現實並不如想像中美好，因為葉明非並不知道，蘇以甯雖然住在一棟白色的巨塔裡，但她並不是公主，而是被送進精神療養院的病患。

蘇以甯自小患有妄想症，不是以為娃娃會說話，就是會塑造旁人看不見的幻影，她渴望父親有一天來接她回家，可是家人一直沒有出現。其實遇見葉明非的那一天，她正與幻想中的情人約定私奔，在她眼中，天台上鋪著美麗的紅毯，一直通到雲端之上。

忘不了蘇以甯的葉明非，決定寫信給對方，信中隱瞞了自己被關在牢裡的事實，沒想到，蘇以甯不但回信了，還記得與他結婚的承諾，興奮不已的葉明非計畫在出獄後履行婚約，於是，他特地找來了婚禮企劃師莫妮卡，希望她能替他們辦一個美好的婚禮。

莫妮卡是一個致力於締造完美婚禮的婚禮企劃師，可惜每次都事與願違，也是因為她的運氣實在不好，新郎或新娘總在最後一刻毀婚，她發誓這一次的案子無論如何都要辦成，誰知道偏偏遇上了這一對匪夷所思的新人組合。

一位誤入歧途的囚犯新郎，與一位罹患妄想症的病人新娘，這樣的婚姻，真的會幸福嗎？

縱使如此，莫妮卡依然硬著頭皮執行這次的任務，蘇以甯則對婚禮充滿期待，她的要求只有一個，那就是要辦一場西式的婚禮，並且由她父親牽著她的手，把她交給那個愛她的男人。

莫妮卡則感到不安，一方面出自她的私心，一方面也是不忍心破壞這對新人的美夢，她選擇替男女雙方隱瞞真實的身分，婚禮要繼續辦下去。

在監獄與療養院中，分別展開了熱鬧非凡的婚禮籌備計畫。葉明非雖然沒錢，卻有一群牛鬼蛇神又活潑樂觀的獄中兄弟相挺，其中有小偷小咖，前科累累的他多次入獄，自封是獄中的7-11。

愛情騙子詐炮，滿口謊言，總愛講一些甜言蜜語來哄騙女人的錢，因有受害女子舉發而鋃鐺入獄，自認了解女人心。

猛男拖拉庫，身材壯碩、樣貌凶狠的傻大個，擔任賭場保鏢，因毆打賭客們而入獄，為了學寫字，他拉葉明非當他的老師。

婚禮一切所需，都可以在監獄中找到資源，好比說外燴廚師，他們找來殺人魔廚師尚，雖然他因為殺害偷情的老婆與姦夫而入獄，不過廚藝精通。另外，他們也找來吸毒歌手強尼當現場樂團主唱等等。就算身在監獄，葉明非也能夠自由地追求幸福。

另一頭，蘇以甯也有一群多愁善感、古怪熱情的院內姐妹扶持，其中雙伶是罹患雙重人格精神障礙的病患，個性善變，總以為姐妹兩人住在同一個身體，姐姐的人格喜歡惡作劇，反倒是妹妹的人格顯得有些早熟。

再來是罹患暴食症的艾兒，因為外表肥胖，所以自暴自棄而毫無節

制地一直吃下去，個性天真，總是少根筋，直覺式思考。

罹患厭食症的苗苗，即使已經瘦到皮包骨，但還是覺得自己太胖、想要減肥，個性唯唯諾諾、膽小害羞，因性格和艾兒互補，兩人成為好友。

罹患憂鬱症的水澄，因一次感情傷害，而相信自己有張破碎的臉，所以用繃帶將臉纏繞住，不容易與人親近，態度冷淡。

為了找到一件經典電影裡的明星婚紗，蘇以甯等人還找上了病院裡的一位瘋狂影迷奧黛麗，她也是罹患妄想症的病患，總以為自己是個大明星，收藏很多復古的電影道具與服裝，不過她個性傲慢小氣，費了好一番功夫，蘇以甯才用誠心打動她，借到了理想中的婚紗。就算是蘇以甯人在病院，也一樣能夠正常地追求幸福。

不久後，葉明非與獄友們陸續出獄，並約好要與蘇以甯聚餐，獄友們則冒充他的親人，另一方面，蘇以甯也在病友們合力下逃出療養院，病友們也客串當她的姐妹，出席這場冒牌貨對冒牌貨的家族聚餐。

至於知情不報的莫妮卡，則夾在兩派人馬中間，有好幾次就快要穿幫，多虧她及時化解。莫妮卡愈來愈擔心，萬一在婚禮上拆穿謊言，場面恐怕會失控，造成無法收拾的悲劇。

結婚當天，葉明非被過去的損友纏上而失約，讓蘇以甯誤以為一切又是泡沫般的幻影而神祕失蹤，同時間，一位病患正被送上院車，葉明非不甘心到手的幸福失去，夥同獄友們展開劫車搶婚的大行動，沒想到卻搞了個大烏龍，原來轉院的人是奧黛麗，而不是蘇以甯。

蘇以甯究竟去哪兒了呢？葉明非恍然大悟，他又回到當初相遇的天台，在蘇以甯躍下護欄的前一刻，終於將她拉回現實的世界中。她這才相信，即使在滿天的謊言與妄想之中，仍能找到那唯一的真愛。在他牽著她的那一刻，鴿子停在她的手上，鳥爪成了他們的婚戒，集結獄友與病友們的祝福，讓他們走向幸福的未來。 (本文為劇本大綱)

〈現在，我很幸福〉得獎感言

每個人畢生都在尋求屬於自己的幸福，有的人希望追逐轟轟烈烈的愛情，有的人希望擁有功成名就的事業，有的人希望建立和樂融融的家庭，而身為創作者的幸福，就是希望被人看見、被知音賞識、被伯樂挖掘，很慶幸，在不斷努力創作的過程中，儘管背後滿是苦澀艱辛，還是能有機會被評審們肯定，現在這一刻，我是幸福的，未來下一刻，我會更加努力。

（烏奴奴）

感謝打狗文學獎提供創作者們一個自由創作的舞台，也很高興作品能夠獲得肯定，當然，更期待有朝一日能看到自己的劇本搬上大銀幕。對我來說，創作充滿了樂趣與挑戰，並喜歡勇於嘗試不同的風格與類型。這次的劇本，有別於傳統國片的嚴肅題材，走的也不是悲劇路線，只是單純想寫一個輕鬆易懂的愛情故事，以及一群可愛討喜的社會邊緣人，表達出每一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希望帶給大家歡樂與感動。

（夏佩爾）

〈現在，我很幸福〉評審意見

我覺得它是一個商業企圖非常強的影片，不過，它卻也去碰觸了一些主流的偶像劇所不敢處理的問題。然而它的缺點是，故事一切的發展都太合乎期待，容易讓人看出它劇情的走向和結尾。它故事的完整性的確可以成立，同時，我也覺得它的劇本完成性十分足夠。

——吳米森



電影劇本類評審會議

電影劇本類評審會議

我那美麗的影像，我那美麗的故鄉

◎高鈺昌／記錄整理



時 間：2009年10月9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地 點：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善廳第二會議室

評審委員：吳米森、李祐寧、林靖傑、聞天祥、戴立忍（按姓名筆劃序）

攝 影：余念梓

初選結果

此次參賽的作品共計有28件，初選結果的決審作品計有17篇：

4票	〈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李、林(備選)、聞、戴)
3票	〈香蕉的故鄉〉(吳、李、聞) 〈雜草〉(吳、林、戴) 〈獅子王〉(吳、李、聞)
2票	〈現在，我很幸福〉(吳、林) 〈快樂出擊〉(林、戴) 〈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林、聞) 〈我那美麗的故鄉〉(吳、戴)
1票	〈幸福·圓滿〉(李)、〈王牌記者〉(吳) 〈西子·姑娘〉(李)、〈過完年再說吧〉(聞) 〈幸福手作〉(李)、〈離人褪影 (Fade Away Voyager)〉(林) 〈明日天涯〉(戴)、〈提便當的孩子〉(林) 〈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聞)

主席引言

初審的結果，獲得四票的作品有 1 篇，獲得三票的作品有 3 篇，二票的作品有 4 篇，獲得一票的作品有 9 篇，共選出 17 篇作品作為此次打狗文學獎電影劇本類決審的初步名單。此次電影劇本的決審，將選出六部電影劇本獲選推薦獎。

五位評審委員，共同推選李祐寧，作為此次電影劇本類評審會議的主席。

李祐寧：不敢當，謝謝各位的抬愛。現在請在座的各位評審，就此次打狗文學獎的電影劇本作品，作整體印象的講評，並簡述自己評選的標準。

評審前討論

李祐寧：我有好幾年審查電影劇本的經驗，這幾年也經常審查新聞局舉辦的優良電影劇本創作。此次的打狗文學獎，第一次有電影劇本類，很創新。電影劇本本身有其特定與寫作的形式和內容，但此次的參賽作品，有些則接近小說形式的創作，有些則僅有劇情大綱的初步規模，於是有些作品就事先篩選掉了，不好意思。這次的參賽劇本，主要可分為三種創作類型。一是文字的影響化程度十分強烈，看得出來是劇本的創作者與導演合一。二，是劇本人物十分的深刻，若干人物形象十分的本土，可以從中看見人物是為創作者自身刻骨銘心的生命經驗反映，是為劇本創作者不吐不快的生命故事。三，其他的劇本，則為寫得十分工整的電影劇本，看得出來是受過相關訓練的學生創作。我先來個引言，現在，請各位評審補充這次的初步評選經驗。

聞天祥：因為是由高雄主辦的打狗文學獎，「高雄性」需不需要也當作評選的考量，是為我當初的疑問；不過後來我還是以劇本的藝術性（技巧、原創、內容）作為主要的評選標準。

林靖傑：我是以藝術性作為主要的考量，而後再以有無高雄性作為進一步的參考。

吳米森：當初我也詢問了工作人員有無特殊的評選標準。因為是打狗文學獎，所以當初在初選投票時，我便有考量到有無社區意識，有無符合在地特色的彰顯。至於拍攝的可拍性，則不在考量的範圍之內，因為是劇本的創作。

戴立忍：我想要再次確定，此次劇本的藝術性，是否是為評審的優先考量？

李祐寧：我優良劇本的審核已經多年，劇本的原創性與藝術性起初是為最大的考量，但後來，可拍性標準審核的比重，則日益增加。而這次的打狗文學獎，應該是以藝術性作為主要的考量，除了

一些劇本看得出來在創作時有可拍性的考慮之外，其他的作品，則像是新手初次嘗試的藝術創作。

這次兩票以上的劇本有八篇，是否就這八篇討論。而其中又有三票以上，過半數評審票數的劇本四部，我想評審們就先從這些作品開始討論。

聞天祥：得票過半數的作品，如果沒有評審堅決反對並要說服其他評審，自然等於入選。但我建議所有得到票數、無論多寡的劇本，都應該拿出來討論，除了有可能讓評審看法重新聚焦，對參賽者應該也是值得參考的意見。

三票以上的討論

● 〈香蕉的故鄉〉

林靖傑：一開始我覺得他的劇本能力不錯，應該入選，且又有高雄在地的特色。我先說一下這次評選的總體印象，這次參賽的作品，不乏很工整的劇本，且劇本能力的掌握度也不錯，不過有些卻無法給我驚喜感。我先提一下我的一票劇本，〈離人褪影〉、〈提便當的孩子〉。這兩部作品雖然擁有許多缺點，但卻能令我眼睛一亮。回過頭來看這部劇本，這部劇本的後半部，寫得落入了特定的模式，劇本的劇情轉折顯得太過輕易，主角與女主角最後的情節發展，顯得太過快速與輕率，這是我後來沒有圈選的原因。

戴立忍：我讀來沒有太多的驚喜感，在這部劇本裡頭，可以看見過往許多傳統劇本創作的元素，有著太過耳熟能詳的劇情描述，編劇的調度太過理所當然。我當初只有圈選五本，在評審的過程中一直在考量評審的標準。我當初沒有圈選這部，但如果要我圈選的話，我也可以同意。

聞天祥：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劇本，透過黑道成員變偶像的過程，對於媒

體亂象、社會秩序、身分認同，都有相當的諷刺。而且對畫面很有想像力，這是很多劇本欠缺的。譬如香蕉既是一種成人對原鄉的概念，卻被小朋友拿來排成「麥當勞」標誌，就是一絕。雖然男女主角的感情刻劃，缺乏動人元素；後半部成名、逃難的逆轉，也有點便宜了事；看得出來寫作者太會算計而逐步落入俗套的痕跡。即使有點先盛後衰，但是跟其他參賽作品比較，我很難忽略它明顯突出的事實，所以我還是會支持它入選。

李祐寧：這部劇本的人物很有趣，然而中局以後的發展，顯得太過必然性，太過熟悉，有著其他電影拼湊的影子。不過如果要以圈選六部作為標準，與其他的作品相較的話，我想這部劇本還是可以入選的。而如果戴導可以投這部劇本，我想這篇劇本是否就先行通過。（其他四位評審一致表示同意。）

● 〈雜草〉

聞天祥：再請其他沒有圈選這篇作品的評審，來發表對這部劇本的看法。

戴立忍：這部劇本十分接近可以拍攝的狀況，而且就可拍性也當作考量的標準的話，這部片十分符合標準；同時它也讓我感到，是最有劇本寫作經驗的作品。不過這部劇本的內容跟高雄沒有太多的關係，讓我稍稍猶豫。電影中所描寫的疾病，痛覺麻痺症，是一種罕見的疾病，藉由這樣的病症處理夫妻以及各種暴力關係的呈現，它對於影像符號的經營，以及劇本影像化的過程，似乎讓人覺得已經到了可以拿出來拍攝的程度。再補充一下，我對〈百合盛開的國度〉的初步評審印象。〈百合盛開的國度〉是我心目中的第四名，它的劇本完成度，是介在大綱跟正式劇本之間，這部片的拍攝長度還有商討的空間，是否有到六十分鐘以上的可能。

李祐寧：我沒有圈選〈雜草〉的原因，是我覺得裡頭的小孩子太純真了，描寫家暴的場景，有著太過一廂情願的感覺。而且它結尾

的劇情有些急就章。

聞天祥：我一開始沒有投給〈雜草〉，不過我可以接受它入選。它的社會關懷、情感強度，都是可取的。不過某些角色絕望、負面、近乎冷血的刻劃，過於煽情，且缺乏情理支撐，這部分比較難說服我，也就降低我的認同。不過從劇本的轉場、結構來看，編劇的寫作技巧確實不錯。

● 〈獅子王〉

李祐寧：這部劇本，是由影像所組成的劇本，影像的高度高於人物和劇情的发展。畫面和劇情頗為破碎，不過劇情感覺很有趣，人物角色的塑造也頗為有趣。

聞天祥：就像用一部洋片的名字，來寫台灣的故事，這個劇本非常擅用二元對立。例如傳統獅陣的成員，竟來自現代舞廳的發掘；還有角色中的「台客」與「ABC」；甚至同性戀與異性戀等。不過編劇將這些對立元素帶向融合的努力，也是很明顯的。除了細膩刻劃出舞獅之間的較勁、勾引等動作，它也把同性之間眼神流轉與相互吸引的細節描繪出來，青春、陽剛的魅力類比，很有技巧。只是黑道和避難的情節有些草率。整體而言，無論就創意或寫作技巧，它都比大多數參賽作品突出得多。

● 〈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

李祐寧：寫學運，寫野百合運動的感覺，蠻深刻的，不過這部片是否能在中正紀念堂拍攝，會令人顧慮到其可拍性。這部劇本我以前有評審過，而且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沒有獲得補助。

聞天祥：無庸置疑，作者企圖龐大，這個劇本的架構跟規格，都遠遠凌駕其他作品。但讀了幾遍，我總會無法克制的聯想到大陸導演婁燁的《頤和園》，我的意思是他們都只藉由少數幾個參與過歷史現場的角色，來寫整個運動和時代，這其實很不容易，但

《頤和園》把主角寫到骨子裡都發亮、燃燒起來的火辣，把個人情愛與革命歷史情境融合無間的功力，是我在這部劇本裡頭比較看不到的。也就是說這幾個主人翁以為可以改變世界、卻被世界所改變的掙扎，還不夠吸引我、說服我。至於要用到中正紀念堂，是否有可拍性？則不作為我評選的考量。

戴立忍：這部片我愈想愈想收手。我想裡頭的歷史可以在現在拿出來討論，沒有問題。不過我覺得在表現性方面，它實在是寫得太簡單了，簡單到讓我懷疑，當時裡頭沒有參與學運的人，是否足以了解領會參與其中運動者的衝突與掙扎。我十分欣賞他很勇敢的選擇了這樣的題材，但劇本的情節實在有些薄弱，還有些刻板，我想對於學運以外的觀看者而言，實在很難得到理解。

林靖傑：我要說明這部劇本我備選的原因。野百合的學運運動，雖然是很短暫的運動，但它在往後的社會影響性方面，卻甚為遠大。我對於這樣的題材也十分的有興趣，但我一直覺得這樣題材的處理，得要小心翼翼。我覺得這部劇本，是此次參賽的劇本裡頭，劇本寫作能力最為細膩的一部。我後來反覆思考為何裡頭的人物無法太吸引人，我猜臆，或許是裡頭的主角人物顯現出太過菁英的意識。我還記得很多在當時參與的人，例如：以一次的環保抗爭運動為例，當時有很多台北的學生在幫忙作抗爭，當許多台北的學生來到台南將軍鄉的時候，對於台南將軍鄉一望無際的甘蔗田景觀，感到十分驚訝。他們不知道台灣有這樣的地方和景觀。那個時代的學運，是學生開始對台灣這塊土地理解的開始。而這部劇本裡頭的人物，則是台北菁英學校中的菁英，搞前衛藝術的那群。雖然這也可以說擁有一定的生活真實性，不過如果野百合只談這個，會忽略掉更多學生開放性的社會視角。然而我還是得說，它劇本的寫作能力，確實是這次參賽作品之中最好的一部，讓我感到十分的猶豫。

李祐寧：兩位評審都說得很好。這部劇本忽略掉了當時周遭的時代性，

如何衝擊了他們的生命，如何造就了他們的有些行為舉止，無法為旁人所接受。裡頭人物的行為發展性，無法顯現當時歷史的衝擊性與傷害性，如何影響了他們對於自身生命生存法則的思考，如何令他們開始思索出後續人生不一樣的抉擇。不過它的技巧還是很高的，只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問題，大家有沒有辦法接受而已。

吳米森：我原本是要進來踢它一腳的。不過，我後來換個角度思考，我們剛剛不斷在檢討這部片的原因，是否因為我們對於這個題材過於嚴苛的要求，讓我們對於這樣的題材保持十分嚴厲的態度。另外，我所想到的是，如果這部片拍出來，即使其中有些缺點，然而我想這樣的一部片，也可以激勵大家一同來思考與討論，有關野百合運動的諸多問題。

戴立忍：就我個人所知，我已經聽到至少有三個人，想要選擇這樣的題材來拍攝，甚而之後我個人也會處理這樣的議題。我還是想要強調，裡頭故事的架構實在太簡單了，人物的調動，年輕的理想與幻滅，用這些電影背景來呈現，我覺得它除了提供了一些刺探隱私內幕消息的呈現之外，並沒有處理到更為深刻的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林靖傑：我想再講一下，如果它備選進來的話，我會想要建議作者，如果想要拍攝這樣的作品，對於這個時代的視角，可以再廣一點。就我所知，學運當時有著許多當時的大學生與社會時代性的對話，我感到很可惜的是，這樣的對話少了一些。例如：很多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在當時爆開來，一些政治犯禁忌的政治思想，我覺得在裡頭都沒有觸及到，我看不到學生跟社會之間的對話關係，只看見一群被關在狹小範圍裡頭的人的特定觀感。大學生走出校園，跟社會對話，是很重要的野百合運動的啟發，我想除了在個人經驗的處理之外，還要多點社會時代的開放性，畢竟這是一個大時代的取材。

戴立忍：我覺得這部片即使拋開了野百合的背景，裡頭的角色也有合理性的存在。它選擇了這麼大的時代背景，但其中人物的角色與情節，卻無法支撐起這樣的歷史議題。

李祐寧：我跟戴導有一樣的感覺。它選擇了這麼重大的議題，想要處理這麼大的時代，但卻只處理了菁英中的菁英的經驗，只是關起門來，作自己夢想中的事情，這是我個人覺得比較重要的創作觀點。

一票及兩票的討論

● 〈離人褪影 (Fade Away Voyager)〉

林靖傑：我想特別推薦它。它的整體性我雖然覺得有問題，但卻是一部讓我可以反覆拿出來看的劇本。這應該是年輕人所寫的劇本，它的對話是很MSN的，是很網路世代的語言，我覺得它對話的處理十分的具有時代性，很生活化，讓人自在。它的對話真實反映了這個年輕時代的真實生活。

聞天祥：我覺得這反而可能是這個劇本的問題所在。它的對白沒有顧慮到歷史性與時間性，亦即同一個人物的過去與現代相差了將近十五年，那他就必須去思考過往時間的背景與用語，而不能用現下的MSN式對話去寫，否則整個時空就扁平化了。

林靖傑：這是它很明顯的問題。不過我還是要說，有些劇本如果結構寫得很完整，很接近類型化的電影，但是卻無法令人驚喜，然而有些劇本即使擁有缺點，但卻可以令我驚喜，感覺耳目一新，我想我還是會選擇後者這樣的劇本。〈離人褪影〉，當初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下圈選進來的。

李祐寧：這個作者挑戰了很高難度的主題。寫得很像記憶拼圖的模式，但寫得有點令我難以理解，所以我沒有選它。

林靖傑：其實我只想為這部作品說一下話，即使它沒有獲得在座各位評

審的同意，大家沒有感覺，也沒關係。

● 〈提便當的孩子〉

林靖傑：這部片的開頭寫得不好，第一頁、第二頁讓人沒有辦法好好看，而如果我沒有繼續看下去的話，其實很容易被忽略掉。不過後來我耐心往下看，發覺它試圖要製造一種幽默感，而且裡頭的幽默感，是屬於香港片的幽默，很具有香港片的氛圍；且很難得的是，裡頭產生了一些逗趣的對白，是在此次多數嚴肅的劇本題材中，讓我特別注意到的地方。我唯一有意見的，是它對於同志與胖子有些樣版的刻劃與描述，不過我想，這也可能是港片的缺點。

李祐寧：此次參賽作品標準的公告，註明需要提供劇情大綱和人物介紹，而這部劇本似乎沒有給。但我覺得這不是絕對的重要，我只是把它提出來。

● 〈我那美麗的故鄉〉、〈提便當的孩子〉、〈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

林靖傑：如果〈離人褪影〉和〈提便當的孩子〉這兩部作品沒有辦法獲得各位的同意，我會轉投給〈我那美麗的故鄉〉。我有被這部劇本感動，這部劇本很難得的扣合了此次徵文的主題，顯現了在地性的東西，在地性的情感。它顯現出了一些高雄的在地特色，也寫出了在地人的情感，它對高雄的情感我是感受得到的。因此雖然它的劇情架構與轉折陷入窠臼且過於模式化，但我還是會投它一票。

戴立忍：如果按照遊戲規則走的話，〈我那美麗的故鄉〉這部劇本會令人懷疑是否能超過六十分鐘。我喜歡它劇情的結尾方式，大學生跳入了黑色的海中，臭臭的上了公車。我也同意其中有些劇情太過刻板，不過有些情感氛圍寫得不錯。至於情節的複雜

度，可能是後續可以改進的地方，他們的海為何會變得這樣的髒，思考這樣的問題，把這樣的原因找出來，找出其中社會關係的糾葛與衝突，退去一些刻板化的劇情，我想就會變成一部蠻好的本子。

除此之外，我也可以投給〈提便當的孩子〉。就劇本寫作而言，他選擇了這樣一個空間處理，並有著對於氛圍的駕馭能力，它讓我非常猶豫到底是要投給它，還是要投給〈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當初我選了五個本子，最後一個圈選的本子，就是在這兩部之中猶疑。〈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是另外一種電影，不是一種邏輯敘事性很強的電影劇本架構，我也可以考慮投給它。〈阿蘭〉的劇本故事十分的散文化，結構性不夠強，但裡頭所描述的加工區的生活，卻是台灣的影像很少看見的東西。它跟〈提便當的孩子〉，各自都不是那樣完整的劇本，在主題的層次，以及在拍攝技巧的層面上，都不是這麼的熟練，但卻都營造出了可以讓我掉進去的氛圍。

李祐寧：我剛剛聽到兩位導演的意見，我想我非常願意支持這部〈我那美麗的故鄉〉，它的情感豐富，不會譁眾取寵；跟〈香蕉的故鄉〉相比，這個劇本更加貼近了在地，呈現出了豐富的本土感情，刻劃出了真實的生活。這個劇本十分貼近高雄在地化的故事，且顯現出了它故事的感人層面。然而不管是〈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還是〈提便當的孩子〉，它們基本的劇本寫作技巧、劇本結構的較不完整，似乎都在挑戰我們評審的標準，如果以可拍性的標準來看，似乎都是不合格的作品。

聞天祥：〈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那票是我投的。雖然他的劇本寫作技巧不足，而且作品就電影劇本的定義而言，是有問題的，不過我真的覺得，在這次參賽的 28 個劇本之中，〈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是寫作者對於所刻劃的

角色最有感情的一個。全片宛如一個中年以上的男子的青春懺情錄，努力為那些在傳統偏見下替台灣經濟奇蹟寫下一頁卻乏人問津的女性立傳，而且非常平實，對於特定年代特定階層的誠懇描寫，讓我完全被打動。對於一個嘗試寫劇本卻還不熟悉技巧的人來說，我會想鼓勵而投給它這一票。至於〈提便當的孩子〉，裡頭的衝突我沒有辦法接受，太過做作。另外，我也願意支持〈我那美麗的故鄉〉，我很喜歡它的結尾，影像感十足，強而有力又非常幽默，男主角最後黑漆漆、髒兮兮的坐上客運，衝擊力道好比美國電影《畢業生》最後，兩個搶婚、逃婚的男女搭上公車、教其他乘客面面相覷的怪異模樣。不過〈我那美麗的故鄉〉的過程還有許多需要琢磨的地方，例如男女主角之間情變以及老友背叛他的理由，實在落入八點檔連續劇的刻板模式。如果〈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的劇本結構無法說服大家投它一票的話，我想，我會轉投給〈我那美麗的故鄉〉。

李祐寧：〈阿蘭：一位加工出口區女工的故事〉的劇本形式是否符合劇本，實在有商討的空間。

戴立忍：〈阿蘭〉劇本裡頭所描述的高雄氛圍，前鎮區的生活，很符合我對於高雄生活的經驗與記憶，我很容易被它召喚。不過它實在擁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劇本的格式缺點真的太多了。

林靖傑：這個故事我會感動，但畢竟，它得是個電影劇本。它不只是格式的問題，它只是個很粗糙的粗胚，它距離要完成一個電影作品，還要割捨掉許多東西，裡頭的結構實在擁有許多問題。我倒建議聞天祥老師，或許可以在後續的評審感言中，介紹到它。我們總要鼓勵、肯定他，讓他知道他的確感動了我們，但也可以提醒創作者們電影手法的重要性，很可惜他浪費了一個感動人的故事。

聞天祥：我想我的目的達到了，會議記錄會有對他的鼓勵與期許。

● 〈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

李祐寧：〈幸福·圓滿〉只有我一票，整個劇本，充滿幸福圓滿，但字裡行間充滿了造作，也就顯得不夠真實與自然，我想我就不再堅持。

林靖傑：〈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是我心目中排名前幾名的劇本。我把寫劇本的寫作技巧，放在評選標準的第二位，我比較注意的是，劇本是否能真實的呈現出角色的生命狀態。很難得的，在這部劇本裡頭，可以看到年輕時代的某種真實性，某種真實的生命狀態。

聞天祥：在我的評價裡，這也是個很有技巧的劇本，儘管牢騷多於情節，但確實把二十多歲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輕人對於社會的不滿宣洩，寫得蠻過癮的。只是我不喜歡它的結尾方式，感覺什麼都解決了，反而流於俗套。我當初在這部劇本，跟〈現在，我很幸福〉之間作抉擇。不過很可惜的是，即使這兩部創作者的創作特質，都顯現出來了，但卻也同樣都在結尾的時候，落入到過於明顯的窠臼裡。

李祐寧：還有其他人要對這部劇本表示意見嗎？或者有人還想要推薦其他的劇本？

● 〈過完年再說吧〉

聞天祥：這是一個怪趣十足的劇本，寫的是一個牽豬人的故事，表面沒有過人的劇情起伏，但細節卻很豐富，特別是牽豬人走路的過程，那種「狀態」描寫得很好，反而是在一些戲劇性很強的場面處理上，顯得有些失敗。例如：媒人婆突然霸王硬上弓的舉動，就顯得刻意卻欠經營。我喜歡這個本子對沒什麼特別事做的時候的描述，有一種很獨特的味道。還有，它也把高雄地緣的特色帶進來了。我覺得這個劇本很特別。

戴立忍：這個劇本我也稍稍被打動過，這種東西不常見。雖然牽豬哥的情節，新浪潮的電影已經有過一些描寫。不過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好像是，劇情似乎沒有寫完就交稿了。

李祐寧：似乎是很隨性的就交稿了。

戴立忍：我在這裡發言，想要再提醒一下劇本的創作者。我相信有很多有豐富生活記憶與參賽熱情的劇本，在他們的心中，也都有著許多美麗的場景和圖畫，然而因為沒有熟悉寫作劇本的格式，於是留下了遺憾。我想要提醒的是，影像劇本跟寫文章之間具有很大的落差。我一開始也覺得這個劇本很有趣，不過它突然停止了劇情，讓我覺得我有些被騙。

李祐寧：文字必須影像化，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劇本寫作要求。我想提一個也很好玩的劇本，〈西子·姑娘〉。它是個藉由導遊開展的故事，不過人物的性格卻顯現出了太過自我的感覺，而雖然它也有在地化的感情，不過裡頭的感情跟〈我那美麗的故鄉〉相較，則顯得過於浮面。

我們是不是就在六件評審獎之中，選出四件符合劇本結構的作品，至於另外兩個名額，則為鼓勵性質的名額，讓有些感情豐富，非常想要進入這一行，但還不太熟悉劇本寫作的人，獲得鼓勵。

林靖傑：這些劇本我們都大致討論過了，我想，圈選的時候我們都可以把它們放在心上，但不一定要用硬性的名額來限制。

● 〈現在，我很幸福〉、〈明日天涯〉

林靖傑：在進入最後的圈選之前，我想再推薦一本，〈現在，我很幸福〉。他很有企圖心想要完成一個好看的商業劇本，整個劇本結構也還不錯，沒有失敗，他的寫作算是成熟，創意也能引人入勝。我會把這個劇本，定位在另類的偶像劇劇本。

吳米森：我覺得它是一個商業企圖非常強的影片，不過，它卻也去碰觸

到了一些主流的偶像劇，所不敢處理的問題。不過它的缺點是，故事一切的發展都太合乎期待，看完前面三分鐘，似乎就可以讓人看出它的劇情走向和結尾。然而它故事的完整性的確可以成立，同時，我也覺得它的劇本完成性十分足夠。

戴立忍：我再來推薦一部劇本，〈明日天涯〉。它有點像公路電影的類型。多線故事情節的組合，角色、故事劇情的推演，作者的技巧都還算純熟，不過我只能說它是中規中矩，這是我當初圈選它的理由。它敘述的是一個由北到南烏龍追殺的故事，而且它各方面所具備的條件，也都還算不錯。

林靖傑：我想這部劇本，交到不同導演的手上，結果會相差甚大。它比較危險的地方，便在於就劇本本身而言，這樣一個厭倦上班生活的中年男子，遇到了檳榔西施，劇本本身藉由這樣明顯的角色反差，就已經能夠開展出一個有趣的敘述空間。它的故事，實在太可以令人想像了。我想這個劇本如果交給王家衛，可能就會變成有王家衛的風格，劇本本身的成敗因素，似乎很容易被導演帶著走。不過，我也同意，它的劇本具有一定的完整度。

李祐寧：台灣似乎有拍攝過似曾相識的電影劇情。

最後投票結果

李祐寧：如果大家沒有想要繼續推薦的電影劇本，我們就開始進行下一輪的圈選，大家各自圈選六部電影。另外，因為劇本大綱跟人物介紹，是當初參賽的規定標準，於是沒有人物介紹的〈提便當的孩子〉，將予以剔除。而〈我那美麗的故鄉〉，雖然拍攝的長度有令人疑慮無法超過規定的六十分鐘片長，不過我覺得它的拍攝氛圍如果緩慢拉長，是可以超過六十分鐘的，所以它可以在圈選的名單之內。請大家圈選六篇，作為最後討論的篇章。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電影劇本決審作品

編號	題目	評審結果				
S001	香蕉的故鄉	×	○	○	○	○
S002	雜草	×	○	○	○	○
S003	幸福·承諾	○	○	○	○	○
S004	現在·我很幸福	×	○	○	○	○
S008	王牌記者	○	○	○	○	○
S011	快樂出擊	○	○	○	○	○
S012	獅子王	×	○	○	○	○
S013	西子·姑娘	○	○	○	○	○
S014	過完年再說吧	○	○	○	○	○
S016	幸福手作	○	○	○	○	○
S017	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	○	○	○	○	○
S021	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	○	○	○	○	○
S022	我那美麗的故鄉	×	○	○	○	○
S023	離人攝影 (Fare Away Voyager)	○	○	○	○	○
S026	明日天涯	○	○	○	○	○
S027	捉捉當的孩子	○	○	○	○	○
S028	阿蘭一個加工區女工的故事	○	○	○	○	○

○ 通過 · 推薦六名

吳米森：〈香蕉的故鄉〉、〈雜草〉、〈現在，我很幸福〉、〈獅子王〉、〈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我那美麗的故鄉〉。

李祐寧：〈香蕉的故鄉〉、〈雜草〉、〈獅子王〉、〈西子·姑娘〉、〈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我那美麗的故鄉〉。

林靖傑：〈雜草〉、〈現在，我很幸福〉、〈快樂出擊〉、〈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我那美麗的故鄉〉。

聞天祥：〈香蕉的故鄉〉、〈現在，我很幸福〉、〈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獅子王〉、〈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我那美麗的故鄉〉。

戴立忍：〈香蕉的故鄉〉、〈雜草〉、〈快樂出擊〉、〈獅子王〉、〈我那美麗的故鄉〉、〈明日天涯〉。

以上總計：〈我那美麗的故鄉〉五票，〈香蕉的故鄉〉四票，〈雜

草〉四票，〈獅子王〉四票，〈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四票，〈現在，我很幸福〉三票，〈快樂出擊〉二票，〈失敗世代之米蟲日記〉二票，〈西子·姑娘〉一票，〈明日天涯〉一票。

三票以上的作品共有六部：〈我那美麗的故鄉〉、〈香蕉的故鄉〉、〈雜草〉、〈獅子王〉、〈百合盛開的國度 (Formosa Lilies)〉、〈現在，我很幸福〉，作為此次電影劇本類的推薦獎作品。

最後，主席再請大家就這六部得獎的劇本，選出一部電影劇本大綱，作為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上的推薦作品。

主席推薦〈我那美麗的故鄉〉，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其他評審亦共同認為，此部劇本能夠表現高雄的在地生活與精神，遂達成共識。

編按：〈我那美麗的故鄉〉劇本大綱在《聯合文學》發表後，有讀者回，曾在作者的部落格看過，經主辦單位與評審慎重商討，有違「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徵稿辦法第十一項「注意事項」之(一)「參賽作品須屬未在任何報章雜誌、網路(含 Blog 部落格)發表或出版者……」之規定，經與作者聯繫，同意取消獲獎資格，造成各方的不便，敬請見諒。

海濱地圖

短篇小說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首 獎 徐璿琇〈遺失的遠方〉

評審獎 陳韋任〈洛可可〉

評審獎 陳彥竹〈客房〉

佳 作 蘇家盛〈走〉

佳 作 楊富閔〈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26 車次/Train 1040
Taipei ➡ 左營 Zuoying
17:00

乘客/PSGR 1
座位/seat 10A
成人

3
信用卡
5-0333

2009/07/24發行

背
面
朝
上

插
入
票
口



短篇小說類總體評論



短篇小說類總體評論

希望在南方

◎李喬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評審時出現「選票不集中」狀態。原因可能是：作品水準整齊——都不錯或都不理想；五位評審人看法差異大——差異大是好的，表示評審標準不致偏斜一方。另一因素是作品太多，初複審同一批人，可能疲累而歧誤。從近三小時的「舌戰討論」看，此因素少。

依辦法錄取五名，名次在爭論後投票產生。但是：一、對於名次，各評審人「支持作品」很不同；二、大家都承認名次間差異鮮少——就得分言，一二三名間竟都是一分之差；三、所以臨時決議，希望評審獎增一名。

這個結果應予正名看待：整體水準接近，是文學本身的勝利。

個人最欣賞的是〈客房〉。此作前段寫實落筆，交代「現實」之後，以如夢似幻場景敘述一段恐怖、驚悚的歷史經驗。人物背景增加可信度，以「孩子觀點」敘事，使讀者容易接受。父母極力保護孩子，不要接近那神祕的房間，可是「大環境」都淪陷了，連「知道太多」的老師也非「入屋」不可，於是父母子一起失蹤……。

以比較角度看今年的各地小說獎，個人看法是：一、文學語言益見純熟；二、想像力驚人，這個文學意義十分重大；三、中南部，尤其南部作家作品進步神速。不過就這回Takau文學獎言，驅使母語入文不多，不夠好。這一點值得作者、教導者反省。 （黃惠燕／攝影）



短篇小說類總體評論

評審標準的弔詭

◎季季

每一種文學獎評審，都難免坦露各評審委員的偏愛甚至偏見。本屆短篇小說類評審，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不少參賽者沒有詳閱徵文辦法第一條的「宗旨」，作品偏離「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而在評審會議初始，主席也未就這一點請各委員預先整合共識，以致不少得獎作品雖有文學的質地，卻未能呈現「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

我特別提出這項評審標準的弔詭，並非有意指陳缺陷，而是提供主辦單位的參考。如果以後仍堅持徵文「宗旨」，則應事先提醒評審委員；如果認為「宗旨」只是聊備一格，則不妨乾脆刪除，讓小說體裁的範圍擴大，年輕寫作者更能發揮創意與想像力，也免得造成評審的困擾及評審標準的落差。

我在閱讀小說時，一向非常重視題材的創意，敘述文字與對白的精確，以及結構層次的鋪排與意象的營造。但是基於「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原則，這次閱讀七十三篇參賽作品時，除了上述的標準，也特別留意是否符合「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這項徵文宗旨。我圈選的作品〈遺失的遠方〉、〈拍賣一條街〉、〈南方盛夏的番石榴花〉、〈鴿零王〉、〈快樂王子〉，雖然水準不一，至少都符合了這一宗旨。〈洛可可〉、〈客房〉、〈我的名字叫陳哲斌〉諸篇，在題材與技巧上都各有創新，然因不符宗旨，只好割愛。

〈遺失的遠方〉是我的首選之作。該文不但海洋意象鮮明，層次飽滿繁複，文字的技巧與結構也是本屆參賽作品中最亮眼的。有了這樣的基礎，又獲得首獎的肯定，相信作者以後還會寫出更好的作品。

(黃惠燕／攝影)



短篇小說類總體評論

重視小說質素

◎彭瑞金

本屆打狗文學獎短篇小說共有七十三篇作品應徵，我沒有按照編號順序，先任意抓取其中的一部分評閱，約略看完三分之一之後，令我暗暗心驚，幾乎找不到一篇可以叫人精神一振的作品。評選這種粥少僧多的文學獎，總共只有五名獎額，習慣上，我都以A、B、C將作品分成三組打分數，A組是將進入最後考量的一組，B組是做第二次重新考量的一組，C組是不予考量的一組。看完全部作品，列入A組群的只有個位數，列入B組群的多達四十多篇，最後等於將所有作品都做了兩次以上的檢視。暴白這些，只是強調今年的打狗獎短篇，罕少極為突出的作品。

初選的結果，每人投五篇，竟然選出十八篇之多，只有七篇有兩票，得三票的一篇都沒有，可見我的初選「感言」也反映了大部分評審對本屆打狗短篇小說的印象。這樣的評審印象，會產生不盡如人意的結果，也是可以預期的。決審時，以分數計，一至五名都是相差一分，也是很有趣的結果。

我始終支持而最終得獎的是〈洛可可〉，它是一篇最具現代都會生活隱喻的作品，結構完整，行文精要細密。小說和它存在的社會、時代的對話、連接關係，是我比較重視的小說質素，因此，我也支持〈客房〉和〈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黃惠燕／攝影）



短篇小說類總體評論

喜見誠懇的新意

◎愛亞

綜觀七十三篇短篇小說，以水準論並非十分理想，但有一事可喜：新手頗多。

歷年國內的各種大小文學獎常見「以文學獎為職志者」用順暢的筆調、練達的方式書寫，在文字上少可挑剔，在文氣上卻不見誠懇，以致讀之無感。站在評審者立場當然喜見新手，蓋新手或許文字生澀甚至結構與技巧皆遲滯艱鈍，可仍布滿誠懇的新意，如稚子之奔跑，雖蹣跚碰撞，但凡見者都明瞭其基本清新及假以時日稚子成長當有穩健奔走之能力。

本年度參賽作品各具風貌，並且已完全脫離過往二十年中「流行」「時興」的「凡小說必有人得癌症、情人車禍死亡存者傷心後悔、女性悲苦一生、悲情同性戀……」但另有一現象仍存在，即「古事新寫」，許多篇文字相當不錯的作品連複選都未通過，原因是不論古事或古文的新寫，其故事或小說內容皆已有所本，並非作者創作，既非創作，若能得獎就有失公平，因此扣分。另有題材、文字、內容皆達水準但全文老生常談而少新意，或錯字連篇甚至使讀者誤解，都是得分少的理由。

得獎的前五名作品各具擅場，未列名者有多篇都具有高分，而分數與前五名相去不遠，這意味並非作品不好，實是要遵循比賽規則，只能取五名。所以十分寄望下一次的打狗文學獎，經過一年砥礪，相信五名之後的諸位未得獎者一定能竿頭更進，新作動人。（黃惠燕／攝影）



短篇小說類總體評論

文學性與宗旨應兼顧

◎蔡素芬

雖是地方政府舉辦的文學獎，也有明顯的主題，但是參賽者多數不注意應具地方特色的宗旨，而是書寫他們有感而發的主題，因此七十三篇作品裡，內容的取材很豐富，從個人情感、家庭情親，到科幻、歷史、社會問題等，和全國性的徵文並無差異。

但因是有明顯主題的徵文，在評審時，不得不顧慮合不合宗旨，選出的幾篇，雖不都與高雄特色相關，但在文學表現上都有相當的成熟度。唯是就小說的完整性和說服力而言，仍有進步的空間，有些線索必須合理存在，才能使整個故事情節所推向的目的性，可以被理解。過度的玩弄技巧，也會失之誠懇，小說動人之處不在技巧多繁複，而是在技巧形式之下，作者提供什麼樣的人性感動。

就技法而言，寫實作品不少，以寫實的方式書寫，若沒有生動的敘述語言、特別的觀點和精采的內容，作品往往失之平板，較難從文學獎中脫穎而出。

沒得獎的作品裡也不乏精采的片段，有篇輕鬆有趣的作品，因地點發生在台北，即使讀來清新可人，仍因與宗旨相去甚遠，而沒能選入。參賽者投稿前，應仔細閱讀徵文宗旨，以免好作品落選徒增懊惱。

（黃惠燕／攝影）



短篇小說類首獎

遺失的遠方

◎徐璿琇



徐璿琇

畢業於北一女中。

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曾獲96年度道南文學獎。

短篇小說類首獎

遺失的遠方

◎徐璿琇

在那裡，我媽等著我。

我從學校打電話拜託醫院，派車送我媽回來。

踏進家門，我媽看著我放在地上的行李，尖銳的打量著我，像在看陌生人。她乾枯的臉龐湊近我的眼，帶著威脅與敵意的語氣問：「妳是誰？」

妳是誰？妳是誰？咄咄逼人。

「我是妳女兒。」我沒有看著她，淡淡的回答。

「不不不，」我媽倒抽一口氣，退了一大步，朝著我說：「我只有一个兒子，我沒有女兒。」

我是她女兒。我是那個，從前讓她拿著掃把，在後面追著打的女兒。那個偷學抽菸，差點燒掉房子的女兒。那個在耳朵和肚臍上穿孔，純粹只是為了氣她的女兒。

以前的她，曾經說過好幾次，要我別再回家，省得她把我打死。我總是用盡全身的力氣在激怒她，而她拿起棍子來也毫不留情。如今，她不記得這些力氣，這些劍拔弩張，這些曾經抓緊我們彼此的傷口。

她只記得我哥。

我常想，也許她的生命裡，本來就不曾記得過我。

在家裡，哥從小到大的獎狀貼滿牆。滿分的考卷泛黃而看不清字跡。除了這些，在這個家裡，哥沒有什麼被留下。

哥失蹤有六年了。

我回家，因為那天警局裡打電話來，說海邊撈到一具浮屍，浮腫發

青。「說不定，是妳哥哥。」電話裡冷漠又制式化的聲音。

這已經是第三通了。成為失蹤人口的哥哥，只有在出現無名屍的時候，才會被提起。有時候，我回家，看著他空蕩的房間，整齊的書桌，彷彿他從未存在過。

哥走了之後，媽的心思也走了。

她變得瘦削，消極，成天在家裡哼著不成調的歌。她多接了好幾家餐廳的洗碗工作，成天與清潔劑和泡沫為伍。她必須忙，忙著做別的事情，她的頭腦才會暫停，才會無法思考。這樣，她才不會想起她的兒子。

她唯一的兒子，居然跟她的丈夫一樣，頭也不回，拋棄了這個家。拋棄了她。

她忘了工作，忘了吃飯，忘了洗澡，忘了我。

唯獨記得，她的兒子還沒回家。

常常，我在夜裡夢見她的歌聲，被我自己驚醒，全身的冷汗，彷彿又回到六年前那個夜晚。

星期五的夜，媽媽在餐廳工作還沒回來，電話就在凌晨裡咆哮起來，一聲一聲，彷彿催魂。我從沉睡裡猛然驚醒，接起電話，我朝著沉默的那頭問：「誰？你是誰？」一如我媽如今質問我的語氣。

深夜的電話，沉默而無聲。

我沒掛電話，對方也沒有掛，僵持著。

聲音，彷彿不需要存在。

我乾涸的喉嚨忍受著炙熱，握緊電話的手一陣痠麻，就在我想要再出聲時，電話喀的一聲切斷了。

我似乎早有預感，那是我哥給我的最後一通電話。

他一向寡言，關在房間裡，讀著一篇又一篇的小說。沙特、波特萊爾、卡夫卡。常常，他在夜裡，就著手電筒，到外面散步。一走就是好遠，直到凌晨我被媽回家的聲音吵醒，才提著手電筒出去找他。

哥總是在海邊坐著。

漆黑的夜裡，浪濤聲要將人生吞活剝。

當我的手電筒照到他，他頭也不回的站起身來，走在我前面，對我說：「回去吧。」彷彿他才是出來尋找我的人。

如今，他走得太遠，遠得看不見背影。

那通電話後，我還在家裡住了三年。

媽的歌聲繚繞在屋子裡，被關在哥的那些獎狀裡，不分晝夜。在等待裡，她似乎不用入睡。白天她很早就在門口前坐著，當傍晚我放學回家，她總是看著我，然後說：「妳是我兒子的同學嗎？我兒子就要回來了吧？」

那些日子，媽把窗簾全拉了起來，狹小的空間裡，不透一點光。她總在海風起的時候，拉著我的手，要我提著手電筒，去把哥叫回家。

「好心的小姐妳去吧，我兒子在海邊一個人，很孤單的。」

媽一生都在等待。等丈夫回家，等兒子回家。

不是她選擇了等，而是等待找上她。

之後，媽送進了醫院，而我搬離家裡，到台北。

夜半在房間裡驚醒，我仍舊慌張的找手電筒，耳邊是一聲聲的海浪。直到我打開門，看見長長的走廊，一扇扇關緊的房門，才突然明白，我已經離開那個一開門就是泥濘土地的家。

而我要呼喚著回家的那個人，也早已不知去向。

哥哥離家太遠，他的面容已經逐漸模糊。我漸漸想不起他的樣子，我需要一張他的照片。

「妳為什麼要到我兒子的房間裡？」

我媽探頭進來，像是在問我，又像是對著自己說：「我兒子很久沒回家了，他到台北念書了，他會成為有用的人，不會和他爸爸一樣。」

很難說我媽瘋了，因為對於我哥，她總是記得清清楚楚。

我在抽屜裡找到一個鐵的餅乾盒，上面繪製的小孩笑臉，斑駁得彷彿哭泣。裡面有張哥哥小時候的照片。畫面裡沒有別人，只有他。

一如他的人生。

那通沉默的電話，那些沉默的夜。

那些厚重的小說，那微弱的手電筒燈光。

這一切，讓我回想起我哥，都是一片讓人窒息的靜默。

彷彿冰雪，一片一片，漫天飛舞，塞滿了心裡應該屬於他的那個空洞。

那些該屬於他的回憶，該與他有關的聯繫，在他消失的同時，一瞬間焚燒殆盡。連他的笑，他的眼淚，回想起來都如此淡，如此撲朔迷離。

和爸爸分開的時候，哥哥站在我旁邊。

如今我卻不記得他的樣子，彷彿他一開始就不在那裡。

不在這個家裡。

小時候，當我們做錯事情，媽總是對我們大吼：「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你爸才會不要你們！」

爸爸離開家裡的時候，我才小學三年級。

那時我和哥哥手牽著手，站在門口，看著爸爸的皮箱，在地板上拖出一條刮痕。那又長又深的輪廓，彷彿刀傷，砍在我的胸口，媽的胸口。

或許，我哥的胸口也有。

哥哥和我差三歲，常常，我覺得他比我幸運，因為他對爸爸的印象多了些，或許，爸爸對他的愛，也多了些，如同我媽。但也許這樣的愛，又讓他比我更倒楣一些，因為他只是「曾經」擁有。

爸爸走了之後，媽媽的生活重心，轉到了哥哥身上。

我記得那時，媽媽在餐廳裡幫忙洗碗，晚上回家，在夜深人靜時，總是進到房間裡抱著我哥，哭著夢囈：「媽媽只剩下你了，媽媽只剩下你了。」

「你千萬不要像你爸爸一樣。」媽媽總是叮嚀哥。

我不知道哥哥是否像爸爸，但我知道，哥哥是很優秀的人。

他在學校的成績優異，他成了媽媽的驕傲，媽媽逢人便談起哥，洗碗也哼著愉悅的歌。她回到家，只要看見哥靜靜的坐在書桌前，她就滿心歡喜。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也都很喜歡哥，他們說，哥哥絕對會成為一個大人物。

哥哥的光芒，讓我在這個家裡噤聲了。我變得無足輕重，沒有一點重量，輕飄飄的，遠離他的優異和媽的笑容，遠離這個家，遠離我自己。

「不要去吵妳哥哥，」媽總說：「他是要好好念書的人。」

又也許是哥哥的沉默，讓這整個家噤聲了。

我從未見過哥哥與人攀談，和我，也很少說話。

哥有一種疏離的氣質，眼睛微微眯起，神情有些睏倦，沉默的讀著紙上的那些字裡行間。

年幼的我認為，像哥哥這麼聰明的人，和我不同。

看著牆上的那些獎狀，那些優秀的證據，我覺得，他是個不需要與人交談的人。因為他什麼都知道了，沒有事情難得倒他。

哥是聰明，聰明得難以了解。

聰明得，對於生活上的愚蠢，毫不避諱的承認。

小時候，鄰居對我說，爸爸和別的女人到了板橋，不會回來了。

哥牽著我的手一起上學，在路上，我抓著哥哥的衣角，然後問：「板橋在哪裡？」年幼的哥哥想了想，然後摸著我的頭說：「大概，在很遠的地方吧。」

「有多遠？」我會歪著頭繼續問。

「我不知道。」哥哥總會平靜的說。

「為什麼爸爸要去？」

「我不知道。」哥哥還是會回答這句。

為什麼、為什麼，我總有問不完的為什麼。

哥哥也總是一再的重複回答。對於這些太過複雜的問題，他從不會不耐煩，也不會生氣，他只是眼睛看著前方，然後靜靜的吐出這句：「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而現在，換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哥哥要走。

媽從不提起板橋，一旦我問，就是一陣打。

板橋，對我們兄妹而言，成為了一種迷幻又危險的想像。第一次在台灣地圖上指出板橋，感覺一陣痠麻通過手指，彷彿電流，充滿禁忌，

既神祕又夢幻。

那裡，是爸爸消失的地方。

有天夜裡，我提著手電筒去找哥哥。他不在海邊，而是在去海邊的路上。他站在瘋長的雜草邊，遠遠的看著海。

「我想，有天，我會離開這裡。」他說。

他是會離開這裡，這個村子無法圈住他。
他是太優秀的人，老鷹不該蟄伏在雞寮裡。

只是那時我不明白，原來他說的離開，這麼遠。

比家遠，比爸爸的板橋遠，遠得在這世界上，沒一個地方能抓住他。

之後，哥哥考上台北第一志願的男子高中，村子裡的人都跑來向媽恭賀，而那也是媽第一次打電話，向餐廳的老闆請假，留在家裡陪我們吃晚餐。

媽對哥噓寒問暖，準備他愛吃的東西，要我騎著腳踏車去市場裡買菜回來。那時我腳踩著踏板，在黃昏的夕陽裡，趕著離開我家，前往快收攤的市場。當我一回頭，突然覺得，我似乎不屬於這裡。

直到現在我依然覺得，在這個家，最該走的人，應該是我。

我對哥哥，嫉妒又崇拜。

而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到底哪種感情多了些。

我嫉妒他占據媽媽的愛，嫉妒他的優秀。卻又氣自己，為何自己就不是他？為何我就不是那個永遠站在講台領獎，拿著滿分考卷回家，讓

同學和老師喜歡的人？為何，我就不能也讓媽媽對哥哥說：「別去打擾你妹妹，她是要好好讀書的人。」

為何當他接受光芒時，我卻必須撿拾，那片他遺落的黑暗？

那個景象，一直深深壓在我的腦海，沉默吃飯的哥哥，燦爛而臉頰泛起紅暈的媽，整桌子我踩腳踏車趕著買回來的菜。像極了一幅畫，而我是畫裡的污點：坐在陰暗的一角，既無法博取媽的目光，也懦弱得不敢逃離畫面。

從那天起，我決心要成為和哥一樣的人。

抑或是，比他優秀的人。

但這麼多年過去，我卻從不明白，在這優秀的背後，到底還剩什麼。如果生命可以計算，那麼哥的生命，該列出怎樣的算式呢？

哥一直做一個百分之百優秀的人，任何事情都處理得穩穩當當。他拿了他生命裡百分之百的力氣，去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那他還剩什麼，可以拿去活呢？

哥上高中後，我在媽餐廳旁的一間雜貨店裡顧店。

媽老了，而我長大了。

那時老闆娘看著我，背著書包，剪了極短的頭髮，全身的汗味。她搖搖頭，然後說：「能念書的人就去念書，不能的，就只好工作貼補家用。」

好幾次，我在櫃台上看書看到睡著，回家後打開桌燈，繼續把課堂上的東西嚥下去。我一邊打工一邊讀，那時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前途或是未來著想，只是倔強的想證明：我不是一個不會念書的人。

那年暑假回來的哥哥，把房間裡的書，全搬到了門口。

在路邊，他點起一把火。

那些陪了他無數個日子的書頁，在陰暗的燈光裡唯一親近他的東西，被他自己燒得一乾二淨。

從雜貨店打工回來的我，看見火舌，嚇得站在門口。哥走到我旁邊，我們蹲著，等火燒盡，澆了一盆水，把餘燼埋入土裡。

我看著哥的卡其色制服，和他臉上的灰，他專注的掩埋著那些殘渣，彷彿掩埋屍體。

「你不再看了嗎？」在夕陽裡，我問他。

「不了，」哥靜靜的回答：「因為所有的故事，都只有一種結局。」

「那你可以嘗試看看別的書啊。」那時我天真的回答他。

哥站著想了想，微風拂過他的臉，而背著陽光，我看不見他的表情。他和我的汗水，一起滴落在那個夏日的午後。

直到現在我依然記得，那天黃昏，哥站在我前面，一如那些我去海邊找他的夜。他向我招招手，對我說：「回去吧。」

這麼多年，我從不知道，他在那些小說裡，究竟看見了哪種結局。

我反覆讀過記憶裡他常看的作品，卻依然沒有頭緒。小時候的想法，常飄回我腦裡。

故事會寫到這個結局，如果不是我太愚蠢，就是哥太聰明。

我從未了解過他。

他看起來，對任何事情都毫無慾望。

我不知道他在追求什麼，他在期望什麼，我甚至不明白，他究竟想要怎樣的生活。

不明白，為何最後，在那麼多個殘忍的告別方式裡，他選擇了消失。

那甚至不算一種告別。

那年，哥哥打電話回來說考上了大學，我考上了台北第一志願的女子高中。

當晚，沒有恭賀的人潮，沒有人踩著腳踏車為我準備一桌子飯菜，也沒有媽開心的笑。一如往常的寧靜，而我沒吃晚餐就躺上了床。

凌晨媽從餐廳裡回來，把我從床上叫起來。我的成績單攤在餐桌上，昏暗的燈光下彷彿破報紙，上面寫些什麼不再重要，只需要趕快丟到垃圾桶裡。

媽看著我，慢慢開口：「我想，妳不要繼續念書了。」

「媽媽付不起。」她沒有看我，也沒有看那張成績單，只是一直盯著餐桌被腐蝕的桌角。

「妳去找工作，賺錢，這樣妳哥哥才能念大學。」她平靜的開口，我聽見我的頭腦裡，有什麼已經斷裂的聲音。

「大學啊，妳哥哥可是村子裡第一個大學生啊。」媽微微的笑了。

我咬著下唇，漲紅著臉，沒有回答一句話。

我把成績單壓在枕頭底下，吞著滿嘴的血腥味，混著淚水，整夜沒睡。為什麼，當第一志願的成績單上，印著我的名字時，就失去了價值呢？為什麼當我用盡全力去證明我自己之後，我卻還是無法改變什麼呢？

培育一個天才，是要埋葬全家。

我進了工廠，針織的機台，一捆一捆的線。難聞的化學味，嘈雜的人聲和粗魯的工頭。偶爾，我會在借來的報紙上，看看台北的建築。

我甚至沒看過那所我應該去念的學校。

「妳說的那間學校在總統府的旁邊。」

隔壁的阿姨告訴我：「別想啦，人有人的命。妳的命就是在這裡。」

快要開學前，雜貨店老闆娘到我家來，她借給媽錢。

「妳女兒頭腦很好，不念書可惜了。」老闆娘在門口和媽說：「要不妳讓她讀附近的夜校，白天她也可以去工作啊。」

穿上制服的感覺，不是感動或喜悅，而是一種怨忿。

我應該穿上綠色的制服，在台北的馬路奔跑。而不是在這裡，被困在這裡，穿著一般的制服，在夜晚時，騎著腳踏車，看著陰暗的路燈，到達我不認識的學校。

我是老鷹，但我卻因為另一隻老鷹的飛翔，而被困在這雞寮裡。

我白天工作，晚上坐在教室裡。

無論在哪裡，我都心不在焉。

在工廠裡，常常車錯線，搞錯步驟，不和人交談，也不笑。

在學校裡，我常常看著飛舞的蟲子，然後用手掌一一把牠們拍死在桌上。把屍體聚集起來，放到前座女孩的衣領裡。我對老師的叫喊充耳不聞，我在上課時間大口的吃東西。

後來，我一個人的座位移到了教室的角落，在垃圾桶的旁邊，充滿腐臭的味道，尤其夏日。

那時，我常常覺得，我的身上，彷彿也傳出腐敗的酸味。

從身體裡，從血裡、肉裡，無止境的吞噬我。

我討厭這些人，我討厭他們全部。

我漸漸不去上學，連工廠也是經常翹班。

我學著抽菸，在身上打洞穿環。現在，換我自己一個人，在深夜裡到海邊，坐在哥以前坐的那個位子，一邊吐著煙圈，一邊看著海。浪濤聲陣陣，彷彿要將人生吞活剝。

我不知道哥看到了什麼，但我除了一片黑暗，什麼也沒看到。
而且我知道，不會有人提著手電筒來找我。

我環顧哥的房間，如今這裡沒有書了。原先書本倚靠的牆，斑駁脫漆。床舖蓋上一層灰，書桌的透明軟墊發黃變質。門鎖已經腐朽損壞，關不住滿屋子的空蕩。

這裡充滿著我哥的影子，學校，房間，曾是他的全部。
他走了，當我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回來時，這些地方靜靜改變。

這麼多年，哥也是會改變的。

但我卻無法想像他的改變。他在我腦海裡的映像急速的倒退，我記不起他高中以後的樣子。哥哥對我而言，還是那個，一起牽著我的手，回答著「不知道」的小男孩。

也許，我們都不熱中於長大。

上大學的哥哥，第一年的寒假從台北回來過年，我正站在門口抽菸。他看著我，眼神裡閃爍著什麼，我沒看清楚。

除夕夜裡，哥提著手電筒來海邊找我。
海風冷冽，像刀刃，往我們的臉上，身上，無情的劈砍。

哥的腳步輕輕的，沒有造成一點聲響。他靜靜的坐在我旁邊，一句

話也沒有說。黑暗裡，我手上的菸，成為一個明亮的光點，在沉默裡，靜靜焚燒著我們的時間。

「要不要喝酒？」突然，哥問著我。

我們走到雜貨店前，隔壁媽工作的餐廳燈火通明，客人的嬉鬧聲一陣一陣傳來。徹夜狂歡，不醉不歸。

我和哥蹲在餐廳的燈光前，打開啤酒，一口接著一口。

微醺的時刻，我問他：「台北好玩嗎？」

哥看了看我，輕輕一笑：「還是不去的好。」

我笑出聲音，用肩膀推推他的手肘：「少來了，你這少爺。」

哥也笑了，記憶模糊，他的笑卻像朵燦爛的花。

勾人攝魄。

「別念太多書。」他笑著，淡淡的對我說。

「念太多書，會吃虧的。」他捏扁罐子，丟進遠方的稻田裡。

他走在我前面，我邊走邊想，頭卻痛得幾近迸裂。

「哥。」我看著哥哥的背影，然後喊他。

「你知道嗎——」

哥轉過身來，我揉了揉眼睛，不讓他看到我的眼淚。

「我真的，很想去念。」我泣不成聲。

「我知道。」哥哥走過來，牽著我的手，把我拉近他。

我全身顫抖，抓著他的肩膀，眼淚傾瀉而下，滴在他的胸口，浸濕他的衣服。而我感覺到哥的體溫，如海風一般冷。

「真的，我知道。」哥在我耳邊說。

他轉身拉住我的手，走在前面。

其實我不恨我哥，我也不是不願意供他念大學。

我只是不甘心。

我不甘心永遠被他比下去，我不甘心犧牲我自己去成就他。我也想要念第一志願，我也想考大學，我也想，被媽媽呵護在手心裡。

我也只是，想要接近幸福多一點。

為什麼，犧牲的人必須是我呢？

為什麼，不是哥哥犧牲來成就我？

我的頭接近他的肩膀，一陣風吹來，混著我淚水的鹹味，我聞到了他身上的氣息。我像做錯事情的小孩，一邊哭，一邊握緊他的手，用力得指甲都要嵌出鮮血。

我和他，彷彿又回到多年前，那些踏著夕陽回家的日子。爸爸走了，媽媽在餐廳裡洗碗。這個世界，就只剩下他和我，手牽手，一起走路回家。

那時無論我問他什麼，他總是說他不知道。

如今，我在他的房間裡，細細的回想。

哥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知道怎麼告訴我。

那時的年歲，他已經能夠感覺得到，什麼是悲傷，什麼是快樂。也許還不明白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他明白，什麼是「遺棄」。

哥哥太聰明，聰明得讓他自己的感覺，成長得比理智還快，讓他的

心，敏感得比語言還尖銳。他不常說話，他不是沒有那個能力，只是他沒有那個興趣。

因為任何的感覺，都不是語言可以限制的。

小時候我好希望，那條回家的路一直延伸，看不見盡頭。
因為我知道，我哥會一直牽著我的手，一直這樣走下去。

爸爸離開了，媽媽無視於我，這些都無所謂。
我總認為，哥會一直在。

一直站在我這邊，一直牽著我的手。
筆直的，往前走。

我從不明白，到底，是我需要被他指引，還是他需要我的支持。
我也從沒想過，有一天，他會鬆開手。

我打開哥的衣櫃，整齊吊掛的制服襯衫，我將鼻子靠近，卻聞不出一點味道，彷彿它們從未擁有過主人。

我在抽屜裡找到哥的日記。褪色的深藍色封皮，配上小小的生鏽鐵鎖，蒙上一層灰。我撬開鎖，哥在封皮裡簽上名字，但裡面卻一個字也沒寫。

一頁一頁的空白，泛黃而發出霉味。
什麼都沒寫的日記本，記錄了他此生沉默的時光。

我把窗簾全部拉開，陽光射進屋子，空氣裡飄浮的塵埃，一閃一閃，如同珍珠。媽坐在門口，靜靜的盯著遠方。那個背影，如同當年的

哥哥。

「我兒子總有一天會回家的。」媽在我出門前對我說。

「我知道，」媽燦爛的笑，有些失焦：「他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她靠在門口，整個人乾癟，如同古老的擺設，等待時間的風化。她的時間，停留在她兒子失蹤的那一年。

而我的時間，卻是在那之後開始不斷的向前推。

哥回去台北之後，開始偶爾打電話回來。

他總在星期五的夜裡，走到宿舍外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回家。與其說是打回家，不如說，是打給我。因為家裡那時也只有我一個人。

我接他的電話，他甚至不用發出聲音，我就可以知道是他。那話筒彷彿有一種氛圍，寧靜而帶有迷濛，凝結了時間。

通話都不會超過五分鐘。

起先是他開頭，問我最近怎麼樣，生活好不好，書有沒有繼續念。當我以「還可以」、「不錯」迅速結束這些話題，開始反問他的生活，話筒那端便開始沉默。

然後錢就不夠了。

「下次再說。」哥會輕輕的掛上電話。

我和哥之間，我和我的新生活之間，這些事情旋轉起來的風暴，終究在哥的一通通電話裡，以一種極緩慢的速度，流逝。

我回到學校繼續上課，工廠也回去正常上班。

在這些瑣事裡，我讓自己忙碌，忙著念書，忙著做工，忙著把頭腦裡塞滿東西，才能不去思考，不去思念，只想著未來。

偶爾，當我在報紙上看到關於總統府的報導時，我會突然想起，那所無緣的學校。

遺憾又感傷，沒有怨懟，亦沒有恨。

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勉強不來。

這個道理，在我爸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就應該要學會了。

之後的日子，當哥打電話回來，大部分都是我說，他聽。

偶爾，他會對我說的事情，輕輕的笑出聲音。當我問到他的生活，他總是避而不答。

那年炎熱的暑假，哥什麼也沒帶的回家，然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他躺在床上，眼睛開著。夜裡，我進去問他：「你怎麼了？」他看了看我，一句話也沒說。

我繼續問他：「你怎麼了？」

在陰暗的房間裡，他對我笑了笑，然後說：「沒什麼。」

隔天，哥又恢復正常。

讀遍家裡所有可以讀的東西，報紙、雜誌。然後夜裡，又去看海。

暑假我在工廠兼了兩個班，夜裡踩腳踏車經過海邊時，就換哥踩腳踏車載我回家。

直到現在，我還是記得那車輪轉動的頻率，啪嗒啪嗒，緩慢而穩定。我靠在哥的背上，想著他和我連踩踏板的聲音都不同，從那個媽要我趕著去市場買菜的黃昏開始，我踩起腳踏車來，就像要解體似的。

哥做起事來總是深思熟慮。

這是個性使然，沒有其他原因。

搭上計程車，前往警局，經過海邊時，我請司機停下。

海風陣陣，帶著濕黏。白天的海，看得見似雪的浪，淺白的沙灘。路邊瘋長的野草，像吸收著當時哥留在這裡的精魂，不斷的長高。

我坐在岸邊，想著當時的我們。

我和我哥，我哥和我。

我們在夜裡走到這裡，在生命中最接近絕望和破碎的日子，坐在這裡。聽著浪，我點起菸。無論當時和現在都一樣，我望著那片海，始終猜不透，哥到底是什麼心情。

到底是什麼，讓年幼的他，就必須在夜裡走來海邊聽浪？

我高二時，哥不再打電話回家。

我想過無數個他不打電話回家的可能。他說不定有了心儀的女孩，課又多修了幾堂，或者他也開始打工。

但我從沒想過，他是想要消失。

學校把哥哥退學了。

信寄來家裡，我睡眼惺忪的拆開。原因是他從那個暑假後，就再也沒去上過任何一堂課。在那個早晨，我一個人抓著信，第一次買了自己的火車票，什麼行李都沒帶，一路北上。

我坐在車上想，像哥這樣成績優秀的人，藏了多少祕密與苦悶？

我以前一直認為他沒有煩惱，沒有像我一樣的煩惱。

他可以念他的第一志願，他可以到台北，他考上很好的大學。他有媽媽的愛，有我的崇拜，有一切一切。

他具備所有成功的條件。

我想學校搞錯了，哥不會不去上課的。
他是那樣熱愛閱讀的啊。

下了車，我一個人問著路，到了哥的學校。校園很大，花開得太豔，刺眼。而我找不到哥的宿舍。最後，我請行政人員帶我去看哥的房间。東西清得乾乾淨淨，那個屬於哥的床位，連一點點他的氣息都沒有留下。

「他很久沒回來了。」他的室友告訴我：「我們以為他搬到外面去住了。」

他是搬到外面去住了。
搬到一個，我完全找不到的地方。

從此，我們早已分崩離析的家，徹底的毀了。

哥哥以前在家總是沉默，總是輕輕的移動，輕輕的呼吸著。這些輕盈的細枝末節，卻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有存在感。

如今他抽離了，一瞬間消失。
乾淨而動作麻利。

快到我還來不及反應，他就走得連背影都看不見。

我看著海，一陣浪來，一陣浪走。

我想，如果我想要找到一個失蹤的人，我必須要知道，他的失蹤，究竟想要告訴我什麼。

那些沉默的夜，那些關心我的電話，那些一起看海的日子。
還有，最後那通，無聲的電話。

那天從台北回來之後，我拚命念書，考上大學，搬到台北，丟棄潮濕的家和發癲的媽媽。

我想過過看，和哥一樣的生活。

我想知道，在他的世界裡，究竟有著怎樣的視野。

台北沒有海，連樹也很少。

路旁不是比人長的野草，而是一排一排的機車。

在台北讀書的日子，常常，我在夜裡，到商店買瓶啤酒，走到那座離宿舍最近的電話亭裡，用找來的零錢，開始打電話回家。我總想，幾年前的哥哥，也在這裡。在夜裡，走到樓下，用口袋裡的零錢，打電話給我。

我聽著電話的聲響，一聲一聲，像是敲在我心上。

我知道不會有人接的。

我知道。

但我還是想打。

我從海邊沿著堤防，開始走路到警局。

我常常想，要是我知道哥會不見，我就應該要打電話給他。他在台北沒有電話，我也應該要寫信給他。他愛讀東西，一定會看的。可是為什麼我沒有？

又為什麼，他沒有呢？為什麼，在生命裡遇到重大的事件時，他沒有像我向他求救一般，打電話向我求救呢？

他的房間，像是家裡的一個坑道，陰暗潮濕。堆疊一本又一本的

書，那些扭曲的劇情，繚繞著找不到出口。我常覺得，哥哥被囚禁在這裡，被他自己囚禁。依著微弱的燈光，看著那些故事情節，或者投入，或者深思。

這是他的世界，接近禁錮的世界。

常常，我看著他無表情的側臉，蒼茫而單薄，像極了電視劇裡的囚犯，在陽光下，更顯慘白。

我想，哥哥若成為囚犯，一定也是優秀的那種。

在死前不會哭喊，從不堅稱清白。

痛哭失聲，雙腳發軟，這些不會發生在他身上。因為哥哥是聰明的人，他對於無謂的掙扎不願浪費力氣。然後，他會從容赴死。

一種烈士。

這個形象，在哥失蹤後，在我頭腦裡反而越來越鮮明。在這些生活裡，他慷慨赴義，受傷了，也從不把痛喊出聲。

沒有人知道一個沉默的烈士，背後會留下哪些遺憾。

我總想，一個人，一個像我哥一樣的人，為何不哭，為何不喊，為何不說自己是冤枉的？

為何他就不是這樣的人？

警方拉開冰櫃，那冰櫃像另一種牢房，囚禁靈魂。

拉開屍袋，我張開眼睛靠近。屍體因為泡水太久，皮已經腐爛，面容腫脹，看不清五官，只是一團血肉模糊。

「不是，」我冷靜的看著警員說：「這不是我哥。」

他的人，那樣高瘦而抑鬱的身影，不會變成這個樣子。他應該走在

校園裡，躺在家裡的床上，或是，在海邊坐著。

他不該出現在這裡。

警員看著我，沒有說話，然後伸手向我要哥的基本資料。我遞給他，他看了看，發現血型不對，於是揮揮手，要我回去。

哥在那些小說裡，看到了所有故事的結局。

而他自己的故事，結局究竟是哪一種？

我走回海邊，漫無目的。

這片大海，藏了多少哥的祕密和眼淚？

我和哥，在這樣的家裡，像模糊的影子，無法證明自己，又無法離開這裡。送走爸的那天，哥站在我旁邊，感官急速冰凍冷卻，悲傷卻沒有少一些。那些感受決絕而偏執，埋在心裡，如同肩上的指針，催促著我們往前走。

我無法選擇去讀我想讀的學校，去過我想要的人生。

其實，哥哥也一樣。

他無法選擇不去讀書，不成為優秀的人。

他不能再讓媽媽失望，他要成為這個家的希望。

他要媽媽開心，他要我走上對的道路，他不要那些過去。那些壓迫他的東西，他必須自己解決。因為無論是壓迫媽或是壓迫我，對他而言，都是多麼心酸的選擇。

他為自己蓋了一個繭，讓自己易受傷的心，躲藏在裡面。然後他用他全部的力氣，去成為那個，在別人眼裡，優秀的人。

但有一天，他累了。他從家裡，逃到海邊，又從海邊逃到了台北。

最後，他從台北，逃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

在這個家裡，自由太奢侈，因此我和哥，都下意識的追求海的鹹濕。

他看一本一本書，從這個故事換到另一個故事，他在裡面找尋自己。最後他一把火把這些全燒了，因為他知道，所有的故事都只有一種結局。

那就是，我們都失敗了。

夕陽裡，我漫步回家。

陽光灑在我背後的溫度，一如那個晚上，哥來海邊找我，那照在我背上的手電筒。

風吹過雜草，窸窣窸窣，彷彿腳踏車的轉動，啪嗒啪嗒，敲在我的心板上。地遠天闊，多希望，將時間固定在迷濛的風中，回到那個，一起手牽手回家的午後。

仰望天空，似海的藍。

哥哥此生都在白雲裡悠游浮沉。

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勉強不來。

在角落裡，孤單和責任難分難解。

當年，年幼的哥哥無法選擇，只能承擔責任。

而後，在他有能力抉擇時，他選了孤單。

生命有限，在這樣昏暗的青春裡，哥消失是被迫的。

無處可逃，卻又不得如此。

我回到家，媽在門口看了我一眼，然後在我背後說：「我兒子總有

一天會回來的。」

是啊，我朝媽笑了笑。

不管是以何種形式。

我相信，總有一天，哥會回來的。

那些哀痛與不安，責任與困難，在哥心裡旋起的這場風暴，終有一天，會在這逃逸的時間裡，以一種極緩慢的速度，流逝。

哥常常待在房裡，他專注於閱讀那些故事，即使燒掉它們也一樣。他已經遺忘，在陰暗坑道的盡頭，往往有出口。

那出口，有光。

當晚夜裡，我提著手電筒，走到海邊。

空無一人。

風依舊鹹濕而狂亂，浪濤聲似鼓，拍擊著海岸。而眼前，依然是一片漆黑。而我轉動著手電筒，一明一滅，如同當年我在海邊點起的菸。

剎那間，我彷彿看見，一個單薄而清瘦的背影，坐在防波堤上。

在黑暗裡，空曠的岸邊，我尚未開口，陣陣的海風中，我清楚的聽見，我哥聲音。

那溫柔又彈性的音軌，輕輕的說：「回去吧。」

回去吧。

一如多年前，那些無聲的夜。

彷彿一直以來，他才是那個，尋找我的人。

〈遺失的遠方〉得獎感言

得獎是件非常幸運且榮幸的事，至今我仍懷著忐忑，彷彿置身夢境。

感謝評審，感謝不斷給予我支持與幫助的師長朋友。
感謝家人，感謝所有抱持著善意閱讀我文字的人。

對我而言，每道閱讀的視線都如此巨大且重要。
因為有著關注與鼓勵的存在，才能讓我無所畏懼的書寫。

由衷的感謝，一路陪我走來的所有助力與阻力。
謝謝，謝謝大家。

〈遺失的遠方〉評審意見

小說的主軸是妹妹對哥哥的感情，像散文詩般地鋪展妹妹對哥哥的感情，以及哥哥對她的影響。全篇情感張力飽滿，是其他小說沒有的。文字結構很好，轉折很好，結束又留下想像。第三次去認屍仍然說「這不是我哥哥」，哥哥一直活在心中。整篇是在寫妹妹對於哥哥的感情。

——季季



短篇小說類評審獎

洛可可

◎陳韋任



陳韋任

天蠍座，O型，網路暱稱保溫冰，受三毛的書啟蒙寫作，非常非常崇拜梅莉·史翠普。

著有《紐約老鼠》、《灰姑娘變身日記》等書，曾入選誠品好讀。

今年與五位年輕作家共同執筆聯合報「青春同樂會」專欄。

短篇小說類評審獎

洛可可

◎陳韋任

洛可可藝術流傳區域不廣，於十八世紀中葉逐漸衰微，而為新古典主義所取代。

在粗略工作簡介，順口推銷他那坎坷的一生後，莊組帶我到 B1 量身訂做制服，我們繞過休息室一堆尼古丁煙霧，掀開舊陋的簾幕走進置物櫃圍成的口字形更衣室，這空間跟電影裡橄欖球員休息打屁的地方一樣，彷彿許多男人間的交際談笑裊繞其中、未曾散去。聊著，他往我手臂狐媚地一拍，我才更加確定他的身分，以及，在這類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依過去經驗，有些男生發聲共鳴位置集中在鼻腔，不代表就是娘娘腔或 Gay，我以前就被說話這樣的男生揍過。但莊組是。非常地。

量完衣服，莊組說順便休息，工讀生休息時間四十五分要自己掐好，免得回樓面被唸，被唸，不是被罵，語意透露 KTV 職場有其他服務業望之生羨的吊兒郎當式互動，再怎麼混，頂多就是被唸，被唸的人也是愛理不理，不會有什麼鋪天蓋地而來的繼母管教。

坐到沙發區不斷呼出煙霧的男生旁邊，我拿起報紙，假裝看。說假裝看，因為剛剛經過，我就注意到他，現在與他共據沙發，眼角餘光仍難從他身上移開。

你猜到了，他很帥，簡單明瞭。這樣想不免宿命，我原定幹短期，不想跟這裡有太深的瓜葛。他笑著跟莊組哈啦幾句，聲音沙啞，乍聽不是感冒，屬天生低沉的偽啞。我環抱自己，裝睡，過不久睜開眼睛，他也不在了。

噯，KTV，電視新聞看多了，什麼槍戰濺血吸毒，壞的都在這裡，一腳踏進來，也不打算對它認識超過三個字母太多。於是我早把兼差說法含在口裡，準備隨時回應他人的提問，好像這樣挺了不起，不必跟這堆人同流合污似的。

稍晚，看完教學錄影帶，莊組帶我拜會每個樓面碼頭，我走入KTV的生存系統，認識這個體系，是如何捲動呼吸，來支持人們交際、把妹、療傷、幹架等各類數也數不清的消費需索。最後莊組把我丟在六樓，放我獨立，帥男生就在這邊。保持鎮定，老實說，好像也不用，帥哥路上多的是，沒講話之前，大家大可當陌生人，反正，賴在這裡多久，我自己也沒把握。

我與哲輝。跟很多人一樣，第一次見面大眼瞪小眼，也跟很少人一樣，一講話講個不停。當然，我發現，他是個話多的人，碰上選擇性發言的我，八字投合。我想起高一考籃球，我一投即中，引來一陣嘩然，其後敗如山倒，前面狗運、後面實力。被譏笑得更沒完沒了。

我開始醞釀第二次碰上他的情緒，精算彼此如何在KTV大樓的生態系統裡，將齒輪接合。

顯然，他那種齒輪，跟我，不見得夠合。

我說，不見得，代表機會還是有，不高，要是工程浩大，機具拆卸重組都有可能，「我射手座，你問這個做什麼？」我不回答他。

話又說回來，相處幾個禮拜，射手座的模樣就出來了，好像洗掉身上煉奶，肉卻不甜。

「友宗啊！你剪那什麼鳥頭，你不知道這裡不收留鳥類嗎？」

哲輝愛看布袋戲、也聊棒球，對無話不談的我，他逐而投擲以冷嘲熱諷，自認幽默。這個人，期許自己有天能瞬間發財，補平過去和前女友開店虧損的錢。多少債？我不知道，只聽說是漫畫店，「很夢幻，不切實際對不對？」彥翔背後損他，帶點試探和保留。

因為表面上，他倆看起來沒什麼不好。

「有時候一起出去喝酒，明明一個人要付五百五十塊，他就說：『一句話，我給你五百。』跟他很熟嗎？誰跟他一句話。」彥翔越講越多，一發不可收拾，「這種人，走到哪裡都討人厭，不只我這樣講。」

彥翔貼著副吧，杯子一個洗過一個，往藍桶丟：「不信你去問別人！」我開了冰箱，喝一口麥香紅茶，嘴裡澀澀的。

「欸，友宗，我跟你講是信任你，你不要洩漏出去喔！」

我點點頭，含糊應了嗯之類的聲音。

後來，我發現道人長短的彥翔，是株安全的牆頭草，因為他的意見，也概括了公司裡多數男生的看法。許多人叫哲輝酒鬼，這些人大多數也不避諱當面叫給他聽，像笑面狐。不知怎的，有點幸災樂禍，好像別人越排擠他，他就越可能朝我靠過來。算貪心吧，就算他較喜歡靠女生，我也不介意當女生。

沒多久聽說他失戀了。

這消息初次來到耳邊，我隱忍心中酸酸的疑慮，慢慢把這眾說紛紜的八卦舊聞拼湊清楚，也巧逢他親口證實的「療傷期」，對方是有人稱長得像鬼的劉組，劉組說：「我又不喜歡他。」他和她，一年前認識，哲輝當時另有女友。人長得這麼帥，當時沒愛上，以後應該也不會了。

我鬆口氣。還好。

當然，這棟樓裡，大有偷偷愛他、不敢說的。一定有。

我喜歡這樣的生活，在樓裡的未知處，暗暗喜歡一個人。

如同那個暗戀他的人，也正猜想，我在哪裡。

「哈，如果你講的話可以聽，那我的大便就可以吃了……」

當哲輝吐槽我，我的誇張反應成了逗引他加重劑量的娛樂，自小，我有種敏感的陰柔，臉部情緒格外引人側目，偏偏喜歡過我的男生，我猜不準他們中意哪一樣比較多。

哲輝對我感興趣起來，像有空閒就看漫畫那般。打從當初他問我有沒有在看《第一神拳》我反問那是什麼的時候，便注定打不進他的交友圈。怪胎被判出局。我以為可以跟他從朋友做起，再往前跨。偏偏哲輝是那種會作弊把火盆端出來給人踩的搗蛋鬼。

很多時候，我將話含在嘴裡，緩步朝他進攻試探，比方他站蘑菇椅上弄燈泡，我順口說：「哇，長高了啊！」或他埋頭洗杯子，我丟下一句：「我昨天夢到幫你探監。」之類的。這對於朋不朋友，或許沒多大助益，然依我研判，丟給他的每一顆挑釁種子，百分百發芽。

看得出他既惱怒，又微感有趣，索性扣住我死穴，三不五時譏笑我娘娘腔。「嘿嘿，這就甬多說了。」我娘娘腔，大家都看得出來，但都不願明說我也具備跨越娘娘腔、直接跟男生稱兄道弟的特質，這條「徑」，往往讓男生對我產生莫名好感，再變成喜歡，甚至更多……，可是越到後面，越難，所以我沒說它是捷徑。

總之，我的把柄多著，因為緊張兮兮反應過度，往往適應一個工作，磨合期特別坎坷，一開始開單投彈什麼的，簡直要我的命，接一通小菜組合的點餐電話，要拿好幾種複寫單，一張單樓面作帳，其他給主吧出餐，雞胗、香腸、鴨賞、小黃瓜……多種選擇，配一壺奶茶可樂等等什麼的，藍單和黃單，把它們揉或摺成一團（視心情而定），塞入軟片盒，我們稱它彈殼，彈殼很重要，牆上有根水管，管上活動蓋拉開，投入，彈就直呼呼摔往八樓。吸塵器原理。

彈殼彷彿這棟樓裡的太空人。

投彈徑道，是這棟樓最具藝術美感的流通空間。

哲輝若即若離的言行，徹頭徹尾將我牢牢掌控，儘管手法拙劣顯而易見，我情緒爆點仍不免準時中計，沒有倖免的可能。因為灰頭土臉，所以我更要想辦法讓他愛上我，要他有朝一日，後悔現在的一切。

認真換算過酒精濃度與其他，我決定打入酒圈。

耳聞多次三月三十號早上某家店有酒攤，我放風聲，說什麼我其實

嗜酒只是大家沒看過。也沒誰當真。早上一到，我尾隨工讀群赴會，發現自己不怎麼醒目於團體，到了包廂，大家簡單點幾盤菜，先唱，不太high地等候正職來把人數湊齊。我才又發現，這些工讀，也哈巴狗般渴盼打入正職交際圈。

哲輝到了，點起菸來，位子是我的不遠，我們之間，沒有別人，約是三根菸接起的距離，我倒酒，等他將菸燒完看能不能近一點，他輕蔑哧了我一聲，好像我再怎麼喝都是假的。

我喉嚨也是假的，沒吞過什麼棒狀物。

早上十一點，漸入佳境，關燈，我們隨酒起舞，哲輝忙划拳灌酒，一團亂，灌得那麼熱力四射，看樣子他很愛輸。我癱倒沙發，思忖著酒能帶來點別的什麼，那些胡亂轟炸空氣的手勢和叫囂，噴爆一朵朵煙霧，裊散為人形、杯形、音樂的形狀。哲輝唱歌，誰敢說好聽，天打雷劈。好在，電光閃射的包廂，也差不多是雷劈的模樣，他麥克風一丟，照例有人大叫：「Uncle！Uncle！」

我寧可他們真要他再來一首，不是叫他叔叔，哲輝要真當了誰的叔叔，恐怕也是床上專用的。

Johnnie Walker 泡可樂，很好喝，碳酸水霸據絕大味蕾，不腥不噏，很快就可以醉，像不勞而獲。

鏗，鏗……捧冰桶敲擊桌面的噪音將我弄醒，發現大家笑眼望我。才發現，冰桶在我手上。

呵，我醉了，茫茫的，但意識清楚，這就是醉的感覺，我朝大家丟冰塊，想引起個誰的注意，往後上班，大家聊起友宗發酒瘋，無人不曉。

哭。

臉越來越重，逐漸被桌面狠狠吸緊，冰涼酒水為介質，我聽到盪漾的歡愉。然後，看到喝醉的黑黑鞋褲橫落我眼前，上菜那樣擱上桌，輪廓難辨，但我知道那是誰的。「我要喝酒！」搶奪旁人的酒杯，把自己灌到更醉，弄死自己，或許就和哲輝地底相逢了……

循著手溫，我隱約知道，自己摟緊哲輝的腿，無意識攀爬，靠上他

的背，嗅尋他脖子上嬰兒奶香，更久以後，我躺平座椅，他趴上我肚子隨我呼吸一起一伏。我摸摸他的學友頭，隱約聽見，莊組將他拉離我上身，不讓他睡我。

可見那，有多猥褻。

我被擠開，身子像件衣服自竹篙飄落，平貼地面，酒水呈水平盪漾距地五公分，嘴，辛酸噴湧。

回復意識的時候，我看到了眼睛。我想起一次電視上講鬼話連篇，有人說，跟鬼眼貼眼，嚇個半死。此時，哲輝，如此貼契我，我們是兩枚血型相符的拼圖，他趴上我，保持不可思議的平衡。偶爾，我感到他口內汨汨流出酸液，從我臉頰，到耳朵。我不介意，傾聽著他的酸、和其他滋味。

我們的下體，也是這樣，交頭接耳。

他並不重，不致悍入我體內。但他小孩般稚嫩的觸感，是美好到我情願受痛、扎扎實實存在的，它將我從醉裡拔救出來，再繼續裝醉，掩伏暗處守護我倆獨有的堡壘。沉睡子宮裡的我們，外覆一層層似夢似醒的洋蔥皮，醜得想哭。

當晚上班，大樓瀰漫一片憋笑的氣氛。

上班前，高主任瞪了我一眼，再趕忙將頭撇開，好像不甘心輕易把憋不住的笑施捨給我一樣。我任職至此，才感覺氣氛對味了起來。

樓面，有人說，我和哲輝喝掛的事，無所不傳，連襄理都在關心。赴別樓支援，照例，大家驚豔著我酒膽酒量的不成比例，我像個明星，走路有風，直到上廁所，遇到莊組，他的狠話才將我拉回現實：「你真是有夠丟臉耶你，喝相有夠難看，不要改天大家都走了剩你一個付帳，我不想跟你講話了，不要跟人家說你是我帶出來的……」

我想，這棟樓的生態系，正充斥此類忽明忽暗的言語，這層樓，大家稱許我揚名立萬，下一層，可能就是冷嘲熱諷，這是鋼筋結構賴以平衡的緩衝定律，鑄就我們上上下下進進出出賣力蠕動的電梯。直到凌晨

一點，用餐，很剛好，哲輝也在，他有意無意錯開我的視線，欲蓋彌彰了些什麼。昌煥笑提我倆的糗事，說他跑來騎在我身上，哲輝苦笑，說自己都不記得了，好多人，都笑了，我觀察著這些笑意，會不會將我和哲輝的事，傳遍樓的各個角落，好像對外昭告我們結婚一樣。

十八世紀初，巴洛克雖持續風行歐洲各地，但同時有一種叫做「洛可可」(Rococo，字面上的意思為貝殼上的螺旋式堆砌)的藝術風格在法國逐漸盛行。洛可可風格保有巴洛克風格之綜合特性，除卻以往藝術的儀式性與宗教性，以輕快、奔放、易親近，取代王權思想與宗教信仰的氣息，強調柔軟精緻的氣氛，且大量使用光線，表現出一種裝飾性風格。

在一棟乍看具備藝術美感、但說不出個所以然的大樓內，想要跟人傳曖昧，得先取得其他人的許可。

我和哲輝，後來並沒真走到哪個被人嘲諷或祝福的座標點，偏偏這檔事還被大家牢記著，而非淡忘。偶爾新人加入，笑點流傳下來，偶爾相約吃早餐，大家笑談我被他吐滿臉的糗事。不知糗的算他，還是我。

像個大家都聽過的加蛋諧音笑話，閒話家常，不當真。

不被當真，主因還是，大家深深了解哲輝好色的本性，每見漂亮小姐，他便煞有其事沿上唇舔濕一圈，似要完成一幅大夥對他的合理投射。不動如山的直男，不可能轉性。

我知道並非如此。

至於他對我既有的冷嘲熱諷，變本加厲，我早該料到。在同我建立起如此諧謔卻尷尬的共有經驗後，我知道，下階段他會用稍大的力道，試探我能反彈多高，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到。有可能是這樣，也有可能不是。但如果……如果他只是要我從他的胯下鑽過，我也願意，因為，起碼那是胯下。

我其實不太擅長在工作與私人情緒上，建立起一種分隔，偏偏，我幾近歇斯底里的迅捷與俐落，每每在忙碌的尖峰，推激出一種暫時性的工作效率，清包往往一分鐘搞定，送餐、接聽服務專線，那神經兮兮的嫻熟敏感，更是無人能及，這不必相傳、大家自能體會。我是減輕大家工作負擔的模範工讀生，也是大夥閒暇嘲弄的開心果，當然，我是Gay，大家深信不疑。

特別的是，在他們眼中，我也有可能男女皆可，這個可能性沒被排除，有回，跟我很要好的欣儀生日，大家起鬨要我親她，我毫不介意，甚至抱起她洩慾似的瘋狂轉圈，弄得大家以為我跟她真的有什麼。

這是做給哲輝看的。

我點了王力宏熱力四射的〈Julia〉，前奏一起，大家知道有好戲看，按熄了燈，哲輝執起另支麥克風，要跟我飆個高下，很奇怪，這就是天分，樓面上，也許他泰然自若製造陣局給我難堪，但是唱歌，我張狂的活力，卻要他怎麼努力都自嘆不如。

哲輝索性上前朝我腦袋用力重壓，我筆直蹲下，雙腿弓屈，夾著他腿正面朝下摩擦，這等三明治動作，換成手指都難達成。

狂歡過後，大家都醉到沒力，我癱趴沙發，臀上啪一聲巨響，我趕忙轉頭確認打我的人是誰，才又心安地繼續睡。自此，我知道那偶發的摩擦，已經在他攝護腺激出了餘震。當然，一切不是從那一刻才開始的，我要幫他努力的，不過是把一些疑似會發生的事，悄悄綁緊，一次不能太用力免得嚇跑，緊到他痛，也跑不了了。我要讓他知道，他可以。這我比誰都懂。

後來，欣儀跟我說，她好討厭鄭哲輝，「他不知道在凶什麼凶！」我想，哲輝難以隱藏愛憎的天性，反而苦了我。讓我知道他愛，只會讓我更愛。

而我，明明很愛，卻能演成不愛。

但要先說愛，我不甘心。儘管在大家所認知的角色扮演中，由我先說，定是較易脫口。

若是碰壁，那也是我的命。

反正娘娘腔天生夠苦，也不差這一記釘槌。

我沒必要為他做這種犧牲；這使我決定，報復般多跟他聊些揭示自己性向的話題。

「十九歲是我的全盛時期。」有次，我說。

「怎麼全盛法，搞遍無數少男嗎？」

「拜託，我喜歡年紀比我大的好不好！」

「哇靠……那我要小心囉。」

「少臭美，我也交過女朋友好不好！」

「我知道啊！你是雙。」

他夠自大的，自以為什麼都知道。

用力將杯子丟入副吧，水濺上我臉。

第一次，我和哲輝、劉組，三人同一樓面，逼近上午六點，我帶完一間客，準備下班，心中煎熬著他倆接下來的獨處火花。那天整晚，哲輝煞有其事對她說說笑笑，我不知道，那是為了讓我吃醋，還真有其事，我萬一下樓，心就回不了身體了。

所以下了班我故意裝睡，癱在員休室沙發椅，讓哲輝稍晚可以看到我還在。

同事陸續下班，閒聊幾句——「那是誰啊？」「友宗啦！看屁股就知道……」

「友宗，你還在睡！九樓跑單了啦，你這個掃把星！」彥翔對我嚷道。

聽到這消息，我驚慌失措收拾包包夾尾逃跑——

那傳說中賠完錢互卸責任毀傷友誼的情景，我一點都不想參與。

當晚上班，我找到劉組，問她：「劉組，昨天跑單我要賠多少錢？」

「不用啦！我和哲輝賠就好了，你不用賠了。」

「為什麼？」

「你工讀生薪水那麼少，怎麼能叫你賠。」

我點點頭，看班表哲輝在十樓，投了瓶飲料請義民拿上去給他。

稍晚，哲輝親自搬藍桶下來支援我們，走前，笑著留一句話給我：「友宗，我有話要跟你講。」一時反應不過來，我伸頭看他，望及他頭部點擊空氣中的音樂節拍，背影慢慢離去。

「哲輝要跟你講什麼？」一小時後，娟組才問我。

我答不知道。長久以來，我一直懷疑娟組偷偷喜歡哲輝。不意外啊，哲輝這尊希臘神話美男子雕像，擺哪裡都勢必招蜂引蝶。

哲輝到底要跟我講什麼？

我越猜越往壞處去，腦袋慢慢漲熱……

休息時間，我將七百塊硬塞給劉組，撥了通電話到哲輝樓面：「哲輝，你是要跟我說七百塊的事嗎？」我劈頭給他一句尖酸諷刺的話。

「不是啊……我不是要跟你說七百塊的事啊。」

「那你要跟我說什麼？」

「沒有啊，因為你今天送飲料給我——」

掛完電話，我既感動又沉重。然後，換成他不想理我了。好幾次打照面，他迅速別開眼，不想面對我。我心裡空空，竟也自虐般得意起來，莫名拿下勝場似的。

即使和平，我們也都還戰爭著。

這樣悶悶吊了幾天，一回清包，我跟他道歉。他問道什麼歉，我說電話裡語氣很凶，他說他忘了，顧自走開。很明顯他說謊。

然後，他回到射手座爽率的體腔內，手比出槍，朝我射擊。

既是敵人，我不知道，他快樂，我有什麼好快樂的。

我們再也不算偷偷互相喜歡，偏偏就是不說。我們各有兩張嘴，一張滔滔不絕逗弄彼此，一張緊閉心底話。大家都在猜他明明條件好，幹

嘛不找個女生來陪。我每當想起自己是主因，便欲罷不能摟緊棉被手淫起來，不必看任何圖片。

他開始找機會，「欸，你蕩婦喔！站成這樣……」趁嬉鬧，摸我屁股。有時用力、有時輕輕，像小時候爸媽對我一樣。

這是我生存於此的弔詭榮耀，以被摸為榮。不然，門檻傾垮之前，也沒什麼好發生。

KTV的光就是這樣，影就是這樣，不會再變了。就算是吊掛天花板上端的鏡球，也折射不出什麼出乎意料的光。

會猜想高主任知道我們的事，是由於好一段時間我跟哲輝沒排在同樓面，才終於朝那邊去想的。

煎熬的焦慮感，日日不息侵占我所有情緒。我終於知道，兩男，在這棟樓裡是禁忌。我不以退為進，不想主動跟哲輝要電話私下相約，正職的他與我上下班時間錯開，接合點遙遙無期。我成天幻想著他在別層樓跟哪個女生說說笑笑，那些笑語和若有似無的肢體觸碰，將爛醉那次體膚密貼的滋味慢慢追過，我嫉妒，沒法靜心上班，好多時候，我行屍走肉送餐清包，好像永遠跟他這樣一根磁鐵正負極永遠吸不到一塊，也沒差，認命了那樣。偶爾打照面，才即興將球丟給他，他不回丟，一回合戛然結束。

總共有幾回合呢？

問他要不要去看《奪魂鋸》，他說：「只有我們兩個人不是很奇怪嗎？」

不小心喝到他的飲料，他卻說：「完蛋了，會生小孩。」

哲輝果真是個跳躍自如的人，彷彿這樣保持著曖昧關係，就滿足了。就滿足，不會再多？他能和我做嗎？要怎麼做？連我自己都不大會，誰來教他？他會不會根本不愛我，只想從有意無意的肢體觸碰中，抽取違反性別秩序的快意。

有時候，我很想用聽來的方法，拿根水管朝自己頸子吸出一顆吻

記，任由大樓謠傳我的新戀情。還是不敢。怕什麼都沒了。怕他找來一個真人以回敬給我看。我承受不起這些。

「高主任是不是知道我討厭鄭哲輝啊？最近都沒跟他同樓面。」找天，我對彥翔說。很久以前，我口是心非跟他宣稱過我討厭哲輝。

「哈，你要感謝我，是我幫你跟高主任講的。」

心一涼，早該料到彥翔會這麼做。

捏緊拳頭，我故作輕描淡寫，在用餐時間跟哲輝提了這件事。

「你為什麼要講！」他生氣。

我聳聳肩，假裝不在乎。執起湯碗，喝了一口。

他盯著我瞧，噗哧笑了出來。我不動，心臟疾跳著。

「不要那麼白痴好不好！」哲輝轉而說要教我一個方法，叫我去跟高主任說，跟他同樓面還不錯。我跟他說我不要，我討厭高主任。

他沉默半晌，說，那以後都不要同樓面了。

霎時間，我幾已肯定，他是愛我的。

同一天，我藉口跟維志借指甲刀，騙到置物櫃鑰匙，翻出他手機，迅速搜尋哲輝的電話號碼，0922……，匆匆複誦嘴裡。

回家傳了封簡訊給哲輝，跟他道歉。

未料，隔天哲宏，走到我身旁，亮出他手機裡，那些我傳出的字。在我錯愕的眼裡，定是映出了他滿臉不懷好意的淺笑。

看似暴雨將至，偏偏這幢藝術大樓有其宰制萬物的能耐。謠言還沒暖身，哲宏當天就和高主任小事一言不合，吵架，現買撤，帶著那則簡訊離開。清落俐落得要我啼笑皆非。

噯。夜燈在垃圾場瞬間亮起，我穿梭惡臭難耐的空氣，將垃圾袋使勁拋入子母車，在我搗鼻逃離以後，它們還是會在，而且永遠都在，不斷以新形式，添換新的惡臭。

繞著走道賣力工作，我沿暗橘色的燈光走動，發現，穿滿七彩顏料以求招攬客人的這棟大樓，腹腰內充盈色光三原色，橙、綠、紫。四目

所及，橙色居多，綠和紫，送餐進包廂，方可捕捉到少量、微量。橘色夜裡，紫色、綠色的螢火蟲。

也許這世上真有那麼些人能輕易得到哲輝的一切，那些人，不滿足於只當個酒攤裡意外接觸他身體最多面積的人。而是裸裎以對，奮力投擲慾望。

我拿著備用麥克風敲門進入包廂，尋找蟲光。

狂野的立方空間，充盈這個時代的歡慶特色，我蹲低，往插孔摸去，看不清的暗裡，一管屬於男人的腿褲，輕輕挪開，方便我更換麥克風。他雙腿戲謔大開，我困在中間，入境隨俗般從容將分內工作做好，雖沒四目交接，但我知道，這男人定是用看狗的眼神來看我的。

離去前，在門邊，有人攔住我給了一百塊小費。

我將小費塞進口袋，沒依公司規定投入小費箱。

這是我自己賺來的。

往後，我潛入包廂服務，常藉故蹲低身子，一手工作、一手悄悄移到男客小腿處，捕捉一些幾近施捨的嘶唰磨蹭，碰上雞同鴨講，尤其能拖上一段時間。

然後我會對樓面組長說：「我要大便。」趁這段拉屎擦屁股的合理空檔，把精液打出來。用其中一隻手。表演給這棟大樓看。

相信抑鬱的氣息，在我臉上，就此難以掩蓋了。這一秒、下一分鐘、下一小時，友宗與哲輝何去何從，大樓自有答案。我們的動線，繞不出那個隱隱宰制我們的力量，這裡的空氣，不負責運送愛情，不負責提供誰與誰穿梭其間，傳遞欲言又止的眼神，那不美。

大樓喜愛美麗的事物。

「友宗！」

於是，有那麼一天，在惡臭的垃圾場，我聽到哲輝叫住我。

我轉頭看他。他慢慢走過來，是叫我沒錯。我們停在橘黃暖光和省電日光燈交疊的地方。

「友宗，是男的嗎？」

我本能將眉頭一皺，故作清白將問題丟還給他，「是男的嗎……？你在說什麼？」

「是男的嗎？」他定神又問了一次。如果當時不是那麼暗，或許我真能看進他瞳孔深處，日後將之繪出。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友宗啊，為何要裝傻……

哲輝嘆了一聲，也不多說了，落寞地沿著他走來的路，慢慢走回去。這句「是男的嗎」，已是他告白的極限。儘管論字義這稱不上告白的一種。成就感，只維持了一秒。

一則數學應用題被驗算了一次，幾乎確定答對，卻沒得到分數。這類題型，有人可以得分嗎？

他失望離開後，我們曾經硬挺的日子，就此也疲軟下來。

可悲的我，把這重重意味了什麼的分水嶺，當成生活切片，洋芋片般拿起來「喀嚓喀嚓」啃去，徒留一堆餅乾屑。之後想起這件事，卻不免感到得意，好像吃顆他給的糖，口腔唾液就滿到不能再滿，有沒有裸裎以對，也不重要了。

我易於自滿，亦對比出哲輝對生活有多麼不滿。他大口吃飯，對女人們的飢渴羽毛飄落他睪丸表現得若無其事。這才是不輕易滿足的最高境界。我欣賞著他的側臉，這般英俊，銷魂的生活唾手可得，可惜他覬覦波波折折才能拿到的東西，更上一層的愛情勝利。就這而言，我倆的需索，並不順路。

我沒興趣和他合作製造這種傷口，往自己身上貼。

於是，我替自己下班後八點到十二點這段上午時間，安排了一段電腦課程，學學 Photoshop 和網站架設，拆不了那棟樓，我往虛擬的網

路建築匿逃而去。

課堂上，老師建議我們以部落格來熱身網站建置概念。部落格？正當我煞有其事朝自己腦內畫出一方方格子——餘光卻被一個像極哲輝的白淨男生吸引，他上課不專心，忙晃逛社群網站，好像一期兩萬多塊課程有老爸買單似的。那是一個討論天堂線上遊戲的平台，我毫不猶豫加入，問了一個關於 Photoshop 筆刷畫雪人的問題，「我們該不會是在上同一堂課吧～」他回覆，中了我的計。我興致盎然，跟他玩起貓捉老鼠的遊戲，享受起他明我暗的一來一往，直到他說：「認識一下吧！」

我又不發一語了。網路上的不發一語，是不再回覆，怎麼按重新整理，都看不到新留言，沒約好、卻失約，不知該怪誰。

白淨男小心張望，不想給某個誰看出他期待了什麼。

就像某兩個人一樣。

三面鏡。疊映出萬花筒。

這門課上完，我去考了證照，謀得離職的權利。

很諷刺，「你要離開真可惜，過不久就換成電腦點餐系統了。」高主任對我說，我埋頭洗杯子，沒抬眼去判斷什麼假不假惺惺的。我能煩惱的，除了電腦課，還有大樓中空處的水管喉嚨，從此要展開啞巴生涯，終至哪天樓拆了，都無從抗議。

離職消息流入哲輝耳朵，在他體內調動了一些句法，也許細微到連他都察覺不出。

我端捧一籃杯子，來到他的樓面。「喏，支援你們的。」哲輝點點頭，沒看我。深吸一口氣，我一逕立於副吧，不速之客般端詳他埋頭櫃檯那疊帳單，他視網膜，也許輪換著我和他的故事，投映在那一頁頁喇喇替換的紙張。也或許沒有。他只是安靜安分處理著職責所需，空不出快速觸按計算機的手，來應付我的需索。

我直覺這棟樓，壽命不長。體系像貝殼螺蚊那樣往下繞，越繞越細……，氣息亦漸次薄弱……

離開樓面時，我步伐不穩，感到這棟樓，隱微晃動，全體員工蓄勢要重整人物關係。一個少了友宗的團體，正要成形。

我沒必要為誰做出改變主意的犧牲。

起碼堅決離開，我就可以假設留下會得到更多。是自己不抓住的。

清包很快，只要一分鐘，蘑菇椅很短，是一朵朵矮短的陰莖，數大便是美，我和哲輝欲言又止的愛，延展成大樓內薄薄一層美術史。我恍然所有事物，都力求簡省，快來快去，連愛情故事都是長話短說。不該冀求什麼結局不結局、後來不後來。

離去前，宗衛跟我說，上次我唱〈Forever Love〉，他搭我肩膀，哲輝一旁低聲命他把手放下來。宗衛語意帶點恐慌，彷彿訴說一樁親身經歷的靈異事件。我想告訴他，小聲點，不要被大樓聽到了。

但畢竟沒開口，深怕被大樓聽到。

緩步朝最後一天最後一秒的那口光邁去，眼看一個越來越大的圓光，悠緩籠罩整幢樓，抵達那瞬間，我也說不準自己抵達了什麼。

這項任務的英雄或代罪羔羊都會是我自己。

下班前，收拾麥克風、遙控器，還予主控室，伸頭看了看監控器們連成一幅有模有樣的電視牆，不容小覷。它預告了哪些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螢幕框一層層設下路障，無可逾越。

回家，發現自己部落格被 1 個人訂閱。只見數字，看不到是誰。

大家都把愛情過度分析了。很可能，哲輝並不怕被人家知道他也能喜歡男生，而是唯恐先表明喜歡我卻碰壁，屆時灰頭土臉，黃河水都洗不乾淨。要是哲輝對同性間曖昧感的需索，大過想要與我合一，那他心底那個位子也不值得我費神出發前往一趟。免得問路問得顛顛簸簸，撞上大野狼。

哲輝永遠不會知道，我有多麼早喜歡他，一眼就喜歡，比早睡早起還要早。

我寂寞而無奈的生活看似無拘無束、大而化之，實則考慮半天，什

麼都沒買，回家看著手上那堆剛好帶夠的錢，生悶氣。

很想去問我媽，為什麼生下這個兒子。

偶爾騎車路過五福路，大樓閃射光芒，把肚腹內神祕兮兮的新發展奉送上來，避都避不掉。豔陽高照，我想起哲輝制服總是亮白、雪白，蒼白透底，穿了就會得癌症似的。

無疾而終，卻偷偷後悔不吃藥。

我考慮起一邊架設網站，一邊去找本書讀讀美術概論，看能否悟出什麼美學感觸善加運用，畢竟我絞盡腦汁備以掛口示人的洛可可藝術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逐漸衰微，被新古典主義所取代了。

請列舉兩位洛可可代表藝術家：_____、_____。

〈洛可可〉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寫同志小說，很高興可以得到評審青睞。

妙的是，這篇小說先有題目、再有內容。那時候在看一部七〇年代的法國片叫做《巴洛克》，片名既神祕又搔人癢，想說我也來寫一篇〈洛可可〉好了。接著，素材們就這樣巴著題目，硬是生長了起來。

2007年開始參加投稿比賽，拿了不少個獎，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這樣一直寫，當下我答不出來。後來，在一次喝茶閒聊中，我脫口而出：「每寫二、三十篇文章，可能每篇文筆都不錯，但是只有少數幾篇稱得上好故事。」所以，只好拚命寫囉。總要寫出來，才知道故事好不好。

〈洛可可〉評審意見

透過短期打工的主角，寫 KTV 的生態，就像是現代都會生活的一角。文字上有相當的技巧，以情感的脈絡貫串複雜的生存樣態，也包括了同性、異性關係的討論。

——彭瑞金

以 KTV 裡的工作人員為敘事者，典型都會年輕人的寫法，寫有些人看起來娘娘腔，但不一定是同性戀。現在很多人是過這樣的生活，不是純然的同性戀或異性戀。小說表現的是都會年輕一代做人做事的方式，這篇小說是帶領我們去理解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想法。

——愛亞

/26

車次/Train 1144

oying ➡ 台北 Taipei

17:06

乘客/PSGR 1

r 3

座位/seat 10A

信用卡

成人

5-0333

2009/07/24發行

背面朝上

插入票口



短篇小說類評審獎

客房

◎陳彥竹



陳彥竹

21歲，新竹人，天秤座。

現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2009年以2F劇團編導《催眠秀：一段長期的神祕旅程》。

曾獲關渡文學獎劇本類第一名、現代詩類第三名，竹塹文學獎青春散文類佳作。

客房

◎陳彥竹

從小，我就被教導穿戴整齊並安靜用餐是為客之道。我們家是棟老房子，位於山區，是父親的家族留下來的。父親來自一個軍事家庭，從爺爺那一代起，便都為國軍效勞，父親年輕時打仗受了傷，雙腳不太靈活，必須倚靠拐杖行走。這棟老洋房是國家的財產，你可以清楚嗅出歷史的足跡，散步在各個角落。屋內有種與世無爭的恣意，時間感的停滯總帶給我一股難以名狀的舒坦，彷彿活在歷史當中，輕輕的刻入一個安穩的回憶庇蔭。我喜歡晴天的陽光穿過樹葉間隙，折射玻璃窗後停在書櫃上，勾出一個光區，塵埃原形畢露，舊木板的紋路清晰可循，一點也不矯揉造作。

但說到雨天，就令我害怕，雨水淋過泥土的腥味，在老房子中特別嚴重，彷彿毛細孔都被泥漿的那股黏膩封死到無以復加，怎麼逃都逃不掉。每當稍微濕氣加重，或雲層加厚，那股恐懼就會馬上朝我襲來。

但若真要追究起來，我對於雨天的恐懼，其實是源自一個已經漸漸模糊的回憶。在一片斑駁的記憶拼圖中，我勉強可以拼湊出個大概。那是我國小三年級的某一天傍晚。想當然耳，那必定是個雨天，我一如往常搭著校車回家。雖下著雨但夕陽依舊可見，不知跟雨水的濕度是否相關，那夕陽被蒸溼的朦朧。家中的白色大門竟抹上一道紅光，構築出一幅怪異的景象。

我伸手將門轉開，門樑上的雨水正巧打在鼻梁，父親與母親正吵得不可開交，母親表情猙獰的破口大罵，我從沒看過這樣子的母親，但看似氣憤的五官下，我似乎嗅到一絲令我不解的害怕……

他們看見了我，先暫且停下了爭執，母親踏著高跟鞋快步走來，一

把抓起我的胳膊。「回你房間去。」母親的手勁強硬，捏得我非常不舒服。因為懼怕，我開始抵抗，並大聲吼叫。父親倚著拐杖，一跛一跛，步履蹣跚朝我們靠近。她抓住母親，要她放手。母親奮力一揮，拐杖與父親同時砰然落地。母親一把將我抱起，朝我的房間奔去，我死命的哭喊掙扎，母親都不予理會。她將我放置在床褥上頭，母親瞪著大眼要我允諾絕不打開房門出去。不等我回應，轉身就走。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已經接近午夜。我心情稍微平復，便躡手躡腳走下床，偷偷的打開房門，走廊上的燈都關著，我想父親母親大概已經就寢，準備放心的回房睡覺。突然，我聽到了細小的交談聲，似乎還夾雜了一些盤子刀叉的碰撞，我便將身子趴在地上，以耳朵緊貼木頭地板，尋覓著聲音的來源。我發現在門廊盡頭，出現一個漆黑的角落。凝神一看，竟發現那扇被封死在牆壁上的門居然是開著的！我記得每當我問起父親和母親那扇門，他們總跟我說那只是蓋房子時一個工程上的失誤，本來還要加蓋一間房間，但發現房子的架構上無法支撐，所以作罷……

房間裡面一片漆黑，我見不著任何東西，但聲音確實是從裡面隱隱傳出。我站在那扇不大的門前，覺得自己渺小。雨水聲不斷，我鼓起勇氣，準備走進房間……

之後的事情我就不記得了。我只記得隔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那扇門又回到封死的狀態。我跟父母講述昨夜的情況，他們都不信。

父親與母親又言歸於好，母親照常準備她豐盛可口的早飯，並轉開她的收音機，滿分的笑容；完美的廚藝。父親一樣倚著他的拐杖，擦著他的徽章，安詳的吃著早餐。習慣般，一個明亮的早晨。

時間的推移遠比印象中迅速。雖背負一個曖昧不清的回憶，我和父親母親還是安然的繼續生活著。季節的更迭也就順勢推移，從國小到國中，再從國中到中學，我們再也沒提起那件事。對於事實，我也不敢再追究，那段似真似假的記憶便成了對雨天恐懼的來由。

父親是個守舊的人。在我們客廳的玻璃櫃中堆滿的盡是家族輝煌的紀錄，有各個總理給爺爺的徽章和合照，以及父親自己的制服與錦旗，它們安靜的坐躺在那兒，被彼此的經歷餵養著，一整櫃的光榮被安置其中。

退休後，父親每天會在一早五點起床。我總在半夢半醒中聽到拐杖在木板上發出的嘎嘎聲響，他會將客廳的床簾拉開，讓光線為這個儀式敲下第一聲響鐘。他會從睡袍中掏出一把鑰匙，小心翼翼的將玻璃櫃打開，並拿出一塊質地細膩的乾抹布，開始擦拭著每個物件。

父親是在長官介紹下認識了母親，沒過多久就結婚了。母親來自一個教育家庭，外婆是名家政老師。外公則在她年幼時就過世了，留下外婆與她兩人過活。

從有記憶以來，母親就被嚴格規範要遵守每一項家庭主婦的規則。不論食衣住行，都被精密要求。一開始很痛苦，逐漸的，那成了一種興趣，母親的要求開始比她的母親更高……

她天生就要扮演生活的藝術家。如同父親，母親也有她的習慣。碎花桌巾總在她面前工整綿延開來。光影擺盪間，桌面到地板儼然一片花海。她總會把收音機的調音鈕轉大，女伶們精采的演唱占滿整個空間，讓聽覺感官恣意揮霍。樂音流轉中，她將餐具、餐巾細心對摺，精確擺放。然後，她會對臥室裡頭的鏡子輕輕微笑。那是個自信自滿的微笑，不論你習慣用哪個計量單位，在角度、曲度、弧度上絕對挑不出什麼問題。

我在父母的習慣中成長，並被他們的回憶餵養。但直到很久之後，我才理解他們教導我作為一位客人，是跟習慣與我們揮之不去的回憶這麼息息相關。

他們要我當一個自主的客人，有自己的意見，行為得宜。母親會在每個週日早晨安排各種不一樣的課程，包括服裝的穿著，用餐的方式，談吐的文雅等。

她聘請不一樣的老師，教授我不一樣的新知。

母親很嚴厲。不論是什麼課程，不變的是手上那根籐條。父親會在夜深時跟我解釋道他們這麼做的原因。他說學習當一名客人是門高深的

藝術。

父親總要我平穩的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他不習慣客廳新裝上的省電燈泡，那直接的光線會令回憶的氛圍荒謬，他點起舊式的油燈，擺在一旁，油燈霧般的光輝映著他的臉龐，讓歲月的痕跡清楚可循。他會一跛一跛的來回走動，一邊敘說。主人跟客人的關係是這樣區分：客人是無力的。客人沒有回憶支撐著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沒有習慣，他們面對的空間和對象都全然無知。而回憶正是在習慣裡產生的……父親會深鎖眉頭，極端詳細的描述，試著清楚表達他要傳達的意思。

他要我清楚感受客廳裡每一樣物件的溫度，從沙發到書櫃，當然不會忽略那一整櫃的功績。他會要我站在那高大的玻璃櫃前，兩手扶住我的肩膀，他的手掌粗糙，磨得我的皮膚有些刺痛。「這些都是我們的，我們的習慣，我們的回憶，我們成為主人的原因。」他在我耳邊小聲細語，聲音低沉而深邃。「我們絕不能被控制，你了解嗎……」父親在玻璃櫃上的倒影顯得認真而嚴肅，眼神的清冷在我的背部留下一陣寒顫。他們要我成為一名客人時，依舊擁有主人的氣度。

我讀的是私立的男校，離家有段距離，以腳踏車代步。學校的課程很繁重。基本上，除了週日，其餘時間我都待在學校。就連晚上也被規定留校夜讀到十一點才會告別校門。我的個性內向，非必要我不會跟人主動談話。可能是從小不常跟外人相處的習慣，語言的交談令我緊張。在學校，我只會跟我的班導師聊天。她是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大約二十五歲左右，她非常有活力，總能帶給班上平凡的考生生活一些樂趣。也許是源自於新老師對教育的熱誠吧！她的細心總能使我放鬆，我非常信任她，她也很善於聆聽。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她，所有我想得到的事。當然包括關於那扇門的記憶。

最近在學校裡總流傳一個傳聞。說這附近的人口一直在減少，以近幾年的現象最為明顯。一開始，大家總以為只是不適應閑靜生活環境的人移居。但後來陸續聽到一些失蹤的案例，有人說他奶奶走進巷弄中就

消失了，還有家庭主婦出門買菜，就不再回來，學生……等也時有所聞，大家總互相提醒，要特別注意。

會再次注意到那間房間是在高三那年。那是星期三，一個平凡不過的夜晚，九月的溫度已沒了夏日的悶熱，風吹過來的涼意讓人感覺平靜，但過分的平靜反倒令人懷疑。隔天是月考，書本都在學校，我跟父母告知我會住在同學的宿舍讀書準備。午夜十一點，我在同學宿舍準備洗澡時，竟發現我忘了帶換洗的衣物，反正沒有洗澡我也沒辦法安心就寢，乾脆就回家拿吧！跟同學說明後，就去牽我的腳踏車，一路乘著晚風回家。

家裡的燈都關了。父母八成早已睡著，我輕聲的將大門推開，並小心的走向我的房間，拿好東西，準備離開，一個記憶中的聲響就這樣無預警的流洩出來……

我本想假裝沒聽到，但記憶中的交談聲和刀叉的碰撞如此清晰，讓我想裝傻都顯得不大可能。若要走到大門，勢必又會經過那扇門……儘管不情願，還是得這麼做，我閉上眼睛，扶著扶手緩緩向前，心中祈禱著令我恐懼的事情不要再發生，我可以感覺得到我的汗水沿著脊椎滑了下去，不安的預感如同那聲響般迴盪在我耳邊，就像關不掉的警報。我知道我走到那扇門前面了，其實我可以直接下樓離開，但那矛盾的心理，就這樣將我的眼皮翻開。

門又被打開了。比印象中更黑、更深，更加巨大，我的身軀更加渺小。我僵直在那，害怕早超越想像，雙腿因無力而無從動彈。我感覺到除了一片漆黑裡頭的聲音外，又出現了另一個聲音，一個腳步聲，伴隨著微弱的光芒，在我後方閃動。我感覺得到，就在後方長廊的盡頭，那個聲音很微弱，聽得出刻意壓低的企圖，但對我來說卻如此清楚。我好想哭。就像一隻沒有攻擊力的兔子掉入老虎的住所，幾乎沒法掙扎。

我知道他就要開口了，會是一個低沉陰冷的嗓音；他將要接觸到我，那威脅可以清楚預期。突然，我感到我的雙腳有股熱流，神經似乎不再僵直。我便趕緊衝向大門，不小心跌了一跤，滾下了階梯，膝蓋似

乎扭傷，但疼痛根本沒法感受，我幾乎是用爬著出門。

我的腦袋只知道向前一直跑一直跑，我也沒法騎單車了，就是不停的衝往學校，一眼都沒向後看。

我整夜躺在同學宿舍的床上，始終非常清醒，根本無法入睡。我想跟同學敘說我的害怕，但我卻說不出口，像是個非常羞恥的祕密。只要一接近夢鄉，那恐怖的景象就會擁抱住我，像惡魔的雙臂，堅實而殘忍。好難過的一個夜晚，我想逃，逃到很遠的地方，擺脫掉那揮之不去的夢魘。身後的那個人到底是誰？刀叉聲究竟為何會在半夜傳出？門為何又一次被打開？太多的疑問，沒有解答，尋不到一個解釋。不知父親母親怎麼樣？我衷心希望他們沒事，想立刻去跟他們說，但我根本沒有勇氣回到家裡。

我撥了電話給老師，雖然是半夜，但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跟誰述說我的難過。我把事情的經過巨細靡遺跟她講了……她安慰我，並允諾明天會陪我回家，找出究竟發生什麼事？之後，我才比較有辦法入眠。

第二天的考試，我自然是無心應試了，雜亂的筆跡尋不著一個邏輯。帶著滿身的疲憊，離開試場。我先到班導師的辦公室，她在位子上，安靜的批改著作業，她微微對我笑，要我先休息一下，等待她把手邊的事情處理完。老師的微笑很溫暖，辦公室的氣味讓人很安心，這些確實讓我舒服很多，但不知為何，總有不好的預感籠罩。

在午後和煦的陽光中，我不小心睡著了。直到老師呼喚著我的名字，我才睜開迷濛的雙眼，老師已經改好作業了，她喝著茶，並一邊問我：「醒了啊？要不要來杯茶或水？」

「不……不用了，很晚了嗎？」我有點不好意思。

「不會，你只睡了半小時，準備月考很累吧？」

我看一看手錶，才發現真的只過了半小時。

「待會去看看吧？」老師站起身。

「看什麼？」

「去你家啊？讓我們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嗯。」我點了頭，感覺好安心。

我把腳踏車借放在隔壁的店家，就跟老師搭上公車，往家中的方向，大約半小時就抵達了。望著這棟房子的外表，看起來依舊沒什麼不同。我不想進門，只是待在外頭觀察……這棟古老的房子究竟藏了些什麼？我對於這棟老舊洋房的親密與疏離，在恐懼中交雜出一個難以名說的狀態。

通常父親母親都會在中午離開家，下山買東西，直到傍晚才回來。我想我們應該有很充足的時間。

我把大門緩緩推開，裡面果然沒人。午後的家中有種很奇怪的氛圍，安靜卻有點……陰鬱，用陰鬱形容房子有點不正確，但憂愁的空氣確實填滿了周遭的環境。

「你家很漂亮嘛！」

「謝謝。我們趕快去看那個奇怪的房間。」我衝向二樓，不顧一切跑到那扇門前方，眼前的景象再次令我震驚……

那扇門又被安安穩穩的封死了。地上連一片水泥屑都沒有，就連木地板的間隙，也無法挖出一粒灰塵。老師緩緩的走了上來，「你說是什麼被打開啦？」

「昨天……真的。」我支支吾吾有點說不出話來。

大門被打開了！是母親，她一眼就看到在樓上的我。一如往常的笑容，但今天似乎又比平常熱情了一些。「怎麼這麼早回家？喔！有客人啊！」這時父親竟然也出現在門口，拐著拐杖顯得有些艱辛。「來來來……歡迎，歡迎。」父母兩人的態度不知為何令我覺得陌生，我就像從沒看過他們似的。回想起來，這也不是頭一遭，好像在某個時間點，父母兩人就會變得有些……不一樣。面對這樣的陌生感，其實很不舒服。「你好，我是他的班導師。」

「喔！你好，你好。唉呀！怎麼沒說老師要來家裡拜訪呢？」

「你們不是應該傍晚才回來嗎？」我完全不知所措。

「喔！你爸和我今天只是去隔壁聊天，我們沒下山。」

「老師，留下來一起吃飯吧！」父親熱心招呼著。

「嗯……其實我今天來只是想跟你們……」

「聊聊我們兒子的近況嗎？那正好，一起用餐吧！餐桌上細聊，我先去準備囉！」母親說完就直接去準備晚餐。

我跟老師不知道說什麼，這一切有點莫名其妙和尷尬。過不了多久，母親已準備好一桌晚餐。以四個成員來說，這幾乎可以稱為晚宴，豐盛的程度像是在慶祝什麼。看他們的神情，似乎那扇門的事他們還沒有發現，我不太知道要如何跟他們開口，去敘述昨晚的種種……父母們不斷對我微笑，要我多吃。和樂的氣氛超越了應有的餐桌禮儀。

「他在學校還聽話吧？」父親舀了一湯匙的湯倒入老師的碗中。母親接著問：「考試呢？考得還可以吧？」

「嗯，他在學校都很聽話也很認真，功課還算可以。」老師笑笑的說。

「這樣子啊！」

「今天的考試呢？你自己說，考得好不好。」

「還……好啊。」

「還好啊……」父親若有所思著。

「嗯。」

我們緩慢的、安靜的用餐著，母親喜愛的音樂緩緩的迴盪在餐桌。我知道他們有什麼瞞著我，從他們的言談中我嗅得出那股偽裝。這是頓祕密被桌巾掩蓋的晚餐，我必須將它揭開。

「老師今天為何前來拜訪呢？」

「只是關心一下同學家裡的狀況。」

「昨晚我……」

「喔對，昨晚你在你朋友家睡得還好嗎？」母親打斷我的話。

「他不是我朋友，他只是同學。」我繼續說：「昨晚我看見那扇門又打開了！」

父親與母親很有默契的一同低下頭享用起美食，假裝那是蓋在磅礴

交響樂下的某個樂器聲。

「你今天煮的雞肉味道正好，不會太濃郁，也不會過於無味。」父親稱讚著。

「我這次聽你的沒加胡椒鹽，純粹用高湯熬煮。老師吃得還習慣嗎？」母親回應。

「昨天晚上，那扇門又被打開了！」我重複了一次。「我不是小朋友！我不會搞錯，昨天晚上那扇門千真萬確有被敲開。」

「你說是什麼被打開了？」母親微笑著附和。

老師輕聲說道：「嗯，其實……我一直有點擔心令郎的情況。」

父母對看以後，露出一個疑惑的表情。

「他……怎麼了？」

「我想……他可能有心理疾病。」

「老師，你在說什麼？」我不敢相信老師居然說出這樣的話。

老師沒有回話，甚至沒有轉頭看我一眼。

「老師，你的意思是……」父親神色凝重。

「這樣說可能比較恰當。令郎常被一個幻象所纏住，好像是一扇什麼……門和祕密房間之類的東西。」

我被嚇呆了！我最信任的老師居然在我最需要她的時候背叛我。

老師繼續接著說：「而且他在學校不太喜歡說話和跟別人相處，我覺得跟這個很有關係。」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母親焦急的問。

「對呀，那我們該怎麼處理比較恰當呢？」父親和母親都顯得非常焦急，但他們的焦急似乎又帶有一絲偽裝。

「其實你們不用太緊張，現在有很多管道都可以收容像他這樣的學生……」我實在聽不下去了！我推開椅子，衝向樓上那面牆，不停用拳頭捶打著，我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委屈成了一條看不見盡頭的河。

父親的手輕輕的壓住我的肩膀，像他平常要跟我說道理時一樣。「那不是一扇門，你聽清楚，它只是一面……牆。」父親的嘴緊貼著我

的耳朵，那些字句還帶有一股熱氣。

母親纖細的手在同時環住我的腰。老師要我不要怕，說這一切都只是幻影。她告知我有幻覺並不可恥，重點是要克服、戰勝它！我感覺到我全身都已被汗水浸濕，浸泡在一個無從逃脫的泥沼。

我用盡全力甩開他們，往長廊的遠方跑去，衝進房間，將房門鎖上。不知為何，刀叉盤子的碰撞和那細小的交談聲不斷纏著我，即便我將頭埋進枕頭裡，那聲響依然揮之不去，甚至更大聲。父親與母親在外頭敲著門，語氣平和，但力道卻非常野蠻。我可以感受到父親用拐杖撞著門板的聲響，一邊溫和說服我開門。

過了許久他們才離去，我始終非常清醒。我緩緩的打開房門決定在今晚親自劃破這道回憶的傷疤。我小聲的打開後門走向屋子後方的花園，試圖在花圃周圍找到一樣利器。在翻找下，我找到了一把鏟子。拍拍身上的泥土，在月光下，看著鏟子反映著我疲累的臉龐。我提起鏟子大步走進屋內，往那扇門跑去。

我高舉鏟子，開始抓狂似的敲擊那扇門。漸漸的門被敲出一個洞，我便加緊速度。一地散落的水泥塊，和裂開的油漆碎片，散著剛剝落的塵土味。身後又慢慢出現了昨日的光芒，我的影子被映在牆面上，暴虐的揮動著。那個腳步聲又越來越接近，前方的影子除了我外，出現了…
…一根拐杖。

是父親！我嚇得雙手一滑，叫了出來。

「你在做什麼？」父親穿著睡袍，油燈提在手上，聲音低沉。

「不要管我！」一邊又迅速的拿起鏟子，繼續瘋狂的鏟著牆壁上的洞。

父親試圖要跟我搶那把鏟子，我發出極度淒厲的怒吼，要他放手。

「不要！不要敲開它！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我們再跟你慢慢解釋！」母親在走廊盡頭大聲哀求著。

但我並不理會，只是一直敲，猛力的敲。

那扇門終於被我敲破，出現了一個全黑的房間。我將眼睛奮力睜

開，卻感覺眼前一陣頭暈目眩，回頭一望，屋內所有的景物都膠著在一塊，成了一張怪異的印象派畫作。房間裡頭只有一張兩側沒有盡頭的木製長桌。定神一看，桌子周圍坐著好多人，難以記數，延展向漆黑的兩側。他們都穿著正式的舊式禮服，高雅而細緻的用餐。

在一片陰暗中，我在餐桌的某個位置，居然發現了我的班導師。我衝進那間房間開始使勁的呼喚、搖動著她。但她只是微笑並輕輕的舉起食指放在嘴前，示意要我安靜，像是沒有意識的空殼子。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整個空間的刀叉聲怎會如此繁雜，這才發現他們的盤子都是空的。刀叉跟盤子不停的互相敲擊。所有人只是若有其事的用餐，並且安靜的談笑風生。

父親慢慢的走了過來，語氣平淡的講述，「我們依照著某個習慣苟活，我們只是過去回憶的寵物……」

「你最好跟我說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不及了！結束了！」母親輕聲的說。

父親將拐杖靠牆，坐在地板上。「這是棟寂寞的房子。記得那個下雨的傍晚嗎？那是我們第一次發現我們必須為這間房間，找尋一個個的客人跟它一同生活。」

「我們劇烈爭吵著，究竟該怎麼辦。因為若我們不帶客人回來作客，我們就沒辦法繼續安穩的生活下去……」母親有些哽咽。

「所以我們這附近失蹤的人其實都是……」

「沒有錯，都是來我們家作客的。」母親回答道。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我感到難以置信，巨大的恐懼將我撲倒。

「沒有辦法，基本上我們沒有什麼權利做決定。想要繼續生活下去，就是得這麼做，沒什麼理由。」

「可是你們怎麼可以把我老師也……」

「沒辦法，她知道得太多了！我們不能冒險。只好留她下來過夜。」母親從口袋裡拿出一支鑰匙，接著說：「這是這間房間的鑰匙，我們會

定期把這扇門打開，把新的客人送進去，你的老師也一樣。」

父親嘆氣說：「那是回憶的幽靈，纏著我們沒有辦法放手的習慣與記憶……現在你把規則打破了，這棟房子的故事也該結束了……一間貪食的客房，永遠需要餵食，永恆的需索無度。」

客房內的黑暗漸漸擴散出來，父親手上的油燈熄滅，屋內的窗戶一個個關起，簾幕一片片拉上。月光和星光也被遮蔽了，整間房子成了一整個全黑的空間。

父親沒拿拐杖，直接挺起身體。「不用怕，只是這回我們變成客人了！」

這句話的回音不斷重複，幾乎溢滿整棟房子。客房內的陰黑卻漸漸暖和，我們都平靜了下來……母親從地上溫和的拾起她年輕時參加晚宴的禮服，在鏡子前著裝。並幫我和父親細心換上西裝。父親從玻璃櫃中取出獎座，抱在懷裡。我們三人挽著彼此的手，邁向那張餐桌，迎接一場沒有盡頭的完美饗宴。而餐桌上的燭火怎麼樣都點不著。

〈客房〉得獎感言

謝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雖然我是新竹人。但因為爸爸的關係，從小也常去高雄。

〈客房〉是寫家庭的故事。很幸運擁有跟故事中差很多的家庭，謝謝他們從小提供我良好且溫暖的成長環境。

謝謝那些從小到大做過的惡夢，和看過的恐怖電影。

這是目前得過第一個獎金破萬的文學獎，要更認真的看東西、想東西和寫東西了。

〈客房〉評審意見

小說寫的是一個生活整體的黑暗的洞，父母親的背景設定非常好，也因此可以了解這個恐怖的、吸進我們的黑洞。「我們必須為這間房間，找尋一個個的客人跟它一同生活」、「失蹤的人都是來我們家作客的」、「那是回憶的幽靈」。這個房子象徵人間恐怖的宰制力量。這一篇小說很能感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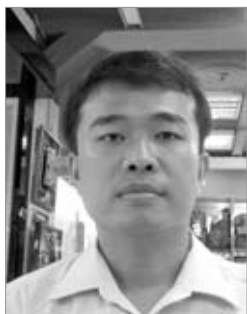
——李喬



短篇小說類佳作

走

◎蘇家盛



蘇家盛

復興美工繪畫組、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曾任國文科及特教科代理老師。

2008年得到第六屆國藝會長篇小說專案補助，受補助作品為《關於我·生命的顏色》，現在全職寫作中。

曾獲中縣文學獎散文類、小說類，洪醒夫小說獎，台中市大墩文學獎小說首獎，苗栗夢花文學獎散文佳作，南投玉山文學獎小說第二名，忠義文學獎優選，吳濁流文藝獎散文首獎，竹塹文學獎小說佳作，高雄市打狗文學獎小說佳作，大武山文學獎小說佳作，台中青年數位化藏購散文獎等。

走

◎蘇家盛

I

我喜歡走。

在我就讀國小時，如果在假日、或者空閒下來的時間，要我選擇事情做的話，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走，我相信，在一步一腳印的節奏裡，一定有著上天暗示的什麼。總是，我在走的步伐中抒放自己，我不停踏步、不停地「壓」馬路，我把這行為，當作訓練體能的最佳方式，甚至，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密碼。當然，如果把事情「簡單化」，不如說，我只是享受走路時的單純罷了。我可以單純地走、單純地欣賞風景，甚至，走到我們村裡的湖畔，看看湖面的水紋，很奇怪，我的心情會一下子好起來。然後，我會坐在草地上，聽聽風聲。

我總覺得，有些祕密，就藏在呼呼的風聲裡。

當然，這個湖也不賴！是個祕密的發源地，村裡最讓我百思不解之處。

比如說，在這個湖的周邊，並沒有太多樹木，但從遠方吹過來的風很涼、很涼；這個湖的顏色很黑，我常以為有水怪出沒，可惜，儘管我大叫大跳，但沒有任何動靜；這個湖的水溫在夏天高得燙人，當我看到天氣晴朗時，我便會把腳丫子放入水中燙，並讓小魚來親吻我的腳丫；這湖裡的魚很大隻，我不清楚，為何，一個湖，可以容納這麼大隻的魚？我曾設想，若這些魚繼續長大，有一天，湖底一定會被塞爆的！而這個湖沒被塞爆的原因是：湖底下住著水怪。

我猜，水怪會固定吃掉一些魚，讓這個湖不太擁擠。

但，這畢竟是我的猜想罷了！事實上，在一個百無聊賴的午後，我曾經用筆，把腦中的水怪畫出來。我畫了條巨大的「魚龜龍」，顧名思義，就是一隻具備魚、龜、龍特徵的動物，牠的身體是魚、背上有龜殼、頭上還長龍角，尾鰭的部分長滿鱗片、金光閃閃。這隻水怪，張口可以吃下五隻大魚，早晚各吃一次，一天吃掉十隻；但湖裡的母魚，還是不停生小魚，所以湖裡終究還有魚，可是如果水怪一天天長大，那就不一定了！按理論推下去，再過一年，這個湖的魚少了一些，又再過一年，這個湖的魚又更少一些。

總有一天，這個湖就會變成一灘死水，一點兒生命力也沒有！

當然，如果加上人為捕捉或釣魚的干擾，這個湖的魚，會變得更少更少。

因此，我討厭看到有人在湖邊釣魚，可是，我又沒法子叫他們不釣。

唉！想到這裡，我就不得不唉聲嘆氣了。幸虧，我老爸常說，我擔心的事，都是孩子才擔心的，等到那一天來臨，我已經長大了，這些事，都跟我一點干係也沒有了。我想，如果那一天到來，雖然，湖已經沒有魚了，但我還是會來吹吹風，那時，我的心會難過一下，但因為我長大了，我也許開始擔心大人該擔心的事，而我的生活，還是可以保持得很好，對不對？我想著自己的想法，就像看祖母在勾毛線一樣，勾著勾著，顯得一場混亂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喜歡湖，喜歡走路。

2

那陣子——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我總愛看著牆壁發呆，等不發呆了，就繼續動身，往有路的、空氣好的方向走，我心底想著圖，想著湖，想著另一個世界，和那些離我很遠的未來；雖然，長輩們都告訴我，我可以不去想它，因為這些事距離我還很遠，但我還是邊走邊想，

一直到遇到阿偉後，我這個習慣依舊沒有改過來。我記得，遇到阿偉那天，另有三個人在釣魚，但只有阿偉是單獨前來，當時，靠近籬笆摘牽牛花的我，不小心碰到他的釣竿，然後，我說了聲「對不起」、他說「沒關係」，我們就聊起天來。

之後，我把祖母煮的冬瓜茶，分一杯給他，我們就這麼交上了朋友。
他說他叫阿偉，我說我名叫小龍。

以後我慢慢發現，他是湖邊年紀最小的釣手（但比我長兩三歲），他的小，可以從身高看出來，並從釣竿的大小比較出來，他用的釣竿還是竹子做的！這很稀奇。我從來不知道，被祖母用來打我的竹子，經過剪裁、綁線，可以變成一支特級釣竿。常常，我在湖邊看阿偉釣上一條條的魚，並且，是比手掌還大的魚時，我就愣得發呆了，我想，這根小魚竿，是怎麼釣上大魚的？而當阿偉拉著釣竿時，釣竿怎麼不會折斷呢？我在內心深深佩服阿偉。

尤其，阿偉總在釣到魚後，把魚給放回湖去，我從沒看到他帶走魚過，這個優點，讓我想要跟他交談。平時的我，一直走路，一直逛風景，直到在湖邊遇到阿偉時，我才會停下步伐，坐在湖邊的石子上，隔著籬笆，跟他一搭搭談著話。（通常，離開湖畔後，我還是走，不停地走，但腦中會反覆想著阿偉說的話。）有一次，我看湖裡冒了泡泡，便問阿偉：「現在是怎樣？」戴斗笠、身形壯碩的阿偉，音聲粗獷地回答我：「沒怎樣，有魚吐泡泡了。」

我定神往水中看去，還沒看到魚，就見阿偉的釣竿一拉，魚上鉤了。一瞬間，那釣線被水底的魚拉得很直，很直，並隨著魚兒掙扎游去的方向，左右擺動著。我在一旁大喊：「快拉，快拉上來。」但阿偉卻很冷靜，一副漠不關己、嘴角上揚地苦笑著，好像不理解我似的。不一會兒，魚兒的掙扎變得緩慢，阿偉輕輕一拉，一隻魚釣了上來——這是隻我看不懂的畸形魚。阿偉說：「這真是奇怪的魚。」語畢，便把魚放了回去。

我問阿偉：「像這種奇怪的魚，你怎麼不會想養看看？」

「對喔，這真是個好問題。」

阿偉冷靜地點點頭：「其實我也養魚，但我都養大肚魚。」

「啊？你只養大肚魚？這種魚不漂亮耶。」我反問阿偉。

「沒關係，重點是，牠們十分好養和可愛。我喜歡養小魚，但喜歡釣大魚。」

「喔。你跟我不一樣，我喜歡養大魚，我爸爸曾經養過六十公分的大鯉魚。」

「真的，那隻鯉魚養在哪裡？還在你家嗎？」

「還在啊！養在水井裡面，但站在井邊看，也大概只能看到魚的背鰭。」

「喔，改天帶我去看吧，等這個籬笆拆掉之後。」阿偉說完話，拉回釣竿。

這時，魚餌已經被吃得一乾二淨，但他不灰心，再勾上餌，一邊告訴我說：「魚很聰明，我們說話太大聲，所以牠不上當。」「真的喔，那，我們說話小聲一點兒。」「沒關係，反正我要走了，我還要回去幫大叔忙。」「你要走去哪裡？回家嗎？」「嗯，我暫時住我親戚家。」結束匆忙的談話，阿偉整理包包，一轉身就走了。我看著他的背影，想要說些什麼，但，卻一時間啞口了。

回到家後，我立刻奔跑到後院的大井，看那隻肥滋滋的大鯉魚。

3

在沒遇到阿偉之前，我的世界是唯一的。因為這樣，每當我獲得一些祕密時，我相信，全世界就只有我知道而已。在我們人數稀少的村落中，雖然景色普通，只有幾戶人家，一片竹林，一條小溪，一條橋，一個神祕地道，一群在山頭上的帝雉、山豬、穿山甲，但，我一直以為，我擁有了許多祕密。而當祕密像母雞生蛋那般，一個接一個誕生時，最令我納悶的是：那些我所熟悉的大人們，怎麼，沒意識到這點？

不過，這也是很正常的事，自我打睜眼以來，大人都是忙碌不堪的。因而，我對大人給我的感受，從開始的「很在乎」，漸漸變成「很麻痺」。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我不願意去管他們的一舉一動了。我只是走，不停地壓馬路，遠遠地離開他們。我離開開車行的老爸，我也離開賣二手骨董的祖父，我喜歡一個人走，一個人保持思想，而有些與眾不同的靈感。

當然，我會這麼空閒，是因為作業對我來說不難，我一下子便寫好作業，而擁有許多時間。我可以在下課後一直走，一直在孤單中思考，思考一個神祕世界的存在，而把繁雜問題拋在腦後。沒錯！我喜歡走路，邊走邊找祕密。我的世界經常是直線的，是依著馬路與小徑往前的，我不喜歡看到大石頭，這種被擋住的感覺很不好！我必須試著像野狗般跳躍，但曾卡在兩塊大石中間的我，討厭受傷的經驗，或者動彈不得的狀況。

但，如果是湖邊的大石頭，那就不一定了！基本上，在我認識阿偉之後，我就漸漸喜歡石頭了。因為，我站的地方，和阿偉隔著一條又高又長的籬笆，如果，阿偉當天釣魚的位置，是在靠近籬笆之處，我們才可正常交談；如果，阿偉站立的位置離籬笆太遠，那麼，我必須站在離籬笆兩步的大石上，對著阿偉喊話。這樣的感覺很好。當然，讓我們的視線穿越籬笆的功臣，就是腳底下的大石頭了，這就是阿偉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自認識阿偉之後，我漸漸聽到一些看法，一些經驗，和一些成語。這無疑是認識阿偉的好處，但最大的好處該是：我們有共同的話題：水怪，以及另一個空間。因而，每當我不想孤單時，我就去湖邊找阿偉，如果阿偉沒來，我就望著湖裡冒泡的部位發呆；如果阿偉有來，我就可以看他「找洞」。我聽阿偉說，冒泡的地方代表有「魚洞」，而且，通常是吳郭魚的洞。因此，他的釣鉤不上餌，因為吳郭魚會挖洞，只要把魚鉤放進洞裡，就會引起吳郭魚的注意，吳郭魚會積極地把鉤子咬出洞外。這一咬，魚就成了網中物了！

關於阿偉的說法，我剛開始有些懷疑，但看他釣起一隻隻肥大的魚後，我就深信不疑了。阿偉說，判定是否有魚洞之法，就是看浮標是否往下沉，簡單而方便。然而，我猜想這些魚洞，是否，可以通往另一個空間？阿偉說可能喔，因為，在遠方的另個國家，有個巨大的淡水湖，湖裡住著一隻水怪，據說，牠是那個湖的守護神，是隻長得像恐龍的怪物。有人說，在湖底下有個巨大的洞，可以讓水怪躲藏，所以，牠可以在海水和淡水間游來游去，一直不會被發現。

阿偉在跟我分享這個故事時，有一種誠懇的眼神。

好像，我能夠在一瞬間，就依著他的眼神，而偷遁到另個空間去了。

並且，在我聽故事的時光裡，也可從中得到樂趣，以及生命的呼應。

我於是問阿偉，那個國家，走路可以走到嗎？

阿偉敲敲我的頭說：「傻子，走路可以到那裡，月球都上得去嘍！」

我打趣地說：「或許有一天，我吃了仙丹，長翅膀，就可以飛到那裡去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天使有翅膀。」阿偉又敲了我的頭。

然後，阿偉告訴我嫦娥奔月的故事。

4

在中秋節前兩週，我吃遍了被祖父母視為仙丹的維他命後，我依舊沒有長翅膀飛起來，這一點，讓我對老天爺抱怨頻頻。但，我依然要面對一個事實：所謂的梦想，也許只在圖畫中存在吧！我因而畫了一張圖，圖裡的內容，是我和阿偉都長了翅膀、飛到半空中的樣子，在我們的腳掌之下，就是村裡的那個大湖。湖水清澈見底，有一隻巨大的魚龜龍。雖然，這張圖的內容是虛構的，但誰說創作一定要真實、才有價值？

於是，我把這張圖，放在抽屜裡，當成壓箱寶。

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聊天時，最喜歡討論湖了，然後，我會把我們

說過的話畫下來。我還記得，我常常把腳丫子放入湖水燙的湖，其實，和阿偉釣魚的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湖。我這方是人工湖，而在長籬笆那方，則是一個天然湖泊，兩個湖中間有道籬笆隔著，這就是為何我和阿偉常常隔著籬笆聊天的緣故了！有一天，當我一直走，而發現世界的盡頭，就是碰到這個湖時，我便開始找尋新路，我在想，有沒有可能，能夠跨過籬笆，給阿偉一個驚喜。

說真的，我期待我這麼走下去，有一天，可以走到籬笆的另一邊去。

但這事有些棘手，因為，我的個子矮、步伐小，所以無法跨越過去。

並且，我還是個旱鴨子，如果不慎跌跤的話，可就一頭栽進湖水裡了。

但，我還是不放棄。在阿偉沒來釣魚的光陰裡，我可是花了好多時間思考的：我希望，能夠找出跨過籬笆的辦法。而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這話媽媽常說），有一天，我終於想出辦法了！我帶了個小凳子，墊在大石頭上，再站上去，我的高度，讓我可以攀到籬笆頂端，我只要用雙掌撐住籬笆，再爬上去、跳下來，就可以完成任務了。但偏偏，我的短褲鉤到了籬笆，而讓我在上面動彈不得，我說過，我真討厭卡住的感覺，可偏偏又讓我遇上了。

幸虧，阿偉這時從遠方走了過來。他看著我笑了兩聲，遂放下裝著魚具的袋子，說道：「你要過來，還是退回去？」我一副哭笑不得，遂告訴他：「我當然要過去啊，阿偉哥。」「叫我阿偉就好。」然後，阿偉站起身，雙手緊握住我的腰，就把我像物品那樣，從籬笆的這端、抱到了另外一端。他臉不紅、氣不喘地放下我，一話不說，坐下來，開始整理他的釣線。好像，剛剛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然後，我神色窘迫地坐在他身邊，說了聲「對不起、麻煩你」，但阿偉沒情緒地說了「沒關係」，就又轉頭回去，細心地整理釣線了。

沒多久，他補了一句：「綁線要專心，等一下，再跟你聊。」

我於是沉默起來。我知道，我給阿偉帶來了麻煩。

過一會兒，阿偉拋出釣線，回頭說：「耳朵靠過來一點兒。」

我不疑有他地靠近阿偉，阿偉用手掌捂我耳朵：「剛剛，你卡住的

樣子真蠢！」

我一聽到阿偉的諷刺，可就明白他剛剛的「沉默」，都是故意捉弄我的了。

於是，我狠狠地捏了他耳朵，然後往岸上跑。

這一跑，我的心情豁然開朗了。我才知道，原來，跨過一個籬笆之後，還有更美的世界等著我呢！我一時嘻哈起來，往阿偉的來時路半跑過去，再順著湖另一邊的堤防爬去，到了岸上，觀看整個視野，感覺似乎不夠清楚，不過沒關係，身手靈活的我，再爬到高高的木瓜樹上，把整個湖一次看個夠。「啊！原來，我們美麗村真夠美的了，從這裡看往家的方向，也可以把家看得一清二楚。」我向湖邊的阿偉招手，用丹田之力喊了聲：「阿偉，我家在那裡——。」之後，阿偉順著我的指頭，看向他身後的遠方，訝異地說：「原來，你家離湖這麼遠喔。」

「對啊！我走了好久、好久，才到這裡。我每天都走很久。」

我回答阿偉之後，繼續問他：「阿偉，那，你家在哪裡？」

阿偉也對我比了比，然後說：「那個小木屋，是我的套房，改天帶你去。」

5

想想，我跟阿偉會在短時間好起來，原因之一，是我跨了籬笆之故；之二，就是我們都喜歡幻想與織夢；之三，就是我們都喜歡運動，我靠走路運動，阿偉則靠游泳和打拳。在我們知道彼此住處後，我常常跑去找阿偉，那時候已近傍晚，阿偉大概下班了，他會在小木屋裡練拳，或是跳到湖裡游泳，說真的，阿偉的一舉一動，總能帶給我奇特的想像。

尤其，從小木屋看過去，可以看到滿山的檳榔樹和椰子樹，還有一長排的長春藤，景色優美，讓我有在森林度假的感覺。我喜歡這裡，雖然，我家附近也有很多樹，但跟這裡不能比，這裡簡直是世外桃源。如果碰到假日，我還會把畫具帶去，跟阿偉一起討論神祕的湖底世界，把

它畫出來上色。有一次，我興致一來，還幫阿偉畫了張像，因為畫得太好，於是，當阿偉跟我要時，我並沒有給他，我告訴阿偉：「這張圖，留給我做紀念，我怕忘記你。」

「我們是好朋友，怎麼可能忘記？」阿偉出聲反駁。

「反正，我要留著這張圖，也許下次見面，是好幾年之後了，我們都變了。」

最後，阿偉爭不過我，還是讓我把圖帶回家。

而這件事並不影響友情，反倒是阿偉也畫我，並把圖送給我當紀念。我一接過圖，看到圖裡的小豬正對我笑，我就知道阿偉在諷刺我。緊接著，喜於玩耍的我們，遂在屋裡追逐起來，而感到不亦樂乎。後來，我們甚至跑了好遠，而跑到湖邊去了。

跑到湖邊的時候，我喘得上氣不接下氣，我遂跟阿偉求和，阿偉大發慈悲說：「那今天的遊戲到此為止，我帶你去一個地方。」說完話，阿偉指著木瓜樹旁的小徑，意指那邊有個陡坡，要帶我去看看。我當然說好，但一到那裡，就被眼前之景嚇呆了，原來，這個湖顏色特異，牆壁上還看得見特殊的石紋。阿偉告訴我，這代表著，這座湖以前受火山活動影響，火山爆發後，熔岩往山谷堆積，凝固成巨大凹下的圓狀，經長期累積雨水，最後形成湖泊。

「那，這個湖很安全嘍。」我問阿偉。

「這真是個好問題。」阿偉告訴我：「其實不然。」

我聽完阿偉一長串的解釋後，覺得阿偉真了不起！

阿偉說，這沒什麼，是國中課本上寫的。

阿偉還說，等他存夠了錢，就要回到學校去，把未完成的學業完成。

我踮起腳、拍拍他，作為一種鼓勵。

後來，我回到小木屋，聊著彼此的夢想，而感到未來如此美好。這時，阿偉認真地述說自己，他說他從小母親早逝，家境清寒，輟學後，他爸爸把他送到這裡來，他才有屬於自己的時間與空間。從小，不喜歡說話的他，終於在這裡——美麗村，找到屬於自己的步調。阿偉說到這

裡時，我拍拍手大叫：「說真的，要不是遇到你，我也不喜歡說話耶。」然後，我告訴阿偉，關於我的爭吵經驗。

有一天，我出門沒多久，經過一排鳥雀榕，到了早餐店前，發現鄰居黃大媽看著我，跟我揮揮手，我以為她是好意，便點點頭，之後，邁開步伐繼續走。怎料，黃大媽低頭跟早餐店老闆說話，而討論起我：「這個小龍真奇怪，怎麼一直走，一直走？」後來，我停下步伐，轉頭回去，看著黃大媽。黃大媽便大聲問我：「喂——，小龍，你到底要去哪裡，是不是要去做壞事？」那時候，我沒有任何念頭，但我討厭大人們這樣說。我不明白，這樣「開玩笑」，到底哪裡好笑？

於是，我看著說話的黃大媽，衝上前去，狠狠地打翻她桌上的豆漿。

我討厭這樣道人是非、無中生有的人。（至少，我不以說人壞話來自娛。）

我的發狠讓大家嚇呆了。他們到處喊：「救命啊，小龍發瘋了！他發瘋了！」然後，豆漿店旁做金工的吳大叔衝出來，企圖把我拉開，但我不甘示弱地咬了黃大媽後，還不願意放開，我整個人像猴子一樣纏住她，而對準手肘部分，像瘋狗般緊緊咬著，我心想，我要咬死黃大媽，儘管，吳大叔用他的威猛，企圖讓我屈服，但我絲毫不畏，我要用牙齒把肉咬下來。故事的結尾，就是大人不再跟我開玩笑了，但他們依舊開其他孩子的玩笑。我告訴阿偉，此後，我更常走路，而且愈走愈遠。我不想聽閒言閒語，我只想找尋一個寧靜的國度。

那天聊得盡興，我直到傍晚時，才拿了圖回家。

6

再過一星期，到了中秋節前一週，我和阿偉的友情已經十分堅深了。這幾天一下課，我就直接往阿偉住處走去，而阿偉要不是替我準備一支釣竿，就是教我怎麼打拳，若是累了，就在木屋的桌上趴著休息，我們的默契超好，要不是「整天不說話」、要不就「整天一直說話」。這

樣的默契，是訓練不來的，這是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我們在上輩子，或上上輩子就認識了。我在內心裡，更把阿偉當成親哥哥看，有好吃的東西，我都不忘拿給他。但阿偉是「素食」主義者（所以他都把魚放回去，他不殺生），因而，我最常拿祖母的麥芽餅給他。

而阿偉可絕了，他為了要存錢，很多食物都不買，都取自於天然。有一天，我十分口渴，阿偉便一聲不響爬上椰子樹，摘了兩顆椰子下來。當他要把椰子從樹上丟下來時，他還叫我走開，走得愈遠愈好，以免被椰子砸成「秀斗」；我聽話地往後退開，目睹椰子殼從天落下、把泥地炸了一洞的樣子，而感到半驚半喜。這個駭人之景，又讓我想起湖底的洞，我一直認為，湖底有著水怪，一隻張口可吞進千萬隻動物的水怪。

於是，我順著想像力，把思考的情節畫出來。為了增加趣味性，還把阿偉畫進圖裡，讓他跟水怪打架，我想，以阿偉的功夫，一定可以把水怪打得遍體鱗傷的！而阿偉再度跟我要圖，雖然，我對自己的作品愛不忍釋，但心情一好，也就給他了。阿偉看著圖，思索了半晌後，問我：「這世界相像的人很多，你怎麼畫出他們來？」「要靜下心，仔細觀察，每人的特徵都不一樣。」我冷靜地告訴阿偉，阿偉反問：「那我的特徵呢？」「諾。」我指著圖上的阿偉，告訴他，在他臉上的特徵是痣，附加特徵是帽子和釣竿。

阿偉聽完我的解釋後，滿意地點點頭，然後說，既然我送他圖，那麼，他除了請我喝椰子汁外，還要表演魔術給我瞧。說時遲、那時快，阿偉從口袋掏出硬幣，左右手各放一個，但當他把拳頭握緊後，要我把右手拍一下，我照做，但硬幣卻消失無蹤了，這一點，真讓我匪夷所思。我直呼這不可能！東西不可能憑空消失的！這時，阿偉把左手掌打開，很清楚地，在他手掌裡握有兩個硬幣，把我逗得開懷！阿偉用得意的眼神看著我，問：「要不要再一個？」

我當然說好，以我不服輸的性格，我一定要看出魔術的破綻來。

這時，阿偉又從工具箱拿出幾個鐵環，他告訴我，只要他輕輕一敲，這些東西都會串在一起。而正當我直呼不可能時，果真，阿偉敲上

一個又一個的環，這些環緊緊相扣，真讓我感到新奇，但遲遲思索不出癥結來。我覺得，這些環比祖母的毛線還要複雜！緊接著，阿偉又拿了個紙箱，紙箱上有一層塑膠布，阿偉將銅板放在布上，問我：「你相不相信，只要我輕輕一按，這個硬幣，就會咚一聲穿過塑膠布，到箱子裡去了。」「怎麼可能？」在我出聲否定的瞬間，阿偉用力一壓，果真，硬幣就穿到箱子裡去了。

正當我看得目瞪口呆時，阿偉一轉身到窗簾布後，說要演出消失戲碼。

我簡直像被蠱惑般，目不轉睛地看著阿偉。

阿偉說，這個魔術超高難度，要仔細看喔。

一說完話，阿偉便躲進布幕，「咻」一聲不見了。我怎麼找，也找不到他。

後來，有人拍了拍我的背膀，一回頭，果然是阿偉。

他手中又拿了兩顆椰子，我們還是一人一顆。

經過阿偉連續的魔術表演後，我真的對他佩服不已。

但說實話，阿偉的魔術，在我回家後，仍困擾了我好久好久。

7

那幾天雨下得很怪！成天下著毛毛細雨，可是，幾日後又天晴了。這似乎是颱風的跡象，天空出現細細的層積雲。

雖然，我看不懂天象，可是父親懂，祖父母也懂，他們著急地說，應該注意氣象報告，還有吳大叔的通知。吳大叔是本村村長，若天氣惡劣時，都是他來通知我們避難的，可是，氣象報告說，颱風繞了一圈，根本還沒進島國上空、就離開了，要我們大家別擔心過度。反而是，有另個中颱緩緩靠近，但預計影響的程度不明朗，暫時不會造成損傷。由於中秋將近，大家都沒把注意力放在颱風上，而是放在過節上，甚至，已經有人開始賞月了。

這夜，農曆八月十三號，月黑風高，離中秋節還有兩天，我一拿到父親帶回來的精緻月餅（這次的月餅比上次的好），就毫不遲疑地多拿一塊，在夜裡走了半小時，拿去給阿偉吃。沒想到，阿偉正在打包行李，他說，他不放心父親一個人在家，等明天下班後，他將要徒步離開。而我好意地挽留阿偉，告訴他：「氣象報告說，明、後日，島國將有中颱，如果現在離開，或許會遇到颱風，這樣一來，反而是危險的。」話語還沒停歇，我便把月餅拿給阿偉，並提醒他，如果需要乾糧，可以來家裡拿。而阿偉聽了我的勸告，決定暫時不走了。

我們還相約，颱風過後，我要去他那裡學魔術。

話匣子一開的我，本想繼續談天，但看看手錶，時候已晚，便決定趕回家去。

到了隔天傍晚（農曆八月十四號），氣象局說中颱形成，發布海上陸上警報，而雨水開始從天而降，天空彷彿有個大水龍頭，把雨水不停地灑落，一陣一陣，由小變大，本來，我想去接阿偉來家裡過夜的，但母親說，風雨瞬間變得太大，還是別出門的好。我聽了母親的勸，留在家裡看電視、吃泡麵，放個濕淋淋的颱風假。因為雨勢愈下愈大，漸漸屋頂開始漏水了，地板濕成一團，我一邊看電視時、一邊擦地板，覺得懊惱極了，我每天的走路行程，肯定要中斷好幾日。

但我又能怎樣？只好祈求颱風早點離開罷了。

怎料，這個夜裡，待大夥兒都熟睡後，吳大叔卻一反常態來敲了門。吳大叔敲門敲得急，門板簌簌地響著，像有十萬火急的事似的，我真怕他把門板弄壞了，於是我率先起床，接而，一家五口全清醒過來。睡眼惺忪的父親趕去開門後，便看到全身濕透、模樣狼狽的吳大叔，他語調激昂地述說著，剛剛，他去觀察山坡樹林時，正逢上游的巨石滾落，「轟」地一聲，把樹林碾了一個大洞不說、還連帶把泥土挾入了大湖裡，這樣的景象，讓人戰慄，還是連夜撤離較好。

吳大叔邊說話時，手指還在發抖，他被水淋濕一身，不知是害怕還是發冷？父親在猶豫之際，吳大叔卻緊握父親的手說，這場雨前所未

見，就相信他這一次吧，一定要速速離開。於是，父親快快從倉庫找了水、乾糧、泡麵，母親準備簡單的衣服與毛巾，裝入行李袋中（我順手拿書包），準備出發到十公里外的高地避難，我們挨次上了車，而吳大叔一家人，也已經在車上等著。

出發前，吳大叔遺憾地告訴父親，黃大媽堅持不離開這裡，她要和美麗村共存亡，這話聽了真讓人難過。說到這裡，吳大叔額頭上一汨汨沁出了汗，汗水夾著淚水從臉頰滑落，讓人看了好不心酸，我心底，其實還記著吳大叔跟我有過的衝突，但看在吳大叔這麼熱心的情面上，我感到陣陣的羞恥與窘迫。最後，吳大叔偃在父親車窗嘆氣：「這次我不會看走眼，黃大媽肯定要命喪九泉了。」

吳大叔數聲哽咽，又交代父親：「記住，無論風雨再大，都不能回頭。」

而徬徨的父親，一見愈加強大的雨勢，便完全相信吳大叔說的話了。

我記得，在父親將車子開過湖邊時，湖水不但漲得飽滿，而且湖水四溢，將湖邊的大樹沖倒了幾棵，景象真是嚇人。當湖水與雨水一陣陣淹過來時，父親便催了油門，父親說，如果不加速離開，若車子拋錨，那就大事不妙了。於是，我們在阿偉工作的工廠外的路口轉彎，加速往避難的目標前進。這時候，我竟從湍急的水流中，看到了幾個泡爛的椰子殼，我突然想到阿偉，便拉下車窗，向阿偉的小木屋大喊：「阿偉，趕快出來；阿偉，快逃命……。」

可是，雨聲的巨大，對比出了我聲音的渺小，前方沒有傳來阿偉的回聲。濛濛雨意中，我彷彿看見阿偉正在整理行李，要出發回家去。但，這必定是我的錯覺，從這裡看過去，視線根本穿不透過浩大的雨陣，但我知道，阿偉一定還聽我的話，留在木屋等颱風過去，如果阿偉出事，我肯定要自責不已的！著急萬分的我，央求父親，無論如何要搭載阿偉，可是父親說，這情況太過緊急，再不走，大家都危險！最後，我們只好快速離開，而在凌晨三點到達目的地。

8

在中秋節當天，雨勢下得驚人，我們的車，幾乎要被淹沒在大雨之中了。這樣的大雨，帶來前所未有的雨聲，轟隆轟隆地，敲擊著車頂與車窗，而這和我玩耍的經驗不一樣，平時的我總覺得，有些祕密，就藏在呼呼的風聲裡。但此情此景，可謂風強雨大，在強風中只有危險的提醒、而沒有任何浪漫的暗示，我們在車上焦急地等候，不多久，祖父母開始身體不適，這一天可真難熬。但幸虧，有識途的吳大叔作伴，我們顯得安心不少，並且，我們位在安全的高地上，四周的水流往下流去，最後，大家都安然無恙。

但，當雨停之後，我們想開車回到美麗村時，才發現，前方的橋已經衝斷了，土石流成一片汪洋，村外已滿目瘡痍，更別提村內之景了。吳大叔建議退回原路，父親也贊同，於是，我們收拾著悲傷情緒，往高地的方向再回去。不料，這一等，竟等了五天，糧食用盡，才等到來救援的消防員。因此，身體本就不適的祖父母，也有呼吸困難的症狀了。我們從消防員口中得知，根據直升機的探測，美麗村的大湖是堰塞湖，其實並不堅固，上游的小山崩塌之後，泥沙衝進了湖裡，讓整座湖徹底破裂，而挾帶了五層高的土石流，把整個村子滅了，更別提湖邊的竹籬笆。

美麗村，變得很不美麗了。

這個消息傳來，大家都哭得聲嘶力竭。

沒想到，平日我玩耍的湖，現在，卻是摧毀家園的凶手。

我想起阿偉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但父親要我們打起精神，來面對這一切。

後來，消防員把我們送進避難所，我們是受災戶，就住在組合屋裡。在這裡，還有其他村的村民，我看到跟我們一樣的人。那幾天，我們得到好多同胞的幫忙，還聽到直升機從山中解救上千災民的消息，我想，這真是值得一提的事。可是，我也從電視上，看到災民與政府官員

的爭吵，以及另一個村莊的慘狀。最後統計，失蹤與死亡人數近千人，是島國有史以來的最大災難。

而那幾天，當電視上播放美麗村水災前後對照時，大家都哭得泣不成聲。我真的很難相信，鏡頭裡的土石堆，就埋著我的家屋、那隻大鯉魚，還有數百村民的骨骸。新聞報導還指出，美麗村的死亡人數，竟比失蹤的還多！這麼一來，我的情緒雪上加霜，我知道，阿偉肯定是沒希望了。早知道，我就不勸他留下來，若照他自己的意思，現在的他，應該跟他爸爸團聚中秋了。

我心底很難過、很自責，天天想著阿偉掉淚。

我真想叫阿偉一聲「哥」，但我知道，我永遠沒機會這麼做了。

那幾晚，我夢到阿偉一直走，一直走，沒有停止下來的端倪。我呼喚著他，他聽到了，只是轉身笑笑，便躲進一片林裡，躲進一場大雨裡。醒來時，全身盜汗的我，失眠到天亮，我只好想著阿偉變魔術的樣子，來安慰自己，或許，阿偉變了個消失魔術，不久就會回來（阿偉說，這個魔術超高難度，要仔細看喔。）；或許，阿偉已經長了翅膀，像那個穿過箱子的銅幣，跑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或許，現在的他，正躲在湖底的神祕洞裡，跟我圖裡的魚龜龍玩在一起；更或許，他一直走，一直走，只是要去找一個寧靜的國度；

我深深相信，在一步一腳印的節奏裡，一定有著上天暗示的什麼。

哈哈！當我這麼想時，我的心情就愉快多了。可是我知道，這不是真愉快，只是暫時的愉快，失去朋友哪有愉快的？但，多虧上天保佑，繼我在整理書包時、發現了一個驚喜後，我的情緒稍有好轉：一張阿偉的畫像、和阿偉畫我的小豬像。那天，畫完這兩張圖，我順手把它摺疊起來，塞進書包裡，利用學校下課時間修改，沒想到，竟意外保留了下來。這是個最棒的紀念品！我一定會保留這些圖，一輩子記得阿偉。

9

災難之後，開始重建家園，我好像在一瞬間長大很多了。

我不再是個小孩子了，我知道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清楚人生的短暫渺小。

但，一有空閒，我還是選擇走，我邊走邊想的習慣，依舊沒有改過來。

我想找個寧靜的地方休息，吹吹風，想想事情。

當然，這一路上，我偶爾還會碰到大石頭，並避免在跳躍時，被卡在兩石之間，但，自阿偉失蹤之後，好像，這些事都不重要了，我一直想著阿偉，在心裡跟他說話：「阿偉，請原諒我，沒帶你看井裡的大鯉魚；阿偉，請原諒我，沒繼續跟你學魔術；阿偉，請原諒我，我勸你留在小木屋避難，結果卻害了你。」我的心語永不間斷，我一直記得，阿偉想要復學的事，所以，每當我走路的時候，我的手中都拿著一本書，我自我叮嚀，要變成可以克服困難，並再度站起來的勇者，一個成績優異的好學生。

於是我不哭。我擦乾淚，繼續往有路的地方邁進。

我相信，我會一直走下去，一直試著發現這世界的祕密。

而因為阿偉的「走」（離世），於是，我更有理由，用「走」來懷念他了。

〈走〉得獎感言

我的平衡感不好，我都搭乘交通工具、或走路，來完成旅行的出發與結束。本身，我就喜歡「走」，我常在旅行高雄市時，一上午「走」了五個捷運站，每站休息一下，尋找靈感。但這篇思考已久的小說〈走〉，卻遲遲下不了筆。沒想到，會因為八八水災發生，而讓小說在三天內完成了，當然，我的淚水也流乾了。

得小說獎，要感謝評審老師及啟蒙恩師周（芬伶）老師。

學生我，從文學的低處「走」來，而正要往高處目標「走」去。

〈走〉評審意見

童稚的小孩，感人的痴情。作品非常單純。

——李喬

文字很好，有一個情緒是維持著的，跟著「走」會有寧靜感。一些感情描寫，像是兩個人在湖邊釣魚這部分，很優美。

——蔡素芬

/26 車次/Train 1040
Taipei ➡ 左營 Zuoying
10:00

乘客/PSGR 1

座位/seat 10A

成人

r 3
信用卡
S-0333

2009/07/24發行

背面朝上
插入票口



短篇小說類佳作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楊富閔



楊富閔

1987年出生，東海中文系畢業，現就讀台大台文所一年級。

曾獲吳濁流文藝獎、玉山散文首獎、南瀛小說首獎、南瀛部落格文學獎、台中縣小說獎、洪醒夫小說獎、全國巡迴文藝營小說首獎等文學獎項。

入選《九十七年度小說選》。

短篇小說類佳作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楊富閔

許多年後，陳哲斌會推著空輪椅站在那棵裹紅布黃榕葉滿地的大樹下，身旁是他的妻、他剛學會說話的小孩，陳哲斌會痴痴地望著更遠處南方棕色土壤生出的高鐵灰色底座，下午三點十分，這寧靜小鄉給準點劃過的高速列車震地轟轟作響，陳哲斌聽見了，對著兒女說：「我們去看阿祖囉！」遂走在通往從前家門田埂路上，豔陽在他的前方西落，於是陳哲斌也像推著日頭，失落地走進消失的三合院，走進終日小黃燈的大廳，陳哲斌想起神龕上那尊長鬚神偶，清水祖師陳昭應，家神。右望象牙白壁上那張金框照片裡頭的女人，他想像自己轉了幾圈，有點暈，眼神極誠懇地說：「阿媽，我終於回來了，而且我要在這裡，蓋起新的高樓大廈，因為，這才是我的本土。」



張痛幾乎無言。無言張痛如海上人家，陳家三合院孤船似四面都給水稻田圍了起來，只留一泥濘小徑出入，稻海兩里內無人煙，南風貼著稻穗起伏到陳家矮牆來，難怪，難怪陳哲斌和他阿媽張痛老是暈船嘔吐的整年頭痛心乒乒剝。夏天午後西北雨，小徑給田水淹了過去，陳家三合院便成了封閉小島。小島在夏收之後有船航行，村人收水田原地植起菱角來，菱田水深不及一尺，每畦配備小木舟一艘，待秋冬時候採菱。

小學三年級陳哲斌還童心漾然，秋天放學步行村路口，碼頭般跳上圳溝旁的小舟，一路穿菱網航向落日航向三合院，如此浪漫，如此，陳哲斌竟也有船長的感覺。陳哲斌偶爾順水路撿幾隻福壽螺上岸後拿隔壁

村瓦窯生出的紅磚砸死它，嗆聲：「操你媽的外來種！」

每每張痛聽了聲響便會衝出院埕來，鍋鏟鋤頭還握手上，像待戰女兵。陳哲斌幾乎習慣看著阿媽全副武裝便喊：「阿媽我回來了。」「陳炳賢，功課趕快去寫寫，阿媽袂來煮飯。」陳哲斌是聽到了？乖乖走進房間寫作業去。

海上人家沒有歲月，祖孫倆鎮在三合院上如石敢當鎮煞，哪有什麼煞？前幾年陳家祖公屎一塊休耕地給高鐵收購，張痛回收兩千萬，根本與三級貧戶沾不上邊，還好張痛總是無言，加上陳哲斌從小就一句話也說不全，咿咿呀呀的這驚人祕密會說的大概也只剩下神龕上那尊也算家神的陳昭應。家神陳昭應清水祖師，三合院內隱形成員，張痛日本時代嫁進陳家後，陳昭應就在了，算得上張痛的前輩，張痛一生追隨信奉，陳昭應全都看在眼裡，只是陳昭應亦然無言，世間事他無法介入。比如民國三十六年那場巨變，張痛灶腳忙碌院埕忽然傳來兩聲ㄅㄨㄛ、ㄅㄨㄛ、張痛聽見了嗎？她衝到院埕時尅婿大概只剩下一口氣，直喊著：「痛啊痛啊……」張痛眼淚西北雨勢嘩啦啦，她眼睜睜這男人不知道喊痛？還是喊她名字的就這樣去了，張痛不知這是什麼天地？神龕上清水祖師看袂落去，熊熊發爐起來。從此張痛像換了張魂魄，沒中彈倒也含著子彈從此成了半啞巴，她還真患著難言之隱，從前她是個為民喉舌的村長夫人，四、五十年來沉靜少言，她鮮少出田埂到村內市集，偶爾露臉，老一輩見了她還會喊著：「村長嫂喔。」再更年長一點如果還沒死，便會幾句日文互相問候，這樣她才感到安心。張痛笑臉相對，四、五十年都過了，她到底還是個村長夫人，這小村並沒有將她遺忘，可張痛什麼都記不得，偶爾還對錯了記憶，以至於多少年後當孫子陳哲斌問及消失的阿公時，張痛天天都有新版本，比方說：「就是那天，當年阿媽還是個村長小姐，真正水喔，誰知道兩聲鞭炮ㄅㄨㄛ、ㄅㄨㄛ、，我從這角衝出來，水稻田上白鷺鷥四百多隻衝上天喔……」又或者：「您阿公不小心在門口跌倒啦，誰知道胸口口水親向噴泉驚死人喔……」張痛聲音越來越小，彷彿害怕老天爺會偷聽，是的，張痛到哪裡老覺得

誰在看她？疑神疑鬼總以為自己被監聽，她話越來越少，甚至拒絕直呼親人的名。陳家開基延脈單傳，張痛亡了尪婿從此與兒子相依三合院，沉默屋身住著歷史怪獸。

張痛幾乎沒有記憶，斷絕親戚網路，孤隻單傳人已經夠少了，數十年來神經兮兮總喊兒子黑仔。黑仔不如路邊人家一尾看家犬還會汪汪守著家園，可不是，黑仔老呆滯眼神臥院埕流滿地口水，唉，醫生都說是輕度智障發燒給燒壞了大腦，幸虧還學得家鄉絕技播菱角收割水稻，只可惜上不了小學。張痛年輕出外到嘉南加工場整天班操下來，就把黑仔拴在神明廳，神明廳內靠陳家出品陳昭應看管。那時黑仔便一人留守在無半點光線的大廳呼吸微細檀香味，他餓了便吃供桌上黑半邊的柑橘與香蕉充飢，活下來對黑仔來說並非難事，黑仔頭殼壞掉不愛說話，靜定地也像是一尊人身神偶。這一切，陳昭應也都看在眼裡。

張痛不敢出聲，她將自己與黑仔守在稻海一艘老屋中，解嚴十年，張痛給他兒子娶了個越南新娘阮素嬌，隔年便生了個白胖金孫單傳成功，張痛不張喜事，陳哲斌便這樣無聲無息、無消無息地來到這人世間，陳昭應看見了吧？

那年，秋天菱田上漆般一層金黃日頭要落，四百隻白鷺鷥空中盤旋，黑仔紅上衣浮水面溺斃門前菱田裡，無言黑仔半句話不留，張痛軟腳出不了家門，像是沒了脊椎哭趴在洗石子矮牆旁，兩里內無人煙，槌心肝喊著我痛、我痛。喪事畢，張痛聯絡仲介讓素嬌回越南，她說：「素嬌多謝妳。」阮素嬌南北飛行一百分鐘就到了巴士海峽，中年張痛的祖孫生活於焉展開，張痛說到底相當自私。



新台灣之子陳哲斌直到上了國小才知道他叫陳哲斌，畢竟出生到現在張痛每天都有新名字，比如：陳明惠幫阿媽把神明廳的燈火點亮喔、陳君毅門口那些菱角去收一收呀。張痛像命理居士，腦袋總能翻出新奇名字，她教養金孫有一套，家中四、五十年從沒電視電話與報紙，外界

消息一律封鎖，陳哲斌除了陽光空氣水就剩下稻田菱角與白鷺鷥，當然陳哲斌還有一手划小舟功夫，畢竟菱田小船可大有學問，姿勢一錯腰桿側彎都有可能，陳哲斌絕活還能在菱田裡飆速。陳哲斌幾乎沒有玩伴，除了上小學，生活圈大抵以三合院方圓兩里為主，張痛只要看見陳哲斌乖乖在院埕裡才能放心，偶爾陳哲斌離開她的視線，便會大喊：「陳鎮鴻人勒?!」陳哲斌原始動物般，辨別聲音，作出反應，他聽見的是陳鎮鴻不是？小身子神龕下爬出來喊著：「阿媽我在這裡。」

神龕上的陳昭應落寞神情，祂知道了什麼吧？



八十六年的陳哲斌碰上了九年一貫，英語教學隆重登場，陳哲斌的國語已經夠爛了，這下還碰上豆芽造型的外國語，英語老師見了陳哲斌圓滾雙眼，大楷毛筆字般的粗眉便說：「蠟筆小新耶！好可愛喔！」全班同學哈哈大笑說好像好像，陳哲斌根本不識蠟筆小新，進不了狀況，他甚至以為那只不過像是平日在家阿媽隨時變換的名字罷了，陳哲斌根本不在意自己是誰？陳哲斌擁有的名字已經太多了。英語老師對他說：「你就叫做阿 Ben 吧！」陳哲斌暫且變化身分作阿 Ben 一場。英語教室，陳哲斌覺得恐怖極了，怎麼身邊同學隨口都是神祕語言，陳哲斌沒見過這場面，他們都不說人話？他晃頭張望同學滿口台語：「你們在講殺毀？」一個風騷女同學名喚艾薇兒的跟他說：「English 啊，我從小念雙語幼稚園，國小一年級就通過英檢了耶，阿 Ben 你會嗎？」陳哲斌緊張了起來，英語老師補上一句：「Every body，英語是世界通用的語言，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學好它喔，英語可比神的語言啊……」陳哲斌望英語老師專注的神情，身旁同學開心聊天，他如置身無人島上，無人對話、無法言語，大家都在說神的語言。

當天陳哲斌下課出校門飛奔回家，棄小舟不顧地走田埂像蜻蜓點水進三合院：「阿媽我回家了！」張痛神明廳內換素果與新茶，手上正持

三炷清香：「陳偉豪你回來了啊！」

「我不是陳偉豪我是阿邊！」

「陳建祥你安怎，這麼凶對阿媽說話。」

「我也不是陳建祥，妳為什麼不叫我阿邊、我是阿邊、我是阿邊、我是阿邊。」

「陳寶承，阿邊是誰啊？安怎要叫你阿邊呢？」

「我才要問妳為什麼要亂叫我的名字，我是阿邊我是阿邊。」

張痛一股火衝上來，牆壁上雞毛撻子就抽了起來，陳哲斌滿廳跑來跑去哇哇大哭，像是新生嬰兒離了母體對這世界聲聲吶喊，張痛越打越起勁，眼淚無聲流了下來，陳哲斌爬到神龕下躲了起來，張痛更氣了，蹲下身子手上揮舞著武器要陳哲斌出來，「陳死人你出來！陳妖魔你出來！陳沒良心的你出來！」祖孫倆對眼盜淚，新點三炷清香讓廳內縈繞清淡氣息，當季的椪柑與麻豆文旦生得真好，陳昭應看到了吧？清水祖師祂知道嗎？

那晚，張痛播開了麻豆文旦，埕上就著月光沉思起來，這老厝身她一住五十多年，尪婿和兒子都死在這裡，她想著孫子似乎就要長大，綁住他，到底也剩不多時間。張痛打了個冷顫，她想起年輕時跟著尪婿街頭巷尾人人尊敬模樣，那時她容貌正好，村長夫人人見人愛，昭和年間家中不時還有日本官員來訪，丈夫興來便吟詩來，牆上滿是丈夫作詩大賞的獎狀，張痛跟著應酬也學會了一點擊鉢戲碼，那時嘉南大圳供給著水稻田，村人們勤於上下工作跟著土地一塊呼吸，或閩南語或日本話的招呼言談……張痛打起瞌睡來，恍惚看見尪婿就站在她身前、倒在她眼前像是在對她說我痛、我很痛……張痛夢中有話要說：「你甘是在叫我？你在叫我吧……」張痛哭醒，長長嘆了一口氣，月光直直落在院埕前的菱角田上，小舟上似乎坐著兒子黑仔，張痛進入了潛夢地帶，夢中她亦有話要說：「黑仔你不會划船、無通去划船啦！黑仔危險啦……」張痛半夢半醒，寧靜小村讓張痛的喘息聲清晰了起來，她感覺有人站在

她腳跟前：「是你喔……」

是你喔……

「阿媽。」陳哲斌雙手併攏直直擺胸前，「阿媽對不起，我不是阿邊，我只想當阿媽的孫子。」張痛嚎哭了起來。



轉圈圈。

下課時間，陳哲斌在教室內轉圈圈，周旋在各小團體話題中，想要接上幾句話，陳哲斌來到教室佈告欄前那團男孩旁，他們似乎正說著令人振奮的新發現：「昨天放學前不是約好七點半在城堡前面碰面、你怎麼這麼慢、73889他們那支隊伍已經攻城了啦！」

「我昨天作業寫到六點半、結果我哥在用他的MSN不給我玩啊、然後我媽就說她要收一下E-mail、結果、反正、吼喲、她竟然去逛eBay就十點了、對不起啦！」

「吼、你媽媽真的很奇怪耶、我昨天真的很生氣、你是我的好朋友好盟友耶！」

「好啦好啦、那我把我的點數分一半給你、順便去你的部落格幫你衝人氣。」

轉圈圈。

陳哲斌轉到了黑板前那群整理粉筆的女孩子旁。

「艾薇兒，妳知道隔壁班的班長跟我要即時通耶，可是我跟他說、我每天都要補習到十點沒時間上線。而且我有跟我媽媽說喔！我媽說現在的小孩怎麼這麼早熟啊……」

「那妳有給他嗎？」

「哎呀我就說、我沒紙沒筆、他就說……他說只要我說得出口他都會記在心上……」

「好噁心喔他！不要給他啦、他真的很自以為耶！」

「嘿嘿艾薇兒我就敷衍他啊、然後就給他我媽媽的即時通了！Q—U—E—E—N1206！那班長超誇張的還眼巴巴的說、皇后、妳是射手座啊……」

轉圈圈，陳哲斌在教室裡頭轉圈圈，頭暈暈地像回到了三合院，稻海浪撲在矮牆上，泛著小舟輕易便播開菱角藤枝結成的網可以登岸上島。陳哲斌真聽呆了，鼓起勇氣問了艾薇兒說：「艾文爾、什麼是上網啊？」蠟筆小新紅了臉，越說越小聲「阿 Ben，我是艾薇兒，A—V—R—I—L。艾文是芒果、你不要每次都叫錯。」陳哲斌連忙說：「歹勢歹勢。我只是覺得、我都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

小馬尾髮型艾薇兒已經有點不耐煩了，敷衍地答：「反正就是有個小綠人、綠色的喔！灰色的不行，轉個幾圈就可以跟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人說話了啦！很神的！」陳哲斌聽得嘴巴張大大：「那什麼是上網？」艾薇兒覺得簡直遇上了原始人，可不是，陳哲斌是新台灣之子，跟土地一起呼吸。「上網就是連線啦！阿 Ben 你家沒有電腦嗎？沒電腦會沒朋友耶……」



陳哲斌每句話都仔細記了下來，心中默念著學校聽見的新奇字眼，怕忘了沿路複誦回家。這次他乖乖走田埂準備走回三合院，他心中有更多的疑問想要告訴阿媽，遠方五點十分的高鐵列車轟炸經過，陳哲斌看見菱角田上的水雉與紅冠水雞不為所動、繼續水上漫步，他也看見圳溝邊生出成排紅色福壽螺卵，陳哲斌覺得噁心，路邊撿根柴枝的統統給刮下來，最後連柴枝也一折兩斷，陳哲斌說：「外國貨！」

他走進院埕嚇了一跳，有個男孩短褲夾腳拖上身赤膊地撐支大洋傘站在他家廚房前，很肥滿臉都是汗；拿著反光板似乎正在尋找最好的角度與光源的那個哥哥，既高且瘦，不斷變換著位置，偶爾還得踏上阿媽

的小凳子；最後一個哥哥黑背心牛仔褲，手持腳架單眼相機，對著造型華麗的大姐拍呀拍。陳哲斌看出神，親睹這詭異團隊大小動作。有時大姐竟然一下趴在掉漆老窗戶前露出看起來很痛苦的表情，因為西落淺淺的陽光給她照得張不開眼，大姐一下跳上生出雜草的矮牆或蹲或跪地望著菱田不停變化臉色與動作，大姐彷彿很享受、嘟著嘴唇眯眯眼。三個大哥一路尾隨，眼巴巴像條狗對著公主再三膜拜。陳哲斌似乎忘記這是自己的家，撐洋傘的大哥哥問：「小弟弟，我們在拍照喔不要過來。」

「這裡是我家。」陳哲斌口氣倒強了起來，這是自己的家？

「Oh! My god! 這房子有人住啊，我們以為是古蹟，小弟弟我們正在外拍。不好意思。」

陳哲斌好奇問：「我家有什麼好拍的？」

「因為你家很適合當作觀光景點。」

陳哲斌繼續問著赤裸上身的這胖子：「什麼是外拍？」

此時，黑色背心攝影大哥跑了過來：「請問你家的紅閣神桌可以借我們拍照嗎？我們想讓麻豆趴在桌上，捕捉出衣服最好的曲線，捕捉歷史與現代的衝突。」陳哲斌心想麻豆是官田隔壁那個麻豆鎮嗎？這才想起阿媽怎麼沒出來趕人、這群陌生人侵門踏戶、張痛看見了沒殺人怎麼行？黑背心大哥問：「小弟弟你家沒有其他大人嗎？」

「阿媽！」陳哲斌轉身指著神龕上的那尊清水祖師：「還有祂。」

陳昭應看見了吧？

「快點快點夕陽快要落下了、這邊表情陶醉一點喔……」

陳哲斌站在大廳門口也陶醉了起來。

「來靠在門神旁邊，手摸著春聯，笑開一點。」

陳哲斌嘴巴也跟著痴呆。笑起來。

路燈亮起收工前，陳哲斌已經跟大哥大姐玩了起來，美麗大姐拿出數位相機：「弟弟看這裡喔、我們來自拍——耶——。」陳哲斌覺得這

一切魔幻極了！滿頭大汗他又想起阿媽怎麼不在呢？

黑仔！去！……去把青份人趕走。

黑仔！去！……去保護我的金孫。

兩隻凶猛黑色台灣土狗從門前小徑一路吠了過來，奔跑在日落天黑的田埂上，流口水彷彿非常飢餓，黑仔看見不熟悉的人都非得咬個幾下，外拍團嚇得三合院內四處竄逃，赤膊大哥掉到矮牆，跌在菱角田給紅色菱尖刺得哇哇大叫，拿著擋光板的瘦長大哥少女般在院內尖叫，分貝高過美麗的大姐，大姐給黑背心英雄救美扛了起來，大洋傘忘了收的大隊人馬倉皇奔命逃出陳家三合院。

「陳星河、你是安怎跟陌生人玩一起？」

「阿媽！他們不是壞人！外面的人又不一定是壞人！」

「外面的人沒事就不要認識，哪一天你被抓皮烤去吃，你攏無災！」

「又不會！」

「蝦米不會！要不是我趕緊去廟口跟廟公借他的兩隻台灣土狗，放狗咬人，你可能就被綁票了！」

「好啦……」

「明天廟口做戲，阿媽想要把祖師公請到大廟去住幾天，跟祂們那些神仙伴侶們交陪一下，你漸漸長大，阿媽順便帶你出去拜拜，讓你會讀書一點，別像你那笨得跟狗一樣的老爸。」

「好耶！好久沒有跟阿媽出去拜拜了！」

是啊，距離上次張痛帶著陳哲斌出家門已經是哲斌上小學開學那一天，陳哲斌乖乖上下學，也不給參加戶外教學。張痛幾乎不讓陳哲斌擁有自己的時間，祖孫倆每年每月漂流在老船上、生活在孤島裡，難怪，難怪張痛和陳哲斌老是有暈船頭昏的症狀，日子儼然已經是一種病。

拜六，張痛三炷香給陳哲斌，她自己也三炷香的似乎跟陳昭應說了許多話。隨後神像請了下來要陳哲斌緊緊抱住，外面日頭灑在菱田、一路溢過村路，再延伸到最遠處的高鐵基座。張痛走前頭拎著陳哲斌緩步行腳在田埂上，陳哲斌看見那群每年固定時間飛來的留鳥，以及站姿各有風情的長腳白鷺鷥，陳哲斌似乎在說：「一起出去玩吧。」前往大廟的路與上學路途反方向，陳哲斌走進新世界，老屋森林坐落在村內不寬的柏油路兩旁，兩旁亦歇滿了不喘氣的小客車，陳哲斌每經過一輛車就會看見自己倒映的身子，以及手上那尊陳昭應。陳哲斌說：「祖師公今天要去參加同學會！」張痛轉過身子來：「陳子文啊，清水祖師也是個修行人，對咱大小漢也是很照顧，你毋通放袂記。」

對陳家很照顧的陳昭應，聽進去了嗎？

陳哲斌整路興奮跟阿媽一句來一句去，路途中不乏歐巴桑過來跟老村長夫人打招呼，張痛很有修養點頭問好。陳哲斌忽然覺得阿媽好神，在她身後好安全。「阿媽，我在學校都聽不懂同學說的話。」

「怎麼可能台灣人說的話，哪會聽不懂？」

「他們好奇怪喔，為什麼大家都要上網啊，阿媽，什麼是上網啊？我同學艾文兒說那是神的語言！」

「阿媽不清楚，陳進誠啊，不然等等問一下祖師公啊，還是太子爺、帝爺，很多個、看你要問哪一個？他們都說神的語言……」

「而且他們都說、都說小綠人轉圈圈就可以說話了，我真的覺得，他們好奇怪喔。」

「平平都是人啊陳信宏。」張痛忽然沉了一下。

「不過，有一點我跟他們一樣，就是他們也都有很多名字！而且有些還是數字，很恐怖，他們沒有姓氏耶！」陳哲斌表情認真讓粗眉毛連成一長線。張痛走前頭眼淚默默流。他們正來到廟口，廟埕人潮洶湧，

紅白帆布搭展三落，每落下長桌上堆滿各款祭品，村人們忙進忙出如以廟為家，金蓮歌戲團上鑼鼓聲撞擊分貝加大，各色燈光交錯在扮仙的戲子上，這是個人神不分的魔幻空間。張痛跟人招呼點頭，卻不多話，舉手投足間偶爾竟有貴族姿態。陳哲斌似乎有更多更多的疑問：「阿媽妳為什麼都不叫我陳哲斌啊？」張痛聽見了嗎？張痛說：「要放鞭炮囉！趕緊把神明請進來大廟。」

陳哲斌搗雙耳，像是想聽又怕聽地捧著陳昭應魚貫入大廟。

這季菱角價格低，白鷺鷥也來得少，小村沉默；這季的秋颱總是多，村口大榕樹給狂風吹掉了好大一片，落葉亂糟糟。陳哲斌瞞著阿媽買了件橄欖綠雨衣，每年每天每個他家犬般留守家門的日子，如果遇見出太陽便穿著在院埕前繞圈圈，轉圈圈。下雨天他便打著海帶綠三開全自動防水傘來回走在門前田埂上，田埂長兩公里，直直通向村內產業道路，陳哲斌倒退著走，眼前是菱田生成墨綠碎浪迎南風方向拍打著洗石子矮牆，南風方向坐落陳家三合院，陳哲斌手轉動雨傘退著退著給退進了大廳神龕前，龕上供奉清水祖師，陳昭應當然還在。

陳哲斌童稚聲腔，一路青春期換聲沙啞，生活依然離不開三合院方圓兩里，國中三年級陳哲斌推著張痛坐輪椅走崎嶇田埂，祖孫立在家門小徑出口那棵裹紅布黃落葉滿地的大榕樹下，一同痴痴望著更遠處南方棕色土壤生出的高鐵灰色底座支架他們的眼前，他們倆幾乎都不說話，緊閉雙唇過一整天。下午三點十分，張痛衰敗的雙腳讓她八十歲之後腳力急速退化，她就快要走不動了，而陳哲斌抽長的身子還在院埕內不停地打轉……

「阿媽妳上線了嗎？我看不見妳，我同學說小綠人轉幾圈就可以了

耶……」

「如果妳看見我上線了、我的帳號是 `ben_and_tone`，按下去快跟我說話。我們要永遠在一起。」



中華電信來三合院安裝網路線那天，張痛已經八十高齡坐輪椅，印尼仲介來的看護也叫阮素嬌，阮素嬌每天推著她到庄口廟、國小紅土跑道去曬太陽。從前她的氣魄全廢，獨坐輪椅，她是個動也不能動的人。阮素嬌照三餐做復健，伸縮大腿，後來直接喊她一聲媽，外人都以為她是十幾年前張痛迎娶的那個媳婦，張痛啞口無言，她心底暗自吶喊著，只有陳昭應知道的事。張痛說話相當吃力，只能說：「痛、痛。」

而陳哲斌簡直是剛出土，鮮嫩會流汁，理個小平頭的他很日系，很壯，每天都在神明廳做三百個伏地挺身，學校都說他可以去念軍校，他也不是挺帥，就是一種誠懇的感覺，讓你不能忽略他的雙眼。彷彿是告訴天下人：「我有話要說。我想知道得更多。」

陳哲斌初摸滑鼠，皮膚紅腫過敏，看著螢幕，頭會暈。他適應不良，從前他知道的就是阿媽說的，現在，陳哲斌開始發育，不想眼巴巴要同學幫他列印作業，拿了張痛的存摺領買了台最HIT的電腦。他對著NOVA店員說：「我要能上網的。」店員笑笑：「弟弟！哪一台電腦不能上網喔？」陳哲斌羞紅了臉，嗆：「我是先生，不要叫我弟弟。」娃娃臉，蠟筆小新，陳哲斌。

陳哲斌自此不敢到城市去，但他跳過城市，直接躍上國際。

還記得英文很差的陳哲斌，現在，程度已經是中高級。別人都在跑補習，他卻忙著惡補自己。陳哲斌小學時代，同學口中談論的那個網路花花世界，什麼都有。陳哲斌總想像著那個世界：「一定會有我。」便會是國際漫遊，陳哲斌不可自拔地參與各個論壇，上遍各大BBS，他擁有30個帳號、20個部落格、12本相簿。在網路自稱陳大同、陳亮

為、陳博証、陳傑儒、陳凱強……他太愛視訊，自拍，像是沒看過自己的臉，MSN顯示圖片，要不，對著浴室玻璃露出剛練的肌肉，就是只露出他會放電的雙眼。他網友無數，好巧的都叫做陳照應，陳哲斌也不覺奇怪，對於冒名的生活，他，並不陌生，名字太多向來不造成他的困擾。

他在自己的三合院豢養小宇宙，他是自己的困擾，自己的恆星，轉圈圈。

陳哲斌其實也在試試自己，可以拋開三合院多遠？或者他倒是要問陳昭應：「祢看見我們家現狀了嗎？」

一次遠征，人在台灣，心卻飛抵世界級網站。陳哲斌夏日只穿著四角褲，熱，黑粗框眼鏡滑落挺挺的鼻梁，盜汗，螢幕內，36格視窗就有36個國家，義大利、米蘭、香港、紐西蘭、日本、冰島，還有塞爾維亞，各種風情的女孩都坐在電腦前面，視訊，等待，等待異國男孩網交。超廣角，陳哲斌臉紅紅英文太好，兩三句，進軍國際，掉進國際乳溝。

陳哲斌坐電腦前，褪下褲子。

左手捂住嘴臉，右手，認識這世界。

陳哲斌決心認識這世界，有回他在名為「高雄市七賢路一百四十八號」的網站認識了網友，他們話題相當投機，幾乎是前輩子就認識的人。對方靈媒般甚且知道陳哲斌的父母親老早消失，他還問陳哲斌你家被菱角田包圍，菱角尖尖，口舌很多，你家大人做事很不圓融。陳哲斌直呼神奇！請教了相當多人生問題：「那我到底是誰？」陳哲斌還問：「我的媽媽去了哪裡？她是台灣人嗎？我算不算混血兒？我阿公是誰？他怎麼死的？黑仔是狗還是人？你叫什麼名字？」對方答覆：「我叫做陳照應。」陳哲斌說：「你是清水祖師嗎？你是我家的那個清水祖師嗎？你是看著我長大的清水祖師嗎？我阿媽說祢什麼都知道，祢最照顧我們了！」陳照應說：「我只是你的網友。」

「我只是你的網友。」

焦慮地，陳哲斌頓時明白，網友就是神，神就是網友。天底下的哪個人都是陳昭應，陳昭應也可以是我。但陳哲斌還是留著血緣溯根的衝動，新台灣之子：「那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陳昭應說：「你無情，無情的人沒有名字。」

隨即消失在螢幕。

是的，陳哲斌這個世界他住不下了，他想要說神的語言，網友就是神。命運帶著他走向屬於他的故事，敘事正在無限延長。三合院已經走遠，張痛被遺忘在廂房內，黑仔新生的小黑不停地汪汪汪。哪裡才是屬於陳哲斌的本土？



陳哲斌是一座島，島的封閉讓他青春期陷入慾念與情感的苦牢。他在三合院的每個陰暗處自瀆，彷彿怕被陳昭應看見般的他都選在天黑的時候，但他也忍不住地就在神明廳太師椅上褪下身上所有衣物，身體給出了語言，陳昭應看見了嗎？不要開燈，自瀆。

沒人聽得懂陳哲斌的島語，他，根本不喜歡說話。

不喜歡說話，更不常到阿媽房間去看她。張痛不再對著他點名，倒是陳哲斌偶爾會戲弄她說：「我不是陳哲斌。」我叫做陳雅惠、陳曉君、陳美倫、陳香華，失去性別，一次還說自己是陳皮梅，他其實不覺得自己自由了，倒是發現，習慣與健忘，是問題的根源。但他也只能高喊，I AM I，我是我，迴避所有的遺傳，陳哲斌的生活哲學，他渴望自己的路。

年初六，快要碰到清水祖師聖誕千秋，阮素嬌推著張痛穿新衣給陳昭應上香，拿出紅包給陳哲斌，說乎你平安大漢。陳哲斌收了，隨即又放在張痛大衣的口袋：「妳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妳的。」阮素嬌不太懂台灣話，聽了也掉淚。對著陳哲斌比畫：「這幾天要拜拜。」陳哲斌當然懂，從小跟著阿媽燒紙錢，喝神水，聆聽天機。陳哲斌會的，就是跟陳昭應互相感應。可陳昭應到底去了哪裡？

陳家對外的泥濘小路被鄉公所鋪成柏油路，兩旁菱角田這幾年會蓋起鄉里第一間7-11，陳哲斌為了慶祝清水祖師的誕辰，在網路「揪團」號召來幫陳昭應慶生，名稱就叫「台灣A咖神明——清水祖師生日趴。」外面的人對陳哲斌來說充滿無限可能，無須情感責任，他可以擺脫掉他的動物性本能，虛擬新生活。

「封閉是我的家，我的人。」陳哲斌雖說網路世界走跳有成，但他更清楚察覺沒有邊際的世界更讓人孤獨。當他回到這個更大的現實世界，有圍牆築起的三合院。他幾乎不能和人相處，奔跑在河堤上大口喝水，吐。



清水祖師大壽，整個村莊都在辦桌，陳哲斌今天髮型之帥，像個外地人。他搭了一大落布帆，鋪天蓋地遮住三合院對外道路，不知情的還以為在辦喪事。循古禮，陳哲斌請來一團布袋戲，張痛呆坐輪椅看拐老子扮戲，他則忙著牽線路，試麥克風，命令阮素嬌把八仙桌移到戶埕來，擺好該有的供品，陳哲斌還買來一根竹，竹上繫黑布，令旗。阮素嬌對著張痛說：「我們祖師爺終於有了令旗令。」半天時間，整個三合院成了紅白藍色澤蒙古包，密不通風。陳哲斌延長線接了三大段，從右護龍繞到了左護龍，TEST，紫色光混著藍色光，旋轉，棚內成了一座閃爍舞池，像菱角田。新的世界正悄然落成。陳哲斌對著阮素嬌說：「我在連線。」並要她推著阿媽進房休息，說天黑再出來吃拜拜，連線。

便又會是個黃昏三合院，陳哲斌已經長很大了吧，他等在洗石子牆，想起小學年代的外拍攝影團，那些大哥大姐，曾經短暫帶著他去了未知的世界，他記得相當清楚，大姐姐頸項的香味，他還記得：「要連線，才能說話。」

華燈初升，陳哲斌「揪團」已經到了，南北二路的網友好正式，西裝外套小禮服，從村口大榕樹走向三合院，他們全都是第一次碰面。正

如此，陳哲斌認為場面相當單純，在沒有正式深交之前，陳哲斌可以非常安穩地和人相處。他們幾乎都和網路上長得完全不同，甚至沒辦法確定彼此的身分，初見面，都像在認屍。只有陳哲斌，他非常意識到自己是唯一有身分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叫做陳哲斌。

這當中陳照應 1 是第一次到鄉下來，看見蜻蜓飛舞，驚呼你們這邊蚊子都這麼大隻？有幾個數位相機迫不及待地就拍啊拍，你可別以為他要拍風景，閱覽照片，全是大頭臉，很怕自己沒有臉。他們也用口音辨別出生地，陳照應 2 說話有台中腔，什麼話都「是齁、是齁、是齁」不停，陳照應 3 問她睫毛怎麼刷，她就說：「是齁。」答覆顯然離開了問題本身，問題就在這裡。陳照應 4 是個牡羊座，以為來到鄉下可以看到滿山谷的羊，說你們這裡不是清靜農場？陳照應 5 最誇張，拖著登機箱，逢人就說：「我跟我媽媽說我要『到鄉下住一晚』。」接著話題引爆，「我也有看，我有看《到鄉下住一晚》。」陳照應 6 信誓旦旦說：「他每集必看，還說好想去日本喔。」

陳照應是男也是女，陳照應是網友，是神，是你、是我，是陳哲斌。

華燈初升，天黑，村仔口都在放煙火，鞭炮可炸毀一座廟。陳哲斌老早說過：「今天不是來吃飯，是來跟清水祖師過生日。」陳哲斌捧著清水祖師的神像，坐定位，網友忽然都肅然了起來，陳哲斌說：「就是祂，祂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一時之間，燈全滅，人群擠在棚下八仙桌旁的燭光下取暖，他們說冬天有燭光好溫暖。人人高舉一炷香，眾神秉燭夜遊，彼此碰觸身體，重低音響奏起，感覺土地的心臟在彈跳。有人跳舞，學八家將踩踏神的舞步，索性借了女孩化妝品塗臉上，塗。眾人歡呼，跟著下去尬，地板動作，陳照應 7 尬不過，脫掉上衣，連鎖效應，大家忍不住脫掉襯衫領帶西裝褲，解開小禮服。男的幾乎不想再穿衣服，靈魂、Soul、靈魂。茫酥之中，女的還穿比基尼，被噓，說這裡不是墾丁，看見藍天，海鷗、珊瑚礁、海鷗，鷗鷗鷗……陳哲斌陽光笑容，跟著脫、脫、脫。

喧嘩浪潮蓋過了煙火聲，陳哲斌是座島嶼，跟著無數陳照應1234567，潛入未知的世界。

陳哲斌說：「對，就是這種感覺。」他鼻頭貼著陳照應8，陳照應8網路上注意陳哲斌很久了，幾乎下載他每一張照片，是真的迷戀。但陳哲斌說：「太複雜了。」推開她，轉至陳照應9，陳照應9是體育系出身，登山社、游泳隊、救生人員，陳哲斌的肌肉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陳照應9，要他，而且相當肯定。陳哲斌卻問：「你可以跟我說，我的名字嗎？」陳照應9頓時化成一陣煙，消失。煙，陳哲斌製造乾冰效果，混著放了檀香，說有神的加持，我們可以更靠近天堂。這時有人撐起黑令旗，令旗劃過眾人頭顱，劃起尖叫聲。人群圍在八仙桌，起乩，拍敲打桌子，眾人變眾神，那麼就可以說神的語言。陳哲斌說：「我終於可以說神的語言！」他要找回從前遺落的尊嚴。清水祖師在沉睡，七彩光打在祂的臉上，苦笑？一對男女跳到八仙桌上，再也抑制不住熱情，陳照應看見了吧？他們幾乎就要磨蹭身上所有的部位，陳照應感覺到了嗎？祂是否帶著七、八、九年級生遇見了神話？此時，有人說，下雨了？大家說下雨了？不，灑水系統啟動，清水祖師也濕透了，誰都哭了，天也哭了。陳照應10將34個保險套撒落八仙桌上，有人隨手啃著拜拜的蘋果、柑橘和香蕉。陳照應11來自高雄：「你要吃旗山出產的香蕉嗎？」立即，帶著一個國中生就進了柴房。五、六十年沒人住的古厝，今晚喧鬧不休，他們都說越暗越好，把燈熄掉、把燈熄掉。

陳哲斌，一起來啊？

陳哲斌只剩下一條牛仔褲，放眼，肉身海浪，遠古時代，告訴他，沒有人應該穿衣服，忽然，他的身邊走進了一個原住民女孩。

陳哲斌問：「妳聞過土的味道嗎？」

原住民相當理性地告訴他：「有，土石流要來的時候。」

陳哲斌忽然掉下眼淚，彷彿看見他要的本土。

阮素嬌推著張痛立在神明廳內，往外看。阮素嬌不忍，將廳門鎖

上，張痛無言。

砰的一聲，沒人聽見。因為 Non-Stop 舞曲，沒人聽見，陳哲斌覺得其實沒有聲音。他是「看見」砰的一聲。繞著三合院牽線的電線走火了！連線，起火了！火勢蔓延速度讓眾人奪棚而走，老舊厝身很快就沾染到了火，柴房硬生生倒下，右護龍瞬間沒入火海，火狀是一頭巨獸，撕裂著棚架與屋瓦。火苗沿著三合院燒起來了！大家呼喊著快逃，還有人以為是「特效」不願意走，顧不了了，陳哲斌推廳門，鎖上了？阿媽在裡面。他看見阮素嬌推著阿媽從左護龍跑出來，陳哲斌本來抱起八仙桌上清水祖師衝過去，他又忽然、停在火中，熱，將神像往火坑一扔，不要了！將阿媽背起，三人逃出三合院，跑在柏油路上，癱軟在大榕樹下。回頭。

回頭，三合院消失了。

跑出來的人全身毫無衣物，沒有出來的人，是誰？他們互不相識？又該往哪裡去？陳哲斌穿著牛仔褲，上身烏黑地趴倒在阿媽的腳跟前，哭不出。

張痛說：「攏燒掉了。不會再痛了。祖師公也燒掉了。」

陳哲斌抱著張痛說：「阿媽，我們終於可以離開那裡了。」

陳哲斌還說：「阿媽，我要永遠在妳身後。」

張痛說：「安全了，安全了。」



陳哲斌未成年，上新聞，被判刑，關幾年。當年這場火燒掉了三十四條人命，陳哲斌都不認識，警察問他：「你叫什麼名字？」陳哲斌沉住氣，心中非常安慰，一股暖流淌在他的胸口，流過他心中的本土，他依稀聞到了檀香味，誰來了？

這是第一次，有信心，而且覺得很有意義，厚實，有內容。

他清楚地告訴員警，告訴這世界說：「我叫做陳哲斌。」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得獎感言

謝謝主辦單位，謝謝評審老師，我會繼續努力寫作，這篇小說也許還有進步空間，我會加油！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評審意見

不斷強調「我就是本土」，源自於主角的身分背景複雜，他是台灣與越南混血的孩子，阿公可能是二二八的政治受難者。所以這裡的「我就是本土」是這層意思，是他尋找身分、自我生存的方式。而精神錯亂的阿媽總是叫錯他的名字，因此他要不斷地強調「我叫陳哲斌」。故事是有設計過的，譬如「火災」，除了燒掉阿媽混亂的悲情，也象徵老房子想要重建。

——蔡素芬



短篇小說類評審會議

短篇小說類評審會議

不曾遺失的文學感動

◎張俐璇／記錄整理



時 間：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下午三時

地 點：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善廳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李喬、季季、彭瑞金、愛亞、蔡素芬（按姓名筆劃序）

攝 影：黃惠燕

（由委員公推李喬為短篇小說類評審會議主席。）

初選結果

今年為打狗文學獎的第四屆，短篇小說類的參賽作品，來稿共有 73 件。五位評審委員各自推薦 5 篇作品，共計 18 篇進入討論，作品票數統計如下：

2 票	〈遺失的遠方〉(季季、愛亞)、〈洛可可〉(彭瑞金、愛亞) 〈南方盛夏的番石榴花〉(季季、愛亞)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愛亞、蔡素芬) 〈快樂王子〉(季季、愛亞)、〈走〉(李喬、蔡素芬) 〈孤城藍月〉(李喬、彭瑞金)
1 票	〈天燈〉(彭瑞金)、〈客房〉(李喬)、〈拍賣一條街〉(季季) 〈要是〉(彭瑞金)、〈阿吉與山豬〉(蔡素芬)、〈鴿苓王〉(季季) 〈香蜂草〉(李喬)、〈共乘〉(蔡素芬)、〈撤退前夕〉(蔡素芬) 〈週記〉(彭瑞金)、〈醉臥〉(李喬)

主席引言

李 喬：決審稿件有 18 篇，評審意見之所以這麼分散，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是沒有特別突出的作品；第二個可能是南北差異，評審的觀點與見解不同；第三是件數相當多，評審過程相當困難，以至於沒有三票以上的作品。

因為有這麼多篇的緣故，所以我的建議是，每個人先說自己對整體參賽作品的感想，再談一下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名，這樣可以讓每位評審心目中的佳作，至少有進入最後決選的機會。

評審前討論

蔡素芬：這 18 篇的焦點不是很集中，有一些不錯，看得出是寫手，不過寫法蠻分歧的，散文式、故事性，有的寫實，有的超現實，我看還是各有精采之處，雖然沒有一篇是特別突出的，但整體閱讀起來是愉快的。接下來是要說自己的第一名嗎？

季 季：這部分我認為各自圈選三篇之後，再進行討論。我先談一下對文學獎的看法，我很看重基本功，譬如文字、結構好不好，有沒有層次，還有是小說裡的對白，這是重要的。現在大部分不是很會寫對白，往往是作者代替所有的人物說話。另外，我注意到，打狗文學獎的理念是「呈現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因此我的評審標準是這樣的，在文學基本功之外，以主辦單位的理念作考量。

愛 亞：整體來說，本屆的小說表現，普遍成績不是那麼理想。看得出沒有太多的參賽經驗，不過反而可以看出一點誠懇的態度、真的愛文學的寫作方式。我贊成季季的說法，雖然在參賽的條文裡，沒有規定需以高雄為書寫題材；但是因為要獎勵高雄的精神，所以這一點是要納入考慮的。不過如果一直提高雄，又顯得太做作，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衡量的。另外，我也認為應該圈選三篇後再做討論。

彭瑞金：我想我比較能理解主席的建議，因為如果再選三篇，我們也是由先前自己推薦的五篇去做選擇。另外接續季季的意見，我認為，就評審的標準而言，不一定要用固定的看法去看，不用拘泥在是否提及高雄這一點上，譬如〈週記〉這一篇，呈現的完全是高雄的政治生態。

李 喬：當我面對作品時，是諸神走避，其他條件都不存在，就文學標準來選。另外投票的方式，我們如果再圈選三篇，意見會不會仍然不集中？

蔡素芬：我們看過這 18 篇之後，可能或多或少有些許調整，不一定還會是自己原先的；而且假設開票出來，你的第一名只有一票，也還是可以拉票。

第一次投票結果

由於初選結果的評審意見不集中，因此進行複審階段的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勾選三名。共計 11 篇進入討論。

2 票	〈遺失的遠方〉(季季、愛亞)、〈洛可可〉(彭瑞金、愛亞) 〈客房〉(李喬、彭瑞金)、〈走〉(李喬、蔡素芬)
1 票	〈拍賣一條街〉(季季)、〈阿吉與山豬〉(蔡素芬) 〈南方盛夏的番石榴花〉(季季)、〈我的名字叫陳哲斌〉(蔡素芬) 〈快樂王子〉(愛亞)、〈週記〉(彭瑞金)、〈醉臥〉(李喬)

一票的討論

● 〈快樂王子〉

愛亞：我喜歡它對於家的詮釋與眷戀。建築工人和快樂王子一樣，很威風地站著，但看什麼東西都只能固定站在那裡一樣。很多的建築工人處處為家，無論是帝寶或是哪裡，永遠在鋼筋水泥中看著遠方，尋找自己的家。很多建築工人是原住民，像是游牧民族，但想望的只是很簡單的、自己在山上的家，破爛而溫暖。是少數能讓我讀到落淚的。

蔡素芬：主角原先的心態就是流浪的，因為和家有隔閡所以讓自己去流浪。後來因為看見原住民黝黑男子如何照顧部落，而重新有思家的感覺。就小說來看，沒有太多的情節性與高潮，雖然這不見得是看小說的標準，但情緒很滿比較接近散文。我比較沒那

麼感動，是因為我跟一些工人住過工地，大致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因此我覺得主角的心境轉變主要是個人因素，而不必然與職業相關。

彭瑞金：以黝黑男子做對照，是一種浮泛的表現方式。作者對這個題材可能不是很了解。

李喬：表達方式比較接近散文。

● 〈拍賣一條街〉

季季：〈拍賣一條街〉是一篇通俗的寫實文學，文字流暢，結構清楚，寫高雄建國路上的三家藝品店的特色，語言鮮活，特別貼近現在經濟不景氣、陸客陸貨來台的影響。道出人性險惡、互相競爭的一面。淺白的文字，雖然沒有特別的文學質量，但故事說得清楚，具有可讀性，並且貼近主辦單位的宗旨，所以我希望這篇可以入選。

蔡素芬：藝品店很多地方都有，爾虞我詐換個地方也是可能有的。它是一個很傳統寫實的方式，比方說走過三家店的歷程，很明顯地是要扣到最後爾虞我詐的主題，因此我覺得張力較少，沒有留給我們可以思考的地方。

李喬：拍賣得很生動，但小說性不強。

● 〈週記〉

彭瑞金：這一篇是透過議員的視角，以幽默筆觸寫台灣政治生態，具有批判性。用了一個例子開展——「巴士底獄被攻破時，裡面都沒有政治犯。」切入台灣社會歷史的發展，是比較能和社會對話的一篇作品。

季季：我原初也認為這篇是很接近當下社會的小說。但是小說的邏輯性有問題，以議員現今的年齡往回推算，他參加美麗島事件時只有五歲。

彭瑞金：小說暗示的是 1989 年的時候，民進黨剛成立的時間，而非現在。

●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蔡素芬：我的一票有兩篇，這篇我要特別講一下。這篇看來是要包含很多的東西，有可能是一個熟練的寫手。雖然不斷強調「我就是本土」可能讓人有點感冒，但這源自於主角的身分背景複雜，他是台灣與越南混血的孩子，阿公可能是二二八的政治受難者。所以這裡的「我就是本土」是這層意思，是他尋找身分、自我生存的方式。而精神錯亂的阿媽總是叫錯他的名字，因此他要不斷地強調「我叫陳哲斌」。故事是有設計過的，譬如「火災」，除了燒掉阿媽混亂的悲情，也象徵老房子想要重建。

季季：我沒有選它是因為寫到越南母親的篇幅很少，母親很輕易地被送回越南，太簡略。大概是為了要成就阿媽與孫子的感情，輕易地忽略了越南母親的著墨。另一個原因是錯別字很多，阿媽的名字寫錯、還有漏字，一個句子不完整。另外，我很在意小說中台語使用的離譜錯誤，像是「你攏無災」這樣的詞，不知道的人，會誤以為是沒有災害。

愛亞：阿媽沒有念太多書，但每次喊新名字都太有學問、太見斧痕。

彭瑞金：以重複來呈現阿媽的錯亂，一次一次又一次，有點太繁複，閱讀起來有疲累感。

● 〈醉臥〉

李喬：這篇小說的心理轉折處理得很好，但因為只有一票，本人表示放棄。

（〈南方盛夏的番石榴花〉和〈阿吉與山豬〉兩篇，也因評審沒有堅持，而略過討論。）

兩票的討論

● 〈洛可可〉

彭瑞金：透過短期打工的主角，寫 KTV 的生態，就像是現代都會生活的一角。文字上有相當的技巧，以情感的脈絡貫串複雜的生存樣態，也包括了同性、異性關係的討論。

愛 亞：以 KTV 裡的工作人員為敘事者，典型都會年輕人的寫法，寫有些人看起來娘娘腔，但不一定是同性戀。現在很多人是過這樣的生活，不是純然的同性戀或異性戀。小說表現的是都會年輕一代做人做事的方式，這篇小說是帶領我們去理解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想法。我在讀這篇的時候，是很受感動的。大部分自己覺得孤單寂寞的人，主要來自於他們被認為怪異；可是究竟是他們怪異？或者怪異的是看他們的人？

季 季：這篇小說文字很好。KTV 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這些人在這個小社會中表現出對於愛的追求，以及情感的轉折。我後來沒有選它還是因為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這樣的宗旨。還有一個原因是，所引述的洛可可藝術和小說內容很難扣合在一起，太牽強。

蔡素芬：這篇文章很好，如果不是最後來一個填充題，我會給第一名。洛可可象徵感官享樂的精神，是在巴洛克末期較有自然線條的呈現。小說中描寫 KTV 這棟建築時，它的體積像貝殼螺紋愈繞愈細，有把這點寫進來，且隱藏得很好。然後又寫在其間發生的情感試探，所以這一點讓情節和洛可可精神是有吻合的。不過最後的填充題，讓讀者去回答洛可可的兩位代表藝術家，遊戲玩得太過火。

● 〈遺失的遠方〉

蔡素芬：講哥哥的優秀，但我看不到在哪裡？講父親的離開也是簡短。

一直是妹妹在形容哥哥不說話、但成績很好這樣的形象。

愛 亞：是寫一個優秀的哥哥，但哥哥只是一個因素，因為哥哥離開家，妹妹想念哥哥。父親很早離家，所以重男輕女的母親，對她的影響很大，因此主題在妹妹對於母親的失望，女性這個身分讓她逃離母親、逃離這個家，從高雄逃到台北念書，無處可逃的時候，選擇逃向最遙遠的地方。

李 喬：悲劇的因素無法服人。

愛 亞：因為男生讀不懂嘛。父母對男性和女性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季 季：小說的主軸是妹妹對哥哥的感情，像散文詩般地鋪展妹妹對哥哥的感情，以及哥哥對她的影響。全篇情感張力飽滿，是其他小說沒有的。文字結構很好，轉折很好，結束又留下想像。第三次去認屍仍然說「這不是我哥哥」，哥哥一直活在心中。整篇是在寫妹妹對於哥哥的感情。哥哥後來的緩滯、被學校退學，是因為不想做所謂優秀的學生，但被媽媽寄予厚望。離家念大學也是為離開媽媽的眼睛。

● 〈客房〉

李 喬：這是我的第一名。小說寫的是一個生活整體的黑暗的洞，父母親的背景設定非常好，也因此可以了解這個恐怖的、吸進我們的黑洞。「我們必須為這間房間，找尋一個個的客人跟它一同生活」、「失蹤的人都是來我們家作客的」、「那是回憶的幽靈」。這個房子象徵人間恐怖的宰制力量。這一篇小說很能感動我。

蔡素芬：這一篇是超現實的，我是把它當成鬼屋，村落的失蹤者都是到他家作客用餐，受邀走入客房而失蹤。回憶與傳統，回憶這部分在文章起頭時沒有強調，為何都在用餐的必要性？邀請客人到家裡來用餐，但作為回憶與習慣的傳統在哪裡？

李 喬：這和殖民理論一樣，長期被殖民，就不知道殖民在哪裡，成為

共犯結構。是很現實的，自己不知道，但一直被吸進去。

愛 亞：隱喻讓讀者讀到懂了，但在現實裡不合理。如果用餐的人是鬼魂的話，那屍體在哪裡？隱喻很有道理，但表現要如何解說呢？無法說服我。如果是鬼魂，屍體要交代一下，起碼要讓讀的人覺得有一點道理。

季 季：這一篇是寓言小說，不能用寫實觀點去看，場景可以擴大到生命的領域來看，那個門就是死亡。吃飯就是生命的饗宴，「我」幾次說要打開門，父母親不斷阻止。生死不斷交錯的過程，後來大家都進去了，因為都死了。我也很喜歡這篇小說，沒有選的原因一是無高雄精神，第二是錯別字太多。

● 〈走〉

蔡素芬：文字很好，有一個情緒是維持著的，跟著「走」會有寧靜感。只是後來就跟水災的時事扣合，有點在走主題性，轉折很快。水災使得很多東西都消滅，想法有一點老套，但一些感情描寫，像是兩個人在湖邊釣魚這部分，很優美。

李 喬：童稚的小孩，感人的癡情。作品非常單純。

季 季：文字很好，但節奏略嫌瑣碎。

第二次投票結果

以上討論結束後，五位評審以積分法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第三名3分，第四名2分，第五名1分進入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遺失的遠方〉 總分 13 分（李喬 3、季季 5、愛亞 5）

〈洛可可〉 總分 12 分（李喬 2、彭瑞金 5、愛亞 3、蔡素芬 2）

〈客房〉 總分 11 分（李喬 5、彭瑞金 3、蔡素芬 3）

〈走〉 總分 10 分（李喬 4、季季 1、彭瑞金 1、蔡素芬 4）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
短篇小說決審作品

編號	題目	評審結果
N004	遺失的遠方	T
N009	天燈	
N010	洛可可	T
N011	客房	T
N012	拍賣一條街	-
N013	要是	
N016	阿吉與山豬	-
N029	南方盛夏的番石榴花	-
N031	詭客王	
N037	香蜂草	-
N040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
N045	共乘	-
N047	快樂王子	-
N053	撒退萌少	
N055	走	T
N063	週記	-
N072	醉臥	-
N073	孤城藍月	

* 頭獎：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佳作三名

〈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總分 9 分（彭瑞金 2、愛亞 2、蔡素芬 5）

〈快樂王子〉 總分 6 分（季季 2、愛亞 4）

〈週記〉 總分 5 分（李喬 1、彭瑞金 4）

〈拍賣一條街〉 總分 4 分（季季 4）

〈南方盛夏的番石榴花〉 總分 4 分（季季 3、愛亞 1）

〈阿吉與山豬〉 總分 1 分（蔡素芬 1）

蔡素芬：入選的前五名都是一分的差距。

季季：這表示競爭非常激烈。

彭瑞金：所以就是首獎〈遺失的遠方〉，評審獎〈洛可可〉，〈客房〉是佳作了。

李喬：〈客房〉變成佳作了？第三名的〈客房〉應該要列入評審獎。

彭瑞金：可能得把首獎取消，評審獎三名並列，再多一篇佳作，獎金剛好均分。

愛 亞：可是第一名有壞到必須從缺嗎？

彭瑞金：這樣做是為了爭取第三名的〈客房〉能列入評審獎。

文化局：可以會議記錄再去爭取一名評審獎。

彭瑞金：問題在於評審獎和首獎差一分，但獎金差了六萬塊。獎金的差距太大，建議是這樣的：第一，評審獎獎金提高為六萬；第二，增加評審獎為兩名，分別是〈洛可可〉及〈客房〉。

蔡素芬：所以如果提案通過的話，那麼就是首獎、兩名評審獎及兩名佳作，預算必須增加六萬元。

彭瑞金：提案沒通過的話，就是〈遺失的遠方〉為首獎，〈洛可可〉為評審獎；佳作三名為〈客房〉、〈走〉、〈我的名字叫陳哲斌〉。



附錄

附錄一 2003～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各類收件統計

文 類	2009 第四屆件數	2007 第三屆件數	2005 第二屆件數	2003 第一屆件數
長篇小說		9	11	17
短篇小說	73	72	87	80
散 文	90	93	158	126
新 詩	227	143	164	146
電影劇本	28			
總 計	418	317	420	369

附錄二 「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徵稿辦法

一、宗旨：

鼓勵文學創作、提昇文學研究與評論，藉創作主題的發揮，呈現具有高雄特色的海洋文學精神與內涵。

二、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新聞處、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承辦單位：聯合文學

三、參加資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惟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同仁（含所屬、替代役）及承辦單位同仁不得參加。

四、創作主題：不限寫作主題。

五、獎項及獎額：

分四類獎項：短篇小說、散文、新詩、電影劇本等四類，獎項配置與條件如下：

獎 項	門 檻 條 件	獎 額
1.短篇小說	6,000~12,000字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10萬元整 評審獎一名：獎座及獎金4萬元整 佳作三名：獎牌及獎金2萬元整
2.散文類	3,000~6,000字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8萬元整 評審獎一名：獎座及獎金4萬元整 佳作三名：獎牌及獎金1萬元整
3.新詩類	行數50行以內	首獎一名：獎座及獎金8萬元整 評審獎一名：獎座及獎金4萬元整 佳作三名：獎牌及獎金1萬元整
4.電影劇本	演出長度不得少於60分鐘，並附2,000字劇情大綱及人物介紹	推薦獎六名：獎座及獎金5萬元整

六、收件：

自98年6月15日起至98年8月20日止（郵戳為憑）。

七、評審方式：

(一)原則分初審、複審、決審三個階段。初審由辦理單位作資格審查，複審及決審則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知名作家等組成評審小組，進行審查工作。

(二)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得由決審小組議決獎項從缺。

八、得獎名單揭曉及頒獎：

(一)預定於98年10月底公布決選結果並另函通知得獎人。名單由主辦單位發布新聞、刊登於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拍片網、高雄市電影圖書館及聯合文學網站及刊物。

(二)擇期公開頒獎，時間及地點另行公布。

九、得獎作品專輯出版：預定98年11月底完成。

十、投稿須知：

(一)投稿作品請以**中文新細明體14號**，版面直式橫書（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方式）電腦打字並編列頁碼，以**A4**紙張列印裝訂。

(二)投稿作品上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印製任何可資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符號、圖像或文字。字數不符規定、字跡不清者不予評審。

(三)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類徵文，惟每類作品以一件為限。

(四)請依報名表格式填妥基本資料（格式如後），字跡務必端正清晰。

(五)繳交資料：

1.投稿作品一式4份。

2.報名表1份。

(六)投稿作品請以「**掛號郵寄**」並於信封上註明**投稿「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及**參賽類別**，寄至「**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

號10樓聯合文學收」。投稿多類者，請分別封裝掛號郵寄。

十一、注意事項：

- (一)參賽作品須屬未在任何報章雜誌、網路（含Blog部落格）發表或出版者，且不得有抄襲情事；若因作品抄襲而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時，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 (二)得獎名單公布之前，不得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及媒體刊物。
- (三)凡違反上述兩項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
- (四)如違反情事在頒獎後始為主辦單位知曉者，除撤銷其得獎資格外並追回已頒授之獎項，並對違反人求償專輯銷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
- (五)得獎作品嗣後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其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
- (六)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創作者本人，出版權則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並得為教育推廣、文宣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另支稿酬或版稅。
- (七)得獎之電影劇本大綱另將於高雄市電影圖書館「高雄城市紀事影片拍攝案」及「高雄拍片網」網站發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及高雄市電影圖書館並得將得獎劇本推薦給電影片製作業製作成電影片。
- (八)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 (九)徵選辦法、報名表請逕至下列網站下載：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http://www.khcc.gov.tw/>
高雄拍片網：<http://www.filmkh.com.tw/./index.jsp>
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http://w4.kcg.gov.tw/~kmfa1/chinese.php>
聯合文學：<http://unitas.udngroup.com.tw/>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

海港地圖——2009 Takau 打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發行人 史哲

作者 李冠穎·紀明宗·吳國源·蔡文騫·林金萱·黃信恩·
方秋婷·陳允元·陳朝震·黃冠寧·余雋江·陳韋任·
吳星翔·蔡銀娟·烏奴奴·夏佩爾·徐璿琇·陳彥竹·
蘇家盛·楊富閔

策劃 劉秀梅·郭添貴·陳美英

編輯小組 林美秀·陳娛如·謝武璋

出版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高雄市 802 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電話 (07)2225136

傳真 (07)2288814

網址 <http://www.khcc.gov.tw>

編輯發行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負責人 張寶琴

總編輯 王聰威

責任編輯 鄭順聰·陳維信·黃芷琳

美術編輯 劉修齊·曾綺惠

地址 台北市 110 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80 號 10 樓

電話 (02)27666759 轉 5107

傳真 (02)27491208 (編輯部) · (02)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 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109 號

網址 <http://unitas.udngroup.com.tw>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印刷廠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縣 231 新店市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

電話 (02)29178022

出版日期 2009 年 11 月 26 日 初版

定價 300 元

ISBN 978-986-02-0563-3

GPN 100980322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海港地圖：Takau 打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09

= Kaohsiung Municipal Takau Literature

Awards. 2009 / 李冠穎等作. -- 初版. --

高雄市：高市文化局, 2009. 11

344面；14.8×21公分

ISBN 978-986-02-0563-3(平裝)

830.86

98020565